武俠世界

鐵劍紅顏　（獵刀奇俠故事）　龍乘風・新著

武林新秀，初出江湖，即遇上一場可怕大風暴！

英雄豪傑，人人本領不凡，獵刀奇俠再與中原群雄並肩作戰，火併邪魔外道，精采刺激兼而有之。本故事人物造型獨特，佈局別創一格，而且過程緊湊，氣勢迫人，保証令你出乎意料，拍掌稱快！

$4.00

第24年

1

革新號

編者話

本刊今期進入出版第廿四年度，招牌最老，內容最好。爲了滿足讀者們需求，由今期起內容全面大革新，不論長短中篇，科技獵奇，千挑萬選，篇篇精彩，請看下列今期特別爲各位安排刊出巨著之一斑：——

★〔鐵劍紅顏〕是獵刀奇俠故事集刊出以來最夠突出的一部，人物造型獨特，佈局別創一格。描述司馬縱橫再度與中原羣雄並肩作戰，大戰邪魔外道，奇謀互逞，精彩百出，保証令你拍案叫絕！

★〔惡人船〕——馮嘉之膾炙讀者口味的司馬洛故事，久已爲各位所喜愛，今番再度特別情商作者爲本刊撰著是篇，誠屬一大喜訊，萬勿錯過。

★〔七金剛〕是叙述五男二女七個外國人，他們好像天賦第六感般，在賭桌上神乎其技，逢賭必勝，因而引起了很多麻煩，也帶來了很多……

★〔倚刀春夢〕文藝性武俠哀艷巨著，作者司馬翎對描寫兒女私情、悱惻感人故事之細膩深入，難能可貴，賺人熱淚，蕩氣廻腸，請參閱第75頁。

★〔千劍照紅顏〕秦紅作品，文筆素有流麗見稱，結構更有精簡明確之突出，是篇亦不例外。

巨型俠義傳奇恩仇故事

鐵劍紅顏（獵刀奇俠傳奇故事）

一個武林新秀，初出江湖，立即遇上一場可怕的大風暴，引起了連番慘烈仇殺事件，且看司馬縱橫怎樣去收拾這個殘局吧……龍飛風3

精選短篇俠義奇情故事

閃電殺手（精選短篇故事）

一山之上　二虎難存……冷如冰44

皂橋鎮風雲（民初俠義技擊故事）

大盜亦有道　受恩不忘報……寒江叟49

俠情中篇傳奇故事

千劍照紅顏（新派俠情中篇）◀一▶

聯袂共私奔　招來殺身禍……秦　紅59

七金剛（超人的故事）◀一▶

靈感七金剛　逢賭操勝券……李　璟65

倚刀春夢（俠情倫理哀艷故事）◀一▶

傳授神刀法　絕招各不同……司馬翎75

惡人船（奇俠司馬洛故事）◀一▶

黑船漂來　教士被殺……馮　嘉83

長篇新派俠義連載故事

金筆、血掌、峨嵋刀（名作家名作品精選）

身懷四絕學　重上新征途……慕容美91

明日世界・宇宙搜秘

水陸運輸上的私人交通工具（明日世界）……刀　戈101

伏虎嬌花（宇宙搜秘錄）……羅唐納103

督印人：羅　威
主　編：羅　斌
執行編輯：鄭　重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新街五至十三號四樓
電話：四八八二六一（十線）
營業部：香港石塘咀皇后大道西五九〇號
電話：四六四六四六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5-13 NEW ST. 3RD FL.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半年港幣$102.00
一年港幣$203.00
澳門・台灣：半年港幣$128.00
一年港幣$255.00
外埠連郵：半年港幣$182.00
一年港幣$364.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教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郵政劃撥帳戶106375號　電話：5110086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門市部：中華商場義二樓115號　電話3319150
批發部：中華路二段75巷一弄2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1400 半年26期NT.$710
郵政劃撥帳戶13165號

新系機構廣告部
香港上環新街7-13號A
新報大廈五樓
電話：H四八八二六一（十線）

武俠世界

第24年 71.5.5
第1期
（總號1185）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每册港幣四元・
H.K.$4.00
Printed in Hong Kong

伏虎嬌花彩圖說明之一

世運選手麗兒小姐，到馬來西亞旅行，在叢林中碰上了一頭猛虎，奇怪她不但沒有喪生，反而與虎爲伍，甘在虎穴生活，能聽到虎的吼聲，便知其意。

紅顏劍

八仙樓頭　出現殺手

（一）

午夜，寒風如刀。

一個陌生人，帶着一個狹長的皮袋，登上了八仙樓。

八仙樓是一個氣派豪華，富麗堂皇的地方。

這裏有名茶。

此地有醇酒。

八仙樓的菜餚，也是這個城裏最著名的。

當然，它每一種酒菜的訂價，也是最昂貴的。

但它仍然是生意最興旺的酒家。

雖然，現在已很晚了，但八仙樓上，仍然還有不少客人。

一直本着剛毅勇直的宗旨，艱苦經營父親遺下來的鎮英鏢局。

鎮英鏢局的規模，初時極其細小。

但在他苦心經營下，鎮英鏢局現在已經是附近方圓五百里內，享譽最隆的大鏢局。

濮陽玉年紀很輕，只有兄長的一半，他長得朱唇皓齒，面如白玉。

有人說他臉上的神態，總是帶着幾分高傲，又帶着幾分溫柔。

他似是個冷酷無情的人，又像是個俠骨柔腸的多情俠客。

他是泰山五龍上人的嫡傳弟子，一身武功怎樣，大家雖然還沒有機會一開眼界，但臉上都已露出了既羨慕，又敬仰的表情。

尤其是鎮英鏢局的鏢師，更是連巴結都來不及。

但濮陽玉的反應，却不算怎麼熱烈，甚至可以說是有點冷淡。

他是在擺架子嗎？

不，他不是在擺架子，而是因爲心事重重。

（二）

每當濮陽勝高興的時候，他喝酒簡直就像是跟酒拚命。

這樣子弄下去，到頭來，他一定會醉的。

但是，他却說：「不醉無歸，不醉無力！」

他認爲自己就像是打虎英雄武松，喝一分酒有一分氣力，喝十分酒就有十分氣力。

這是他的個性。

這也可以說是他的弱點。

人若醉了，就算氣力眞的大了，處事也必然會容易出錯。

這一天，他就錯了。

因爲他正要親自走到酒櫃取酒的時候，突然有個人剛好站在通道上，阻住了他的去路。

濮陽勝立刻大叫：「你是不是活膩了，快滾開去！」

這人冷冷的盯着他，忽然從一個狹長的皮袋裏，拿出了一柄鈎子。

濮陽勝見這人沒有讓開，不由怒氣上湧：「你可知道，我若在你的鼻子上揍兩拳，你將會變成怎樣？」

這人淡然道：「我從來不喜歡猜測未來的事。」

濮陽勝冷冷一笑，忽然一拳向他的鼻子上打過去。

他本來並不是那種橫蠻無理的人。

但剛才他看見，這個陌生人登上八仙樓的時候，忽然一脚踢去了一隻蜷伏在樓梯間的貓。

濮陽勝不喜歡貓。

但他更不喜歡看見以强凌弱的事。

貓有幾斤？

人有多重？

以人的脚去踢貓的肚子，這絕對是以强凌弱！

他向來欣賞打虎英雄。

打虎者，英雄也。

但一脚把貓兒踢去的人，却肯定是個混蛋！

× × ×

濮陽勝不喜歡混蛋。

尤其是欺善怕惡的混蛋。

所以，雖然他不知道這個陌生的男人是誰，也不知道他這個皮袋，手上的鈎子是甚麼來歷，就已決定要給這人一個難忘的教訓！

拳風「呼」的一聲响起。

但濮陽勝却沒有打着別人的鼻子。

這陌生人的鈎子却已經勾住了他的咽喉。

× × ×

濮陽勝的嚨喉發出了一陣「格格」聲响。

他想說話，但却沒有說出來。

陌生人冷冷一笑，對他說：「我現在只要稍爲用力就可以把你的喉管戳穿。」

濮陽勝吸了口氣，終於說道：「你是

獵刀奇俠傳奇故事

龍乘風・著
黃耀基・圖

鐵

誰？」

陌生人冷冷道：「我是殺手。」

「殺手？」濮陽勝的眼睛閃動着，「是誰派你來殺我？」

陌生人忽然把鈎子收回。

濮陽勝摸了摸脖子，手掌有點濕濡。他的脖子在流血，但却並不致命。只是，這個臉也未免丟得太大了。若是換上別人，也許會很不服氣，再向這陌生人決戰。

但濮陽勝却沒有這樣。

他知道自己剛才是有點酒意，所以才看錯這個人。

行家一伸手，便知有沒有。

他已吃了虧，再動手只有自取其咎。

所以，雖然他極不喜歡這個人，但仍然不敢再次輕舉妄動。

這位陌生人沉默了半晌，環顧四週一眼。

這時候，鎮英鏢局的人包圍了上來，人人都是磨拳擦掌。

但濮陽勝却伸手阻攔住，不讓他們動手。

陌生人目注着濮陽勝，淡淡道：「你這條命不值錢，我怎會殺你？」

濮陽勝的臉色有點不好看：「你到底是來找誰的？」

陌生人道：「找你！」

「找我？」濮陽勝一怔，「你剛才不是說，不是來殺我的？」

陌生人緩緩道：「我現在雖然不是來殺你，但却有件事要跟你談談。」

濮陽勝道：「咱們之間，有甚麼事可談？」

陌生人冷冷道：「我是殺手。」

「殺手？」濮陽勝的眼睛閃動着，「是誰派你來殺我？」

陌生人忽然把鈎子收回。

濮陽勝摸了摸脖子，手掌有點濕濡。他的脖子在流血，但却並不致命。只是，這個臉也未免丟得太大了。若是換上別人，也許會很不服氣，再向這陌生人決戰。

但濮陽勝却沒有這樣。

他知道自己剛才是有點酒意，所以才看錯這個人。

行家一伸手，便知有沒有。

他已吃了虧，再動手只有自取其咎。

所以，雖然他極不喜歡這個人，但仍然不敢再次輕舉妄動。

這位陌生人沉默了半晌，環顧四週一眼。

這時候，鎮英鏢局的人包圍了上來，人人都是磨拳擦掌。

但濮陽勝却伸手阻攔住，不讓他們動手。

陌生人目注着濮陽勝，淡淡道：「你這條命不值錢，我怎會殺你？」

濮陽勝的臉色有點不好看：「你到底是來找誰的？」

陌生人道：「找你！」

「找我？」濮陽勝一怔，「你剛才不是說，不是來殺我的？」

陌生人緩緩道：「我現在雖然不是來殺你，但却有件事要跟你談談。」

濮陽勝道：「咱們之間，有甚麼事可談？」

濮陽勝奇道：「錢青怎會來到義莊的呢？」

濮陽玉道：「錢青一向自詡不怕鬼，歐守誠就抓住了一個機會，在他喝得酩酊大醉的時候，向他說義莊裏有鬼。」

濮陽勝又問道：「錢青是不是不肯相信？」

「當然，」濮陽玉說：「但他却要歐守誠帶路，看看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濮陽勝道：「結果怎樣？」

「那本來就是個圈套，」濮陽玉道：「當錢青來到義莊的時候，就已經遇到伏擊。」

濮陽勝道：「他死了？」

濮陽玉嘆道：「他死了，而且還死得很慘。」

濮陽勝眉頭一皺：「鷹鶴雙奇少了一個，餘下來的七指神鷹恐怕也很不妙。」

「的確不妙，」濮陽玉道：「他那時候還沒有懷疑到老實先生，還聽信其言，以爲兇手是大名府鐵拳幫的人。」

「鐵拳幫幫主冼南峯是個有勇無謀之夫，雲戰衣若對他有所誤會，後果豈非更是不可想像？」

「不錯，但就在雲戰衣要與冼南峯決一死戰的時候，師父却突然出現。」

「師父？你說的是不是你的師父五龍上人？」

「正是，」濮陽玉說：「師父揭穿了歐守誠的假面具，把他的身份揭露。」

濮陽勝道：「雲戰衣肯相信嗎？」

濮陽玉道：「初時，他還是半信半疑，但歐守誠却突然發難，以暗器襲擊雲戰衣。」

「垂頭喪氣的人怎會可怕？」

「這個『喪氣』的解法，却不是這樣，而是解作『不怕喪命的氣概』。」濮陽玉緩緩道：「他們與敵人交手，每一招都絕不留餘地，一上來就是『你不死我死』的打法。」

濮陽勝道：「這豈非跡近乎死士的作風？」

濮陽玉道：「他們不算是死士，最少每一戰，他們仍然能够保存着自己的生命，並不像那些死士，一出戰即抱着同歸於盡的決心。」

濮陽勝道：「他們縱然不算是死士，但那股狠勁也相差不遠了。」

濮陽玉道：「死士之所以成爲死士，是因爲他們的武功通常都不算高，所以才不得不以拚死的方式去完成任務。」

濮陽勝道：「但鷹鶴雙奇却是江湖上一等一的高手。」

濮陽玉道：「所以他們絕不容易死在敵人的手下。」

濮陽勝道：「他們又和老實先生有甚麼關係？」

濮陽玉道：「沒有半點關係。」

濮陽勝道：「正因如此，所以歐守誠就想對付他們？」

「你說的一點也不錯，」濮陽玉道：「因爲要殺易大先生，這兩個人就絕不能活着。」

「他們不死，誰也休想接近得了易大先生。」

「歐守誠確有點門道，終於把笑鶴錢青騙到一座義莊裏。」

這時候，濮陽玉已站在他身邊。

「這……這……」濮陽勝吸了口氣，才說得出聲：「這是不是眞的？」

濮陽玉沉默了很久，才緩緩的點了點頭。

剎那間，濮陽勝的臉色蒼白如雪。

他忽然瞪着眼睛，說：「你可知道衞天禪是個怎樣的人？」

濮陽玉點點頭：「師父也曾經對我提及過這人，他是『神血盟』盟主。」

「不錯，」濮陽勝的目光有如猛獸：「你可知道，連當今武林八大門派，都不敢招惹神血盟的人？」

濮陽玉的眼睛眨了眨：「我知道。」

濮陽勝不停的冷笑：「你算是個甚麼東西？難道你以爲自己是個天下無敵的第一高手？」

濮陽玉搖頭：「我不是。」

「你當然不是！」濮陽勝盯着他：「就算是你的師父五龍上人，他也不敢開罪神血盟的人！」

濮陽玉道：「這却是錯了。」

濮陽勝一怔。

「這是甚麼意思？」

濮陽玉慢慢的說道：「師父已殺了無面天魔海尋月，而且還傷了南北大盜之一的上官殺。」

濮陽勝臉上露出了奇怪的表情：「他爲甚麼會跟這些魔頭發生衝突？」

濮陽玉道：「因爲師父在三年前，曾在大名府易大先生的家裏殺了一個人。」

濮陽勝道：「他殺了誰？」

濮陽玉道：「這人歐守誠，江湖上的朋友都叫他『老實先生』。」

濮陽勝眉頭一皺。

「你師父爲甚麼要殺這個老實人？」

濮陽玉道：「理由就是因爲這個被譽爲老實先生的人，原來絕對不老實。」

濮陽勝道：「哦？連老實先生也不老實？」

「不錯，」濮陽玉嘆了口氣道：「因爲他這種老實的形貌，本來就是僞裝出來的。」

濮陽勝問道：「他不老實的地方在哪裏？」

濮陽玉道：「他表面上裝作與世無爭，不求名利，但實際上，却是神血盟的『神鴿』。」

「神鴿？」濮陽勝有點不懂。

「神鴿就是神血盟中專門負責刺探敵方消息的臥底。」

「易大先生豈非一直都很信任他？」

「不錯，他在易大先生的家裏，已是八年來唯一的大總管。」

「易大先生是富甲一方武林大豪，門下弟子高手輩出，這歐守誠潛伏其間，有何企圖？」

濮陽玉說：「易大先生雖然重用歐守誠，但他手下最可怕的兩個人，却是『笑鶴』鐵青，及『七指神鷹』雲戰衣。」

濮陽勝道：「這兩人在江湖上人稱『鷹鶴雙奇』，輩份雖然不高，但却都是身手不凡，未滿三十之齡就已名列『北地龍虎榜』之上。」

濮陽玉道：「這兩人最可怕的地方，並不在於武功，而是一股喪氣。」

九絕飛狐

（一）

二十年來，敢去殺血公爵的殺手，總共有三個。

第一個出現在二十年前，血公爵之死敵「淮陽第一魔」田逢刼，花了十萬兩，聘請當時號稱「斧不留痕」的李神工，在中秋之夜砍殺衞天禪。

李神工那時候已年逾五旬，而且晚年得子，本已無意再執殺人利斧，以殺人爲業。但十萬兩這個數字，却無疑是極其誘惑的。

李神工操殺手之業已三十年，雖然殺人不算多，但殺的全是最難對付，也是別的殺手不敢輕易去殺的人。

三十年來，他從未失手過一次。

但他接下這一次的買賣，却鑄成了大錯。

在中秋之夜，衞天禪沒有被殺，甚至沒有見過李神工。

因爲這個名噪大江南北的殺手，還沒有找到血公爵，就已死在血公爵麾下的「四絕」手下。

× × ×

三年後，「淮陽第一魔」田逢刼與「四絕」狹路相逢，結果「四絕」其中一人瞎了眼睛，另一人跛了左腿。

但田逢刼却被剁爲肉醬。

× × ×

十二年前，「白聖府」門下第一號殺手呂續，受人所僱，於西湖金藥壼舫中，行刺衞天禪。

呂續當時年方三十，七七四十九式「亡魂絕命刀」，自出道以來未曾一敗。

但他面對衞天禪，只發出了七刀。

第八刀，他再也發不出去。

因爲衞天禪已捏碎了他的頭顱。

死人不會發刀。

經此一戰，當時武林中再無殺手敢殺血公爵衞天禪。

× × ×

直到三年前，江湖上又冒出了一個身手不凡的殺手。

此人無名無姓。

也沒有人見過他的廬山眞面目，只知道他手中一劍，乃天下著名之「巨闕」。

「巨闕」乃前古神兵利器，且已在江湖上失落多年。

但這無名殺手之「巨闕」，却絕非贋品。

劍是利器。

在他提着的皮袋裏面，總共有九件武器。

他手裏每一件武器，都配合着一種獨特的武功。

而每一種武功，都是江湖上難得一見的絕藝。

「九絕飛狐」之名，絕不是讓人白叫的。

毫無疑問，這位殺手在江湖上的名氣，絕對不會比昔日的李神工、呂續及無名殺手稍遜。

但他能殺得了衞天禪嗎？

(三)

濮陽勝又楞住了半天。

過了很久很久，他才吐出口氣，說道：「就算我相信你能殺得了衞天禪，但酬金方面……」

舒鐵戈淡淡道：「我不要銀子。」

「不要銀子？」

「嗯。」

「那更難辦，不要銀子，當然是要金子了。」

「也不是要金子。」

濮陽勝的臉突然發紅：「你究竟想要甚麼？」

舒鐵戈沉默了很久，才說：「一口棺材。」

「舒老弟，你在開甚麼玩笑？」濮陽勝不由兩眉一皺。

舒鐵戈搖搖頭：「我絕不是在開玩笑，昨天貴鏢局接了一趟棺材鏢，要把一口棺材送到長安，對不？」

濮陽勝一呆。

人也是絕頂高手。

但是這無名殺手，終於死在衞天禪掌下。

他在大除夕之夜，從一湖底殺出，飛擊正在渡橋的血公爵。

結果，血公爵衣履被割破，但人却安然無恙。

死的不是他，而是這無名殺手。

(二)

自此之後，血公爵在人們的心目中，幾乎已變成了一個半神半魔，不可侵犯的奇人。

李神工、呂續以至無名殺手，全是殺手行業中的頂尖高手。

但他們却沒有一個人能傷害得了衞天禪，反而全都丟了性命。

這些武林軼事，濮陽勝早已聽得太多了。

這陌生人是誰？

他可以殺得了血公爵？

× × ×

濮陽勝怔怔的瞧着這個陌生人。

「你究竟是誰？」

「舒鐵戈。」陌生人終於說出了他的名字。

「你就是『九絕飛狐』舒鐵戈？」濮陽勝不由一怔。

「是的！」

濮陽勝吸了口氣。

「九絕飛狐」舒鐵戈雖然年紀不算大，但却已出道江湖十餘年。

他是個殺手。

一個名震江湖的第一流殺手。

「你是……」

「我就是想要了這口棺材。」

「這怎麼可以？」濮陽勝道：「而且，它根本就不是甚麼寶貝，裏面的確裝着了一個死人。」

舒鐵戈道：「這一點，不勞總鏢頭担心，我要的只是這口棺木而已。」

濮陽勝雙手亂搖：「這東西並不是我的，就算你很想要，我也無能爲力。」

舒鐵戈道：「你可知道，棺中人是誰嗎？」

濮陽勝道：「托付棺木者，說棺中人是個從長安到此經商的旅客，不幸身罹奇疾，終於與世長辭。」

舒鐵戈道：「托付棺木之人是誰，總鏢頭又可知道？」

濮陽勝道：「何一勇，是何家客棧店主。」

舒鐵戈冷冷道：「何一勇爲甚麼要把一口棺木，一個死人運到長安，總鏢頭又可曾知道？」

濮陽勝道：「死者是長安人，葉落歸根，那是理所當然的事。」

舒鐵戈沉聲道：「這一趟棺材鏢，何時赴運？」

濮陽勝道：「明天一早，就由譚鏢師，傅鏢師動身運送。」

「不必了。」舒鐵戈冷冷道：「這口棺材，就交給舒某來發落罷。」

濮陽勝一怔，繼而搖頭道：「此事萬萬不能，這豈非是砸了敝鏢局招牌嗎？」

舒鐵戈冷冷一笑：「令弟闖了這麼一個大禍，難道你就不想解決衞天禪？」

濮陽勝道：「這和棺材是兩回事！」

舒鐵戈冷笑道：「你錯了，棺中人根本未死！」

濮陽勝一凜：「你怎知道棺中人仍然活着？」

舒鐵戈道：「躺在棺材裏的，乃神血盟中，號稱『妖王』之陰地靈！」

「是陰地靈？」濮陽玉忍不住失聲叫了起來。

舒鐵戈冷冷一笑：「『妖王』有一最大本領，就是裝死！」

濮陽勝道：「他爲甚麼要混進棺材裏呢？」

舒鐵戈道：「他在等一個人。」

「等誰？」

「令弟濮陽玉！」

(四)

夜更深。

鎭英鏢局大廳裏，一片沉寂。

一口棺材，放在大廳中央。

在棺材兩旁，都有小几，几上白蠟燭燃得正明亮。

忽然間，一陣陰冷的風吹過。

燭光搖幌，廳外掠進了一條人影。

來者一身白衣，手提皮袋，正是「九絕飛狐」舒鐵戈。

× × ×

舒鐵戈神色深沉，緩緩地從皮袋裏拿出了一柄斧頭。

那是一柄銀斧。

他提着銀斧，一言不發，走到棺材旁邊，忽然向棺蓋一斧劈下。

「格咯！」

一聲巨响，棺蓋破裂。

但棺蓋並不是給銀斧砸破的。

因爲銀斧還沒有劈在棺蓋上，棺蓋已突然從裏面爆裂開來。

一把鬼頭大刀，破棺而出，疾斬舒鐵戈。

「鏗！」

刀斧交擊，迸出一蓬星火。

舒鐵戈冷笑，身形依舊屹立不動。

「陰先生，你現在大概已可以鑽出來了。」

× × ×

棺蓋終於移開。

棺中冒出了一個人。

這人的手裏，仍然握着一把重二十九斤的鬼頭大刀。

但舒鐵戈却呆住了。

因爲這個從棺材裏冒出來的，居然是個眼波明媚，朱唇貝齒的絕色少女。

「是妳……」舒鐵戈終於說出了兩個字。

「當然是我，」這少女的臉色忽然沉下來，「你想死了？居然用天雷銀電斧來對付我！」

舒鐵戈嘆了口氣：「我怎知道妳會躺在棺材裏？」

少女瞪着他：「你連棺材裏的人是誰都不知道，就用斧頭劈下去，這算是甚麼規矩？」

舒鐵戈道：「我的規矩，是收錢，殺人！」

少女冷冷一笑：「你收了甚麼人的錢？居然連我也要殺了？」

舒鐵戈皺着臉：「妳別無理取鬧好不好，也不怕別人看見笑話。」

「笑話的可不是我，而是你這個糊裏糊塗的殺手！」少女嘿嘿一笑。

舒鐵戈忽然臉色一寒：「別裝神弄鬼了，妖王陰地靈在哪裏？」

少女默然半晌，緩緩道：「你以爲天下間只有你才能殺得了妖王？」

舒鐵戈盯着她：「妳已經幹了他？」

少女道：「不錯。」

舒鐵戈嘆了口氣：「這一次，妳又找到了甚麼高人相助？」

少女兩腮脹紅道：「你老是看不起我，難道憑我的武功，還對付不了區區妖王嗎？」

舒鐵戈道：「知妹莫若兄，妖王是甚麼人，我比妳更清楚，倘若連妳也殺得了他，我剛才也不必動用天雷銀電斧了。」

「虧你還敢說出口！」少女又生氣起來，「我若沒兩下子，剛才豈非已變成斧下冤魂啦？」

舒鐵戈冷冷一笑：「這是自作孽，不可活。」

「我不來了！」少女突然一揮掌，把半邊棺材震個稀巴爛，「你老是欺負我，我回去告訴師父……」

「唉，算是我怕妳九分好了，」舒鐵戈吐出口氣，「但這渾渾水，妳最好還是別插手！」

少女昂着臉：「我偏就喜歡插上一手，你不高興，可以乾脆殺了我！」

「這算是甚麼話了？」

「你妹子的腑肺之言！」

舒鐵戈沉着臉，却是作聲不得。

突聽一人嘆了口氣，道：「我一直以爲自己糊塗，連死人活人都分不清楚，想不到你也不比我强勝多少嘍！」

× × ×

濮陽勝大步的走了進來，濮陽玉緊隨其後。

舒鐵戈臉上木無表情，只好說：「這是舍妹美盈。」

濮陽勝看着那少女，道：「棺材裏的，本來是個男人。」

舒美盈微微一笑。

「你以爲他已經死了？」

濮陽勝一怔，繼而苦笑道：「他看來眞的像個死人。」

舒美盈又是一笑，盯着他緩緩道：「我看你也眞的像個聰明人。」

濮陽勝嘆了口氣：「只可惜我其實是個笨人，連妖王混進了鏢局裏來也懵然不知。」

舒美盈道：「但你現在不必担心了，因爲這個老是喜歡裝死的妖王，已經弄假成眞，再也活不下去。」

舒鐵戈看着她：「究竟是誰幹的？」

舒美盈搖搖頭：「我不說。」

「爲甚麼不說？」

「因爲不高興。」

「妳要怎樣才高興？」

「等到悲大師不會再悲哀的時候，我就會高興了。」舒美盈慢慢的說。

燭光之下，她的臉色彷彿變得陰晴不定。

看樣子，她現在的確是很不高興。

八個不速客

（一）

聽見了「悲大師」這三個字，濮陽勝的臉色陡地變了。

舒鐵戈也是眼色一變：「妳是說北天山絕樂谷的悲天和尚？」

舒美盈點點頭：「在北方，他叫悲天和尚，但中原的人，都叫他悲大師。」

舒鐵戈神色凝重：「妳怎會惹到這凶僧的頭上來？」

舒美盈瞅了他一眼，生氣地說：「不是我去惹他，而是他要惹我！」

舒鐵戈道：「好端端的，他怎會來惹妳？」

舒美盈道：「他本來是好端端的，我也是好端端的，但自從他的弟子絕仙和尚斷掉雙手之後，他就不肯放過我了。」

舒鐵戈臉色一變。

「是妳砍掉了絕仙和尚的手？」

舒美盈道：「對付不規矩的人，這是最有效的方法。」

舒鐵戈道：「這是誰說的？」

舒美盈道：「是師父。」

舒鐵戈吐出口氣：「但妳可知道，這凶僧是甚麼人？」

舒美盈道：「不管怎樣，現在一切已成爲事實，我現在給人欺負，你是不是想見死不救？」

舒鐵戈冷冷一笑：「悲大師武功深不可測，而且出沒無常，妳就算死在他的手中，我也是沒有辦法。」

舒美盈哼的一聲：「我早就知道，你從來都沒有關心過我，你的眼睛裏只有白花花的銀子，難怪別人都說你是一隻無情的狐狸。」

舒鐵戈抽了口涼氣，只好默然不語。

「江湖上有種人，是兇慣了的，」濮陽勝忽然嘆息一聲，緩緩道：「他們不斷的欺負別人，但別人若有半點對不起他們，就會引起軒然巨波。」

舒美盈黛眉一蹙，瞧着他：「你的話好像很有道理，但這種道理却是連三歲小孩都會說的，那麼說來又有甚麼用？是不是把咱們兄妹當作是白痴？」

舒鐵戈立刻制止她說下去。

「美盈，不得如此無禮。」

濮陽勝先是一怔，繼而苦笑。

「舒先生，實不相瞞，我對你這個人，本來沒有甚麼好感。」

「我這種人，人見人怕，人見人憎，那是很自然的事。」

「但現在看來，你又並不像是可憎之人。」

舒美盈冷冷一笑：「在強敵當前之際，你們却婆媽不休，我……」

「妳住口！」舒鐵戈倏地喝止：「妳再口沒遮攔胡說八道，我揍妳！」

舒美盈冷冷道：「你不揍我的就是龜兒子！」

濮陽勝一怔。

因爲她說着這最後一句說話的時候，一雙美麗的眼睛並不是看着她的大哥，而是盯在屋樑上。

× × ×

屋頂上有人！

舒美盈的說話，原來只是幌子。

她是在製造機會，掩護舒鐵戈出手，對付屋頂上那人。

舒鐵戈當然出手。

他出手當然並不是揍舒美盈，而是身形高拔逾丈，直向屋頂上疾衝。

濮陽勝暗嘆口氣，忖道：「這勞什子屋頂完了。」

（二）

這屋子的結構，本來是很牢固，就算是每天刮三場暴風雨，它看來也可以支撐三五百年左右。

但舒鐵戈一衝上去，這屋頂眞的立刻就完了。

它穿了一個大洞。

現在這個大洞，最少可以讓三條公牛同時鑽出去。

濮陽勝皺了皺眉，喃喃道：「撞穿一個小洞也就够了，這樣倒像是拆屋子。」

舒美盈一笑。

「你心疼？」

「不，只是有點胃疼。」

「人家不見了銀子，或者是要破財的時候都只會心疼，你怎會胃疼起來的？」

「因爲我忽然餓了。」

「要不要弄點吃的？」

「最好不過。」

「你想吃什麼？」

濮陽勝苦笑了一下，道：「吃屋頂上那人的肉。」

× × ×

雖然屋頂上已穿了一個大洞，但却很熱鬧。

因爲在上面動手的，居然有七八個人之多。

舒鐵戈怎樣也想不到，屋頂上原來不只是一個人，而是一羣。

但他却沒聽出來。

由此可見，這羣人的輕功，實在不尋常。

等到舒美盈發覺有點不對勁的時候，舒鐵戈已從屋頂那個大洞掉了下來。

洞是他自己撞穿的。

他現在却又從這個大洞掉下，倒是「肥水不過別人田」。

舒美盈連臉都白了。

「你怎麼啦？」她扶起了舒鐵戈。

舒鐵戈的眼睛緊閉着，他好像受傷不輕。

「大哥，你別死！」舒美盈差點沒哭了出來。

舒鐵戈還是沒有反應。

「大哥！我以後一切都聽你的說話了，我只求求你，別丟下我，大哥……」

這兩句說話，倒眞是奏效了。

舒鐵戈忽然睜大了眼睛，睜得比荔枝還大。

「在妳還沒有做曾祖母之前，大哥絕不會丟下你不顧而去，這樣可以了罷？」

舒美盈一怔。

「你……你沒事？」

舒鐵戈還沒有回答，屋頂上已有人大笑着說道：「他中了貧道一記『裝蒜神掌』，不出八百年之內，就會無疾而終，死未？」

一聲「死禾」，舒美盈不由大叫起來：「我不來了，原來你們在裝神弄鬼。」

她的話還沒有說完，屋頂那個大洞已跳下了八個人。

濮陽勝看得連眼都花了。

第一個跳下來的，是個臉長鬍短，仙風道骨的中年道人。

第二個跳下來的，是個只有一隻右眼的老太婆，她左手提着一個籃子，右手持着一把秤。

第三個是老叫化，他衣衫襤褸，千補萬補，但脚上却居然穿着一雙繡金綫的鞋子。

第四個是胖子，他手搖大摺扇，氣派魁宏，十足像個腰纏萬貫的大商家。

第五個是花枝招展，徐娘半老風韻猶存的紅裙婦人，她身材動人，臉上總是帶着幾分騷媚入骨的笑意。

第六個是灰衣漢子，他腰佩雙刀，面罩寒霜，好像全天下的人都開罪了他，和那紅裙婦人相比，剛好完全相反。

第七個是侏儒，他的個子只有三尺半高，但却已鬍眉皆白，看來最少已年逾七旬開外。

最後一人，穿一襲黃金滾花袍，方臉，唇上留着兩綹鬍子。

他神采飛揚，成熟而健康，是一個很好看、很瀟洒的男子漢。

當然，世間上必定會有一種人，認爲他不好看。

這種人就是討厭男人長着兩綹鬍子的人。

× × ×

一看見這個留兩綹鬍子的男人，舒美盈就忍不住跳了起來。

她氣呼呼的衝上前，白玉般的手指幾乎已指在這人的鼻尖上。

「你怎麼不聽我的命令，在我還沒有叫你出來之前就和他們混在一起？」

這男人悠然一笑：「這個『混』字，太聽難了罷？」

濮陽勝已忍不住走了過來，問這男人：「你是不是那個……鐵……鐵鳳師？」

這男人微笑說：「你看我像不像辣手大俠？」

濮陽勝上上下下打量了他一眼，才道：「很像，很像。」

這男人道：「你見過鐵鳳師沒有？」

濮陽勝搖搖頭，道：「沒有，從來都沒有。」

這男人道：「既然你連鐵鳳師的樣子都沒有見過，又怎能說我很像鐵鳳師？」

濮陽勝道：「雖然我沒有親眼會見過鐵鳳師，但却聽人說過，他就是像你這副樣子的。」

這男人嘆了口氣，道：「武林中像我這副樣子的人，沒一萬也有八九千，豈不是到處都是鐵鳳師嗎？」

濮陽勝搔了搔脖子，訕訕一笑，說道：「那麼，是我自己弄錯了，對不起！對不起！」

舒美盈却冷冷一笑：「你沒有弄錯，除了他之外，世間上又有誰的鬍子會比他長得更加難看？」

濮陽勝一楞。

他怔怔的瞧着這男人：「你果然是鐵鳳師？」

這男人苦笑了一下，道：「你果然有眼光，因爲就算別人也長着這種鬍子，也一定不會像我那麼難看。」

濮陽勝一笑：「那裏……那裏！」

舒美盈「哼」的一聲：「蛇鼠一窩，物以類聚。」

鐵鳳師道：「還有沒有？」

「有！你們都是一丘之貉，都是不知所謂的武林混蛋！」

只聽那瘦道人呵呵一笑：「辣椒仙子果然名不虛傳，够辣味，够勁兒。」

老太婆狠狠地瞪着唯一的眼睛，冷笑道：「牛鼻子，你別老是欺負小孩子好不好？」

舒美盈又嚷了起來：「誰說我是小孩子了？」

老太婆笑罵道：「小妮子不知天高地厚，總有一天會遇上吃人的豹狼。」

「我不怕豺狼，就只怕豺狼遇上了我兜遠走！」舒美盈挺起了胸膛。

那紅裙婦人笑了起來。

「妹子說得對極了，管他來的是豺狼還是豹子，牠們吃人，我們却吃他們的心肝。」

胖子忽然冷冷一笑，一把大摺扇差點沒撥在紅裙婦人的臉龐上：「豺狼豹子妳也許不怕，但六根未淨的和尚，可不好對付了罷？」

紅裙婦人「唷」的一聲：「老賭精在這裏，你少提禿顱好不好？」

那侏儒老人立時應和：「對！每次看見光頭和尚，老夫就大大的不吉利，總之，少提和尚，少提和尚！」

胖子「哼」的一聲：「簡直是瘋了一半，傻了另一邊！」

侏儒老人勃然大怒道：「你在放甚麼屁？」

穿金鞋的老叫化插口笑道：「他是天下第一號大腹賈，放的當然是天下第一號大屁！」

侏儒老人冷冷道：「甚麼大腹賈？他幹的買賣，有幾宗是賺錢的，三十年前，人人都知道山西歐陽世家富甲一方，但現在，這招牌恐怕連一兩銀子都不值了，這種生意人，我看他還是不如早點跳河划算一點。」

老太婆忽然沉聲說道：「老賭精，你這樣說話可就不對了。」

侏儒老人冷冷一笑道：「老夫哪裏不對？」

老太婆說道：「胖子雖然散盡千萬家財，但一生救人無算，光是八年前黃河水災，他就已花了八十萬兩銀子，而你呢？你這一輩子除了賭之外，還幹過幾件好事呢？」

侏儒老人一呆，答不上。

「算啦！」老叫化一面搔癢，一面大聲說：「咱們現在不是來吵架的，再鬧翻下去，不必臭和尚殺到，咱們已自己打得一團糟。」

紅裙婦人淡淡一笑。

「這才像句人話嘛。」

直到這時候，濮陽勝忍不住問：「你們是誰？」

他這四個字才出口，有人捧腹大笑。

一劍震江南

（一）

大笑的是那個侏儒。

他笑得好像連眼淚都快要掉下來。

濮陽勝眉頭一皺：「老丈，有甚麼事值得老人家笑得這麼厲害？」

老侏儒的笑聲立刻又停下來，臉上也再沒有半點笑意。

他臉上表情的變化眞大，就像是在剎那間換掉面譜的戲子。

老侏儒寒着臉，冷冷道：「我們是甚麼人，你直到現在還不知道，這豈非天大的笑話？」

濮陽勝臉色也是一變：「不知道就是不知道，這有甚麼好笑？」

老侏儒「哼」的一聲：「沒見識！」

老太婆搖搖頭：「老賭精，你是越來越蠻不講理了，人家從未見過咱們七人，又怎能怪他不知道咱們是誰？」

老侏儒道：「他也沒見過鐵鳳師，怎麼一猜就猜得出來？」

老太婆道：「鐵鳳師有鬍子嘛。」

老侏儒道：「老夫也有鬍子，而且比他還長！」

老太婆道：「你這鬍子有個屁用！」

老侏儒怒道：「鐵鳳師的鬍子難道是用黃金鑄出來的？」

老太婆立刻道：「鐵鳳師的鬍子雖然不是用黃金鑄造，但就算有人用一箱金子來換他的鬍子，恐怕他也不會答應。」

老侏儒冷冷一笑：「別人說浪子回頭金不換，想不到這年頭居然連鬍子都金不換了。」

鐵鳳師沒有反應，好像根本沒有聽見別人在談論着自己的鬍子。

濮陽勝忽然大聲道：「我現在想知道，你們是誰？」

老太婆首先說：「老身叫胡小翠，外號是一目了然。」

老侏儒冷笑：「快八十歲了，還叫小翠！」

濮陽勝忍不住道：「這名字是父母定下來的，小時候叫小翠，難道老了就叫老翠不成？」

胡小翠吃吃一笑：「還是總鏢頭有見識。」

胖子摺扇一搖，道：「洒家乃山西歐陽村人氏，叫歐陽闊。」

紅裙婦人眼波流動，微笑道：「奴家蔡紅袖，有人叫奴家貴妃，也有人叫奴家禍水，你喜歡怎樣稱呼，悉隨尊便，無任歡迎。」

中年瘦道人桀桀一笑：「貧道法號死未，來自廣東，無論是誰讓我不高興，他就死定了！」

「放屁！」老叫化道：「衞天禪使你不高興久矣，他現在還是神氣得要命，你這個廣東牛鼻子，唔該你返鄉下耕田！」

死未道人正待發作，蔡紅袖已按住了他：「別動肝火，你一發脾氣，奴家就心疼啦。」

死未道人遇上了蔡紅袖，就像是大火遇上了洪水，立刻火氣全消，只是怪笑不語。濮陽勝盯着老叫化：「這位又怎樣稱呼？」

老叫化把脚上金鞋一幌，笑道：「我這個老叫化的招牌，就在脚上。」

蔡紅袖笑道：「他是廣西著名的金脚帶，他的金脚，簡直比毒蛇還更要命。」

死未道人冷笑道：「也臭得要命！」

金脚帶白眼一翻：「你是不是偷脫過我的鞋子？嗅過我的金脚滋味？」

「放……」死未道人正要罵人。

「別放肆！」老侏儒忽然大喝：「老夫在此，你們誰都不准放……放厥辭！」

濮陽勝道：「你是……」

老侏儒冷然道：「老夫是老賭精，至於姓名，早已輸掉，不提也罷！」

濮陽勝大奇：「姓名也可以轉得掉的嗎？」

「爲甚麼不得？」老賭精冷冷道：「銀子賭得性命賭得，姓名也同樣賭得！」

金脚帶怪笑一聲，道：「他初出道江湖，就遇上了三十年前的一代賭王南宮千，結果不但輸了身上所有的銀票，而且最後還把姓名都輸掉。」

「有這種事？」濮陽勝不由一笑。

「輸了就是輸了，有甚麼好笑？」老賭精怒道：「老夫自從輸掉姓名之後，誓言以後不再提名提姓，這是輸得起，不賴帳！」

死未道人哂然道：「你敢提名提姓，難道不怕南宮千割了你的舌頭？」

老賭精「呸」一聲：「死牛鼻子，來來來！老夫跟你賭一手！」

「賭甚麼？」

「賭命！」老賭精磨拳擦掌，好像一口就想把死未道人吞掉。

（二）

濮陽勝盯着這灰衣人，灰衣人却連看都不看他一眼。

「在下濮陽勝，請問尊駕是……」

「無情刀秦斬。」

「秦斬？無情刀？」

「不錯，刀本無情，誰若認爲刀也有情，這人就註定是個活刀靶子。」

「尊駕貴庚？」

「四十五。」

「是你組織這個七星帮的？」

「不錯。」

「所爲何事？」

「消滅神血盟！」秦斬的目光，忽然落在濮陽勝的臉上。

濮陽勝忽然全身一冷。

他一直都覺得七星帮這羣人很有趣。

但現在，他已給秦斬這麼一瞧，瞧得全身毛管都直豎起來。

× × ×

秦斬一開口，其餘六人噤若寒蟬。

連老賭精也不敢大放厥辭了。

甚至連蔡紅袖也風騷頓減。

只有一人在笑。

鐵鳳師。

（三）

「妖王已死，各位不必担心這個險險的傢伙了！」舒美盈忽然說。

舒鐵戈盯着鐵鳳師，道：「是你把陰地靈幹掉的？」

鐵鳳師淡淡一笑：「倘若殺人就是兇手，那麼我只是帮兇。」

舒鐵戈盯着舒美盈：「是妳親手殺了妖王？」

舒美盈笑了笑，道：「有鐵大哥帮忙，殺區區一個妖王，又算得上甚麼大不了的事？」

舒鐵戈嘆了口氣，道：「你們是在甚麼時候在一起的？」

舒美盈淡淡道：「鐵大哥喜歡吃魚翅，我也喜歡吃魚翅，而這兩個喜歡吃魚翅的人，偏偏又在同一日到了青湖城，你認爲我們會在那裏相遇？」

舒鐵戈笑笑：「一定是在金翅樓。」

「對了。」舒美盈道：「而金翅樓泡製的砂鍋魚翅，和八寶醉仙鷄，也的確沒有讓我們失望。」

舒鐵戈皺了皺眉：「但我還是不懂，你們怎會同日同時，到了青湖城？」

舒美盈嫣然一笑，道：「難道你不知道，江湖上有個『尋人黨』的組織？」

舒鐵戈一怔：「妳花了多少錢才找到了鐵大哥？」

「不貴，只花了五千兩，這筆帳就算在你頭上好了！」

「五千兩？」

「不錯，他們很快就找到了鐵大哥，於是我們就在同日同時，在金翅樓大快朶頤。」

「這一頓魚翅，倒是貴得厲害。」舒鐵戈苦笑。

「魚翅再貴也不怕，反正付帳的是鐵大哥。」

「我不是說魚翅貴，而是『尋人黨』那五千兩尋人費用貴得驚人！」

舒美盈笑了笑，道：「那麼，你是寧願付魚翅的帳，也不願意付五千兩了？」

鐵舒戈道：「這個自然。」

鐵鳳師微笑着道：「那很好，請即付欵。」

舒鐵戈道：「多少？」

鐵鳳師道：「十萬兩。」

舒鐵戈瞪大了眼睛：「甚麼？吃一頓魚翅要十萬兩？我是不是聽錯了？還是閣下說多了一個『萬』字？」

鐵鳳師淡淡道：「你沒聽錯，我也沒有說多半個字，爲了這一頓魚翅宴，我付了十張可以十足兌現的銀票，每一張都是一萬兩！」

舒鐵戈冷冷的道：「是金翅樓的老闆瘋了？還是你有神經病？」

鐵鳳師道：「我們都很正常，老闆沒有瘋，我也沒有神經病。」

舒鐵戈道：「那頓魚翅宴，何以值得十萬兩？」

鐵鳳師道：「因爲我若不付十萬兩，吃完魚翅之後說不定就會給人拋進一口井裏。」

舒鐵戈一呆：「誰敢把辣手大俠拋進井裏？」

「是我！」秦斬冷笑着說：「反正鐵鳳師這十萬兩，都是不義之財，而剛好我又急需這筆錢，所以就囑咐金翅樓的老闆把魚翅的價錢改一改，改爲十萬兩正！」

舒鐵戈眉頭一皺：「你要十萬兩有何急用？」

秦斬道：「買一柄劍。」

「甚麼劍？」

「鐵劍。」

「一柄鐵劍，值得了多少錢？」

「不多不少，剛好就是十萬兩！」

舒鐵戈又怔住：「劍呢？」

秦斬道：「在碧水閣裏。」

舒鐵戈道：「碧水閣又在何處？」

秦斬道：「不知道。」

舒鐵戈一楞：「這算是甚麼玩意？白拿了人家十萬兩說要買劍，但却連這柄劍在哪裏都不知道，豈非荒天下之大謬？」

鐵鳳師搖搖頭。

「不荒謬，一點也不荒謬。」

舒鐵戈嘿嘿一笑：「人家拿了你十萬兩，你却還帮着他說話？」

鐵鳳師道：「不荒謬就是不荒謬，就算一刀砍掉我這個腦袋，還是要說一句：不荒謬！」

舒鐵戈道：「你且說出道理來！」

鐵鳳師道：「因爲碧水閣的主人，也就是衞天禪夫人。」

舒鐵戈呆住。

鐵鳳師又道：「但衞天禪夫婦早已反目成仇，他們勢成水火，大有不是你死便是我亡之勢。」

舒鐵戈說道：「此事倒是從來未有所聞。」

鐵鳳師道：「衞天禪的勢力能擴展得這麼快，全然是因爲他在二十年前，得到了一個寶藏。」

舒鐵戈問道：「這個寶藏跟衞夫人有關嗎？」

鐵鳳師道：「那是她父親的畢生積蓄，據說光是黃金，就已有三十萬兩！」

舒鐵戈深深的吸了口氣。

蔡紅袖大爲不悅！

「老賭精，你是不給奴家面子了？」

老賭精一呆：「貴妃，妳眞的帮着那個死牛鼻子？」

「誰都不帮！」蔡紅袖冷冷道：「你們要拚命，快滾開去，以後再也不是七星帮的人！」

金脚帶哈哈一笑：「這也不錯，七星帮若解散了，我這個老叫化第一件要幹的事，就是……」

「你就怎樣？」胡小翠寒着臉，「是不是要答謝神恩，高呼阿彌陀佛？」

「不！小翠姐姐妳誤會了。」金脚帶忙苦着臉，說：「我是說，七星帮若解散了，我這個老叫化第一件要幹的事，就是大哭六場！」

胡小翠盯着他：「爲甚麼要大哭六場？多一場少一場不行嗎？」

金脚帶笑了一聲，道：「除了老叫化自己之外，你們總共是六人，如果少一個老伙伴就哭一大場，那麼少六個不就該哭六大場嗎？」

胡小翠冷冷道：「只怕你不是哭六場，而是大笑六場。」

金脚帶連忙道：「絕無此事！絕無此心！」

濮陽勝不禁問：「你們七星帮的帮主是誰？」

一人隨即回答：「是我。」

濮陽勝轉身望去，看見了一張冷冰冰的臉。

七星帮的帮主，居然是那個腰佩雙刀的灰衣漢子。

「衞天禪是怎樣得到這寶藏的?」

「殺岳丈，滅其家族八十餘人。」

「衞夫人呢?」

「她很僥倖，在火海裏逃脫。」

「火海?」

「不錯，」鐵鳳師緩緩說道：「衞天禪心狠手辣，火焚家園，要把妻子一併殺掉。」

舒鐵戈冷冷一笑：「不愧是血公爵，果然滅絕人性!」

鐵鳳師道：「但這一場大火，却沒有燒死衞夫人，而她的兒子衞寶官，也早已被衞天禪帶走。」

舒鐵戈道：「其後又如何?」

鐵鳳師道：「把她救離火海的，是個名劍客，在衞夫人還沒有嫁給衞天禪之前，他早已對衞夫人傾慕不已。」

舒鐵戈道：「這位名劍客又是誰?」

鐵鳳師道：「唐千里。」

「一劍震江南唐千里?」

「正是。」

「其後又如何?」

「唐千里把衞夫人帶到一個隱秘的地方，然後把從不離身的一柄鐵劍，交給衞夫人。」

舒鐵戈道：「唐千里呢?」

鐵鳳師道：「遠走天涯不知所踪。」

舒鐵戈道：「他不是很喜歡衞夫人的嗎?」

鐵鳳師道：「但衞夫人已是衞夫人，不再是昔日淡樸無暇的少女。」

舒鐵戈道：「這很重要嗎?」

鐵鳳師道：「唐千里認爲不重要，但要找回師父生前所用的鐵劍。」

那是爲了甚麼?

秦斬沒有說。

鐵鳳師也沒有說，他們彼此之間彷彿早已有了協定，暫時不把這秘密吐露出來。舒鐵戈並不是個笨人，也不是個凡事都非要問到底的「煩人」，既然人家有難言之忍，他也就不再追問下去。

他不問，濮陽勝却走了過來，對鐵鳳師說：「剛才這位秦斬帮主，說你那十萬兩銀子，是不義之財，這是不是眞的?」

鐵鳳師淡淡一笑，道：「既不眞，也不假。」

濮陽勝大奇。

「眞就是眞，假就是假，又怎會變成既不眞，也不假?」

鐵鳳師道：「因爲這必須要視乎閣下對『贏錢』這一回事的看法如何而定。」

濮陽勝目光一亮：「這十萬兩，你是贏回來的?」

鐵鳳師微微一笑，道：「不錯。」

濮陽勝道：「賭博賭博，這是要用本錢才能博取回來的，而且也不一定贏，這又怎能算不義之財?」

秦斬冷冷一笑：「賭之禍，自古有之，於今爲烈，凡是賭，就是不義之事，凡是贏回來的錢，就是不義之財!」

鐵鳳師悠悠一笑，對濮陽勝道：「你說，這是不是見仁見智又眞又假的事?」

濮陽勝哈哈一笑：「原來如此，原來如此!」

忽然間，他臉色一變。

「玉仔呢?玉仔在哪裏?」

衞夫人却不這樣想。」

舒鐵戈說道：「原來是衞夫人拒絕了他。」

鐵鳳師道：「唐千里是正人君子，從不强人所難，更不欺暗室。」

舒鐵戈道：「如今已事隔多年，那柄鐵劍又有何用?」

鐵鳳師道：「唐千里已死。」

「他死了?」舒鐵戈吃了一驚，「但江湖上却從未有人說過這件事。」

鐵鳳師道：「他是靜靜地躺在床上病逝的，除了他的三個弟子之外，很少人知道這件事。」

舒鐵戈盯着他說道：「你又怎樣知道的?」

鐵鳳師道：「是其中一個弟子親口向我說的。」

舒鐵戈道：「他是誰?」

鐵鳳師道：「他就是秦斬。」

× × ×

秦斬用的不是劍，而是雙刀。

他居然會是名劍客唐千里的弟子?

舒鐵戈用詫異的目光盯着他：「是不是眞的?」

秦斬目光遙注遠方，冷冷地說出了四個字。

他說：「千眞萬確!」

獵刀殺了七星帮的人

(一)

秦斬是唐千里的弟子。

現在，唐千里已經死了，他的弟子却

× × ×

「玉仔」當然就是濮陽玉。

他忽然不見了!

(二)

此時此地，可說是高手如雲，就算是一隻蚊子也不容易闖進來。

但濮陽玉却忽然不見了，就像是一個忽然在水面消失掉的泡沫。

濮陽勝急如熱鍋上的螞蟻。

若是在平時，他絕不會這樣緊張，就算「玉仔」三五天不回來，他也不會很担心。

因爲他認爲，自己的弟弟武功極高，又有誰能把他怎樣?

但現在的情況可不同。

濮陽玉殺了衞寶官，神血盟的人都在找他領功取賞，他忽然不見了，說不定就是給神血盟的高手抓了回去。

這可乖乖不得了。

濮陽勝東鑽西鑽，連茅坑都找了兩三次，還是找不見「玉仔」。

最後，他在一株已乾枯了的大樹上，發現了一個人。

一個活人。

× × ×

凡是還有氣息的，都是活人，這一點，絕無異議。

但這個活人，其實已最少「死了一大半」。

因爲他在流血。

流血並不是一件可怕的事。

但流血太多，而且受傷的地方又在要害，那就很可怕了。

濮陽勝大吃一驚，大叫道：「死未!死未!」

× × ×

這位總鏢頭他並不是在咒罵這人「死未?」

他叫「死未」，也不是因爲樹上的人就是死未道人，而是因爲死未道人距離他最近，大概只有五六丈左右。

死未道人聞言，立刻飛奔過來。

「甚麼事?」

「你瞧!」濮陽勝伸手向樹上一指：「死未?」

(三)

死未道人一看那人，不禁連臉都變白了。

「單眼婆!單眼婆!妳怎麼啦!」他身形一躍，從樹上把那人救了下來。

那赫然竟是「一目了然」胡小翠!

這時候，無情刀秦斬，辣手大俠鐵鳳師等人，也聞聲飛掠而來。

胡小翠已氣若游絲。

「是誰幹的?是誰幹的?」貴妃急忙扶着她，一面說一面封住了她幾個穴道，不讓她繼續大量流血。

胡小翠瞪着眼睛，叫道：「是……是司馬……司馬縱橫……」

「甚麼?」老賭精大喝一聲：「是獵刀小子司馬縱橫?」

胡小翠沒有回答。

她已嚥氣。

死未道人大怒：「爛賭老坑，你這麼大聲喝甚麼鳥?小翠已就去就去，你一喝，她豈不是要去早一點?」

「既然沒有見過他，又怎知道得這樣詳細?」

老賭精一呆。

過了半晌，他才說：「他是殺人兇手，而且殺的又是胡小翠，胡小翠是好人，殺好人的當然就是江湖敗類!」

秦斬冷冷道：「你說完了沒有?」

老賭精嘆了一口氣，終於說：「說完了。」

秦斬目光一轉，盯着鐵鳳師。

「鐵大俠，你是司馬縱橫的老朋友，這件事你怎樣看法?」

鐵鳳師道：「我沒有甚麼看法，因爲我根本就沒有看見甚麼。」

秦斬道：「你相信司馬縱橫會殺胡婆子嗎?」

鐵鳳師淡淡道：「江湖上的事，誰能知道得一清二楚?就算司馬縱橫眞的殺了胡婆子，也不是全然不可能的事。」

秦斬一怔：「你是好像一點也不偏帮司馬縱橫?」

鐵鳳師道：「是黑就是黑，是白就是白，我爲甚麼偏帮他?但有一點我是絕對相信的。」

秦斬道：「那是甚麼?」

鐵鳳師道：「就算司馬縱橫眞的殺了胡婆子，他都一定有極充份的理由，而絕不會是爲了個人的利益。」

老賭精忍不住又罵了起來：「說來說去，還是一丘之貉!」

秦斬喝道：「够了!你少開口!」

老賭精「哼」的一聲，又閉上了嘴。

死未道人嘆了口氣：「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唉……」

這個時候，濮陽勝又在到處找尋濮陽玉。

× × ×

足足找了半個時辰，濮陽玉還是踪跡杳然。

濮陽勝苦着臉，坐在路旁。

忽然間，他看見了一個杏袍人。

這杏袍人很年青，年青而英俊。

但濮陽勝的目光却落在這人腰間的佩刀上。

「獵刀?」他忽然失聲叫了起來。

鐵鳳師初逢神秘客

(一)

「獵刀?」

「是的。」

「你就是司馬縱橫?」

「是的。」

「你殺了胡小翠?」

「是的。」

「難道你除了說『是的』這兩個字，就不會說其他說話了?」

「不是。」

「你還有甚麼話要說?」

「我要帶你走。」

「我爲甚麼要走?」濮陽勝陡地站了起來，「我不走，在沒有找到玉仔之前，絕不走!」

司馬縱橫嘆了口氣：「你不會再找到他了。」

濮陽勝臉色大變：「你在說甚麼?是

不是你已殺了他？」

司馬縱橫搖搖頭：「我沒有殺他，也沒有人能殺得了他。」

濮陽勝一怔：「爲甚麼？」

司馬縱橫回答道：「因爲他的本領很大。」

「大到甚麼地步？」

「難以形容。」

「但你可知道，神血盟無數高手在追殺他？」

「知道，但他們都不配殺他。」

「連悲大師都不配？」

「悲大師也許是個很可怕的人，但跟令弟一比，就變得比螞蟻還小了。」

濮陽勝笑了，笑得很古怪。

「朋友，你要尋開心，也該去找那些開心的人。」

司馬縱橫淡淡道：「我知道你一定會不相信，但這是事實。」

濮陽勝忽然臉色一沉：「你說够了沒有？」

「够了，你現在馬上就要離開這裏，否則必死！」

「混——」

但他下面那一個字還沒有說出來，司馬縱橫已點了他身上五個穴道。

（二）

濮陽玉不見了。

濮陽勝也不見了。

在這個原本很太平的地方上，忽然留下了一大堆令人無法想像的啞謎。

是誰殺了胡小翠？目的是甚麼？

濮陽勝，濮陽玉神秘失踪，却又是何故？

神血盟既已派來了妖王，必有强援在後，他們又會怎樣對付七星幫？

× × ×

黎明。

一輛馬車輾過乾燥的黃沙，在鎮英鏢局大門外停了下來。

趕車的是個大塊頭，就算用「一座山」這種字眼來形容他，也絕不爲過。

馬車甫停下，大塊頭就從車子裏提起一個酒罈，用力向大門拋過去。

「波！」

一聲巨响，酒罈四分五裂。

酒很香。

酒香不嚇人，但這一下巨响却把鏢局裏的人嚇了一跳。

立刻就有七八個鏢師，趟子手衝了出來。

其中一個叫周冬勇的鏢師怒道：「是誰在發酒瘋？」

大塊頭冷冷一笑：「你是誰？」

「周鏢師！」

「叫你們的總鏢頭出來！」

「他不在！」

「他媽的，你騙誰？」大塊頭跳下馬車，眼若銅鈴：「還有濮陽玉，這小子躲在那裏？」

周冬勇臉色一變：「你太放肆了，報上名來，讓老子給你一個痛快！」

大塊頭冷冷道：「俺叫百里追！」

「百里追？」周冬勇哈哈一笑：「你就是號稱『閃電大盜』的百里追？」

「不錯！」

「看你這副身材，恐怕連走路都很困難，又怎會有一身高明輕功？」周冬勇大笑道：「要冒充，也該冒充別人，例如孫悟空的師弟豬八戒……」

那知他還沒有說完，百里追已在他眼前離奇地消失。

周冬勇一楞，正待叱叫，忽然臉上已火辣辣的吃了一記耳光。

這一記耳光，是從他右方摑過來的。

他向右望去，沒有人。

但忽然間，在他左方却有人冷笑。

那是大塊頭。

他的人已在周冬勇左方十五丈之外。

「還要不要再試一次？」大塊頭冷冷一笑。

周冬勇連人家怎樣出手都看不清楚，就已吃了大虧，這一驚着實是非同小可。

「你……你果然就是百里追！」

說到這裏，忽然覺得眼前一花，百里追又已站在他的背後。

「你別動，一動就得完蛋！」

周冬勇不敢動。

他只是聽見身後的人，一個一個的倒了下去。

百里追嘿嘿一笑：「這是鎖脈搜魂針，見血封喉，立死無救！」

周冬勇心中發毛。

他沒有看見百里追怎樣出手，只知道和他一起衝出來的人，現在都已倒下去。

「濮陽玉在那裏？」

「他……他昨天失踪了。」

「混帳！快叫他滾出來！」

周冬勇苦着臉：「他眞的失踪了……」

百里追冷冷一笑：「既然他已失踪，你這人留着也沒有甚麼用了！」

「不！別殺我！」周冬勇額上汗出如漿。

百里追沒有殺他。

因爲他的額上也忽然開始冒汗。

冷汗。

× × ×

百里追輕功極高，曾追殺江湖高手無數。

雖然他被稱爲閃電大盜，但實在不如被稱爲閃電殺手，才更恰當一些。

但這個曾經追殺無數江湖高手的閃電大盜，忽然發現自己的脖子上，居然給一柄劍輕輕的架着。

「你……你是誰？」百里追的聲音充滿恐懼。

周冬勇却以爲他在問自己，忙道：「周……周冬勇。」

「周鏢師，你走罷。」他却聽見了另一個人的聲音。

他一怔，小心翼翼的回頭。

百里追的臉色已變成死灰之色。

周冬勇總算鬆了一口氣，心中暗道：「原來是螳螂捕蟬，黃雀在後，好險！好險！」

他也不敢再多管閒事，匆匆遠去。

百里追抽了口冷氣，又道：「尊駕是那一位？」

「鐵鳳師。」

「辣手大俠鐵鳳師？」百里追的眼色又再一變。

背後那人，果然是鐵鳳師。

他淡淡一笑，道：「你若是要來追殺濮陽玉，未免是來得太晚了。」

突聽得車廂裏傳出了一個人沙啞的笑聲。

「殺濮陽玉也許是遲了，但殺你却是來得正合時宜。」

「車中何人？」鐵鳳師沉聲喝道。

「出家人。」

「悲大師？」

「正是老衲！」

車廂的木門輕輕被推開，伸出了一隻手。

手剛伸出，已有十二道烏光同時暴射出去。

百里追怒呼！

「你……你竟殺我？」他又驚又怒，身上最少已中了七八支毒鏢。

鐵鳳師却已縱身飛上屋簷上。

「好身手！」車中人冷冷一笑。

百里追已倒下。

車廂門忽又關上。

鐵鳳師冷冷道：「這位朋友，何不現身相見？」

車中人淡淡道：「既已知老衲是悲大師，又何必多此一舉？」

鐵鳳師瞳孔收縮：「尊駕絕不會是悲大師。」

車中人道：「何以見得？」

鐵鳳師道：「悲大師絕不會有這麼結實的手，他已是個老邁之人！」

車中人哈哈一笑。

「好眼光！」

鐵鳳師冷冷說道：「你眞的不走出車外？」

「我若踏足車外，就要殺人。」

鐵鳳師冷冷道：「我就在這裏，何不殺了我？」

車中人道：「殺你不難，但現在還不是時候。」

鐵鳳師道：「何時才是時候？」

車中人道：「待秦斬等人全部伏誅後，你就是最後一個！」

鐵鳳師冷笑道：「但你現在却已損折了百里追，不嫌幹了一票賠本買賣嗎？」

車中人嘿嘿一笑。

「他連你這一劍都沒察覺出來，死不足惜，省得以後丟人現眼。」

鐵鳳師道：「你眞的不肯出來？」

車中人道：「你若心急了，不妨殺進來。」

鐵鳳師冷冷道：「你以爲我沒這份胆量？」

車中人道：「我知道你的胆子很大，但也同樣知道，你絕不會貿然送死。」

鐵鳳師道：「但你錯了，我現在馬上就來送死，你不必手下留情……」

說到最後兩個字，他已從屋簷上斜斜飛射過來。

人未到，劍鋒已挾着銳利無匹的氣勢，直襲馬車。

× × ×

鳳凰七十二劍，是武林中極負盛名的劍法。

但這時候，鐵鳳師只使出其中一劍。

這一劍，也是七十二劍中最絕的一招——無實不落！

「拆」一聲，車門已被衝開。

「蓬」！

鐵鳳師人劍合一，劍從東至，繼從西方射出。

劍已穿過車廂。

人也穿過車廂。

車廂已被撞得幾乎變成兩截！

臉紅心黑臉黑好心腸

（一）

人與劍，俱已衝過車廂。

劍鋒上有血，但很快又已消失。

這本就是殺人不見血的劍。

人呢？

人也有血，血自鐵鳳師左方胸膛上流出。

他居然還嘴角含笑。

「難得！」

「的確難得，」在已被撞得不成車形的車廂裏，那人輕嘆了口氣，「你果然是個難得的對手！」

鐵鳳師吸了口氣。

「你傷得怎樣？」

「不深，也不算淺。」車中人道：「你又如何？」

鐵鳳師沒有回答。

他已倒了下去。

在此同時，一大羣人衝了過來。

「鐵大俠，」一人大叫道：「你怎麼了？」

這人很胖，正是歐陽闊。

除了已死的胡小翠外，七星幫的人全來了。

還有舒鐵戈和舒美盈兩兄妹。

× × ×

他們原本都在距離鎮英鏢局不遠外的一家客棧住店，但對這裏發生的事，却全然不知道。

直到鎮英鏢局的趙子手氣急敗壞趕到客棧報訊，他們才知道發生了事。

歐陽闊雖然肥胖，但却是一人當先，最先趕到。

車廂裏忽然射出一條影子。

黑影。

這人全身黑衣，臉上也裹着一塊黑頭巾。

黑影暴射，射向北方。

歐陽闊大喝：「停下來！」

蒙面人沒有停下，走勢更急。

歐陽闊摺扇一揚，八支鋼針倏地飛射出去。

但蒙面人已遠去。

八針只是射在一道石牆上。

× × ×

看見鐵鳳師倒下，舒美盈差點沒哭了出來。

「鐵大哥，鐵大哥！」她呼喊着，用力地搖着他。

鐵鳳師沒有反應。

舒美盈眞的哭了起來：「你不能死！你不能死！」

舒鐵戈嘆了口氣道：「妳爲何總是喜歡這樣說話？昨天我沒有死，今天鐵鳳師又怎會拋掉我們？」

舒美盈怒道：「你少廢話好不好？」

「他說的不是廢話。」鐵鳳師忽然開口了，他笑着說：「我看見你們都已來了，所以就躺下去休息休息。」

「但你受了傷！」舒美盈又驚又喜，但還是很心疼。

鐵鳳師雙眉一軒：「也不知道是他的劍不準，還是我閃得快，這一劍最少還差一寸，才刺中我的心臟……」

他還是說得很輕鬆。

可是，他的傷勢其實眞的不輕，說到這裏，嗆咳幾下，眞的昏倒過去。

「妹子，讓我來。」貴妃蔡紅袖神情肅穆，「他流血不少，再流下去，可不是開玩笑的事。」

舒美盈忙閃身讓開。

就在這時候，又有一輛馬車急駛了過來。

（二）

這輛馬車不算華麗，但却很寬敞，行走時也四平八穩。

趕車的是兩個大漢。

這兩個大漢一個紅臉，一個黑臉。

紅臉大嘆哈哈一笑：「俺早就說過，今天不會下雨，果然，果然！」

黑臉大漢「呸」地一聲道：「誰說沒下雨，俺現在滿頭大汗，不就是汗如雨下嗎？」

紅臉大漢道：「汗就是汗，雨是從天上掉下來的，臭汗又怎能跟雨相比？而且，你是因爲喝酒太多才冒汗，是酒汗，不是水汗，跟雨水更加無法相提並論。」

黑臉大漢道：「你錯了，俺說的不是水汗，也不是酒汗，而是成吉斯汗！」

紅臉大漢冷冷一笑：「師弟，俺要勸你一句，勤力練武功，少聽那說書先生胡說八道，否則總有一天師父會拍扁你的腦袋！」

黑臉大漢「嗐嗐」一笑：「說到練功，俺幾時比你輸慳？」

紅臉大漢怒道：「是不是想打架？」

黑臉大漢一拍大腿：「打就打，怕你的就是撒尿貓，放屁狗！」

驀地，車廂裏傳出了一個人銀鈴般的笑聲：「兩位師兄，是不是眞的想打架？倘若是眞的，那麼我先叫醒師父，也好讓他老人家看看你們的武功，究竟練到了怎樣的高明的地步。」

兩個大漢同時臉色大變。

紅臉大漢說：「師妹饒命，千萬別叫醒師父，他老人家很疲倦，就讓他好好休息休息！」

「對！」黑臉大漢接道：「咱們剛才只是說說笑，不是眞的要打架，到底咱們是自己人，甚麼事都好商量！」

「那樣最好，」那銀鈴般的聲音說：「是不是已快到鎭英鏢局了？」

「快到啦！」黑臉大漢說：「前面好像就是了。」

紅臉大漢道：「有一羣人，好像在看耍猴子戲。」

黑臉大漢道：「俺却看不見猴子，猴子在那裏？」

× × ×

馬車停下。

黑臉大漢首先下車。

「讓開！讓開！別阻俺找人！」

一個穿金鞋的老叫化站在他面前，瞪着眼說：「你找誰？」

黑臉大漢道：「大力神……神……好像是大力神鵬，濮陽勝！」

老叫化搖搖頭。

「你找不着他啦！」

「爲甚麼？」

「他已神秘失踪。」

黑臉大漢手一指：「你是甚麼人？」

老化叫道：「金脚帶。」

黑臉大漢掄起拳頭：「你再亂指一通，俺就把你……」

他還沒有說完，拳頭已給一隻很細小的手扭曲。

黑臉大漢疼的殺豬般大叫。

「師妹饒命！師妹……」

突聽紅臉大漢在那邊「啊呀」的一聲，也大叫了起來：「鐵大俠，你怎麼死在這裏？」

他這麼一叫，黑臉大漢的師妹立時臉如土色，急掠上前。

舒美盈攔着她，喝道：「妳到底是甚麼人？」

「妹子，別阻攔她，」蔡紅袖却說：「她是雲雙雙。」

（三）

雲雙雙來了。

那兩個大漢，自然正是焦四四和高六六。

「鐵大哥他怎樣了？」雲雙雙吃了一驚。

蔡紅袖說道：「他中了一劍，傷得不輕。」

「師父！」雲雙雙急叫了起來。

一個白髮老者已大步而來，正是九玄洞洞主怪刀神翁郝世傑。

他上前檢視鐵鳳師的傷勢。

過了好一會，他才說：「好險，這一劍若再偏差一寸，他就死定了。」

雲雙雙忙道：「現在呢？」

郝世傑道：「不碍事，尤其是老夫在此，閻王也拿不掉他的性命走！」

雲雙雙這才鬆了口氣。

黑臉的是高六六，紅臉的是焦四四。

焦四四大不耐煩：「拉拉扯扯，成何體統？也不怕別人看見笑話。」

高六六「呸」一聲：「俺要挖開你的心肝，看看它是不是比俺的臉更黑！」

說着，眞的拔出了刀。

焦四四怒喝道：「你又發了甚麼神經病？」

高六六說道：「你爲甚麼說鐵大俠死了？」

焦四四道：「剛才他那副樣子，不折不扣就是個死人！」

「你才是個死人！」高六六瞪着眼睛道：「難怪有人說，臉紅心黑，臉黑心腸好！」

焦四四一怔：「這種話誰說的？」

高六六道：「說書先生！」

焦四四怒道：「俺若見到那厮，就一拳把他的牙齒全都打掉了下來！」

高六六怪叫一聲：「你這人果然惡毒，說書先生已只剩下三隻牙齒，你還要趕盡殺絕？」

焦四四道：「他剩下來的又不是象牙，打掉也不必心疼！」

高六六道：「誰說不是象牙？他叫黃老象，長的正是象牙。」

「荒謬，象牙只有兩隻，怎會弄出三隻來？」

「此乃異象。」

「異象？甚麼異象？這是誰說的？」

「諸葛亮。」

「諸葛亮？」焦四四道：「是不是手裏總是搖着一把羽扇的諸葛亮？」

「對了，就像剛才那個胖先生。」高六六說到這裏，東張西望。

他是歐陽闊。

但歐陽闊却不見了。

× × ×

焦四四和高六六從吵架變成找人。

「諸葛亮！諸葛亮！你在哪裏？」高六六大叫。

焦四四眉頭一皺：「諸葛亮雖然喜歡搖扇，但搖扇的人未必就是諸葛亮！」

高六六冷笑道：「眞人不露相，說不定他就是孔明的化身！」

「孔明？誰是孔明？」

「孔明就是諸葛亮！」

「你又來騙俺了，孔明分明是孔子的兄弟，又怎會變成諸葛亮？」

「你懂個屁！孔子的兄弟是孟子，他是聖人，孟子是賢人，兩兄弟加起來就是聖賢之人，他們的老子是老子，老子的老子也叫老子，而子之于歸，就是說孔子，孟子和老子都一起回來了的意思！」高六六口沫橫飛把自己所知的全都搬了出來。

會殺人的金元寶

（一）

橫樑並不怎樣寬闊。

但歐陽闊却四平八穩地，被人放在這屋子的橫樑上。

他已完全沒有氣息。

老賭精把他放回在地上。

他咽喉受到了襲擊，血仍然很緩慢地在沁出來。

秦斬臉上神色深沉，沒有說話。

這一次，老賭精沒有哭，只是長長的嘆了口氣。

「歐陽闊，從此之後，世間上又少了一個像你這樣闊氣的人啦！」

死未道人臉色鐵青，道：「剛才他還在外面生龍活虎的，一陣子擾攘，他不見了，等到再見的時候，却是以後都不必再見，如此這般，死未！死未！」

蔡紅袖道：「這是誰幹的？」

老賭精道：「老夫看過傷口，他是給一把快刀襲擊的。」

蔡紅袖道：「這兇手是誰？」

老賭精咬了咬牙：「這還用問嗎？」

蔡紅袖道：「你是說司馬縱橫？」

老賭精道：「不是他還有誰！他殺了胡小翠，再殺歐陽胖子，下一個說不定就是輪到妳！」

「你們在說甚麼？」雲雙雙突然在人叢中站了出來。

老賭精突然冷笑道：「妳是司馬縱橫的老婆，這件事恐怕妳也脫不了關係！」

雲雙雙臉色一變：「你說話最好清楚一點！」

老賭精磨拳擦掌，正要說話，秦斬已叱道：「住口，在沒有眞憑實據之前，你最好別胡亂說話！」

死未道人嘆了口氣：「七星帮少了兩星，變成五星，再少下去，恐怕……咳咳……死未？」

金脚帶皺了皺眉，道：「你別長他人志氣，滅自己威風好不好？」

蔡紅袖嘆道：「現在最可怕的問題是：我們連眞正的敵人是誰，他們在哪裏都不知道。」

老賭精本已不說話，這時候忍不住又道：「咱們的敵人，就是司馬縱橫！」

蔡紅袖冷冷一笑：「司馬縱橫是個怎樣的人，你很清楚嗎？」

老賭精道：「就算老夫不清不楚，但胡小翠臨死之前的說話，却是再清楚也沒有！」

雲雙雙仍然是一頭霧水。

她剛到此地，根本就不知道這裏曾經發生了甚麼事情。

蔡紅袖把她拉到一旁，把胡小翠被殺的事，約略說了一遍。

雲雙雙吸了口氣，道：「無論怎樣，我相信自己的丈夫，絕不會做傷天害理、殘殺忠良俠義之輩的事。」

蔡紅袖已聽出了她絃外之音。

「妳認爲即使胡小翠是死在司馬縱橫之手，他也必定有很充份的理由。」

「這一點，我是可以絕對肯定的。」

「但這理由是甚麼？」

雲雙雙搖搖頭：「我現在不知道。」

蔡紅袖嘆了口氣：「想不到神血盟的人還沒有大舉出動，我們這裏就已亂成一團，再弄下去，眞不知還會演變成怎樣的局面。」

雲雙雙道：「你們逗留在這裏爲的是甚麼？」

蔡紅袖緩緩道：「爲了一柄鐵劍。」

「鐵劍？」

「不錯，那是唐千里的鐵劍。」

（二）

歐陽闊已入土爲安。

他甚至比胡小翠更還死得不明不白。

胡小翠臨死前，最少還說出了司馬縱橫這個人的名字。

但歐陽闊却連一個字也沒有說出來，就已嚥氣。

老賭精爲了這兩個人的死亡，對雲雙雙存有極濃厚的敵意。

經過這麼一鬧，鎭英鏢局幾乎立刻變成一片死域。

很多鏢師、趟子手，紛紛離去。

連總鏢頭都神秘失踪了，而這裏又接二連三發生神秘兇殺案，他們不走更待何時？

官府方面，派出了幾個捕快，東查西

查，但却甚麼也查不出來。

老實說，這幾個捕快簡直就是飯桶。

縣官大人呢？

他不是飯桶，而是連飯桶都不如的垃圾桶。

除了徵歌逐色之外，眞正要辦事，免問了。

他還能保持一刻間的清醒，派出幾個捕快去查案，這已經是很不錯的了。

江湖人，江湖事，到底還是要由江湖兒女去解決！

（三）

翌日正午，客棧門外來了一輛騾車。

趕車的是個禿頂老人，他穿着一襲破棉襖，蹣跚地走了進來。

小二阿仁，他沒改錯了名字，心腸當眞仁慈得很。

他怕這老人冷壞了，忙說：「要不要吃點暖身妙品？」

禿頂老人搖搖頭：「我不吃狗肉。」

小二阿仁一怔，繼而笑道：「羊肉如何？」

禿頂老人道：「羊肉也不好。」

阿仁道：「老丈喜歡吃甚麼，儘管囑咐下來，小的一定照辦！」

禿頂老人沉吟了一會，忽然說：「我想吃三絲燉官燕，蜜汁野鴨、椒鹽蹄膀、還要烤一盤小牛腰肉。」

阿仁聽得呆住了。

禿頂老人又說：「給我温一壺蓮花香，一碟合桃，那也差不多了。」

阿仁抽了口凉氣，半晌才說：「除了合桃之外，小號樣樣欠奉！」

禿頂老人皺了皺眉：「你不是說一定可以照辦嗎？」

阿仁忙自摑嘴巴：「是小的在胡說，該打！該打！」

禿頂老人冷冷一笑：「自己打自己可不有趣，既然事事欠奉，那麼給我一壺白乾，一碗陽春湯麵也就算了。」

「是的！是的！」阿仁哈腰鞠躬，退下。

這客棧的老闆却已瞧的無名火起三千丈，氣沖沖的走了過來。

× × ×

這位老闆，人人都叫他錢守財。

他不錯姓錢，但却不叫守財，而是錢大方。

可是，他這個名字就眞的是改錯了。

他一點也不大方。

他只像個守財奴。

既尖酸刻薄，又吝嗇成性的守財奴。

「你剛才想吃甚麼？我聽不清楚。」

錢守財走到禿頂老人的面前，臉上的表情就像個正在審犯的縣官。

禿頂老人乾咳一聲：「是一壺白乾，一碗陽春湯麵。」

「不是這個！」

「不是這個是甚麼？」

「我聽見你說想吃甚麼三絲燉官燕，蜜汁野鴨、椒鹽蹄膀、還要一盤小牛腰肉，對不？」

禿頂老人淡淡道：「小二說樣樣欠奉，所以我只要白乾和陽春湯麵就算了！」

「呸！你根本就在放屁！」

「放屁？我放甚麼屁？」

老人淡淡的說。

他忽然右手一揚，一錠金元寶刹那間已嵌在錢守財的額頭上。

金光四射。

血光也四射。

錢守財驚呼：「你……你竟用金子來殺人……」

禿頂老人冷笑：「早就說過，一錠不够！」

又是一錠金元寶射向錢守財的面龐。

但錢守財還沒有再吃這一錠金元寶，人已倒了下去。

金元寶去勢依然，刹那間已來到了一個人的眼前。

阿仁立刻閉上眼睛不忍再看。

但這人却連眼睛也沒有眨動一下，只是做了一個很簡單，但却極快的動作。

他拔刀。

刀光一閃！

金元寶立刻被削開，由一錠變爲八小塊！

好快的刀！

無情刀秦斬！

悲大師殺人滅口

（一）

禿頂老人笑了，他笑得很愉快，就像個在賭桌上大殺三方的大贏家。

秦斬沒有笑。

剛才他的刀法若稍慢，他就會變成第二個錢守財。

就在這時候，蔡紅袖也出現了。

「你是看準了這裏規模不大，絕不會有這些名貴的菜餚供應，所以你就亂扯一頓！」

禿頂老人一怔。

「這樣對我有甚麼好處？」

錢守財冷冷一笑：「你本來就只是想要一壺白乾，一碗湯麵，但却怕說出來太寒酸，所以就用這種法子來擺闊氣，認在行！」

禿頂老人道：「老闆，你這豈不是門縫裏瞧扁人嗎？」

錢守財嘿嘿一笑：「我就是瞧扁你，你身上有錢也就不會窮酸得這麼厲害！」

禿頂老人嘆了口氣：「我身上的確沒有很多錢，就只有這麼一點點……」

說着，他伸手從破棉襖裏掏出一錠金元寶。

錢守財一呆。

但接着還有令他更吃驚的。

這老人不是掏出一錠金元寶，而是一錠又一錠，好像在破棉襖裏有數之不盡的黃金似的。

不消片刻，桌子上已有十幾錠黃澄澄的金元寶。

錢守財長長的吸了口氣：「老爺子，這……這……」

禿頂老人道：「這還够不够付帳？」

「太多了，太多了！」錢守財喉嚨乾澀，好像已連話都講不出來。

禿頂老人拿起其中一錠金元寶，道：「一錠恐怕不够罷？」

錢守財道：「還是太多了，這……」

「這個全都給你，不必客氣。」禿頂老人淡淡的說。

他忽然右手一揚，一錠金元寶刹那間已嵌在錢守財的額頭上。

金光四射。

血光也四射。

錢守財驚呼：「你……你竟用金子來殺人……」

禿頂老人冷笑：「早就說過，一錠不够！」

又是一錠金元寶射向錢守財的面龐。

但錢守財還沒有再吃這一錠金元寶，人已倒了下去。

金元寶去勢依然，刹那間已來到了一個人的眼前。

阿仁立刻閉上眼睛不忍再看。

但這人却連眼睛也沒有眨動一下，只是做了一個很簡單，但却極快的動作。

他拔刀。

刀光一閃！

金元寶立刻被削開，由一錠變爲八小塊！

好快的刀！

無情刀秦斬！

悲大師殺人滅口

（一）

禿頂老人笑了，他笑得很愉快，就像個在賭桌上大殺三方的大贏家。

秦斬沒有笑。

剛才他的刀法若稍慢，他就會變成第二個錢守財。

就在這時候，蔡紅袖也出現了。

她嘆了口氣，道：「怎麼又死了一個人？這幾天，人命眞的是太不值錢了。」

禿頂老人搖搖頭。

「貴妃，妳說錯了。」

「你知道我叫貴妃？」蔡紅袖嫣然一笑，「可是我却不知這位老爺子是誰？」

秦斬道：「他就是我們要找的人。」

蔡紅袖「噢」一聲：「原來是金魔口金老爺子，難怪一出手就是金元寶！」

禿頂老人道：「所以，剛才倒下去的老闆，他的性命已不能說不值錢。」

這老人原來叫金魔口，是個心狠手辣，性情古怪的老魔頭。

秦斬說道：「我要知道的地方，在哪裏？」

金魔口道：「銀子呢？」

秦斬道：「多少？」

金魔口目光一寒：「小癩子譚三沒有說清楚嗎？」

秦斬道：「他說多少都沒用，最重要的是金老爺子的胃口如何。」

「說得好！」金魔口哈哈一笑：「果然不愧是名俠門下，爽快！爽快！」

蔡紅袖皺起了眉，道：「咱們是够爽快了，倒不知道金老爺子又怎樣？」

金魔口桀桀一笑：「這個妳放心好了，金某人這副招牌，响噹噹，絕不會獅子開大口。」

秦斬冷冷道：「但你說來說去，還是沒有把價錢開出來。」

金魔口沉吟了好一會，才伸出了一根手指。

秦斬道：「這是甚麼數目？」

「一百萬兩。」

「甚麼？一百萬？」

「貨眞價實，童叟無欺！」

「這太過份了！」秦斬瞳孔收縮，冷冷道：「譚三說：你只要十萬！」

蔡紅袖道：「而且只是說出一個地方，就可以賺到十萬兩，這已是世間上最容易賺錢的事。」

金魔口說道：「只可惜這種機會不常有。」

蔡紅袖道：「既知機會難逢，金老爺子就該好好的把握，倘若錯過了，那可終身遺憾。」

「妳說的一些也不錯，」金魔口淡淡一笑，「但既然有機會賺一百萬，而却只去賺十萬兩，這更是對不起列祖列宗的蠢事。」

秦斬冷冷一笑。

「你一定是弄錯了。」

「我弄錯了甚麼？」

「我從來都沒說過要付出一百萬。」

「我知道你沒有說過，」金魔口悠然一笑：「但却有人願出五十萬，想知道那個地方在哪裏，所以，你若不給我一百萬，那麼我就只好少賺一些，收他五十萬兩就算！」

「他？他是誰？」秦斬臉色一寒，目中已露出了一絲殺機。

金魔口默然。却有一個人高喧佛號，在門外倏地出現。

「阿彌陀佛，天下人皆處於水深火熱中，生何歡喜？死又何悲，又有何悲？」

一個白袈裟老和尚，就像是幽魂般出現在秦斬和蔡紅袖的眼前。

他臉上無笑容，也無表情，似是世間上已沒有任何人，任何事值得他一屑。

「悲大師？」秦斬目光已經收縮成一綫。

「悲哉！悲哉！」老和尚緩緩道：「老衲法號悲天，也就是中原朋友說的悲大師。」

× × ×

悲大師終於來了。

他看來並不凶殘。

他看來很仁慈，一點也不像個殺人如麻的人。

但他的確是悲大師，的確是個視人命如草芥，曾經在一夜之內狂殺百餘人的殺人狂魔。

秦斬目光如刀。

「是大師願付金老爺子五十萬兩？」

悲大師搖搖頭：「不是老衲，老衲還沒有這等財力，而且對碧水閣這個地方也沒有半點興趣。」

「是衞天禪的主意？」

「衞盟主念妻情切，願付出五十萬兩找尋衞夫人，那是毫不爲奇之事。」

「念妻情切？」秦斬冷冷一笑：「大師說得倒是蠻好聽的。」

悲大師嘆了口氣：「這本來就是衞盟主的家事，你還是少管閒事罷。」

秦斬冷然道：「悲大師，你想混水摸魚，只怕不如想像中容易。」

悲大師道：「天下間又有何事容易？又有何事艱難？」

秦斬道：「大師此番恐怕是來時容易，欲走艱難！」

他說到最後四個字，字字斬釘截鐵，目中殺機也已畢露無遺。

悲大師嘆息一聲，突然身子有如箭一般標了出去！

（二）

他一出手，就是大悲絕魂爪。

爪一出擊，秦斬的兩柄刀已在飛舞。

雙刀飛舞時，只見刀光不見悲大師。

等到悲大師再出現在刀光外的時候，秦斬已身子搖搖欲墜。

他右肩下中了一爪，傷勢不輕，深可見骨。

血狂湧。

蔡紅袖吃了一驚，子母連環扣已制在手中。

她這套子母連環扣看似平平無奇，但却可以在瞬息之間，射出數十枚「子環」，既可點穴，也可用作殺人、傷敵。

秦斬吸了口氣。

「貴妃，妳別動！」

他已說得很明白。

——妳不是他的對手，所以別動！

但蔡紅袖却沒聽他的說話。

颯！颯！颯！颯！

一陣急勁的破空聲响，蔡紅袖連環射了十二枚連環扣！

悲大師木無表情，只是輕輕揮動僧袍大袖。

連環扣頓然有如泥牛入海，消失得無影無踪。

蔡紅袖還是不服氣。

她右手食指一伸，使出了苦練已二十

年的貴妃指。

別看輕這麼一指。

蔡紅袖在江湖上十餘年，憑着這十八式貴妃指，已不知擊敗了多少成名高手，武林英雄。

可是，她這一指剛指出去，悲大師已一掌向她的小腹蠡了過來。

指快！

拳更快！

貴妃指還未發揮它的威力，悲大師這一掌已把她震上半空！

這一掌的力道，你說有多大？

（三）

這一掌的力道眞大。

她摔下來的時候，彷彿連地台都在震動。

這時候，死末道人，金脚帶和老賭精回來了。

他們是去了吊祭胡小翠和歐陽闊。

而郝世傑，雲雙雙等人，則在上午時分，帶着鐵鳳師回到九玄洞，讓他好好休息，等待傷勢復原！

還有舒氏兄妹，他們嫌這客棧的飯菜不好，到另外一間小酒家裏用飯。

却沒料到，客棧中已經掀起了軒然巨波！

× × ×

死末道人來得最快。

當蔡紅袖從半空摔下來的時候，他想衝上去把她接住。

他却遲了一點點。

他忙扶起了蔡紅袖，一開口又是那一句：「死未？」

蔡紅袖苦笑着，居然又瞟了他一眼：

「牛鼻子，你等待這個機會多久了？」

死末道人一呆。

「甚麼機會？」

「當然是一親芳澤的機會！」

死末道人的臉居然一紅。

但他還是沒有放開貴妃。

他只是嘆了口氣：「貧道是出家人，又怎會對妳有甚麼非非之想？只是……」

「只是甚麼？」

「只是妳若肯嫁貧道，那麼貧道立刻就不做道士了。」死末道人的語氣居然很認眞。

蔡紅袖却黯然嘆道：「只可惜我也許快要死了。」

「胡說，貧道不讓妳死！」

老賭精忍不住跳了起來：「你們少賣風騷好不好？」

金脚帶白眼一翻：「賭鬼，你莫不是在吃醋？」

「吃醋？吃甚麼醋？」老賭精氣得直跳脚，但他人極矮，跳來跳去，還是高不過金脚帶。

當然，他若是施展起輕功，就算從金脚帶的頭頂上跳過去也絕不是甚麼難事！

悲大師忽然冷冷一笑，道：「看見你們這羣人，眞是可悲復可笑！」

老賭精怒道：「臭和尚，你在放甚麼屁？」

悲大師冷冷道：「爾等妄想抗拒本盟，那是自尋死路。」

老賭精雙眉一揚：「別人怕神血盟，老夫只當它是一隻霉蛋！」

悲大師說道：「可要小心莫被霉蛋噎死了。」

老賭精陡地發出一聲大叫，從腰間抖出一把軟劍。

悲大師神色陰冷，但却只是站立着，全身紋風不動。

金脚帶冷冷一笑：「跟這種臭和尚打架，不必講甚麼規矩，咱們一起上！」

悲大師冷笑：「就算你們全部一起上，老衲又豈會在乎？」

金魔口哈哈一笑：「悲大師果然是佛門奇人，你們是自尋死路了！」

但他的話剛說完，一隻手掌已忽然悄悄插入他的胸膛。

× × ×

這是極殘酷的一掌。

其實，這不算是掌法，而是爪法。

這一掌赫然竟是悲大師發出的大悲絕魂爪！

這都是碧水閣中人

（一）

金魔口渾身顫動，口吐鮮血。

他做夢也想不到，悲大師會在這時候，向自己遽施毒手。

「你……你好毒辣……你不守信義……你一定不得……不得好死……」

悲大師已把染滿鮮血的手收回。

他嘆了口氣：「那五十萬兩，就算是老衲欠你好了。」

金魔口倒下，雙目瞪得很大。

他是死不瞑目。

秦斬却不由爲之臉色大變。

他盯着悲大師：「你……你早已知道碧水閣在哪裏？」

悲大師淡淡道：「飛鳥盡，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這本來就是江湖人的不二法門。」

「你錯了，並不是每個江湖人都像你這樣無恥的！」蔡紅袖雖然已受傷不輕，但還是忍不住破口大罵。

悲大師悠然道：「貴妃，老衲已對妳掌下留情，再不識相，老衲可連妳也不會放過。」

秦斬道：「悲大師，秦某自甘認輸，咱們青山綠水，後會有期！」

悲大師陡地大笑。

「你想走？恐怕是太遲了！」

秦斬忽然眼色一變。

因爲他忽然看見，這客棧已被一羣白衣和尚重重包圍！

「這都是你門下的弟子？」

「不錯，他們雖然沒有怎麼高明的本領，但暗器功夫却還相當不錯，尤其是對於施放七星毒弩，更是別有一套。」

秦斬冷笑：「用七星毒弩手對付七星幇，這主意倒眞不錯。」

却聽一人突然說：「這主意錯了！」

死末道人還沒有看見這人是誰，就已立刻大聲道：「錯在哪裏？」

這人笑了笑，道：「因爲這些和尚若敢施放毒弩，他們馬上就要統統變成死和尚。」

（二）

悲大師的臉上已沒有笑意。

因爲他已看見，每個和尚的脖子上，都已給一把利劍指嚇着。

任何一個和尚若稍有異動，他的咽喉立刻就會多了一個絕對足以致命的血洞！

悲大師一直都以爲自己已控制一切。

到了這一刻，他才發覺天下間最可笑，也最可悲的人就是自己！

× × ×

以暴易暴，以殺止殺！

悲大師現在已深深體會到這是怎麼一回事。

他訓練出來的弟子，每一個都有極高的警覺性。

就算是一隻輕盈的小貓，也絕不容易接近他們任何一人。

但現在，他們却竟然全部受制於人。

這一羣又是甚麼人？

他們的武功，又該到了何等驚人的地步？

悲大師簡直連想都不敢想下去，只知道手心已沁出了冷汗。

「悲大師，你這一次南下中原，這決定恐怕是錯了。」一個杏袍人，忽然靜悄悄地出現在他的眼前。

「是司馬縱橫？」悲大師陡地目光大亮。

杏袍人點點頭，道：「不錯，在下就是司馬縱橫。」

（三）

一聽見「司馬縱橫」這四個字，老賭精又跳了起來。

「小子，是你殺了胡小翠？」他咆哮着說。

司馬縱橫看了他一眼，沒有否認。

這種事，沒有否認就是等於承認。

老賭精已衝了出去，却給秦斬喝住。

「無論甚麼事情，都等待對付了悲大師再說！」

悲大師忽然厲聲喝道：「司馬縱橫，拔刀！」

司馬縱橫道：「我爲甚麼要拔刀？」

悲大師道：「拔刀殺了老衲！」

司馬縱橫道：「我爲甚麼要殺你？」

悲大師怒吼起來，道：「你少裝模作樣！」

司馬縱橫忽然長長的嘆了口氣，道：「大師，你實在是太不瞭解衞天禪這個人了。」

悲大師瞳孔暴縮：「老衲不懂你在說些甚麼！」

司馬縱橫緩緩道：「在下是在說大師剛才講過的說話。」

「甚麼說話？」

「飛鳥盡，良弓藏！」

「老衲不是甚麼良弓！」

老賭精大聲道：「你當然不是良弓，你只是一條禿頭走狗！」

悲大師臉色一變。

司馬縱橫嘆了口氣，緩緩道：「他這句說話，雖然難聽一點，但却倒是一針見血。」

悲大師臉如紙白。

司馬縱橫接道：「衞天禪是在利用大師，難道大師眞的沒察覺出來？」

秦斬冷冷一笑：「他若相信衞天禪，就等於飛蛾撲火，自取滅亡。」

司馬縱橫盯着悲大師：「大師已從金魔口口中，知道了碧水閣所在？」

悲大師吸口氣，道：「是又如何？」

司馬縱橫說道：「想不到金魔口爲了要加入神血盟，竟然會愚昧到相信你的說話。」

悲大師冷冷道：「你不殺老衲，就是想從老衲口中，探知碧水閣在何處？」

司馬縱橫道：「倘眞如此，大師可否奉告？」

悲大師冷冷一笑。

「你是在做夢？」

司馬縱橫淡然道：「那也沒有甚麼關係，反正碧水閣又不是個大寶藏，而且在下也早已知道它在甚麼地方。」

悲大師先是一怔，繼而冷笑道：「你以爲老衲會相信你這種無稽之談？」

司馬縱橫道：「大師，你錯了，你可知道，眼下制服大師弟子的是甚麼人？」

悲大師一怔，忍不住問道：「他們是誰？」

司馬縱橫四下看了一眼，緩緩道：「他們都是衞夫人一手訓練出來的高手，也就是碧水閣中人！」

悲大師的心沉了下去。

因爲他知道，司馬縱橫並不是在胡說八道。

只聽得司馬縱橫又在說：「這一戰，你們已經敗了，在神血盟，失敗就等於死亡！」

悲大師怒道：「老衲還沒有敗！」

司馬縱橫說道：「但是大師已輸了形勢。」

秦斬突然開口，道：「悲大師，你現在是大勢已去！」

悲大師冷冷一笑：「老衲還沒有死，誰敢說咱們完全敗了？」

司馬縱橫目光一落，盯在他的腰間。

他腰間也有刀。

戒刀。

「歐陽闊是你所殺？」

「不錯，是老衲幹的，那又如何？」

悲大師陡地獰笑起來，狀若瘋狂。

老賭精一怔。

因爲一直以來，他都一口咬定，歐陽闊也是司馬縱橫所殺的。

但這時候，悲大師却承認了自己就是殺歐陽闊的兇手。

這不禁令老賭精爲之一陣錯愕。

但他並未因此而原諒了司馬縱橫。

因爲胡小翠畢竟還是死在獵刀之下！

× × ×

天下間最鋒利的戒刀，也許就是悲大師的戒刀。

刀鋒映目生寒，每個人都似已被這柄戒刀的刀氣所懾住。

「司馬縱橫，老衲早就想看看游老刀匠的獵刀，把它亮出來罷！」悲大師冷冷的說。

司馬縱橫沒有亮刀。

「大師要看刀並不難，殺了在下便可以看個够！」

他這句說話，簡直比一刀刺在悲大師臉上還銳利。

悲大師突然厲吼：「奸小子，老衲現在就殺了你！」

這老和尚幾乎被司馬縱橫氣炸了！

× × ×

一股濃重的殺氣，籠罩着每一個人，甚至每一寸空氣。

悲大師一刀揮出。

他的脚步移動的不快，但刀勢的變化却是有如雷電驟至，既急且兇。

森冷的刀氣已襲上司馬縱橫胸膛。

颯！颯！颯！

悲大師連進三步，連攻三刀。

這三步絕不尋常，在刀勢的配合下，可說已將司馬縱橫的退路全部封死。

好厲害的刀法！

難怪歐陽闊只是在片刻之間，就已死在這老和尚的刀下。

只聽得「噹」的一聲，司馬縱橫的胸前已衣帛盡裂。

但也在這剎那間，獵刀終於出鞘！

× × ×

悲大師沒有看見獵刀。

他只是看見一道刺目的光芒，突然從半空向自己飛了過來。

那雖然就是獵刀，但悲大師所看見的，却只不過是一道光影而已。

然後，他就看見司馬縱橫用一種可悲的目光在瞧着自己。

悲大師的心沉了下去。

因爲他已在那一剎那間，感到喉管一涼。

但他還未來得及說最後一句說話。

他說：「好鋒利……好快……」

他說完這五個字之後，就「咕咚」一聲，倒了下去。

悲大師一死，每個和尚的臉色都變成一片死灰。

× × ×

司馬縱橫看了他們一眼，正待開口，忽然有人下了一道命令。

這道命令只有一個字：「殺！」

於是，每個和尚都在剎那間，同時死在劍下！

× × ×

下命令的是誰？

連司馬縱橫都不知道。

但那些劍士，全是碧水閣中人，那是絕無疑問的。

因爲司馬縱橫曾到碧水閣，見過這一羣武功不可輕視的劍士！

七星帮原來有內奸

（一）

下命令殺和尚的人沒有現身。

那一羣劍士也已悄悄地離去。

秦斬吸了口氣，對司馬縱橫說：「他們眞的是碧水閣中人？」

司馬縱橫道：「絕對不假。」

秦斬道：「你到過碧水閣？」

司馬縱橫道：「不錯。」

秦斬道：「你見到了衞夫人？」

司馬縱橫道：「是的。」

秦斬道：「是衞夫人派人邀請你到碧水閣？」他已一口氣發問三次。

司馬縱橫道：「也不錯，所以在下對於神血盟的事，總算有點瞭解。」

秦斬又問道：「你能否帶我去見衞夫人？」

司馬縱橫搖搖頭：「不能。」

秦斬道：「我是唐千里的弟子！」

司馬縱橫道：「這個我知道，但我也曾答應過衞夫人，無論在任何情況下，絕不向任何人洩露碧水閣所在地。」

秦斬嘆了口氣道：「但秦某却有件事，非要與衞夫人相見不可。」

司馬縱橫道：「是不是爲了唐大俠的鐵劍？」

秦斬道：「正是！」

司馬縱橫道：「唐大俠以超羣劍術飲譽江湖，但他却傳授你刀法，可知道這是甚麼緣故？」

秦斬目露茫然之色：「先師從未提及這一點。」

司馬縱橫回答道：「因爲他不想你學劍。」

秦斬道：「既不想弟子學劍，又何必收錄弟子？」

司馬縱橫道：「因爲他最擅長的，其實不是劍法，而是刀法！」

「刀法？」

「不錯，你不相信？」

秦斬苦笑道：「在沒有佐證之前，實在令人無法置信。」

司馬縱橫道：「秦兄現在也許的確無法相信，但不久之後，就會知道在下並非胡謅。」

秦斬道：「要等到甚麼時候？」

司馬縱橫道：「五天之後。」

「五天之後？」秦斬不由大奇，「莫非五天之後，你就能够拿出確切證據？」

司馬縱橫點點頭：「不錯。」

秦斬道：「現在呢？」

司馬縱橫回答道：「現在在下要告辭了。」

老賭精立刻喝道：「走不得！」

他張開兩手，攔住司馬縱橫。

司馬縱橫皺了皺眉：「老前輩是不是要爲胡小翠報仇？」

老賭精道：「你殺了她，老夫要你血債血償！」

司馬縱橫默然。

老賭精嘿嘿一笑：「哼！你是無話可說了？」

突聽一把蒼老而宏亮的聲音响起：「小司馬無話說，老夫却有話要說！」

金脚帶忽然「呵呵」一笑：「估道是誰，原來是易老大來了！」

× × ×

「易老大？」老賭精眼珠子一轉：「是大名府易大先生？」

他的話還沒有說完，就看見一個葛衣老人，站在自己面前。

這葛衣老人臉龐清癯瘦削，彷彿帶着幾分病容，但又有着種不怒而威的尊嚴。

他雖然衣着樸素，但手上却戴着一枚價值連城的漢玉斑指，而腰間一柄佩劍，更是武林中人夢寐以求，難得一見的青霜寶劍。

「這人不是易大先生又還會是誰？」

（二）

老賭精雖然刁鑽古怪，但在易大先生的面前，却也不敢造次。

金脚帶反而自然一點。

禿頂老人凝視着秦斬與悲大師苦戰不休。

他迎了上前，笑道：「易大俠別來無恙？」

易大先生淡淡道：「人無恙、劍無缺、手上的招牌玉戒也沒崩掉一塊！」

金脚帶又是一笑：「易大俠洪福齊天，又有誰敢惹到你頭上？」

易大先生搖搖頭，道：「那可不然，老夫有眼無珠，錯用小人，還以爲是個老實先生，若非及時發覺，恐怕早已命喪大名府內。」

金脚帶嘆了口氣：「此事老叫化也曾略有所聞，唉，只是既以成爲過去，也就別再提起了。」

易大先生點點頭：「不錯，往事何苦提？」

老賭精到了這時候，忍不住說：「易大俠曾說有話要說，未知是說何事？」

易大先生道：「胡小翠該死！」

老賭精、金脚帶，死未道人、蔡紅袖、秦斬五人聞言，莫不大吃一驚。

死未道人道：「貧道沒有聽錯罷？」

易大先生冷冷道：「胡小翠不錯是小司馬所殺，但此妖婦殺之不枉！」

金脚帶道：「易先生，這倒要你說清楚一點，胡小翠有何罪狀？何以該死？」

易大先生冷笑一聲：「老夫昔年重用歐守誠，各位可知，此人是誰向老夫保薦的？」

老賭精「哼」的一聲：「總不會是胡婆子罷？」

易大先生冷冷一笑：「偏就是她！」

老賭精一怔。

「甚麼？是她？」

易大先生沉聲道：「你莫非懷疑老夫在含血噴人？」

死未道人忙道：「易大俠的說話，誰敢懷疑？」

老賭精道：「但即使這樣，也不能說她該死，該死的只是歐守誠這個老實先生而已！」

易大先生沉聲道：「但爾等可知道，胡小翠也是神血盟中人？」

老賭精立時叫道：「放——」

「放肆！」秦斬不讓老賭精「放」下去，怒道：「在易大俠面前，豈可如此無禮？」

雖然秦斬的年紀比老賭精小了一大截，但他是七星帮帮主，說話總比老賭精還更老氣橫秋得多。

這也是異數，老賭精天不怕地不怕，但不知如何却總是不敢違拗秦斬的命令。

這個老侏儒立刻閉上了嘴巴，一言不發。

秦斬抱拳向易大先生道：「前輩認爲胡婆子是神血盟中人，未知有何佐證？」

易大先生冷道：「老夫曾與司馬縱橫，潛入開封金虹院！」

死未道人皺了皺眉：「金虹院是甚麼地方？」

易大先生道：「表面上是烟花之地，實乃神血盟在開封設立之分舵。」

秦斬問道：「易大俠與司馬兄有何發現？」

易大先生道：「老夫與小司馬，發現分舵內共有三位高手，其中一人正是胡小翠。」

此言一出，衆皆大吃一驚。

只有一人例外，那是司馬縱橫！

老賭精突然走到他面前大叫：「是不是眞的？是不是眞的？」

司馬縱橫長長的嘆了口氣：「難道你認爲易大先生會和我這個武林後輩串通，去誣衊一個已經死去的老太婆？」

老賭精怔住。

「是眞的？眞的是這種人？」他喃喃地說。

易大先生沉聲道：「正因爲七星帮有了她這個奸細，所以神血盟對各位的行動，一直都瞭如指掌，難道你們還想不出來嗎？」

老賭精沒話說了。

死未道人嘆息一聲：「如此說來，這妖婆眞是死不足惜！死不足惜！」

就在這時候，一個人蹌踉地回來。

這人渾身是血，赫然竟是舒鐵戈！

（三）

舒鐵戈受了傷，而且傷勢不輕。

死未道人匆匆扶着他，正想開口，老賭精已伸長了手，掩住了他的嘴巴。

因爲老賭精知道在這種情況之下，他若一旦開口，就必然是那句：「死未？死未？」

這並非死未道人心腸惡毒，而是「習慣成自然」。

司馬縱橫吸了口氣，神色凝重。

「他身上最少吃了四五刀！」

金脚帶忙掏出一大堆金創藥，爲舒鐵戈包裹傷處。

舒鐵戈却搖搖頭：「別理會我，去救美盈……」

「美盈也出了事？」蔡紅袖原本在運氣療傷，但此際却反而爲別人担心。

司馬縱橫忙問舒鐵戈：「美盈小姐在哪裏？」

舒鐵戈向北方一指：「在……在金華軒。」

司馬縱橫臉色一變，對易大先生說道：「易前輩，這裏有勞你主持大局了。」

易大先生神情肅穆，說道：「你要小心！」

（四）

金華軒本來是一間很雅緻的酒家。

但司馬縱橫來到這裏的時候，這裏已變得一塌糊塗，烏烟瘴氣。

雪白的牆壁上，已染滿了鮮血。

上好楠木製作的椅、桌，幾乎有一大半東歪西倒，被嚴重毀壞。

而最可怕的，就是這裏彷彿已沒有活人。

只有死人。

死屍橫七豎八的躺在地上，每個人都是死得極慘、極恐怖。

司馬縱橫心頭一凉。

這裏曾經發生了極可怕的戰鬥，難怪以舒鐵戈這種高手，也險些性命不保。

舒美盈呢？

她是不是也已成爲死屍的一份子？

× × ×

在死屍堆裏，沒有女人。

司馬縱橫總算透了口氣。

最少，她還可能活着。

但她却已不在金華軒了，她現在那裏呢？

就在司馬縱橫想不通，猜不透的時候，死屍堆裏忽然有一團火燄，從他背後射了過來！

× × ×

好厲害的火。

這火燄居然是帶着藍綠之色的。

司馬縱橫立刻身形飛躍，斜斜避了開去。

一人大笑：「司馬縱橫，這一次你插翼難飛了！」

這人是從死屍堆裏站起來的。

他渾身是血，但却不是自己的血，而是一些無辜被殺者身上流出來的血。

司馬縱橫眼色一變。

「你是火妖蕭天君？」

這人大笑：「除了蕭天君，世間上又還有誰擅放五毒火？」

司馬縱橫冷冷的看着他：「這裏所有的人，都是你殺的？」

蕭天君道：「就算不是全部，也差不多了。」

司馬縱橫沉聲道：「舒美盈呢！」

蕭天君咬牙一笑，道：「這野丫頭與鐵鳳師害死了妖王，她將會得到最慘酷的刑罰！」

司馬縱橫道：「你們把她關在甚麼地方？快說！」

蕭天君仰天一笑。

「我會說，但必須親眼看見你已到了垂死邊緣才說出來！」

司馬縱橫冷冷道：「倘若快要死的人是你自己又怎樣？」

蕭天君「哼」的一聲：「你若能把我擊殺，臨死前我也會說出來，就只怕你沒有這份能耐？」

「好！咱們就比試一下好了！」

「且慢！」

「又有甚麼花樣？」

「你要知道舒美盈的下落，必須殺我，但這一戰，蕭某不用武器！」蕭天君桀桀一笑：「爲了公平起見，你該知道蕭某的意思罷？」

司馬縱橫當然知道。

蕭天君是要以己之長，攻彼之短。

蕭天君是火妖，他練的五毒火燄掌，奇毒無比，招數也是詭異無比。

而他最忌憚的，也就是司馬縱橫的獵刀。

——蕭某既不用武器，你也不該用獵刀！

司馬縱橫答應了。

「我不用刀！但你若敗在我手下，切莫食言！」

蕭天君一笑：「當然，正是君子一言，快馬一鞭，何況你若能令蕭某走進枉死城，那麼就算我說出舒美盈的下落，又有甚麼關係？」

一說完，他一揚手，又是一團火焰射了出去！

他說不用武器，但這五毒火却似乎並不列入「武器」範圍之內。

奇俠單騎救美

（一）

司馬縱橫沒有理會這一點。

因爲他現在最重要的事，就是找回舒美盈。

就算吃虧一點，他的確是不會去計較的。

但五毒火却也未能令到司馬縱橫受到傷害。

這種火焰雖然霸道，但在司馬縱橫這種高手眼中看來，它也和普通的火焰沒有甚麼分別。

因爲他根本就不會讓它燒到自己的身上。

× × ×

蕭天君是火妖，以擅用火攻成名於綠林。

但他也知道，這種五毒火只能對付江湖上二三流的脚色，對於眞正的高手，它只能當作是一種掩護性的障眼法。

所以，五毒火一射出，他的人也接着緊隨其後，標了出去。

他單掌推出，早已暗中運凝的五毒火焰掌力，立刻有如火蛇一般向司馬縱橫噬撲。

司馬縱橫却突然一個大轉身，從蕭天君的左側搶了過去。

蕭天君出掌極快，他斷未料到司馬縱橫的身形居然更快。

他已一掌全力擊出，要回身轉招已來不及。

但蕭天君不愧是高手，在司馬縱橫擦身而過的剎那間，他居然單掌落地，雙腿有如猛虎般疾踢起來。

這一着雖然不大好看，但却極實用。

若非臨敵搏鬥經驗豐富，就算身手再高明，恐怕也不會使出這種跡近乎怪異的招數來。

司馬縱橫本已準備一掌擊下，但猛然看見雙腿飛來，倒也不敢漠視其威力，只好硬生生的收住勢子，又從另外一個方向與蕭天君展開劇鬥。

蕭天君桀桀一笑：「不用刀，你這位獵刀奇俠就好像沒有甚麼法寶了？」

他是在故意激怒司馬縱橫，希望引他出錯。

其實，剛才他已暗中捏了一把冷汗。

司馬縱橫沒有說話，只是用行動來答覆火妖。

蕭天君突然看見漫天掌影。

他心中一冷，暗忖：「這到底是甚麼掌法？」

儘管心知不妙，但蕭天君的五毒火焰掌，仍然發揮了驚人的威力。

他連發十八掌，每一掌都攻向司馬縱橫的要害。

每一掌都是全力出擊，只要任何一掌擊中，司馬縱橫不死也得重傷。

但可惜的是：沒有一掌可以擊中！

× × ×

蕭天君屢擊不中，已是凶多吉少。

司馬縱橫終於發出了凌厲的一擊。

叭！

他一掌印在蕭天君胸膛上！

蕭天君臉色慘變。

「這這……這是甚麼掌法？」

「梅花掌。」

蕭天君狂噴一口鮮血：「這只不過是平平無奇的梅花掌？我不信！我不信……」

司馬縱橫嘆了口氣，道：「我說的確是實話，你不相信，我也沒有辦法。」

蕭天君慘然笑道：「就算它是梅花掌也罷，反正我已敗了。」

司馬縱橫道：「而且也快要死了，因爲剛才那一掌，我沒有手下留情。」

蕭天君道：「你不必留情，反正剛才蕭某也曾殺人無數！」

司馬縱橫點點頭：「若不是滿地屍骸都是死於你手，我也未必眞的要取你的性命！」

蕭天君又吐了一口鮮血，臉色已變成蠟黃之色。

「舒美盈在哪裏？」司馬縱橫緊盯着他。

「青湖城東北方精英堂總壇內！」

「精英堂？」

「不錯……是長孫倚鳳把舒美盈帶走了！」

「長孫倚鳳？」

「不錯，就是他……」

（二）

蕭天君死了。

他是死有餘辜。

司馬縱橫沒有返回客棧。

他騎了一匹快馬，趕往青湖城。

× × ×

青湖城最著名的酒家，當然就是金翅樓。

這裏的砂鍋魚翅和八寶醉仙鷄，却堪稱一絕。

當司馬縱橫踏入這酒家的時候，堂倌立刻就懇勤地招呼，還帶他來到一張已擺放着佳餚美酒的方桌前。

司馬縱橫一怔。

「你是不是弄錯了？」

堂倌還沒有開口，已有個人微笑着走了過來，說：「他沒有弄錯，今天就且讓在下來做個東道如何？」

司馬縱橫抬頭一望，只見來人大概三十五六年紀，眉毛挺秀，臉如白玉，是個相當英俊的美男子。

「閣下是……」

「長孫倚鳳。」

「久仰！久仰！」司馬縱橫忙抱拳一笑。

「客氣！客氣！」長孫倚鳳緩緩坐下，「司馬兄不必多禮，青湖城只是個小地方，甚麼東西都隨便得很。」

司馬縱橫也坐了下來，道：「聽說近數年來，精英堂聲威大振，方圓百里內，已再無强盜寨存在。」

長孫倚鳳微笑道：「這全是一千弟兄同心協力的成果，在下不敢居功。」

司馬縱橫道：「是功就是功，是罪就是罪，我輩中人敢作敢爲，又有甚麼功勞不敢自居？有何罪錯不敢承認？」

長孫倚鳳喝了一杯酒，才道：「在司馬大俠眼中，何者是功？何者是罪？」

司馬縱橫道：「這很難一概而論，但善惡之分，相信長孫堂主會比在下更加清楚。」

長孫倚鳳淡淡一笑：「在下對於功過善惡，倒沒有多大的分析能力，只知是順天應人，識時務者爲俊傑。」

司馬縱橫望定長孫倚鳳，忽然嘆了一口氣：「聽尊駕之言，似乎認爲神血盟就是當今武林之主流勢力？」

長孫倚鳳悠然道：「難道不是？」

司馬縱橫冷冷一笑：「長孫堂主，在下一向很景仰閣下，想不到，却是見面不如聞名！」

長孫倚鳳搖搖頭，嘆道：「你比我還年輕，火氣大一點，那是不足爲奇，但小心這一把火，會把你自己毀掉！」

司馬縱橫勃然變色。

「長孫堂主，現在我只有一句說話要說。」

長孫倚鳳悠然道：「請說。」

司馬縱橫道：「把舒美盈交出來！」

「舒美盈？」

「不錯！就是舒美盈！」

長孫倚鳳哈哈一笑：「聽說你已經娶

得雲雙雙爲妻，怎麼還要再加一個舒美盈呢？」

司馬縱橫臉色鐵青：「你少裝蒜，也不要在我面前胡說八道。」

「好！我不說！我不說！」

「舒美盈呢？」

「你眞的想見她？」

「不但要見她，還要帶她走！」

「帶她走？」長孫倚鳳哈哈一笑，「這是英雄救美，將來她一定感激萬分，到時候，你大可以享受一下齊人之福了。」

司馬縱橫簡直給他氣炸了。

「嗆」的一聲，獵刀出鞘。

「想拚命？」長孫倚鳳又是一聲大笑，「別忙！別忙！只要你有本領，在下這條性命，是隨時都可以雙手奉送的，但你最少也該見一見舒美盈才動手罷？」

司馬縱橫吸了口氣，說道：「她在那裏？」

長孫倚鳳道：「你要見她不難，就只怕你不敢跟着我走。」

這分明是激將法。

但司馬縱橫不考慮，立刻就說：「你走！我一定跟着！」

（三）

長孫倚鳳離開了金翅樓。

司馬縱橫當然也跟着走，就像個討債的人一樣，寸步不離長孫倚鳳。

這時候，金翅樓的一副座頭上，已有四道森冷的目光，盯着他們。

那是兩個臉色青青黃黃的中年人。

他們年紀相若，臉色差不多，但相貌和身材却大不相同。

坐在東方那邊的一個，他身材魁梧，雖然臉色不好，但全身肌肉有如鐵打一般，而他腰間懸掛着的一把斧頭，更是沉重異常，沒有氣力的人恐怕連拿都拿不動。

但坐在西方那一個，却是瘦小得很，他的眼睛很大，嘴巴也很闊，但除此之外，他腦袋細小，手脚細小，連脖子都粗不起來。

身材魁梧的漢子忽然說：「長孫倚鳳能對付得了司馬縱橫嗎？」

「很難說，但倘若在精英堂總壇動手，他自然是大佔便宜！」

「這可不妙！」

「如何不妙之有？」

「司馬縱橫是衞盟主黑名單裏要剷除的人物，倘若給長孫倚鳳宰了這功勞……」

身材瘦小的中年漢子眉頭一皺：「這點我早已想到，但這又有甚麼辦法？」

「照你的看法，司馬縱橫會不會眞的栽在精英堂裏？」

「大有可能，但却也不是可以絕肯對定的，」身材瘦小的漢子沉吟半晌，道：「這小子刀法不錯，屢挫强手，名震武林，長孫倚鳳若稍爲大意，說不定會死在自己的地方上，也不是甚麼奇事。」

身材魁梧的漢子道：「既然這樣，咱們何不潛入精英堂？」

「你的意思是……」

「倘若長孫倚鳳敗在司馬縱橫的刀下，那麼咱們就接着殺過去！」

「這不行！太冒險了！」瘦小漢子搖搖頭。

大漢道：「難道你沒聽過，鷸蚌相爭，漁人得利這八個字？」

瘦小漢子想了想，忽然用力的點點頭：「你說得對，去瞧瞧，對咱們總是有利而無害！」

「就這麼辦！」大漢充滿信心。

× × ×

精英堂總壇，是一座很大的屋子。

院子裏靜得很，只有風聲。

長孫倚鳳一直走在前頭。

司馬縱橫忽然說：「難道你不怕我會在背後暗算你？」

長孫倚鳳沒有回頭瞧他一眼，只是淡淡的說：「你是不會暗算我的，因爲那樣對舒小姐沒有甚麼好處。」

他帶引司馬縱橫走進屋內。

這時候，那個大漢和瘦小漢子，已悄悄地從一道高牆潛竄入內。

他們的輕功實在不錯。

長孫倚鳳和司馬縱橫都好像完全沒有發覺。

（四）

穿過天階，就是一座很寬宏的大廳。

大廳外，守衞森嚴。

瘦小漢子悄悄的對大漢道：「這可不妙！」

大漢道：「誰不妙？」

瘦小漢子道：「當然是司馬縱橫，在這等陣勢下，就算他有三頭六臂，恐怕也很難佔到甚麼便宜。」

大漢道：「但他却已來了。」

瘦小漢子皺着眉：「想不到這小子原來笨得很。」

大漢說道：「這是不入虎穴，焉得虎子。」

瘦小漢子道：「他是要勇救佳人，唉，勇則勇矣，但恐怕這一次，他是沒命出去了。」

大漢冷冷一笑：「就算他闖得出精英堂，也必已筋疲力竭，甚至遍體鱗傷。」

瘦小漢子說道：「如此最好，如此最好！」

這時候，只聽得司馬縱橫又跟長孫倚鳳吵了起來。

刀鳳生死門

（一）

長孫倚鳳很生氣，而司馬縱橫也是一樣。

兩人都在爭吵得面紅耳熱。

最後，他們都走進大廳中央。

但長孫倚鳳却囑咐手下，把大廳所有的窗戶都關起來。

大漢一呆，道：「他們要幹甚麼？」

瘦小漢子道：「決一死戰！」

大漢道：「決一死戰爲甚麼要關門閉窗，難道怕別人看見？」

瘦小漢子沉吟半晌，道：「江湖上不少高手決戰，都不喜歡有別人在旁邊瞧看的。」

大漢道：「爲甚麼不喜歡別人瞧？」

瘦小漢子道：「因爲那樣最公平，既不會被外人驚擾分神，也不會出現倚多爲勝的局面。」

大漢沉默片刻，說道：「這也不無道理。」

就在這時候，大廳裏忽然傳出了一個人的暴喝聲。

× × ×

這一聲暴喝誰發出來的？

是長孫倚鳳？還是司馬縱橫？

這已不可辨別。

接着，是一陣激烈刀劍交擊聲響，從大廳裏傳了出來。

大漢嘴角露出了笑意：「他們眞的幹了起來。」

瘦小漢子道：「你認爲誰會獲勝？」

大漢道：「平情而論，司馬縱橫佔勝算，他到底是齊拜刀選出來的接刀人。」

瘦小漢子道：「但長孫倚鳳也不是省油的燈，而且行事作風向來穩健，絕不會白白送死。」

大漢道：「你是看好長孫倚鳳？」

瘦小漢子道：「現在說甚麼都沒用，倒不如拭目以待。」

兵器交擊之聲更激烈。

忽然間，一人發出了一聲悶哼。

瘦小漢子吸了口氣，道：「分出勝負了。」

大漢忙道：「是誰勝了？」

瘦小漢子瞪着眼：「我怎看得見？」

大漢道：「不會是兩敗俱傷，同歸於盡罷？」

「絕不會。」

「何以見得？」

「因爲有人在笑。」

「笑甚麼？」

「他擊敗了對手，自然心情愉快。」

倏地，一人推開大廳窗戶。

笑聲震天。

大笑的人，赫然正是長孫倚鳳！

（二）

長孫倚鳳笑了很久，忽然笑聲一停，大聲叫道：「你們聽着，司馬縱橫已經死了！」

精英堂中人，齊聲歡呼。

長孫倚鳳又叫道：「齊巨山，丁世華，兩位何不出來瞧瞧獵刀奇俠的腦袋？」

× × ×

大漢楞住。

瘦小漢子也吃了一驚。

原來這大漢就是黑道上人人聞名喪胆的「魔王爺」齊巨山。

瘦小漢子叫丁世華，也是黑道上極難纏的人物。

他們一直以爲躲藏得很好，誰知道長孫倚鳳早就識破了他們的行藏。

丁世華索性大笑一聲，走了出來。

齊巨山當然也跟着。

丁世華盯着長孫倚鳳：「你眞的已經殺了司馬縱橫？」

長孫倚鳳淡淡道：「倘若司馬縱橫仍然活着，我還會如此輕鬆嗎？」

他忽然從地上拿起一顆腦袋。

丁世華，齊巨山同時臉色一變。

那果然是司馬縱橫的腦袋！

× × ×

「看清楚了沒有？」長孫倚鳳在笑，笑聲中彷彿帶着一種揶揄的氣味。

丁世華乾笑一聲，抱拳道：「長孫堂主武功不凡，佩服！佩服！」

「恭喜長孫堂主了！」齊巨山也抱拳，大聲地說道。

長孫倚鳳沉默了很久，忽然道：「司馬縱橫已經死了，兩位還有甚麼打算？」

齊巨山乾咳一聲：「都是長孫堂主的功勞，咱們有甚麼打算？」

長孫倚鳳道：「既然兩位已來了，就煩請兩位把司馬縱橫的腦袋，帶回去見盟主。」

齊巨山道：「這不成問題……」

丁世華却說：「但盟主最想得到的，却還不是這顆腦袋。」

長孫倚鳳微微一笑，道：「不是腦袋又是甚麼？」

「獵刀！」

「獵刀？」

「不錯，盟主雖然已擁有不少寶刀，但對於這一柄獵刀，還是有着極濃厚的興趣。」

長孫倚鳳道：「丁兄之意……」

「把獵刀交給咱們，獻給衞盟主。」

丁世華說。

長孫倚鳳道：「但這一柄刀……」

丁世華臉色一寒，道：「莫非長孫堂主不相信咱們兩人？」

長孫倚鳳道：「兩位是盟中大將，在下又豈會不相信兩位？只是兩位帶着這柄獵刀在身，路上恐怕會有危險。」

「危險？」齊巨山呵呵一笑，「這有甚麼危險？它又不是一桶炸藥。」

長孫倚鳳嘆了一口氣，道：「雖然它不是炸藥，但却比炸藥還更危險。」

丁世華冷冷一笑，道：「長孫堂主的意思，是說咱們若帶着這柄刀，就會『象齒焚身』？」

長孫倚鳳道：「這是事實。」

丁世華道：「哼！你這分明是看不起人。」

長孫倚鳳搖搖頭。

「兩位是誤會了，獵刀是盟主喜愛之物，咱們就絕不能再讓它落在別人的手裏，否則本盟聲威，將會受到打擊。」

齊巨山冷笑道：「長孫堂主，你既然不放心讓咱們把獵刀帶走，又何必絮絮不休？乾脆把咱們趕出去便是！」

長孫倚鳳說道：「在下欲親自去見盟主。」

「你想見盟主？」丁世華一楞。

「不錯。」

「那不行。」

「却是何故？」

丁世華道：「因爲你現在還不能算是本盟中人，自然不可能親自謁見盟主。」

長孫倚鳳道：「但盟主曾經傳令下來，只要在下能殺了司馬縱橫，就可以正式加入神血盟。」

丁世華道：「要加入神血盟，一定要盟主或者是諸葛總護法准許。」

長孫倚鳳道：「那麼在下要見諸葛總護法，那大概不成問題罷？」

丁世華想了想，道：「諸葛總護法近來很忙，找他不易。」

長孫倚鳳忽然拿出了兩張銀票。

「這點東西也許可以有點用處罷？」

丁世華接過一看，怔住。

「一萬兩？」

「不錯，這裏總共是二萬，希望兩位

不要推辭。」

丁世華與齊巨山都不禁爲之而怦然心動。

無論怎樣，每人一萬兩的酬勞，已絕對不少。

但齊巨山却說：「你爲甚麼忽然對咱們這樣客氣？」

長孫倚鳳道：「就算咱們本來有甚麼不愉快的事，將來我若成爲了神血盟的一份子，彼此就是自己兄弟了，又何必互相仇視下去？」

齊巨山一笑：「這個……」

長孫倚鳳又道：「何況我們之間，根本就沒有甚麼仇怨可言，這點小小意思，兩位實在不必放在心上。」

齊巨山瞧了丁世華一眼：「老丁，你說咱們該怎麼樣？」

丁世華嘆了口氣，接着却笑道：「難得長孫堂主這樣對待咱們，咱們還有甚麼好說的？正是却之不恭，受之有愧……」

他這樣說，當然是「受之」，而不會是「却之」的了。

他們終於收下二萬兩銀票。

丁世華沉吟了一會，忽然對長孫倚鳳說：「諸葛總護法雖然有點忙，但咱們還是可以找得着他，只是……」

說到這裏，欲言又止。

長孫倚鳳道：「丁兄有甚麼事情，不妨直說，大家商量商量。」

丁世華皺了皺眉：「還有半個月，就是諸葛總護法六十壽辰。」

長孫倚鳳目光一亮，「丁兄的意思，我已明白，聽說葛諸總護法對古董頗有興趣？」

丁世華也是目光一亮，連忙點頭道：「不是頗有興趣，而是興趣極濃。」

長孫倚鳳道：「五年前，我在京師買下了寶華軒。」

丁世華吃了一驚：「整間寶華軒？」

「不錯，」長孫倚鳳淡淡一笑，道：「那一年，我走了運，在賭桌上大殺三方，贏了百多萬兩銀子，覺得沒有什麼用途，就索性把寶華軒整間買了下來。」

丁世華與齊巨山不由暗暗抽了一口凉氣。

賭的好大！

而這位長孫堂主的手筆也極嚇人，居然把寶華軒整間買了下來。

寶華軒最值錢的，當然不是那間跡近乎深沉的舖子，而是它裏面不計其數的古董。

長孫倚鳳悠然接道：「我只不過花了一百五十萬兩，就把它買了下來，這價錢還算很公道。」

「公道，公道極了。」丁世華點頭不迭。

長孫倚鳳道：「你們就代我說一句，只要諸葛總護法不嫌棄，這間寶華軒，就當作小弟的賀禮好了。」

丁世華，齊巨山又不禁齊齊楞住。

這份賀禮，就算是用來送給當今聖上，也絕不會寒酸了。

兩人呆了很久，丁世華才不斷的點頭：「長孫堂主，相信諸葛總護法一定會很滿意，這件事就包在我們兩人的身上。」

長孫倚鳳忽然皺了皺眉，道：「這獵刀，還有司馬縱橫的首級……」

齊巨山道：「獵刀嘛，還是由長孫堂主保管着，至於這首級，就由咱們兩人帶去見諸葛總護法。」

長孫倚鳳又道：「可是，諸葛總護法壽辰在即，把這種東西帶給他看，似乎不太好罷？」

丁世華點點頭，道：「的確不好。」

齊巨山隨即改口道：「那也是的確很不好，既然咱們都親眼看見司馬縱橫死了，也不必把這顆死人頭捧來捧去，不如把它連帶屍體燒掉，有獵刀爲憑，又有咱們兩個見證，豈不是一樣嗎？」

長孫倚鳳道：「這個……」

「這個主意不錯，」丁世華接口道：「就照他的意思去辦！」

× × ×

就是這樣，司馬縱橫給燒掉了。

長孫倚鳳在神血盟中，可說是立下了一個極大的功勞。

（三）

在一條並不猙窄的街道上，雖然談不上車水馬龍，但却也行人熙來攘往，相當熱鬧。

尤其是在牡丹酒家裏，更是燈火通明，猜拳行令之聲，不絕於耳。

但在牡丹酒家後園的一座大屋子裏，却是很沉靜。

屋子裏並不是沒有人。

這裏的人，甚至比牡丹酒家猜拳喝酒的人還多，總共是九十六個。

九十六個頭紮白布，腰懸鋼刀青衣大漢，分成八行，站在屋子內。

雖然有那麼多人，但却彷彿連呼吸聲都完全沒有。

他們當然有呼吸，因爲這裏每一個都是活人。

但他們每一個人都顯然曾經接受過極嚴格的訓練，而且武功也絕不會差到甚麼地方去。

他們在等待。

等待甚麼？等待着誰？

× × ×

兩個時辰過去了。

倘若正在睡覺，兩個時辰當然算不了甚麼。

但他們並不是在睡覺，而是一直都像是槍桿般，筆直地站立着。

這並不有趣。

然而，他們每一個人站立的姿勢還是沒有改變，甚至連眉毛也沒有皺一下。

沒有任何人不耐煩。

因爲在他們曾經接受的訓練中，有一條這樣的戒律：「不耐煩就是不想活！」

這條戒律看來很霸道，但其實含着極深奧的養氣哲理。

養氣是功夫。

——氣之沛然者，能忍、能等、能禦、能破！

破就是破敵之氣，制勝之招。

這九十六人，無疑已是一支精兵，一股極可怕的力量。

把他們訓練出來的人，當然也絕不尋常。

× × ×

屋子裏很靜。

沒有人出聲，甚至沒有人咳嗽一下。

忽然之間，屋子裏出現了第九十七個人。

這人穿一襲黑袍，以黑布巾蒙面。

他全身上下，只露出一雙眼睛和一雙手。

他的目光冰冷。

他的手膚色健康而結實。

他站在九十六個青衣大漢的面前，過了很久之後才說出了一句話。

這句說話也是命令。

他的命令是：「不留活口！」

× × ×

夜更深，甚至距離黎明已不遠。

在一條猙窄而偏僻的山路上，忽然傳來陣陣急驟馬蹄聲响。

九十七匹快馬，九十七個殺氣騰騰的武林高手，挾着一種雷霆萬鈞的氣勢，披星戴月向前急趕。

他們的目標是甚麼地方？

除了黑袍蒙面人之外，沒有人知道。

那九十六個青衣大漢只知道一件事。

他們現在的任務，是要趕到一個地方去殺人，而且「不留活口」。

那不啻是說，只要一到目的地，他們就要見人就殺，不分男女老幼，一律殺無赦！

但他們不知道那是一個甚麼地方，更不知道要殺的是甚麼人。

然而，他們也不管這一點。

因爲這九十六人，只知道「服從命令」這四個字！

神血夜襲九玄洞

（一）

還有半個時辰就是黎明。

九十七匹馬來到了一座已廢置多年的莊院。

莊院中無人，只有蛇鼠蠕動吱叫的聲响。

但他們的目標也不是在這裏。

他們只是在這裏停頓下來，把馬匹拴好，然後繼續向前進發。

馬蹄聲太响亮了，那不是偷襲的好方法。

所以，到了這裏之後，他們就以脚步來代替馬匹。

然而，他們的行動仍然極快。

九十七人在山路上走，簡直完全沒有發出半點聲响來。

× × ×

已是拂曉時份。

九玄神丐谷長青本來還在長青洞裏呼呼大睡，忽然間聽見了一種奇特的聲响，不由立刻驚醒，探頭出外瞧個究竟。

長青洞是一座小山崗裏的一個小洞。

這小洞本來是屬於一隻黑熊的，但谷長青却把牠趕走，霸佔了熊巢。

這小洞距離九玄洞並不遠，大概只有五六十丈光景。

谷長青與九玄洞主怪刀神翁郝世傑本是好友，郝世傑屢次邀請他到九玄洞中居住，但他却寧願住在這個山洞裏。

他以長青二字爲山洞命名。但九玄洞的人却叫他九玄神丐。

他無所謂。

別人叫他甚麼，他都不在乎。

他也常常對人說，自己住在九玄洞外的山洞裏，不啻就是九玄洞的「護洞大將軍」。

無論是誰想闖入九玄洞，最少得先闖過他這一關。

但是這時候他探頭出外一瞧，不由呆住。

他看見了無數白衣大漢，正悄悄的接近着九玄洞。

剛才他聽見的聲响，也不是這羣白衣大漢發出來的，而是幾隻蝙蝠受到驚嚇，紛紛飛走而發出的聲音。

谷長青幾乎已忍不住要大叫起來。

但就在要開口說話的時候，忽然有一張臉孔出現在他的面前。

這張臉很黑，黑得發光。

「高六六？」谷長青忍不住低聲叫了起來。

× × ×

谷長青剛叫出「高六六」的名字，這黑臉人已一手掩住他的嘴巴。

「殘！」這人不錯是高六六，他一手掩住谷長青的嘴巴，然後立刻把他推回洞穴裏。

「別作聲！」高六六低聲說。

「這羣傢伙，顯然不懷好意，說不定是來火燒九玄洞的！」谷長青說。

高六六氣定神閒：「這個俺知道。」

谷長青一怔。

「你早已知道他們會來？」

「失禮！」

「他們……」

「他們是神血盟的『夜白煞隊』。」

「夜白煞隊？」

「不錯，咱們早已接到消息，知道這干鳥漢，必定會偷襲九玄洞，所以俺現在就來通知閣下，明白了沒有？」

谷長青一笑：「明白了。」

（二）

長青洞是個洞，但九玄洞却不是洞。

它本是一片莊院。

這時候，正該是絕大多數人好夢方酣的時候。

即使九玄洞設有哨崗，但在這時候向它施予突襲，仍然是最佳時機。

不論在戰場上，或者在武林中，拂曉出擊總是最容易得手的。

九十七人已悄悄潛入九玄洞。

「不留活口！」這命令將會被澈底執行。

可是，他們怎樣也想不到，九玄洞裏根本就沒有人！

× × ×

該住着人的地方，空空如也。

該有人瞭望守衛的哨崗，現在連一條人影也沒有。

黑袍蒙面人知道不對勁，立刻下令撤退。

但就在這時候，他們忽然發現四週都已出現了人！

九十七人的聲勢，無疑已很不弱。

但和這四週出現的人相比，他們的聲勢居然給壓了下去。

黑暗中，也不知道來的是甚麼人，人數總共有多少。

但他們最少超過三百人，那是絕無疑問的。

當然，人數的多寡，並不能够決定勝負。

這九十七人，也許比一千個武林高手還更厲害。

但這也要看對手是甚麼人。

倘若對方人數比他們多，而每一個人的本領又不比他們爲差的話，那麼自然還是人數衆多的一方大佔優勢。

九玄洞中高手不少，那是衆所皆知的事。

但無論怎樣，九玄洞的眞正高手，絕不會超過三十人。

那麼其餘的二百餘人，只有兩個可能性。

第一：全都是濫竽充數，虛張聲勢之輩。

第二：他們根本就不是九玄洞的人。

（三）

這不是對峙，而是包圍。

黑袍蒙面人帶來的所有手下，連同他自己在內，已被九玄洞的人重重圍困着。

一個白髮老人，突然下令：「燃亮火炬！」

數十根火炬同時燃亮起來。

這位老人正是九玄洞主怪刀神翁郝世傑。

「你們太猖狂了！」郝世傑冷冷地盯着那黑袍蒙面人。

「九玄洞調兵遣將，果然神出鬼沒，佩服，佩服！」蒙面人沉聲說道。

「這一次，你們是天堂有路不走，地獄無門闖進來，」郝世傑嘿嘿一笑，「各位是不是感到有點意外？」

蒙面人道：「你本不該知道我們這一次的行動。」

郝世傑道：「但老夫現在却已知道了，而且還把你們重重包圍。」

蒙面人道：「是鐵鳳師料到的？」

郝世傑冷冷一笑：「你猜的不錯！」

蒙面人道：「他的傷勢如何？」

郝世傑道：「在老夫手下，除了死人之外，再嚴重的傷勢都有辦法治好的。」

蒙面人道：「我要見鐵鳳師。」

郝世傑道：「鐵鳳師也想見一見你的廬山眞面目。」

蒙面人冷冷道：「他在哪裏？是不是已經死了？」

「我還活着。」鐵鳳師的聲音終於响起。

曾經奄奄一息的鐵鳳師，現在又神氣地出現了。

「那一劍，很精采，鐵某敗得心服口服。」

蒙面人搖搖頭：「你沒有敗。」

鐵鳳師道：「雖然你也給我的劍刺中，但傷勢遠不如我那麼嚴重。」

蒙面人說道：「但那時候，我在車子裏。」

鐵鳳師道：「那又有甚麼分別？」

蒙面人道：「我可以從車子裏看見你怎樣發招，但你却無從觀察我在車子裏的行動，甚至是任何姿勢。」

鐵鳳師不由微微一笑：「你爲甚麼忽然這樣坦率？」

蒙面人淡淡道：「也許我們已到了要眞正決一死戰的時候，又何須把眞相隱瞞下去？」

郝世傑忽然冷冷一笑，對鐵鳳師道：「他是在拖延時候！」

蒙面人陡地大笑。

「郝老洞主，你若以爲憑這些人就可以把我們陷於萬刼不復之境，那可是大錯特錯。」

鐵鳳師也笑了笑道：「濮陽玉，倘若你以爲你們可以衝出重圍，那也是大錯特錯！」

「濮陽玉？」蒙面人冷冷一笑，「誰是濮陽玉？」

鐵鳳師目光如刀，直逼視着這個用黑巾蒙住臉孔的黑袍人，一字一字的說道：「你就是濮陽玉！」

幸好現在濮陽勝不在這裏，否則他一定會給鐵鳳師的說話嚇了一大跳。

他甚至會認爲鐵鳳師瘋了。

自己的弟弟，怎會變成神血盟的人，來攻打九玄洞？

這簡直是荒謬、無稽、無法令人相信的事！

× × ×

蒙面人又笑了。

他在笑聲中拔劍。

「鐵鳳師，不管我是誰，你我今天這一戰，已是無可避免。」

鐵鳳師却搖搖頭：「這一戰可以避免，可免則免。」

蒙面人目露殺機：「爲甚麼？」

鐵鳳師緩緩道：「不管怎樣，我總算是你的手下敗將，正是敗軍之將，何足言勇了？我一向是個很認命的人，既然輸了，就不想在第二次拚命時白白送死。」

蒙面人目光閃動，道：「你又有甚麼花樣？」

鐵鳳師道：「九玄洞中高手如雲，閣下要找人決鬥，不必一定選擇我。」

蒙面人道：「莫非有人對我這條性命有興趣？」

鐵鳳師悠然道：「多的是！」

「誰上來？」蒙面人冷冷一笑，目注着郝世傑：「是不是你？」

「殺鷄焉用牛刀？」突聽一人怪聲笑道：「這一陣，就由俺來對付你好了！」

這人的聲音很古怪。

但他的輕功却絕不賴，一幌眼間已來到了蒙面人的面前。

無獨有偶，這人居然也是蒙着面孔而來的。

他一身灰衣，面上罩着一塊灰頭巾，手裏提着一桿銀槍。

蒙面人冷冷一笑：「你也來依樣葫蘆？蒙着自己的面孔？」

灰衣蒙面人哈哈一笑：「這種事，你幹得，俺爲甚麼不幹得？」

蒙面人道：「你是誰？」

灰衣人道：「你聽着，俺就是武林第一槍，渾號『槍槍奪命』的胡不笑。」

蒙面人冷冷一笑，道：「你不是胡不笑，而是胡說八道。」

灰衣人嘿嘿一笑：「你就當俺是胡說八道也無不可！」

蒙面人說道：「你們雖然人數衆多，但眞的硬拚起來，恐怕還是佔不到甚麼便宜。」

灰衣人道：「常言說得好，射人先射馬，擒賊先擒王，俺殺了你，他們又還成得了甚麼氣候？」

蒙面人怪嘯一聲：「好，我現在就來領教領教閣下的武林第一槍！」

他的劍終於出手。

一劍刺出，赫然是武當不傳之秘的北斗七星劍法。

刹那間，劍光如網。

灰衣人彷彿已在這一刹那間落入了網中！

幪面人鬥幪面人

（一）

灰衣人究竟是誰？

他的武功路子究竟怎樣？

幪面人是完全不知道的。

在這種情況下，他先出手，本來是有點吃虧的，因爲他根本無法預料對方將會用怎樣的招數來向自己反擊。

但槍先出手，也有它的好處。

最少，它可以造成一種先聲奪人的氣勢。

當然，幪面人一出手，就是絕不留情的殺手招數。

在他的想像中，這灰衣人未必是對方的主力所在。

最少，除了他之外，還有郝世傑和鐵鳳師。

倘若不儘快殺了這灰衣人，他們這九十七人的處境就更加不利！

× × ×

好快的劍。

灰衣人彷彿已被這重重劍網困住。

但是，他那桿銀槍，却還是一直沒有動。

動的只是他的身子。

幪面人陡地發出一聲吆喝，怒道：「這算是甚麼武林第一槍？」

灰衣人淡淡一笑反問道：「要怎樣才能算是武林第一槍？」

幪面人答不上。

他只好繼續揮劍。

劍一揮，刺出了千百道劍花。

但這千百道劍花，其實還只是刺出了一劍。

劍花好看。

但眞正致命的却不是劍花，而是那尖銳、準確、兇狠的一劍。

但這可怕的一劍，忽然軟弱下來。

劍尖忽然向下。

幪面人的心也已同時沉了下去。

因爲就在那最兇險的刹那間，灰衣人手中的銀槍已動。

它不是刺向幪面人，而是斜斜地，從幪面人的右肩劃下去。

叮！

一陣裂帛聲响，幪面人的黑袍已裂開了一道長長的口子。

嗤！

幪面人的目光已散渙，手中長劍也跌落在地上。

「這……這是甚麼槍法？」

灰衣人道：「武林第一槍，就是這樣的。」

「不！這根本就不是槍法……你……你是……」幪面人的聲音在顫抖，身子也在顫抖。

他沒有再說下去。

因爲他的性命已走到了盡頭！

（二）

幪面人已倒下。

但九十六個青衣大漢臉上的神情還是沒有變。

他們仍然是那麼冷酷，彷彿幪面人之死，對他們來說根本就不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鐵鳳師走到幪面人的面前，正要伸手把布巾揭開。

那灰衣人却突然嘆了口氣。

「不必看了，他不是濮陽玉。」

「他不是？」鐵鳳師眼色一變，顯然還是有點不相信。

他終於揭開了幪面人頭上的黑布巾。

這人的確不是濮陽玉，而是一個滿面麻子的漢子。

「毒木郎費西園？」鐵鳳師認出了這人。

「不錯，正是費西園。」灰衣人沉聲道。

費西園是神血盟中高手。

他在神血盟中，地位不算太高。

他看來似乎還沒有眞正的資格可以指揮這九十六個手下。

鐵鳳師明白了。

這一個幪面人，並不是濮陽玉，而濮陽玉極有可能就在這九十六個青衣大漢之內。

雖然這九十六人沒有幪面，但濮陽玉却可以易容。

他可以把自己變成一個完全沒有人認識的人。

但敵人的注意力，却一定已集中在那幪面人的身上。

費西園無疑是高手。

但是他却絕不是這羣人中最重要的一個。

所以，那灰衣人並未擒賊擒王，只是擊殺了其中一人而已。

鐵鳳師忍不住怒叫了起來：「濮陽玉，你有種的就站出來！」

九十六個青衣大漢沒有人站出來。

但有一人在發號施令：「衝出去！」

（二）

這個發號施令的人，臉色青白，兩顴高聳，聲音沙啞。

他是那九十六個青衣大漢之一。

鐵鳳師已在那刹那間看出，這人曾經易容。

「濮陽玉！」他倏地喝叫起來。

他正想衝上去，却已給幾個青衣大漢纏了上來。

混戰立刻展開。

灰衣人也向那人疾撲過去。

那青衣漢子冷冷一笑：「你以爲我是誰？」

灰衣人似是一呆，但接着却揮槍攻了

出去。

郝世傑也大叫：「不管他是誰，殺了再算！」

這並不是怪刀神翁嗜殺，而是因爲在這種情況下，不殺對方，就得死在對方的刀劍下。

一場混戰隨即展開！

戰團極廣闊，血影片片飛濺。

一經接戰，神血盟的白衣大漢立處下風。

這並不是他們窩囊，而是九玄洞的攻擊力量，遠遠超乎他們意料之外。

因爲這裏並非只有九玄洞的人，還有丐帮、長鯨帮、華山派和天台派的高手，也滙合在一起。

這些武林人物，本各處於天南地北，不知如何，此刻竟然齊聚此地，而且還表現得相當團結。

圍結，永遠是一種最强大的力量。

倘若只有九玄洞的人，說不定早已潰不成軍。

這九十六個青衣大漢，確是一支精銳雄師。

但除了九玄洞之外，再加上這數大門派帮會的力量，情況就絕不相同。

激戰之下，神血盟傷亡慘重。

只有極少數人衝開一條血路，得以倖免。

鐵鳳師的傷勢其實只是痊癒了八成左右。

但在這一役，他的表現却是令人吃驚的。

他把鳳鳳神劍的威力，發揮得淋漓盡緻，最少有十幾個青衣大漢，在他的劍下傷亡。

倒是那灰衣人，遇上了勁敵。

那曾經易容的青衣漢武功高得出奇。

他也是用劍，但劍法却比毒木郎費西園還更厲害。

苦戰良久，灰衣人才總算一槍刺穿他的咽喉，獲得最後勝利。

這時候，大局已定。

神血盟這一役，損兵折將，碰得頭焦額爛。

然而，那個曾經易容的青衣漢子，原來也不是濮陽玉。

濮陽玉也許已經殺出重圍，逃之夭夭了。

× × ×

濮陽玉的眞正身份已被揭破。

他是五龍上人的弟子。

然而，他學的武功，却並非只是五龍上人的武功。

他還有另外一個師父。

這師父赫然竟是血公爵衞天禪。

傳言他殺了衞寶官，其實這只是掩護的手法。

衞寶官沒有死，只是隱藏起來。

濮陽玉却可以藉着這一個傳言，與抗拒神血盟的人混在一起。

他們在製造機會，來使濮陽玉可以混水摸魚。

然而，司馬縱橫却揭穿了這年青高手的假面具。

濮陽玉不能再躭下去，只好放棄原來的計劃。

但現在，司馬縱橫不見了，濮陽玉也不見了。

局勢演變下去將會變成怎樣。

（三）

正午，晴。

在一座竹林後，有幾間很雅緻的石屋子。

竹林很靜。

石屋子四週更靜。

穿過這幾間石屋子，後面有一條可容馬車駛過的石路。

石路蜿蜒曲折，路旁相隔不遠就有一間茅屋，或者是一座亭閣。

石路盡頭，距離那座竹林已最少有一里。

那座竹林本已地處偏僻，這裏更是寧靜得出奇。

這裏有一間很寬宏的屋子。

在這屋子的廳院裏，一個赤髮老人，正捧着一杯酒，不斷的在嘆氣。

在他的背後，一個白衣人筆直地站立着。

這白衣人赫然正是濮陽玉。

× × ×

濮陽玉的神情，看來相當難過。

因爲他偷襲九玄洞的計劃，已澈底失敗。

赤髮老人正是血公爵衞天禪。

他忽然把酒潑在地上，然後轉過臉，瞪着濮陽玉。

「玉兒，你可知道，這一次本盟的損失有多大？」

「弟子知道，弟子願負全責。」

「唉，這是死罪。」

「弟子連累數十兄弟，死不足惜。」

「但你若死了，又怎能帶罪立功？」

濮陽玉跪了下來：「盟主能給予弟子機會，弟子感激萬分。」

衞天禪道：「你現在先退下去，也不必太担心，這幾天之內，多點休息，多吃點豐富的食物，倘若需要女人，向花堂主說一聲便是。」

「謝謝盟主。」濮陽玉退下。

衞天禪又是輕輕的嘆了口氣。

這時候，一輛馬車緩緩地駛到大屋子門外停下。

「諸葛總護法求見盟主。」一個家僕匆匆走了進來。

衞天禪點點頭。

「很好，本座也正想見一見他！」

不久，一個頭戴高冠，身穿黃袍的老人進入大廳。

這人就是神血盟中，地位極高的總護法，「血手羅刹」諸葛超凡。

長孫倚鳳献上獵刀

（一）

諸葛超凡與衞天禪談了一會，長孫倚鳳也來了。

衞天禪也召見他。

長孫倚鳳已在諸葛超凡推薦之下，加入了神血盟。

衞天禪盯着他，過了很久，才忽然說道：「果然是名不虛傳，我們正需要你這種能當大任的人材。」

長孫倚鳳神態恭謹：「屬下願聽從盟主調度，鞠躬盡瘁，死而後已。」

衞天禪陡地縱聲大笑。

「本座不要你死，我要你福如東海，壽比南山，死的只是那些敢與本盟作對的人！」

諸葛超凡也笑了起來，道：「盟主說得好！」

衞天禪却忽然皺了皺眉：「本座也不想只是『說得好』，光是會說，不中用，不中用！」

諸葛超凡忙道：「不錯，我們要做得好，那才最實際。」

衞天禪點點頭。

他瞧着長孫倚鳳，目光忽然落在他腰畔一柄刀之上。

長孫倚鳳立刻把它解下。

「這是老刀匠游疾舞鑄造的獵刀。」

衞天禪目光大亮：「獵刀！」

「正是。」

「可否給本座瞧瞧。」

「不行。」長孫倚鳳搖搖頭。

衞天禪、諸葛超凡俱是一怔。

諸葛超凡正想開口，長孫倚鳳已接着說：「盟主若只是拿去瞧瞧，那實在令屬下十分失望。」

衞天禪哈哈一笑。

「要怎樣才能令你滿意？」

長孫倚鳳道：「盟主若不喜歡這柄刀，屬下那是無話可說。」

說到這裏，語聲略頓。

諸葛超凡道：「倘若盟主喜歡它，那又如何？」

「那就懇請盟主收下此刀，因爲只有盟主那樣的人，才能使它揚威天下，發出萬丈光芒。」長孫倚鳳的聲音，看來極其誠懇。

衞天禪大笑。

長孫倚鳳已把刀獻上。

衞天禪接過刀，刀鋒猶在鞘中，一股銳厲之氣已逼人而來。

嗆！

刀抽出，光華暴射，映目生寒。

衞天禪也不是沒有見過名劍寶刀的人，但此刀一亮，仍然使他不禁爲之深深地吸了口氣。

過了很久，他才嘆息一聲，緩緩道：「游疾舞果然是刀匠之聖，獵刀不愧是刀中之王！」

長孫倚鳳大悅。

「恭喜盟主，從此之後，盟主就是刀王之主！」

衞天禪臉上露出了愉快的微笑：「本座也要恭喜你，因爲從現在開始，你就是本盟的千秋堂堂主！」

諸葛超凡哈哈一笑道：「還不多謝盟主。」

長孫倚鳳正待開口，衞天禪已揮了揮手，道：「不必謝了，你本來就是精英堂的老大，現在再兼任千秋堂堂主，那是易如反掌之事。」

諸葛超凡目注着長孫倚鳳，道：「你若有甚麼事，不妨對盟主直說。」

長孫倚鳳沉吟半晌，似是欲言又止。

衞天禪皺了皺眉：「長孫堂主，咱們現在已經是自己人了，你心中有甚麼疑難之處，又何必隱瞞不說。」

長孫倚鳳吸了口氣，才說道：「既然盟主、總護法都這樣說，屬下只好坦白一點了。」

「快說，快說！」衞天禪道。

長孫倚鳳嘆了口氣，道：「精英堂目前有個極大的隱憂，就是面臨着黑狼帮的威脅。」

「江南黑狼帮！」衞天禪倏地咆哮起來。

「不錯，」長孫倚鳳又再嘆了口氣，道：「黑狼天王嚴川魂的愛妾容小仙，就是死在屬下手中的。」

衞天禪一怔。

「你怎會幹了那婊子？」

「她勾引屬下的表弟，事後還把他殺了。」

「可惡，」衞天禪目中出現怒意，「如此淫賤婆娘不殺留來何用？」

長孫倚鳳苦笑一聲：「但嚴川魂却認爲屬下無故殺害其寵妾，兩年以來，一直處處與精英堂的弟兄爲難。」

衞天禪道：「莫非他對於那賤婆娘的醜事，全然不知？」

長孫倚鳳道：「初時屬下也是那樣想的。」

衞天禪道：「實則又如何？」

長孫倚鳳道：「其實容小仙勾結表弟之事，嚴川魂早已知道，他也該知道理虧的是容小仙！」

衞天禪道：「但他仍然處處與你爲難，這豈不是存心要挑你的筋骨？」

長孫倚鳳道：「這個把月以來，黑狼帮變本加厲，精英堂最少有十七八個弟兄，給他們暗算身亡。」

衞天禪冷冷一笑，盯着諸葛超凡：「總護法，你認爲怎樣？」

諸葛超凡道：「黑狼帮不但威脅着長孫堂主，而且對本盟也似乎毫不賣帳。」

「呸！」衞天禪陡地咆哮起來：「嚴川魂他算是老幾？憑他也敢來跟本座爭鋒頭？」

長孫倚鳳神情肅穆，道：「屬下願去全力對付黑狼帮！」

「你去？」

「不錯，屬下願以性命保證，誓把黑狼帮羣匪，悉數殲滅！」

衞天禪盯着他，忽然大笑道：「够胆色，總護法果然沒有看錯人。」

說到這裏，略爲停頓一下才接道：「對付黑狼帮，必須要用最狠辣的手段，萬萬不能有婦人之仁，否則，說不定會給這羣黑狼反咬一口。」

長孫倚鳳點點頭：「屬下會記住這一點的。」

衞天禪道：「現在精英堂與神血盟，同是一家，而這些日子以來，精英堂的弟兄也給黑狼帮煩够了，這一次剿滅羣狼，就由本盟的鷹組武士來幹，至於長孫堂主，則要負起領導之責！」

長孫倚鳳一怔，繼而苦笑道：「他們會服從屬下嗎？」

衞天禪雙目圓睜：「你現在已經是本盟的重要人物，他們誰敢不服從？」

他臉色一沉，又說：「你有絕對的權力可以指揮鷹組每一名武士，誰敢抗命，

殺無赦！」

長孫倚鳳點頭道：「屬下知道了。」

衞天禪這才露出滿意之色：「那羣不知死活的黑狼，那個自以爲可以成爲黑道武林之王的嚴老匹夫，很快就會知道他們是錯得多麼厲害了！」

說到這裏，不由縱聲大笑。

（二）

三天後，在青湖城西南六十里外的一座廢堡中發生了一場可怕的血腥火併。

江湖上極可怕的一個幫會——黑狼幫，在這一役遭遇到重創！

黑狼幫幫主黑狼天王嚴川魂，身中數十刀，慘死在廢堡之內。

而黑狼幫裏惡跡昭彰的姑蘇三魔、聾啞雙毒也無一倖免。

消息傳出，哄動之極。

但却居然沒有人知道，黑狼幫是給甚麼人重創的。

有人在懷疑精英堂。

但精英堂中人，却全然不知道這件事的來龍去脈。

因爲他們根本就沒有參與這一役。

而長孫倚鳳也沒有說甚麼，似乎這是別人的事，與己無關。

× × ×

初二，月如鈎。

衞天禪召見長孫倚鳳。

× × ×

諸葛超凡也在座，大廳裏就只有他們三個人。

他面色沉重，對長孫倚鳳說：「殲滅黑狼幫之役，長孫堂主表現出色，盟主很欣賞。」

衞天禪道：「但本盟的敵人，還是不少。」

長孫倚鳳說道：「未知盟主是何所指呢？」

衞天禪瞳孔收縮，道：「你可曾聽過碧水閣這地方？」

長孫倚鳳搖搖頭。

「屬下從未聽說過。」

衞天禪嘆了口氣：「碧水閣主人，本是本座的妻子。」

「原來是盟主夫人。」

「可是，她却從來沒有把本座當作丈夫。」

長孫倚鳳目光一變，閉上了嘴巴。

這是盟主的家事，不宜插口。

只聽得衞天禪沉聲接道：「她不把本座看作丈夫也還罷了，更可惡的，是她一直暗中勾結外人，要把本座置諸死地！」

長孫倚鳳吸了口氣，但仍然沒開口。

衞天禪續道：「這兩年來，碧水閣中人不斷與本盟作對，本座實在是無法再容忍下去。」

諸葛超凡點點頭，道：「看碧水閣的動向，似乎是抱着不是你死，就是我亡的決心！」

長孫倚鳳肅然道：「這未免是太過份了。」

衞天禪道：「長孫堂主，依你之見，該當如何？」

長孫倚鳳道：「江湖上，不是朋友，就是敵人，但碧水閣主人，却也曾經是盟主夫人，這……」

「這一點你不必再去顧慮，」衞天禪目光收縮，冷冷道：「正是覆水難收，她既不把本座視爲丈夫，可見咱們之間早已恩斷義絕！」

長孫倚鳳道：「倘眞如此，碧水閣不啻是另一個黑狼幫，非澈底毀滅不可。」

「對！」衞天禪凝視着他，過了一會，又拍了拍他的肩膀，道：「正是英雄所見略同，這賤婦，這可惡的碧水閣，絕對留不得！」

長孫倚鳳道：「盟主既有殲滅碧水閣之意，未知是否已訂下殲敵之計？」

衞天禪沉吟半晌，忽然問：「你可曾聽過秦斬這個人的名字？」

「秦斬？」長孫倚鳳思索了好一會，才搖搖頭道：「屬下從未聽聞過這人的名字。」

衞天禪道：「秦斬年紀與你相若，其師父乃唐千里。」

「唐千里？」長孫倚鳳「噢」地一聲：「那倒是一個很有名氣的劍客。」

衞天禪冷冷一笑：「此人走具俠名，其實却是個爲君子。」

長孫倚鳳怔了怔，道：「這倒是出人意表。」

衞天禪哼的一聲：「這有甚麼奇怪，就像齊拜刀、司馬縱橫、鐵鳳師之流，他們人人都叫甚麼大俠，奇俠，其實還不是沽名釣譽之輩？」

長孫倚鳳道：「屬下亦有同感。」

衞天禪道：「司馬縱橫死在你手下，那是不必談了，齊拜刀歸隱泉林，過着神仙般快活的生活，也不必理會，但那鐵鳳師跟司馬縱橫頗有點交情，兩人平時朋比爲奸，好不風流，他日後必然會對你不利，可要小心。」

長孫倚鳳臉上露出傲然之色，道：「屬下殺得了小司馬，就絕不怕甚麼辣手大俠，盟主大可以不必担心。」

衞天禪目露關切之色：「長孫堂主的英雄氣概，叫人佩服，但就只怕鐵鳳師橫施辣手，暗箭傷人，那就防不勝防了。」

長孫倚鳳道：「對付鐵鳳師，屬下自有一套辦法，盟主不必過慮。」

「本座這就放心了，」衞天禪一笑，接道：「至於那秦斬，是唐千里的弟子，而唐千里却曾與那賤婦有所勾搭……」

長孫倚鳳忍不住道：「唐千里如今何在？」

衞天禪道：「死了。」

「眞的死了？」

「看來不假。」

「秦斬又有何陰謀？」

「他組織了一個七星幫，處處與本盟作對。」

「七星幫？」

「不錯，你聽過沒有？」

「七星幫之名，倒是聽聞多時，只是一直都不知道幫主是誰。」

衞天禪冷冷一笑：「正是秦斬。」

長孫倚鳳沉吟了好一會才道：「莫非七星幫現在已和碧水閣的人混在一起？」

衞天禪點點頭：「你說得一點也不錯，但這只是近十幾天之內的事。」

長孫倚鳳問道：「盟主認爲該當如何呢？」

衞天禪道：「正如你剛才所說，他們是另一個黑狼幫，非剷除不可。」

長孫倚鳳默然。

衞天禪目不轉瞬的盯着他：「長孫堂主，你是否願意再接再厲，爲本盟再建一功？」

長孫倚鳳恭聲道：「屬下不敢妄自談論功勞，但只要是盟主囑咐，屬下一定萬死不辭！」

「你又來了！」衞天禪哈哈一笑：「別說這種話，本座相信你，諸葛總護法也相信你，這一次，你的任務雖然艱鉅，但却一定可以完成。」

長孫倚鳳道：「是，屬下自當盡力而爲。」

衞天禪臉上的神態又漸漸嚴肅起來：「可是，碧水閣的力量，絕非黑狼幫可以比擬。」

長孫倚鳳道：「對於碧水閣，屬下實在一無所知，這一方面，還務求盟主多加指示。」

衞天禪道：「這個自然，本座總不成會讓自己的屬下閉着眼睛去對付敵人。」

諸葛超凡道：「我們對敵人的行動，向來有極詳細的資料和瞭解，正是知己知彼，百戰百勝，你是可以絕對放心的。」

衞天禪沉吟着，忽然對長孫倚鳳道：「但這一次的行動，恐怕要動用到精英堂的弟兄，才足以應付。」

長孫倚鳳立刻說：「這一點絕對不成問題。」

衞天禪道：「那麼你現在先回去好好準備一下，三天之內，諸葛總護法自然會把詳細的計劃向你說出。」

長孫倚鳳鞠躬，抱拳道：「屬下告退了。」

衞天禪露出微笑，目送他離去。

直到長孫倚鳳的影子消失了，衞天禪臉上的笑意也漸漸消失。

諸葛超凡忽然冷冷一笑，對衞天禪說：「這小子眞會裝蒜。」

衞天禪却搖搖頭。

「說到裝蒜這一門子功夫，他還是不行。」

「他還不行？」

「當然不行。」

「何以見得？」

衞天禪冷冷一笑，道：「他太着急要加入神血盟，而且剛成爲本盟一份子，就要屢建奇功，這和他從前的性格，大不相符。」

諸葛超凡怔了怔，繼而笑道：「原來盟主對他這個人，早已瞭如指掌。」

衞天禪瞳孔收縮，冷冷道：「他很聰明，一上來就替我們解決了黑狼幫，而黑狼幫眞是咱們神血盟的敵人，也是精英堂心腹大患，他此舉，只不過是借刀殺人，兩家有利而已。」

諸葛超凡點點頭：「不錯，他的裝蒜功夫，還是不行。」

衞天禪淡淡一笑：「和咱們相比，他還只不過是一頭初生之犢。」

諸葛超凡道：「盟主，有一件事，屬下還是大有疑惑。」

衞天禪道：「你說的是不是司馬縱橫的事？」

諸葛超凡點點頭：「長孫倚鳳是不是眞的已經殺了他？」

衞天禪冷冷一笑：「你認爲他能殺得了司馬縱橫嗎？」

諸葛超凡道：「倘若長孫倚鳳以暗襲的手段殺了他，也不是奇事。」

衞天禪道：「但根據丁世華與齊巨山的報告，他們是面對面的決鬥，但丁、齊兩人，却未曾親眼目睹那一戰是如何進行的。」

諸葛超凡道：「盟主懷疑司馬縱橫未死？」

「不是懷疑，而是肯定！」

「但那顆腦袋……」

「要造一個假的死人腦袋，實在是太容易了。」

諸葛超凡恍然大悟。

「司馬縱橫去了甚麼地方？」

「這一點，本座還是未能確切知道，但九玄洞一役，玉兒認爲，那使用銀槍的灰衣人，極可能就是司馬縱橫。」

諸葛超凡冷冷一笑：「想不到江湖後輩的花樣，比我們還要多千百倍。」

衞天禪緩緩道：「但他們的花樣，却徒然使本座得益而已。」

「不錯，長孫倚鳳爲了要取信於盟主，不惜獻出獵刀。」

「這當然是已經得到了司馬縱橫的同意。」

「可是，他們却想不到，這徒然是白送獵刀而已。」

「除了獵刀之外，還有一間古董店。」

衞天禪淡淡的說。

諸葛超凡連忙說道：「那實乖軒，屬下……」

「別緊張，本座絕不會怪責你，」衞天禪悠然一笑，「你喜歡古董，本座喜歡寶刀，正是各得其所。」

諸葛超凡吸了口氣。

衞天禪揮了揮手，又道：「這是你應該得到的報酬，別放在心上，但碧水閣的事，一定要全力辦妥。」

諸葛超凡點頭不迭：「屬下知道，屬下知道。」

衞天禪一笑，笑得就像隻已穩可擒獲兔子的狐狸。

偷襲水碧閣

（一）

初四正午，諸葛超凡親自去找長孫倚鳳，把一套「殲敵大計」向他詳細說明。

長孫倚鳳很用心的聽。

最後，諸葛超凡補充道：「記着，目前碧水閣中，可說是高手雲聚，你千萬小心，切莫使盟主失望！」

長孫倚鳳點點頭，道：「屬下一定不會使盟主失望的。」

× × ×

諸葛超凡離去後，長孫倚鳳就躺在臥室的大床上睡着了。

他睡的很舒暢。

他彷彿一點也不緊張。

但這却是聰明的做法。

無論他想幹甚麼事，都必須要有充沛的體力，和清醒的頭腦。

所以，他現在最需要的，並不是思考，而是好好的休息休息。

（二）

初六，晨。

是日大風，尤其是在白猿鎮外的官道上，更是寒風凜冽，令人幾乎連站都站不穩。

一支商旅，却在這個時候，從官道向北邁進，逆風而行。

他們並不是前往白猿鎮，而是繞過白猿鎮，取道進入二郎山。

這一支商旅，大概有三十多人，看他們的樣子，似乎都很疲倦了。

× × ×

在此同時，白猿鎮的兩家客棧，俱已客滿，而住房的，全是武林中人。

這是很少見的現象。

另外，距離這裏五里外的一條山徑，也有數十人，正向二郎山南麓進發。

一股不尋常的氣氛，籠罩着這一塊原本相當太平的土地上。

（三）

碧水閣在何方？

碧水閣就在這裏。

秦斬終於找到了這個地方，看見了他找尋了許久許久的人。

碧水閣主人，本是花容月貌，漂亮動人的女子。

然而，歲月無情，她已不再年輕。

但她仍然是高貴的，也是莊嚴的。

雖然在她的身上，曾經發生過不少驚人、可怕的變亂，但她的氣質還是沒有改變。

秦斬告訴她：他的師父唐千里已經死了。

碧水閣主人的反應是黯然的、悲傷的，但却並不太激烈。

這時候，碧水閣已成爲了一個極受人注視的地方。

因爲神血盟將會選擇這裏作爲戰場。

而這一戰的重要性，實在是難以想像的。

幸好鐵鳳師和郝世傑都已到了。

除了他倆之外，還有雲雙雙、焦四四、高六六、侯八八、谷長青。

當然，貴妃蔡紅袖，死末道人、金脚帶、老賭精等人也全在。

但舒家兄妹却不在這裏。

至於濮陽玉的身份，羣雄已知道。

他曾欺騙他們，僞裝被神血盟中人追殺，其實那只是爲自己製造機會，來對付七星幫。

幸而司馬縱橫揭破了他的廬山眞面目，羣雄才沒有繼續被他瞞騙。

老賭精最生氣。

「這小子眞他媽的不是人，老夫還以爲他年少有爲，將來可以爲武林幹一番轟轟烈烈的好事，誰想到這廝居然是神血盟的奸細，老夫眞是看走了眼……咳咳……咳咳……」

他近來喉嚨有點不舒服，大概是吃得煎炒食物多了一點。

他說得太激動了，不由自主地咳嗽起來。

「死未？何必如此興奮？」死末道長桀桀一笑，「濮陽玉又不是你的兒子，他走正路也好邪路也好，又干你甚麼事？」

老賭精怒道：「閉上你的嘴！」

金脚帶冷冷一笑：「這倒橫蠻之極，你說得，人家爲甚麼不說得？」

焦四四見七星幫的人吵得正熱鬧，不禁也走了過來，笑道：「對啦，你說得，他說得，俺也說得，在這年頭，人人都要逞英雄，但英雄又怎樣？難道你們沒聽過英雄難過美人關嗎？」

焦四四一開口，高六六又豈有怠慢之理，他連忙說：「想當年，董卓就是給刁婵弄得一敗塗地的。」

死末道人皺了皺眉，說道：「董卓算得甚麼英雄？他只不過是個賊頭子，狗熊而已。」

焦四四瞪着高六六，道：「你少見識，別來口沫橫飛，其實天下間眞正的英雄，少之又少，在這裏，瞧來瞧去，恐怕除了俺之外，就只有鐵大俠才是眞正的大英雄。」

高六六哼的一聲：「鐵大俠是大英雄，那是不必爭論的，但你也居然以英雄自居，不怕笑掉別人的大牙麼？」

焦四四正待發作，忽聽一人嬌笑道：「誰說焦壯士不是英雄？」

焦四四裂嘴一笑，大喜：「對！說得對極了。」

回頭一望，却是一怔。

「小師妹？」

雲雙雙又是淡然一笑：「大師兄固然是英雄，二師兄也同樣是英雄之至。」

高六六一怔：「何謂之英雄之至？」

雲雙雙的臉色忽然一沉：「師父叫你們練刀法，你們却在這裏搗亂，眞是胆色過人，英雄氣概十足！」

焦四四、高六六臉色同時驟變，忙說道：「咱們不做英雄了，咱們馬上就去練刀。」

（三）

對於焦四四和高六六來說，練刀是一件極之沒趣的事。

但這時候，他們却不能不練。

兩人在碧水閣背後的石林旁，一招一式的對拆起來。

這石林分成兩邊，中間是一條清澈的大溪。

距離他們練刀的位置大概二十丈光景，有一條瀑布，流水有如萬馬奔騰般，從山上飛瀉下來。

這裏沒有路。

絕對不會有人騷擾他們。

這的確是一個練武的好地方。

× × ×

半個時辰過去了。

兩人越練越起勁。

因爲雲雙雙對他們說：「倘若偷懶，我一定知道，我知道了，師父也一定知道，師父知道了，你們會有甚麼後果，你們自己慢慢的去想好了。」

他們不敢想。

他們也不敢偷懶。

這一次，他們是眞正努力練刀，絕不馬虎了事。

但忽然間，高六六叫道：「且慢！」

焦四四怒道：「這一路刀勢現已進入以快攻爲主的階段，豈可且慢？且快才是

眞的。」

高六六也怒道：「快個屁！再打下去，咱們都快要變鹹魚了。」

焦四四「呸」的一聲：「老是想吃賤東鹹魚，鹹你個死人頭！」

高六六怒道：「瀑布上有人跳下來，你瞧見了沒有？」

焦四四這才停止了動作。

他轉身一瞧，不由「啊呀」一聲叫了起來。

「莫不是水鬼殺到？」

高六六道：「他們是從上面跳下泉水裏的，又怎會是水鬼？」

焦四四道：「不是水鬼，難道是天兵天將？」

高六六咬咬牙：「管他娘是甚麼妖怪，咱們一刀一個，把他們幹翻了再說。」

「好主意！」

「殺呀！」

兩人揮刀，飛衝上前，氣勢倒是蠻勇猛的。

× × ×

他們的確看見瀑布上跳下了幾個人。

總共是六個。

六個黑衣勁裝大漢。

他們有人握着重兵器，有人揮動單刀，也有人赤手空拳。

但赤手空拳那人也最歹毒，一出手就是兩把藍汪汪的暗器。

這兩把暗器顯然淬有劇毒。

焦四四和高六六雖然渾渾噩噩，但畢竟還是出自名師門下，一見來勢，已知硬碰不得，連忙雙雙縱身閃開。

焦四四大叫：「師弟小心，這夥猢猻子並不是跟咱們開玩笑。」

高六六怪笑一聲：「俺自有分寸，師兄毋庸憂慮也——」

誰知話猶未了，肩上已挨了一刀。

一個黑衣大漢，兇神惡煞似的，持刀猛攻高六六。

高六六剛才是一時說得忘形，驟然不防，馬上吃了一刀。

但這一刀也激發起他的戰意。

「眞他媽的，你當俺眞箇是飯桶托世嗎！」

怒火一起，刀勢頓然猛烈無比，反攻過去。

那黑衣大漢一招得手，以爲這黑臉漢子武功高極有限，誰知高六六一使出師門絕技，三招五式就已把他逼得手忙脚亂。

但這時候，那使暗器的又再故技重施，又是一把暗器向高六六背後暴射過去。

高六六這時已殺得性起，根本就沒有顧及背後。

焦四四大吃一驚，連一聲「小心」也來不及叫喚。

可是，高六六沒事。

因爲就在這一剎那間，半空突飛來了一條猩紅的斗篷。

斗篷本是柔軟之物，但這時候，這斗篷却像是一塊堅硬的鋼板一樣，橫裏飛來，恰好替高六六擋住這一蓬要命的暗器。

焦四四鬆了一口氣，接着同時大聲叫道：「小師妹自從出嫁之後，果然功力大進！」

× × ×

這斗篷正是雲雙雙的。

她面罩寒霜，眼神堅定而銳利。

她知道，神血盟已大舉進襲碧水閣！

劍刀齊飛惡狼滅

（一）

神血盟兵分三路，從碧水閣的左、右後方，大舉進襲。

從左路推進殺入碧水閣的，是神血盟的金甲組武士、銀盾組武士，還有精英高手三十六人。

統領這一支雄師的，是諸葛超凡。

從後方殺入碧水閣的，是神血盟的黑魔堂、紫衣堂、骷髏堂及總壇三祭師。

這一股力量更强大。

最先從瀑布潛入石林的，只是黑魔堂的先鋒隊伍。

眞正可怕的，是骷髏堂四十九高手，及總壇三祭師。

三祭師俱年逾七旬。

他們年紀雖然大，但身手之高，却是當世罕見。

統領這一支雄師的，也就是這三位祭師。

從右方而來的，却是神血盟的鷹組、豹組武士。

另外，尚有精英堂高手六十餘人。

爲首一人，正是長孫倚鳳！

× × ×

攻勢最猛烈的，是由諸葛超凡直接指揮的一千黑道高手。

金甲組武士與銀盾組武士，都是神血盟中的精銳戰士。

而隨後而來的三十六名精英高手，更是極難纏的厲害脚色。

金身不洩童子功

你是練武者、强壯者、孱弱者、老、中、青，人生所難免的，女色房事，能削戕任何人的體魄與元氣，未老先衰，百病叢生，此因是損精敗體之故，「金身不洩」法乃是指導保留精氣不外漏，（可以用於避孕）精氣爲人珍寶，不洩廻養，增元神，固腎氣，內强外堅，金鋼不壞之身也，此秘方容易學習，附有圖片說明書，只需筆金及郵遞費加幣23元，國外者，請購加、美幣銀行通天匯票付來

EASTERN CULTURAL SOCIETY
P.O.BOX. 3891 STN'B
CALGARY. AB, T2M 4M5
CANADA

東方文化武術社

金脚帶、死未道人、老賭精三人，與碧水閣中人，聯手對抗，這一戰可說是空前激烈。

尙幸碧水閣早已有備而戰，金甲組武士與銀盾組武士剛衝殺過來，就已佈下三座奇門陣法，把他們重重圍困。

這三座陣勢，絕不尋常。

金甲組武士與銀盾組武士雖然來勢洶洶，但却還是無法衝破這三座奇陣。

但諸葛超凡却指揮若定，毫不慌亂。

他手下的三十六名高手，在這位總護法的調度下，也佈下了一座極之怪異的陣法。

以陣勢對陣勢！

以陣勢破陣勢！

這種道理並不難懂。

但最重要的，是這陣勢是否能尅制對方的陣勢！

當然，組陣者武功之高低，也足以直接或間接影响這一戰的勝負。

金脚帶等三人，並不屬於碧水閣陣勢中的份子。

他們似乎變得有點多餘。

但當對方也組成陣勢之後，他們却產生了一種擾亂敵方視綫的作用。

諸葛超凡臨陣經驗豐富，一見之下，已知這三人非要除去不可。

他冷笑一聲，親自上前去對付這三個人。

老賭精人雖矮小，但戰意却最旺盛，一見諸葛超凡飛身撲來，不由分說已一掌掃了出去！

金脚帶忙道：「別輕敵，這老不死是神血盟的總護法！」

話猶未了，老賭精已像斷綫風箏似的向後倒飛開去。

他們拚了一掌。

老賭精掌力渾雄，向有鐵掌之譽。

但這一拚，他却是吃了個大虧。

「死未？」死未道人並非幸災樂禍，而是照例有此一言。

老賭精猶自叫道：「未死！未死！老夫還死不了……」

他居然還要再與諸葛超凡拚一掌。

但他只是踏前兩步，人已倒下。

金脚帶急抱起他。

死未道人臉色一變，手中五靈劍急刺諸葛超凡。

劍影閃動，劍花點點。

每一點劍花都隱藏着凌厲的殺着，每一招殺着都隱藏着精妙無窮的變化。

諸葛超凡不由發出一聲喝采：「果然好劍法！」

死未道人毫不理會對方說甚麼，掌中長劍招式更是緊密。

可是，無論劍招怎樣巧妙，無論殺着如何凌厲仍然無法傷得了諸葛超凡分毫。

堂堂總護法，身手確然超卓。

金脚帶已在那邊叫道：「牛鼻子，這老鬼不好惹，千萬小心——」

他並非長他人志氣，滅自己威風，而是事實的確如此。

諸葛超凡給死未道人連攻十七劍，他已看出了對方劍法中的破綻。

就在死未道人攻出第十八劍的時候，諸葛超凡突然從劍網重重之中欺身撲了過去。

這本是極危險的一着。

但他已看出了死未道人劍法中最大的破綻，這一撲之勢，也全然是針對那破綻而發。

死未道人劍勢已老，諸葛超凡這一撲，反而是最安全的。

他安全，死未道人就很危險了，因爲這時候，他們兩人之間的距離僅在咫尺。

諸葛超凡閃電般劈出一掌。

叭！

死未道人腰間中掌，口吐鮮血，蹌踉地俯衝出去。

（二）

從碧水閣後方殺進來的，也是神血盟中的精銳戰士。

焦四四，高六六雖然刀法頗有根基，但却只是有勇無謀。

無雙雙雖然身手不凡，可是畢竟獨力難支。

幸好神血盟的三祭師還未趕到，丐帮、長鯨帮、華山派與天台派的高手已然紛紛佈陣，總算及時壓住了陣脚。

這幾個門派帮會，全是神血盟要誅滅的對象，這時候，他們可說是敵愾同仇，大有唇亡齒寒之慨。

等到三祭師趕到的時候，形勢已相當吃緊，誰也沒絕對的把握可以獲得勝利。

× × ×

現在，神血盟的兩路攻擊已經全面展開。

但長孫倚鳳却在碧水閣右方百餘丈外，按兵不動。

他說要等待最佳時機。

他在等甚麼？

他要等多久？

這位千秋、精英兩堂堂主，沒有說。

但忽然間，精英堂中人，與鷹組，豹組的武士，發生激戰。

他們本是同路人，俱在長孫倚鳳管轄之下。

而且，大敵當前，大戰在即，但他們却自己先打起來了。

長孫倚鳳沒有制止。

他只是冷冷的盯着一個人。

這人也目不轉睛的盯着他。

「長孫堂主，多謝你的獵刀了。」這人忽然淡淡一笑，說出了這麼一句說話。

× ×

這人當然就是血公爵衞天禪。

獵刀在他手中。

連長孫倚鳳的性命也彷彿已在他的掌握裏。

「你可知道，背叛本盟，將會受到怎樣的懲罰？」衞天禪淡淡道。

長孫倚鳳眨了眨眼睛，道：「我從來都沒有認爲，自己是眞的加入了神血盟，所以『背叛』兩個字根本就無從談起。」

衞天禪冷冷一笑：「你以爲可以乘人之危，把本盟重重打擊？」

長孫倚鳳搖搖頭：「你又說錯了，衞盟主現時正在狂攻碧水閣，危如壘卵的，只會是碧水閣中人，而並非神血盟。」

衞天禪哈哈一笑：「你倒有自知之明，老實說，在這一戰之後，江湖上再也沒有甚麼碧水閣，也不會再有精英堂的存在

了。」

長孫倚鳳淡淡道：「那麼，當然再也不會有我這個人存在了？」

衞天禪搖搖頭。

「那倒不然，本座要你活下去，」他目中露出了殘酷的笑意，「你最少還可以活一百天。」

長孫倚鳳嘆了口氣，道：「這一百天內，恐怕我會被折磨得不成人形了。」

衞天禪盯着他看了很久，才怪笑着說：「本座會用這柄獵刀，把你身上的肉很仔細地割下來，每天割一次，每次只割肉半兩，絕不多取。」

長孫倚鳳目光閃動：「那倒有趣，每天半兩肉，何時才割得完？」

衞天禪道：「最少，一百天之內，你絕不會死。」

長孫倚鳳臉上沒有表情，只是淡淡的道：「也許，我們的計劃是失敗了。」

衞天禪道：「但你最少有一件事是很成功的。」

「黑狠帮？」

「不錯，借刀殺人，永遠是最高明的策略。」

長孫倚鳳道：「那麼，我倒是已經把神血盟利用了？」

衞天禪道：「你也不必把自己估計得太聰明，誅滅黑狠帮，本來就是本座已想幹了很久的事，閣下的出現，只是使本座提早一點進行而已。」

長孫倚鳳淡淡道：「你的確是條老狐狸，可是距離成功的階段還有很遠。」

他的話剛說完，居然立刻就有人答腔：「心術不正的人，永遠不會成功。」

衞天禪目光一轉，盯在一個灰衣人的臉上。

但他看不見這人的臉。

他只是看見這人的一雙眼睛。

× × ×

衞天禪嘿嘿冷笑。

這灰衣人是矇着面的，但衞天禪却彷彿可以透過矇着面孔的布之中，認出這人是誰。

「在九玄洞裏大顯威風的，就是閣下？」他冷冷地說。

灰衣矇面人道：「那不算怎麼威風，只能說你們的人窩囊一點。」

衞天禪道：「有人說，那天你的聲音很古怪，說話的詞句也很相粗魯，而且又以一桿銀槍作爲武器，無論怎樣看來，都不像是司馬縱橫。」

灰衣矇面人道：「你看我像不像是司馬縱橫？」

衞天禪道：「很像。」

灰衣矇面人道：「何以見得？」

衞天禪道：「因爲你現在的手裏沒有那桿銀槍。」

灰衣矇面人道：「這又和我像不像是司馬縱橫有甚麼關係？」

衞天禪道：「因爲你想取回獵刀，只有獵刀，才是你最稱心如意的兵刃！」

灰衣矇面人默然半晌，接道：「還有別的理由嗎？」

衞天禪道：「還有，因爲獵刀既已在本座手裏，你就算用任何武器來對付本座，都是絕對多餘的，既然如此倒不如赤手空拳，也許還會靈活一些。」

灰衣矇面人不由衷心地讚道：「衞盟主果然精明。」

衞天禪却毫不動容，只是冷冷一笑道：「但本座却想不透，你們這些俠義自居的人物怎麼也學會了矇頭矇臉這一套。」

灰衣矇面人立刻把頭上罩着的布巾解除，露出了本來面目。

這人果然是司馬縱橫。

他與長孫倚鳳衝突，只是一個計劃，就是務求長孫倚鳳潛入神血盟。

司馬縱橫被割掉腦袋，當然是假的，那只是一種掩眼法。

長孫倚鳳能否成功混入神血盟，而又是否可以獲得衞天禪的信任，那是沒有絕對把握的事。

爲了這一點，司馬縱橫跟長孫倚鳳爭論了很久。

司馬縱橫認爲，這是極危險，而又極艱巨的，他並不贊成這個計劃。

但長孫倚鳳却堅持己見。

爲了消滅神血盟，長孫倚鳳甘願担當這個「臥底」的危險角色。

到了現在，長孫倚鳳雖然沒有完全失敗，但却也沒有眞正的成功。

老狐狸絕不會輕易相信披了羊皮的老虎。

鷹組與豹組的武士，早就已接獲密令，要擊殺精英堂的每一個人！

（三）

精英堂中人，每一個都在血戰中。

堂主也不例外。

長孫倚鳳已和兩個豹組的武士，在苦戰得難分難解。

這兩個武士，其實並非豹組中人，而是濮陽玉和衞寶官！

× × ×

外傳衞寶官武功平凡，那是絕不確切的。

虎父無犬子！

衞天禪武功絕頂，他的兒子又怎麼會是膿包貨色？

長孫倚鳳劍術超羣，那是無可懷疑的事，但在濮陽玉和衞寶官兩人的圍攻下，他却陷入了捉襟見肘的境地。

三人都是劍法上的大行家。

三人的造詣也在不相伯仲之間。

但以一敵二的長孫倚鳳，實在就很難討好得去。

噹！

衞寶官看似輕佻浮躁，一手劍法却是深沉狠辣，終於首先在長孫倚鳳的右肩上劃破一道半尺長的口子。

司馬縱橫心頭一震。

他當然很想去帮長孫倚鳳，但在他的面前，還有一個極兇殘暴戾，身手絕頂厲害的血公爵衞天禪。

衞天禪目中已露出了殘酷的光芒，就像是一頭飢餓的雄獅。

他手裏甚至已亮出了獵刀！

× × ×

司馬縱橫是有心無力。

他一動，衞天禪的刀一定會馬上纏了過來，那時候，非但帮不了長孫倚鳳，甚至連自己也會立刻死在獵刀之下。

司馬縱橫不怕死。

但這樣死法，却是太寃枉不大值得。

而且自己若死了，對於長孫倚鳳的情緒，一定也會有極惡劣的影响，那只有加速他潰敗的時間。

在這一刻間，司馬縱橫的手心已沁出了汗。

幸好鐵鳳師的聲音忽然來了。

「雙鳳齊飛，誰擋者死！」

（四）

鐵鳳師的聲音來了，人也來了。

最重要的還是他的劍。

鳳凰神劍！

× × ×

衞寶官早已認定長孫倚鳳是個死人。

在他和濮陽玉聯手之下，長孫倚鳳一定會死，他不可能反敗爲勝，也不可能從兩人的劍下僥倖逃脫。

事實上，長孫倚鳳不會逃。

無論勝負存亡，他必須要和精英堂的每一個弟兄在一起。

他可以敗，也可以死，但他絕不會在這種形勢下逃走的。

他最壞的打算也許只有一個，就是與兇殘的敵人同歸於盡。

但鐵鳳師的出現，却使他毋須作出如此惡劣的打算。

——雙鳳齊飛，誰擋者死！

鐵鳳師能有這份信心，這份豪情，他爲甚麼不能有同樣的氣概。

轉瞬之間，長孫倚鳳變了。

他的劍彷彿已有了信心，有了生命。

鐵鳳師大笑。

「這才是長孫倚鳳！」

衞寶官冷笑。他對濮陽玉說：「精英堂主留給你！」

他選擇了鐵鳳師。

虎父無犬子，區區一個鐵鳳師又有甚麼了不起？

刷！刷！刷！刷！

衞寶官長劍揮舞，一口氣攻出五劍。

這五劍招式並不繁複，甚至可以說極爲簡單，但那種氣勢，却有如霹靂一般威猛，自然給予鐵鳳師極大的壓力。

但鐵鳳師的目光忽然變得像是劍鋒一般寒冷，寒冷而堅定。

他的人也穩如泰山，絕對沒有被這種雷霆萬鈞的攻擊嚇倒。

衞寶官每攻出一劍，他的身子就急促地一側。

然而，動的只是他上半截身子，一雙腿却牢牢釘在地上紋風不動。

攻出五劍之後，衞寶官的眼色變了。

他顯然沒有料到，鐵鳳師的身手竟然是如此矯捷。

鐵鳳師沒有還擊，却在這剎那間大喝一聲。

這一喝是甚麼意思？

衞寶官不知道，濮陽玉也不知道。

等到他們終於知道的時候，長孫倚鳳的劍鋒已穿過了衞寶官的咽喉。

× × ×

眞正的殺着居然來自長孫倚鳳，這實在使衞寶官大感意外。

他想不到，萬萬的想不到。

濮陽玉也是一樣。

那時候，他已纏住了長孫倚鳳，而且似乎已把他逼得透氣不過。

可是，忽然間，長孫倚鳳不見了。

濮陽玉攻出去的劍，居然由鐵鳳師的鳳凰神劍接住。

長孫倚鳳呢？

他已和鐵鳳師換掉了位置，劍鋒却在滴着血。

那是從衞寶官咽喉上流出來的血。

剎那間，一個人的臉色變得比紙還蒼白。

那是血公爵衞天禪！

（五）

衞寶官這一次是眞的死了。

他死在長孫倚鳳的劍下！

「那簡直是不可能的事！」血公爵的心裏在狂叫。

自己早已知道長孫倚鳳是個奸細，但他却一直沒有幹掉他！

他以爲是飛不出自己掌心的。

但他現在，却在自己的掌心裏，殺了衞寶官！

衞天禪簡直給氣爆了肺！

颯！

刀光如雪，急攻出去！

司馬縱橫攔住他，赤手空拳的去阻攔他。

衞天禪臉色雪白，一雙眼睛却紅得像是快要滴出鮮血！

他狂吼，刀勢更兇猛，簡直有如排山倒海一般。

司馬縱橫以巧妙的身形避開了八刀。

但衞天禪的刀法，也越來越是兇厲。

颯！

每一刀都力足開碑裂石，尤其是第九刀！

司馬縱橫似在這一剎那間，身形略爲一慢。

一慢已很足以致命。

他終於在這一刀之下倒了下去！

× ×

司馬縱橫倒下，但沒有死。

其實他的身形始終沒有慢下來，而是衞天禪的第九刀快了一倍。

血公爵果然不愧是一代梟雄，就以這一刀來說，天下間恐怕已沒有幾人能够使出。

即使司馬縱橫也不能。

小司馬是高手，一個傑出的年青高手，但却絕不是天下無敵。

即使他死在這一刀之下，他也死而無怨。

因爲血公爵的刀法，的確絕頂高明，絕頂厲害。

但他沒有死。

因爲他比任何人都更瞭解獵刀。

獵刀不會瞭解任何人，任何事，它畢竟只是人鑄造出來的。

它沒有思想，沒有感情！

但人却可以瞭解刀。

更尤其是小司馬。

當衞天禪發出第九刀的時候，司馬縱橫已在那短短剎那間，算準了它的尺寸。

這一刀若照這情況下砍過來，恰好可以砍在自己的胸膛上，刀鋒入肉三寸。

這絕對足以致命。

而那時候，他已無退路。

衞天禪這一刀已把他所有的退路完全封死。

他也沒有可能接下這一刀。

所以，他只好咬緊牙關，用血肉之軀把這一刀承受下來。

但也在那剎那間，他深深的吸了口氣，使胸膛肌肉急促收緊。

這是保命奇招。

結果，這一刀仍然傷了他，但刀鋒入肉却沒有三寸，只是五分。

半寸傷痕，不算太輕但却還不致命。

衞天禪也感到意外。

在他的想像中，沒有人能在這一刀之下還能活着。

但司馬縱橫却沒有死。因爲他瞭解獵刀，他太清楚它的尺寸。

倘是另一柄刀，他也許會不知閃避！

× × ×

衞天禪雖然感到意外，但殺氣依然。

獵刀又再挾着呼嘯之聲落下。

司馬縱橫急躍起，一縱身就是丈二。

驀地，一道沉實的劍影飛捲過來。

鏗！

這一劍擋住了衞天禪手裏的獵刀。

衞天禪目光陡地大亮，凝注着這柄劍的主人。

那是一個梳髻的綠裙婦人，也就是衞天禪的妻子。

但她現在已不承認自己是衞夫人。

她現在是碧水閣的主人，也是神血盟主要斬草除根的目標。

× × ×

衞天禪的確很意外。

他想不到她居然能够爲司馬縱橫接下這一刀。

「妳的武功很好！」他盯着碧水閣主人，冷冷的說。

「衞天禪，你今天總算找到這個地方，也找到我了。」碧水閣主人的聲音更冷漠。

衞天禪瞳孔收縮，緩緩道：「妳以爲唐千里的劍法，可以殺得了本座？」

碧水閣主人道：「唐千里已死，別再提他。」

衞天禪道：「但妳手裏的鐵劍，到底仍然是唐千里的遺物。」

碧水閣主人冷冷道：「你害怕了？」

衞天禪陡地大笑：「就算是唐千里復生，本座也絕不在乎，他根本就不是本座之敵。」

碧水閣主人冷冷一笑：「衞天禪，你把自己估計得太高了。」

就在這時一人揮刀大喝：「斬！」

「斬」聲一起，這人已揮動雙刀，狂斬過來。

他是秦斬。

他要斬的人，當然是血公爵衞天禪！

（六）

秦斬突如其來，而且是拚死而來。

他根本就沒有活下去的打算。

他心目中只有一個念頭，就是要殺衞天禪。

衞天禪冷冷一笑。區區一個七星幫主，他還沒有放在眼內。

倒是碧水閣主人的鐵劍，不容漠視。

秦斬既已動手，碧水閣主人也自然不會閒着。

反而司馬縱橫，大可以袖手旁觀，看看衞天禪怎樣對付碧水閣主人和秦斬。

× × ×

衞天禪衣衫起伏，身形急劇轉動。

「殺！」他突然發出一聲厲叱！

刀光飛散，一道銀光閃電般飛入碧水閣主人的咽喉。

叮的一聲，鐵劍墮地。

碧水閣主人却仍然屹立着。

她雙目暴睜，滿臉茫然之色。

這許多年以來，她不斷苦練劍法，就是等待這一天的來臨。

這一天已來了，但她却還是殺不了衞天禪。

她悲憤、失望。

但在她失望的眼神裏，忽然又閃過了一綫希望。

她已敗了，也快要死了，但秦斬還沒有敗，他還沒有死。

她想起了一件事。

——當秦斬見到她的時候，就要求她把鐵劍的劍柄解下來。

——她用這柄鐵劍練劍已很久，但從來都沒有想到，它的劍柄居然是可以解脫出來的。

——劍柄裏有一本很薄的小册，小册裏原來有十一式刀法。

——唐千里是名劍客，但他最大的成就却不在劍法，而是刀法。

——在很久以前，他已研創出十一式刀法。他認爲這是衞天禪的尅星，因爲這十一式刀法本來就是針對衞天禪的武功路子而創造出來的。

——但這十一式刀法還不够，因爲它只有攻招，而沒有守式。要殺衞天禪，只攻而不守，必敗。

——其後，唐千里再創八式守勢刀法，配合那十一式，總共是十九刀。

——唐千里曾有遺言，告訴秦斬，這十九刀已可殺衞天禪！

× × ×

唐千里的心血是否白費？

秦斬能否擊殺血公爵？

這一切，就全看這一刻了！

倏地，一柄刀跌下。

在此同時，一人慘厲呼嚎，另一人却閃電般伸手接下那刀！

那是獵刀！接刀者正是司馬縱橫！

秦斬的刀，已沒入了血公爵的胸膛！

衞天禪雙目怒凸，瞪着秦斬：「你……你……你……」

但除了這三個「你」字之外，他再也說不出半個字來。

碧水閣主人已倒下。

她倒下去的時候，臉上已露出笑容。

她倒下去不久，衞天禪也倒了下去。

秦斬茫然地站在那裏，臉上沒有半點表情。

雖然他已殺了衞天禪，但却未能保護碧水閣主人的性命。

唐千里若還活着，他的心情也一定會和秦斬一模一樣。

（七）

碧水閣之戰，是極其慘烈的。

濮陽玉、諸葛超凡、衞寶官、三祭師，他們都是神血盟的一等一高手。

但他們却遭遇到極强大的反擊力量。

在衞天禪倒下去之後，形勢更是急轉直下。

混戰中，這些一等一高手，就只有三祭師其中之一，能僥倖逃脫。

其餘者，無一能活着離開碧水閣。

然而，羣雄也是元氣大傷。

丐帮、長鯨帮、華山派、天台派俱損折高手多人。

碧水閣中高手，也是傷亡慘重。

損失最輕微的，反而是精英堂。

老賭精，死未道人苦戰諸葛超凡，雙雙受創。但他們却居然沒有死掉。

那全然是因爲郝世傑醫術高明。

他桀桀一笑，對這兩人說：「老夫弄死了諸葛超凡，又救了你們，你們怎樣謝我？」

老賭精道：「是你砍翻諸葛超凡？」

郝世傑搖了搖頭：「老夫沒有親自操刀。」

老賭精一怔：「那麼你又是怎樣弄死這個總護法的？」

郝世傑笑道：「老夫在痛罵一個人，罵他沒用、窩囊，連諸葛超凡都不敢去對付。」

老賭精大奇。

「你在罵誰？」

「易大先生。」

「結果怎樣？」

「這老小子不堪一激，馬上就去跟諸葛超凡拚命，結果眞的宰了這總護法。」

老賭精道：「說來說去，你只是從中煽風點火，但却把這份功勞攬在自己的身上。」

郝世傑哈哈一笑：「總而言之，諸葛超凡是給老夫弄死的。」

「嘿嘿死未！」死未道人終於開口。

這時候，一個黑臉大漢捧着一大碗藥走過來，大聲道：「快喝掉它，否則死定了！」

「高六六？」死未道人一怔，喝了一口藥，頻頻搖頭：「苦也！苦也！」

高六六、老賭精齊聲笑：「死未！」

× × ×

夕陽照千里，古道入黃昏。

舒美盈送別鐵鳳師。

× × × ×

鐵鳳師臨走前對她說：「看見妳沒事，我很高興。」

舒美盈的眼睛却有點紅了。

「你爲甚麼一定要走？難道我眞的令你很討厭？」

鐵鳳師搖搖頭：「不，和妳在一起，我很快樂，而且，我以後一定會回來找妳算帳。」

「算帳？」舒美盈一怔。

「當然啦，難道妳不知道，這一次爲妳跟神血盟弄得天翻地覆，我損失了大量的血和汗？」

「這要我來負責嗎？」舒美盈「呸」的一聲笑了起來。

就在這時候，焦四四走了過來，大聲道：「你們談够了沒有？」

舒美盈吃了一驚，依偎在鐵鳳師身旁：「這人怎麼這樣兇？」

焦四四道：「再不走，司馬大俠不等你啦！」

舒美盈一怔，盯着鐵鳳師：「你要和司馬縱橫去哪裏？」

鐵鳳師微微一笑，過了好一會才說：「齋戒沐浴。」

「你們爲甚麼要齋戒沐浴？不是想當和尚罷？」舒美盈又是吃了一驚。

鐵鳳師搖搖頭，忽然嘆了口氣道：「這些日子以來，咱們遇上太多血腥的事，五龍上人說要招呼咱們，吃三天素菜。」

「五龍上人沒事了？」

「這全是妳哥哥的功勞。」

「他？別提了！他說自己可以殺掉衞天禪，其實却是個草包！」

鐵鳳師一笑：「九絕飛狐舒鐵戈是草包，這倒是聞所未聞的說話。」

焦四四又在催促。

鐵鳳師一笑，終於在黃昏古道上遠颺而去。

（全文完）

下期預告

巨型小說

「紅花女俠」

棲霞客著

精選短篇故事

冷如冰・文
黃耀基・圖

閃電殺手

一山之上 二虎難存

月亮，被滿天的烏雲遮掩着。

風，在這夜空中刮得呼嘯作響。

東山西麓，一座巨塚前，插着幾枝香，放着一束鮮花。風太大，蠟燭沒辦法點，還是插在那兒陳設着。

巨塚前站着個人，他靜靜地站在那兒，低着頭似乎在默悼。在他身後不遠處站着四條黑影，那是四個黑衣漢子。祭墳掃墓的事常見，但在這夜黑風高的時候祭墳掃墓却不多見。

他站在墓前似乎有一段不短的時候了；那幾枝綫香都快燃燒去一半了。

這時候，除了那呼嘯的風聲外，一切都是靜的。他沒動一動，那四個黑衣漢子也沒有動一動。

過了一會兒，他緩緩抬起了頭。現在看清楚他的臉兒了：他竟是那位龍五少——龍雲琪。

龍雲琪抬起頭，目光在那座巨塚上停留了一下，然後緩緩移動，投射在那數里遠處黑壓壓一片的大莊院上。他的目光在那片大莊院上停留了很久很久。他的臉上雖然木然不帶一點表情，可是他那雙眸子却突然間蒙上了一層薄霧似的東西，神情有點落寞地喟然輕吁了口氣。

當他目光從那片大莊院上收回，移轉到面前的巨塚上投下最後的一瞥的時候，他吸口氣，突然開了口：「別在這兒，跟我到東麓去。」邁步緩緩地往東行去。

他剛一邁步，他身後的四個黑衣大漢動了，像電閃一般，由聚而散，一個起落之後，原是在他背後的四個，兩個竄到了他的前頭，兩個仍在他身後。

龍雲琪脚下只頓了一頓，但沒停，一頓之後仍然往東行去。

前面的兩個漢子忽然動了一動，兩人手裏各多了一樣東西，它似乎會見風長。那是長長的一桿，足有鴨蛋般粗細，竟然是一桿槍。

龍雲琪像沒看見似的，仍在往前走。

突然，他身後的兩個漢子動了，像兩頭豹子般地躍到他背後。兩人手裏各握着一根黑忽忽的東西：那是兩根尺來長的鐵棒。

龍雲琪脚下仍沒停，但當那兩個漢子撲近他身後的時候，他突然旋身抬手，一道寒光電閃，「噹！噹！……」兩聲，兩個漢子人影暴退。

立定一看，他兩個胸前衣裳破裂，迎風飄動。龍雲琪手裏多了件東西，冷氣森森的，是把尺多長的短刀。

「龍雲琪！只聽說你一手飛刀兒玩得神絕，沒想到刀法竟也如此高明。」前面那兩個手握大槍中的一個漢子發了話。

「那裏，那裏，多謝誇獎。」龍雲琪轉過身冷冷地說。

「嘿！嘿！你再高明我也要領教領教。」那漢子把槍往地上一頓，然後單臂前遞，一抖，槍尖變成了一個斗大的槍花，電一般地直朝龍雲琪胸前扎到。

龍雲琪抬手出刀，刀頭直向那斗大槍花中的槍尖點去。「噹」地一聲槍尖一下子就縮了回去，那漢子脚下也退了一步。

「霍長風！這就是你的追魂槍？」龍雲琪的語氣充滿了輕蔑。

霍長風猛地一聲怒吼，雙手握槍，標前一步；刷，刷，刷，一連刺出三槍。槍槍有如靈蛇，槍槍奪命追魂。

龍雲琪冷然揮刀，一連三刀，頭兩刀封住了對方的攻勢，第三刀逼偏對方的大槍，人跟着逼進，短刀貼着槍桿前滑，削了過去。

刀已經比槍短了很多，短刀比大槍更短。兵器是一寸短一寸險；可是龍雲琪雖然用的是短刀，却未見吃虧。吃虧的竟是用大槍的霍長風，因爲使用大槍在一定距離對敵時甚見威力，最忌諱的就是讓人逼近；一旦讓人逼近，一桿大槍不但成了沒用之物，反而成了累贅。

事實也的確如此，如今霍長風的一桿大槍，便無法一下子掉轉槍頭收回來。

霍長風大吃一驚，抽身要退，可是龍雲琪的動作太快。一連三招，兩招封架，一招追擊；奇快如電，幾乎是一氣呵成，根本不容稍退。他第三招逼開大槍貼着槍桿前滑；只不過一閃，他那把短刀便已遞近了霍長風的咽喉要害。

眼看他的咽喉就要被那鋒利的刀鋒割斷；就在這當兒，短刀刀尖突然一頓，倏地一瀉而下，龍雲琪身子跟着一閃退了回去。

霍長風怔在了當地，站在那兒一動沒動，也不知道他是嚇呆了還是怎地？上身一件皮衣由領口到下擺，跟解開了扣子似的，全敞開了。整個胸膛全露了出來；好好的，連一點皮都沒有破。

刀法造詣的深淺就在這兒了，最難的是在力道拿捏得恰到好處；多一分，開膛破肚，血濺屍橫，少一分連個扣子都割不掉。

剎時間，四個漢子都傻了眼，被鎮懾住了，沒一個敢再動。

「我要是稍加一分力，你四個之中就要有三個躺在這兒，我看你四個該知足了。」龍雲琪緩緩垂下短刀，神色冷漠地說：「龍雲琪已經不是以前的龍雲琪了，我不願意隨便殺人，我殺程景安是迫不得已。記住，以後別再找我了，要不然你們長江五怪就會一個一個地躺下去。在江湖上混不容易，成名更不容易；從現在起，爲你們自己的今後多想想，你們走吧。」

四個人沒有一個說話，默默地轉身走去。

「慢着。」龍雲琪突然開了口：「我問問你們，你們怎知道我會到這兒來？」

「自然是有人告訴我們的。」一個使鐵棒的漢子說。

「是誰告訴你們的？」

「金斧武威。」

「哦！原來是他。」龍雲琪怔了怔，道：「你們在什麼地方看見他的？」

「從這兒往東走，五里外有一片小樹林，走過那片小樹林，有一圈竹籬笆，一間茅屋。就在這兒，那就是金斧武威的住處。」

「謝謝你了。」龍雲琪目光一凝，道：「你四個可是有意讓我找他去？」

「當然。我四個殺不了你，但『飛刀』對『金斧』，你『飛刀』不一定能佔得了便宜，討得了好。」

「也許。」龍雲琪微點了點頭。把短刀收藏在袖中，緩緩往東行去，越去越遠，終於消失在黑夜中。

「他去了，沒想到他眞會去。」那漢子說。

霍長風開了口：「沒聽武威說麼，他跟他是寃家對頭，只要一個知道另一個在那兒，一定會找上門去的。」

「他去了，咱們要不要跟着去看看，給他收屍去？」

「用不着。」霍長風搖搖頭道：「武威說得好，他們兩個之中總要倒下一個，那沒倒的一個，自會替倒下的一個收屍，用不着咱們插手。」

「不錯。自有我替他收屍，用不着你們插手。」一個冰冷的話聲起自巨塚之後，隨着話聲走出個人來；正是那個「金斧」武威。

四個人全都不由一怔，霍長風開了口：「龍雲琪找你去了。」

「我知道。」武威笑笑說：「我有十成把握，只要你們告訴他地方，他一定會去的。」

「那你怎麼到這兒來？……」

「今夜我不想跟他碰頭。」

「這麼說，你是有意讓他撲個空？」

「不！」武威一搖頭道：「他不會撲空的。」

「他不會撲空？」霍長風一臉詫異訝然之色。

「是的，我担保他絕不會撲空。」武威笑了笑，目光忽然一凝，道：「怎麼？你們都吃癟了？」

霍長風臉孔一紅，道：「我不知道他還擅刀法，手中一柄尺長短刀使得竟跟他的飛刀一個樣兒的神絕。」

「哦。」武威沉默了一下，道：「這也難怪了，他要單是只憑一手飛刀玩兒得神絕，也就不會排名在你『追魂槍』跟我『金斧』之上了。」

霍長風遲疑了一下，道：「我不知道你跟他是怎樣的寃家對頭，不過，我却要勸你一句話。」

「什麼話？」

「他刀法精絕，你金斧不一定能够勝得他，如果沒有什麼深仇大恨，能罷手便罷手。」

「你怕我不是他的對手？」

「另外還有個原因。」

「還有什麼原因？」

「他是位心胸仁恕之人。」

「哦。」武威目光凝注道：「是因爲他對你刀下留情，沒有殺你？」

「不錯。」霍長風吸口氣，點頭說：「他能殺我們四個而沒殺我們，這年頭兒，江湖上這種人已經不多了。」

「所以你就勸我能不找他便不要去找他？」

「我這也是爲你好。俗話說：二虎相爭，必有一傷。」

「我懂。」武威笑笑說：「謝謝你的好意，你們四位請吧。」轉過身，邁開大

步而去。他去的方向也是龍雲琪的方向。

「大哥！」望着金斧武威的背影走遠了，一個使鐵棒的漢子輕聲開了口，道：「看樣子他並沒聽進你的勸告呢。」

「嗯。」霍長風點點頭道：「武威的爲人比龍雲琪陰沉多了，我們走吧。」忽然輕吁了口氣，大踏步領先走去。

× × ×

踏着泥濘，頂着風，龍雲琪慢慢地往前走着。他右手在袖子握着他那把短刀，握得緊緊的。

他要不惜一切地拚了「金斧」武威。不只是爲他自己，而是爲他體弱多病的哥哥跟他的嫂子。因爲只要武威在一天，他的哥嫂便無法過一天安寧的生活。

他知道，要是那一天武威找上了他家，他兄嫂一定會亡命在武威的金斧下。

走着走着，眼前看到了一片小樹林，光禿禿的枝椏在寒風中抖索掙扎；不知道要再挨過多少苦難的日子，才能挺直地站立。

不管多少個日子，它都得支撐，堅强地支撐，要是在這時候倒下去，它就永遠沒辦法再見到早春的陽光的了。

這片小樹林依着一片山坡，稀疏疏的小樹林，從這邊一眼可以看到那邊。山坡上，有一座屋頂上還有一兩片積雪的小茅屋，四週圍着一圈竹籬笆。

茅屋雖然小了些，但它座落在一個避風的所在，儘管它小，儘管它在這兒是孤零零的，可是這對一個無家可歸的人來說，它却是個無限溫馨的地方。

龍雲琪看看茅屋，想想片刻之後將要在這兒展開一場艱苦慘烈的搏鬥，將要有一個人濺血橫屍躺在這兒地上，他心中不禁有點不忍。

他已經穿過了那片小樹林，再前行兩三丈便抵達茅屋。

茅屋裏亮着燈，靜悄悄的，聽不見一點聲息。

這是怎麼回事？再大的風，憑「金斧」武威的功力，斷不會不聽見有人走近了這座茅屋。

龍雲琪突然想起了一件事：「追魂槍」霍長風等四個讓自己到這兒來找武威，無可諱言的是想藉武威之手撂倒下他。

「金斧」既然選擇這個地方跟霍長風等四人碰面，那是他有意讓他們知道他的住處。

武威爲什麼這麼做？用心是什麼……很顯然地，武威是想利用霍長風等人之口，把他引到這兒來，也就是說武威料準了他必來。他當然是一定有所準備，有所戒備；換句話說，這也是一個佈好了網的陷阱。

可是……茅屋裏這麼寂靜，四外也沒有一點任何動靜徵兆……

龍雲琪心裏有點詫異，詫異歸詫異，他脚下却緩緩邁了步，眼觀四面，耳聽八方地輕輕朝茅屋前逼了過去。

茅屋的門，竹籬笆的兩扇柴扉，都關着。

龍雲琪江湖經驗老到，爲防武威在竹籬笆的兩扇柴扉上做什麼手脚，他沒有用手去推。袖中的短刀伸出，用刀尖點向兩扇柴扉。

「吱呀」一聲，兩扇柴扉開了。

在這四週一片寂靜的夜裏，在這荒野所在，這麼一聲「吱呀」，聲音雖然很輕，但聽起來却特別大，特別刺耳。

龍雲琪眉鋒一皺，他不想由於這輕微的門響聲爲自己招來突如其來的猝襲。因此，他身子一矮，以短刀護住頭臉，提一口氣，一點脚猛然竄前，像箭一樣的竄到了茅屋門前，手中短刀向前一遞：「砰」地一聲，兩扇木門豁然大開；他連人帶刀衝了進去。

他衝進了茅屋，可是茅屋裏却仍是一片寂靜什麼動靜也沒有；自然也沒有人。

茅屋一明一暗，明間算是廳堂，除了一張方桌一條長板櫈以外什麼都沒有。桌上點着一盞油燈，燈芯老長；由於沒有修剪，直冒黑烟。

暗間是臥房，一張小桌子一張床，床是兩條長板櫈架着一塊木板的木板床；床上的被子弄成個被窩筒，可是裏頭沒有人睡。

小桌子緊挨着床頭；小桌子上也放着一盞油燈，一樣的燈芯老長，直冒黑烟。

只一眼，龍雲琪就作了判斷：茅屋裏有人住，至少在天黑的時候還有人在。不然不會有床有被，還點着燈。只是，住在這間茅屋裏的人顯然出去已經很久了；要不然燈芯不會那麼長還沒人修剪，任它直冒黑烟。

龍雲琪看得雙眉一皺，武威上那兒去了？……

他不在？……

不！他在。

龍雲琪突然右臂上揚，向屋頂刺出一刀。

一聲金鐵交鳴，雜着一聲輕笑，茅屋裏多了個人。是從屋樑上落下來的，落在茅屋門口，手裏也握着一把短刀。

他是個三十來歲的黑衣漢子，瘦長的臉孔，濃眉，像電一樣灼亮的眼睛，只是臉色顯得有點蒼白，眉宇之間冷肅之氣逼人。

他身子一落地就含笑說道：「也只有你龍雲琪有這個本領，換個人也許無法一刀把我逼下來。」

「小江！怎麼會是你？」龍雲琪一怔，瞪起了雙眼，一臉詫異地道：「你怎麼會跑到這兒來了？」

「無影刀」江浪，是當世江湖上職業殺手中的佼佼者。

江浪道：「有人花大銀子請我，所以我就來了。」

「請你幹什麼？」

「殺人。」

「你還在當殺手？」

「這是最後一次，我說過，再幹一次就洗手絕不再幹了。」

「這最後一次的僱主是誰？」

「這是職業秘密，本來是不該說的，但對你就不同了，是馬鐵腿。」

「他僱你殺誰？」

「此地龍家集龍家大院的五少爺。」

「哦。」龍雲琪眨眨眼睛道：「價錢還是老價錢？」

「不，加了一倍。」

龍雲琪笑笑道：「六千兩銀子一條命

，價錢够高了。」目光倏然一凝，道：「你知道龍五少爺是誰嗎？」

「我見都沒見過，怎麼會知道？」江浪搖搖頭說道：「鐵馬腿說，他武功很不錯。」

「幸虧你不知道，要不然你的麻煩就大了。」

「難道你認識他？」

「我豈只認識他，而且跟他要好得不得了。」

「他是誰？」

「他如今就站在你的面前。」龍雲琪淡淡說。

「什麼？……你……」江浪雙目忽然大睜，滿臉愕然之色地道：「你就是龍五少？」

「嗯！」龍雲琪點點頭道：「如假包換。」

「想不到啊！」這眞是做夢也想不到的事。」江浪忽然笑了，說道：「臨洗手了，這最後的一筆生意要殺的人竟然會是你。」

龍雲琪也笑了，道：「看來你這六千兩銀子是泡湯了。」

「豈只是泡湯了。」江浪搖搖頭道：「我小江的這塊招牌也砸定了。」

龍雲琪目光忽然一凝，道：「錢收了嗎？」

「老規矩，先收一半。」

「那你現在打算怎麼辦？」

「這還有什麼怎麼辦的。」江浪聳聳肩，攤了攤雙手，道：「反正我已經不再幹這一行了，碰上你招牌也砸定了，退錢就是。」

「退錢？」龍雲琪眉頭微微一皺，道：「你以爲馬鐵腿他會那麼好說話，會答應你退錢？」

江浪雙眉一揚，道：「他不好說話又怎麼樣，不答應也沒有用，他還能奈何得了我不成？」

龍雲琪淡然一笑，道：「馬鐵腿雖然奈何不了你，不過另外有個人可能會要了你的命。」

「誰？」江浪雙目忽然一瞪，道：「你別說笑了，放眼當世除了你龍雲琪以外，大概還沒人能要得了我這條命。」

龍雲琪笑笑道：「你知道這兒是誰的住處嗎？」

「不知道。」江浪搖搖頭道：「是誰的住處？」

龍雲琪道：「金斧武威。」

「武威？」江浪的一雙眼睛瞪得老大，道：「你說的難道是他？」

「嗯。」龍雲琪點頭道：「當今之世，能要你這條命的除我以外，只怕也只有他了。」

江浪目光凝注，問道：「這件事與他何關？」

龍雲琪緩緩道：「因爲他跟馬鐵腿是朋友，如果我猜料的沒錯，那個花六千兩銀子僱你殺我的眞正僱主，就是武威。」

「這……可能嗎？」江浪怔了怔，道：「武威難道跟你有仇？」

「我跟他素昧平生，也從未見過，根本談不上一個仇字。」

「那他總該有個要殺你的理由呀？」

「你該知道，江湖上的事，有時候是不需要什麼理由的。」龍雲琪輕吁了口氣，道：「前些日子的晚上，他已經跟我照過面，也告訴了我他要殺我的理由。」

江浪目光凝注道：「是什麼理由？」

龍雲琪道：「他說我既然離開了這兒就不該回來，一山容不得二虎，有我在這兒他就無法出頭；因爲我的名氣蓋住了他，所以他必須殺我。」

江浪眨眨眼睛道：「這麼說，你在這兒必然很有名氣了？」

「嗯。」龍雲琪微點了點頭，道：「我就是江湖上排名『金斧』、『追魂槍』之上的『飛刀』龍。」

「什麼！」江浪神情不禁呆了呆，雙眼瞪得好大好大，說道：「原來你就是『飛刀』龍，你可眞把我寃苦了，跟你交了兩年多的朋友，竟然不知你就是江湖上聲名顯赫的『飛刀』龍，我也眞是糊塗透頂了。」

龍雲琪笑笑道：「現在知道了也不算遲。」

語聲一頓目光微凝，道：「如果金斧不讓你退錢，你打算如何處理這件事？」

江浪道：「他不讓我退錢最好，我正想門門他呢。」

龍雲琪道：「你有把握拚得過他？」

江浪雙眉一揚，道：「說實在話，我並無門得過他的把握，但是我有拚門他的豪氣。」

龍雲琪望着他，沉吟了一下，道：「你既然有拚門他的豪氣，我當然不想强攔你，可是你得聽我一句話。」

江浪道：「什麼話？」

龍雲琪道：「門得過則門，萬一不行，不許硬拚。」

江浪眨眨眼睛道：「你的意思可是要我門不過就跑？」

「嗯。」龍雲琪正容點頭道：「這是智者之舉。」

江浪道：「你是怕我毀在他的金斧之下？」

龍雲琪道：「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我不願意失去你這個有血性有義氣的朋友。」

江浪笑道：「你放心吧，我還沒活够呢，我會記住你的話的。」

倏然，龍雲琪雙目寒芒一閃，低聲道：「有人來了，這時候會有什麼人來這兒呢？」

江浪側耳凝聽了一下，道：「也許是馬鐵腿來看你的屍首來了。」

龍雲琪道：「也有可能是金斧。」語聲一頓即起，道：「我先迴避一下。」

話落，他身形一閃，已從後窗門穿了出去。

× × ×

燈燄輕幌，茅屋門口人影一閃，進來了個冷肅之氣迫人的黑衣人；正是「金斧」武威。

江浪沒見過武威，他目光凝注，道：「閣下是？……」

武威道：「這兒的主人。」

「哦！原來閣下就是金斧武威。」

「不錯，你大概就是江湖上人稱閃電殺手的江浪吧？」

「正是。」

「龍雲琪來過了？」

「來了又走了。」

武威目光一凝，道：「你沒殺他？」

江浪道：「我殺不了他，不過……」

武威道：「怎麼樣？」

江浪冷冷一笑，說道：「我却殺得了你。」

「你殺得了我？」武威一怔，睜目道：「你要殺我？」

「嗯。」江浪雙目中突然射出一股强烈的殺機，道：「快取出你的金斧來。」

話落，突然一刀直刺武威的咽喉。

武威臉色一變，身形疾偏，金光電閃，「叮」的一聲，金斧已經盪開了江浪的短刀，而且震得江浪的虎口生疼，手臂發麻，短刀幾乎脫手。

江浪心中不由一驚，也這才知道金斧武威的一身功力確實深厚，確實不是個好對付的人物。

武威盪開了江浪的短刀，並沒有立刻展開攻擊，冷冷道：「誰叫你殺我的？」

江浪道：「我自己。」

武威道：「不是馬鐵腿？」

江浪搖頭道：「不是，馬鐵腿要我殺的是龍五少。」

武威道：「那你爲什麼要殺我？」

江浪道：「我不知龍五少就是龍雲琪，而龍雲琪是我平生最敬佩的好朋友。」

「哦。」武威忽然笑了，道：「眞沒想到，化六千兩銀子的代價，竟爲龍雲琪請來了一個好幫手。」

江浪道：「你現在知道已經遲了。」

武威冷凜地一笑，金光一閃，金斧突朝江浪劈去。

江浪連忙閃身避斧，手中短刀疾揮刺出。

於是，二人就在這茅屋中展開了一場生死激搏。

江浪在江湖上雖然號稱「閃電殺手」，但他所練的全是快速的殺人的手法，論眞實武學功力，他比金斧武威略遜半籌。

刀光斧影交錯，片刻功夫，二人已激搏二十多招；江浪的情勢似乎有點不妙。

龍雲琪隱身後窗外，眼看江浪的刀勢，那凌厲銳氣已在逐漸減弱，他再不現身出面，江浪勢必傷亡在武威的金斧之下。

於是他立即揚聲喝道：「住手！」

喝聲中，他人已穿窗入屋。

武威金斧一收，身形疾退兩步，停在茅屋門口道：「你來了正……呵！……」

他下面的話還沒說完，突然寒光電射，他雙目突然大瞪，身軀向後倒了下去；胸口上插着把刀，直沒入柄——那是江浪的刀。

龍雲琪眉鋒一皺，道：「小江……」

江浪飛快地接口說道：「龍大哥！你別說什麼，這是最後一次。」

龍雲琪默然着沒再說話。

江浪走過去彎腰伸手，從武威身上拔出短刀在武威的衣服上抹拭去血跡，收好刀，轉向龍雲琪說道：「大哥！我們快走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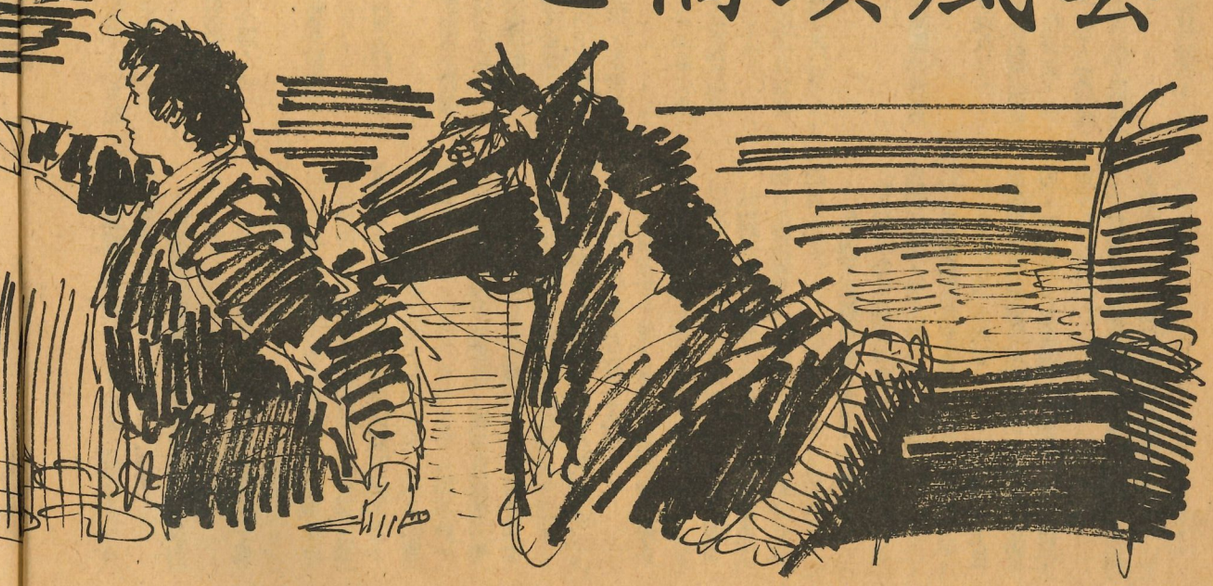
龍雲琪默默地點了點頭，和江浪離開了茅屋，消失在寒風凜冽的夜色中。

——全文完——

民初俠義短篇故事

寒江叟・文
黃耀基・圖

皂橋鎮風雲



大盜亦有道　受恩不忘報

北國，嚴冬季節。

剛過了臘月初八日，皂橋鎮上的人們，家家戶戶不分貧富，大家都準備着過年了。

因爲，在古老的農業社會時代中，莊稼人都認爲過年是一樁大事，大家一年到頭辛辛苦苦的忙着，每天起早怕晚的，聽五更鷄鳴，看黃昏日落，春耕秋收，好不容易把一粒粒的糧食歸落倉中，也好不容易日盼夜盼，盼望到這一段農閑的日子，因此，大家眉開眼笑的，要舒舒坦坦的過個好年，享受一下過年的歡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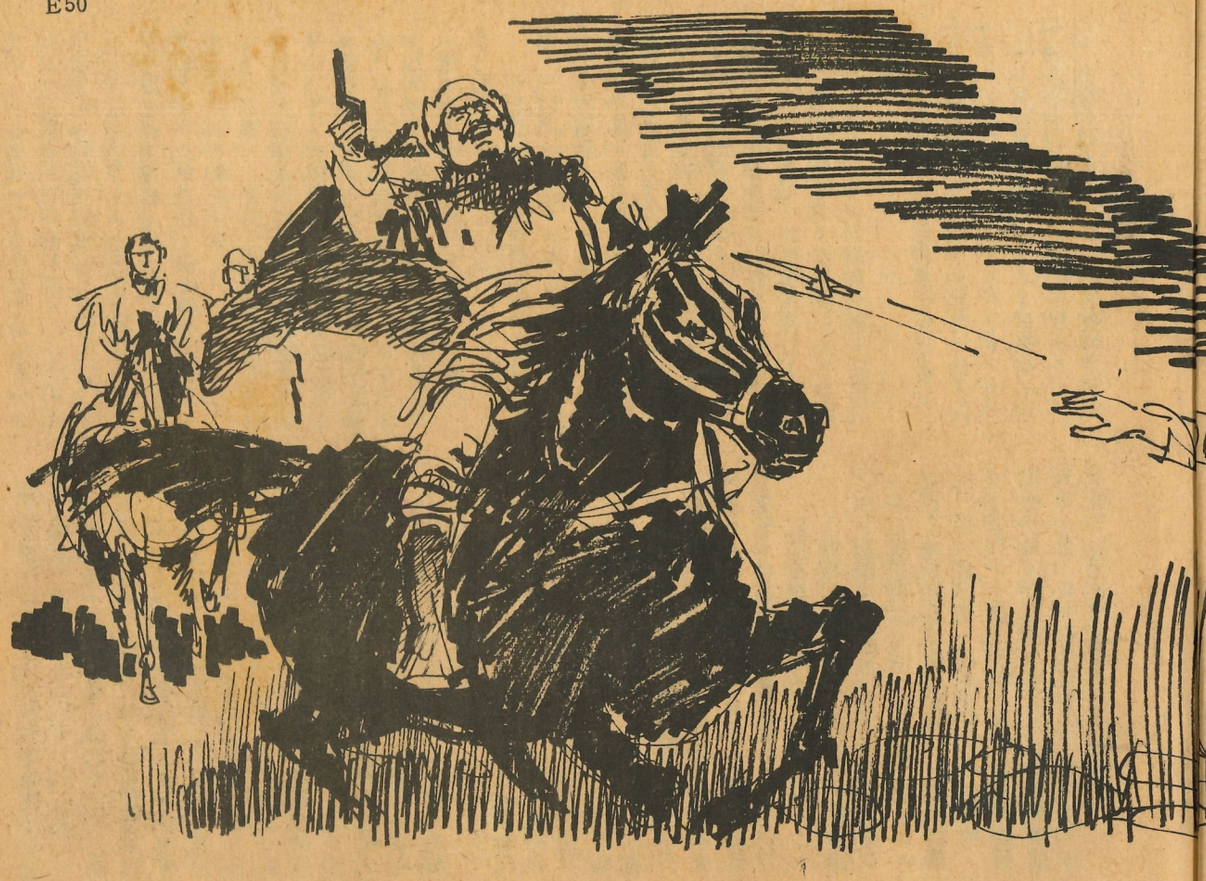
皂橋鎮，距離長垣縣城六十華里，位於黃河北岸，因爲它是交通的要道，每天南來北往的客商，絡繹不絕，十分熱鬧，鎮上有一條南北大街，拖有一里多長，在長街的兩邊，大多是客棧，酒坊，茶樓，菜館，糧棧，澡堂子，藥材行，皮貨行，南貨店，小戲院子，騾馬棧房之類，吃喝玩樂的地方還眞多，就連賭窟，娼寮也有十多家，不過都不在大街上，暗設在三五條小胡同裏，而且多半在黑夜裏才開始營業，因爲這兩種買賣見不得天日，不敢明目張胆，也只能在夜暗中偷偷摸摸的幹。

在平常的日子裏，鎮上的這些店舖，大多數做的是外來客的買賣，做本地人的買賣少之又少。可是，逢到過年時，情形就完全不同了，因爲，外來客早在十一月底，就向客棧的賬房結清了賬目，告別了掌櫃的，趕車的趕車，騎馬的騎馬，紛紛的起程趕回家去過年，與久別的家人父母妻兒團聚。

這時，雖然外來客都走了，只除了各棧房或茶樓，菜館的生意冷清之外，像其它各行各業的買賣，依然是門庭若市，生意興隆。因爲當地人都要辦年貨過年，吃的和穿的，用的東西，每人都需要添置，像女人要買的布料和胭脂花粉，香胰子，雪花膏，生髮油……許多新興時髦的化粧用品，把平日不出大門一步的大閨女和小媳婦，也跑到鎮上來拋頭露面，更顧不得看見男人害羞臉紅，也不在乎跑遍了整條長街，東看西瞅，問這塊花布多少錢一尺？再問那瓶花露水幾大枚一瓶？儘管她們嫌價錢太貴，又縮脖子又咋舌的，可是，到最後一狠心還是買了。

她們在鎮上逛了老半天，把兩隻纏得又尖又小的脚兒，也跑得又酸又疼的，肚子裏也餓了。想到那菜館裏去吃點東西歇歇脚，又嫌價錢貴吃不起，於是，三兩個「咕咕唧唧」的商量了一陣，就往路邊小攤前的長櫈上一坐，吃起來水煎包子，喝起來胡辣湯，三個人吃飽喝足之後，才花費了一大枚銅板，樂得她們一個個花枝兒搖擺，其中一個大妞兒，輕聲的說：「眞好吃，又便宜，咱們明天再來吧！」

另一個妞兒，暗扯着她的衣袖說：「快走，是那個鑲金牙的傢伙算錯了賬，應該付兩大枚銅板的。我看他兩眼色迷迷的直瞅妳，八成兒是迷了心竅，連賬也算不



清啦！」

於是，六隻穿着紅綉鞋的小脚兒，「葛登葛登」的急往北跑，只恐怕那鑲金牙的傢伙追上來，要她們再補上一大枚。

眞絕，鄉下的大閨女，就是如此的小氣。

其實，那個鑲金牙的小伙子，他是故意的算錯賬，巴不得明天她們再次的芳駕光臨，因爲其中那個鼻子上有兩顆白麻子的大妞兒，長得像洋畫上的大美人，雪膚花貌，杏眼桃腮，俊俏無比。

她比鎮上出名的一朵花——陳家酒坊剛死過丈夫的大小姐陳玉梅，還要年輕美麗，只希望能够再次看到她，就是免費招待請她吃一頓，他也是心甘情願的，很有可能他今晚躺在床上會睡不着，想她那張吹彈得破的粉臉兒，想她那雙又尖又瘦的小脚兒，從上到下，那身段兒眞是十全十美，該凸的地方凸，該凹的地方凹。

「奶奶的！也不知道她是誰家的大閨女，眞是迷死了人！」

這小伙子正在意亂心迷的節骨眼，忽聽胖掌櫃的一聲大吼：「奶奶個熊，小石頭，你站在那兒傻看個鳥，包子出鍋咧，快端給客人吃。」

小石頭被胖掌櫃的一聲叱唬，始如夢方醒，急急轉過身，走至包子鍋爐前，把兩大盤煎包子送到後面的方桌上。

坐在這張桌邊的有兩個人，一個是頭上紮一根「衝天杵」的男孩，大約六七歲模樣兒，穿着一身紅襖褲，圓鼓鼓的一張臉，長得唇紅齒白，烏溜溜的轉動着一雙大眼珠，看來聰明伶俐，脖子上掛着一塊「麒麟送子」的金鎖片，上面有「長命富貴」四個凸出來的正楷字，另一個是身材適中，長着一張圓圓黑臉的漢子，劍眉下一雙虎目，不怒而含威，頂多不過三十歲出頭年紀，身穿深藍布短襖褲，褲腿下紮着黑絲帶子，一隻脚踩在長櫈子上，用手拍一拍自己的小平頭，笑嘻嘻的對那紅衣小孩說：「紅孩子，這一盤羊肉包子，你能吃得完嗎？」

「能！」紅衣小孩大聲的回答。

「別撐破你的小肚子，吃病了，你外公外婆都會怪我的。」

「福叔，你放心！」那紅衣小孩頗有英雄氣概，用小手拍着自己的胸脯說：「有我，他們誰怪你，我就鬧。」

「哈！好小子，」黑臉漢子笑着問：「怎麼個鬧法？」

「在地上打滾哭。」

「哈，那可算不得好本領。乾脆，你吃半盤，福叔吃一盤半。」

「不！」紅孩兒的腦袋搖得像個撥浪鼓。

「好好，吃不完我揍你！」黑臉漢子握緊粗大的拳頭，在紅孩兒的眼前幌了兩幌。

「福叔！別嚇唬我，瞧我的。」紅孩兒一邊說：一邊已抓起一雙筷子，用勁往包子上一戮，戮破了一個洞，那包子裏的熱油水，「吃」的一聲，濺出來兩尺高，險些兒濺在黑臉漢子的腦門上。

接着紅孩兒一張嘴，就把肉包子咬去了一半。

「傻小子！小心燙……」黑臉漢子本

要說「小心燙嘴」，可是那「嘴」字尚未出口，那紅孩兒已滿眶眼淚，「哇哇」的哭叫起來，把嘴裏的熱包子也吐出來了。

「這怪誰？是你自己要逞能，」黑臉漢子急忙從衣袋裏抽出一條白手巾，邊擦着紅孩兒嘴上的熱油，邊大聲的叫着：「小石頭！快舀碗冷水來！」

小石頭——當然就是那個送包子來的小伙子。在鎮上只要提到「小石頭」三個字，不管男女老少人人都知道：因爲這小子貪色愛嘌，把辛辛苦苦從早到晚，站在街頭連呌喝帶轉鍋爐跑的工錢，一文不剩全送到黑胡同裏去了。所以他在皂橘鎮上，愛嘌而出名，也算是一個頗有名氣的「小人物」。

小石頭一聽是黑臉漢子的大嗓門在叫他，連頭都沒有回，便兩脚不沾地的，急往水缸那邊跑，拿起粗瓷的藍花碗，舀出來半碗冷水，跑至黑臉漢子的面前，嘴裏不停的巴結着說：「福哥，紅孩兒燙的厲害不？要是厲害，就趕快把他送到同德堂去，找黃大夫開一劑退火的凉藥，裏面有冰片，黃連帶薄荷……」

「得啦，得啦，這話還用你說！」黑臉漢子接過半碗冷水，向他揮一揮右手說：「快去忙你的吧，回頭胖掌櫃又要罵人啦！」

「嘻嘻！」小石頭聳肩一笑走去。

紅孩兒仍在張着嘴，「哇哇」的不停哭。

「不要哭！快嚕口冷水，漱漱嘴，漱一漱就不會疼啦！」黑臉漢子說。

紅孩兒嚕了口冷水：「咕嚕嚕」在嘴裏漱了很久，仍是火辣辣的疼得厲害，又跳起脚來大聲哭叫。

黑臉漢子哄也不是，勸也不行，正在急得抓耳搔腮，無主意時，只見紅孩兒的娘——鎮上出名的一朵花陳玉梅，扭擺着細長的水蛇腰，一陣香風吹了過來，她停在黑臉漢子的面前，先是嫵媚動人的一笑，然後伸出白嫩的一隻手，輕摸着兒子的嘴唇說：「唷！怎麼啦？又不聽福叔的話，淘氣了是不是？」

這漂亮的小寡婦，兩隻眼睛媚而柔，雖是對着她兒子說話，但那斜斜的長眼角，却表露出無限的柔媚與風情，瞟向黑臉漢子的圓臉上。

就在這一瞬間，黑臉漢子的臉變紅了。不，應該說變成了豬肝色。說來也奇怪，在他每次看到她，都不敢向她仰望或平視，急忙把目光投擲在地上，只能看到她露在黑緞子裙下綉着的細碎白花，還有那一雙脚尖，穿着白緞子綉花鞋，那像小黃瓜般細小的脚尖，不要看別的，就看她這一雙小金蓮兒，也照樣會使他心跳、發慌、臉燒，嘴裏說不出半句話來。

紅孩兒仍在不停的「哇哇」哭。

小寡婦似未發覺兒子的嘴巴已被燙出泡來，繼續向黑臉漢子發出柔細的語聲：「我正在屋裏給您縫一件棉袍，聽丫頭杏兒說：福叔剛從城裏趕馬車回來了。紅孩兒一聽見您回來，就急急忙忙的往外跑。唉！這孩子一瞧見您哪，每次都是死纏活纏的不放，要您揹，要您抱的，要您帶他到街上玩。我一聽他又要跑出來找您，心可慌了起來，怕這孩子纏得您脫不了身。我知道，您趕了一天車，够累的，西北風刮着，也挺冷的，應該早一點休息，好好泡一泡澡堂子，然後吃飽了肚子，再好好的睡個覺。所以，我就連忙擱下了手中的針綫，跑出來到處找，還好，你們爺兒倆個總算被我找着啦！唉，這孩子調皮得厲害，他又哇哇的哭什麼呢？」

她這一大篇話，明明是跟他說的，並且要他回她的話。但他却回答不出半個字，兩眼仍呆呆的望着地面出神。

小寡婦看他那臉紅脖子粗的窘樣子，便忍不住「噗哧」一聲笑了，用手掩了一下紅紅的小嘴，又說：「瞧您是怎麼啦？怎麼不吭聲呢？」

「我……我……」他不知如何回答她才好。

這時，紅孩兒哭累了，哭聲漸小。

由於漂亮小寡婦在街頭的出現，立刻招引來許多油頭粉面的小光棍兒，幾十隻色迷迷的眼睛，都一起盯在她身上凸出凹進的部位，那圓鼓鼓的乳房，那像柳條兒的細腰，那微翹而又肥圓的臀部。

小石頭這時也偷空兒，像隻小耗子似的溜近她身邊，見她問黑臉漢子不吭聲，後來吭了聲只從嗓眼裏吭出兩個「我」字，可把小石頭給急壞了。心想着，康福這傢伙長得倒像個人樣兒，眞差勁！怎麼有一親芳澤的大好機會，幹嘛不跟這位大美人聊聊呢？他想到這兒，便向前移動了兩步，挨近了小寡婦身邊，未語先嗞開了金光閃閃的兩顆牙齒，搭上腔說：「大小姐，是這樣的，紅孩兒的嘴巴被熱包子裏的油水燙破了皮，當然是很疼的，所以他就哇哇的哭起來啦！」

「啊！」小寡婦不禁一聲驚叫，花容變色，急忙伸出玉指，在紅孩兒小嘴裏摸了幾摸，便尖聲叫着說：「哎喲！可不是嗎？牙床上面和舌頭上面都腫起泡啦！小淘氣鬼，快跟娘去找黃大夫！」

她說着抱起寶貝的兒子，「蔦登登」的兩隻小金蓮兒，如飛般的向長街南頭跑去。

那黑臉漢子怔怔的站在原地未動，凝視着她跑去的婀娜背影，本想到自己身上難以推卸的責任，紅孩兒是他帶出來的，他應該跟她到「同德堂藥舖」裏去看看，但又仔細一想：不成！這娘兒們那兩隻眼神兒，比過電還使他難受，從腦門上一直痲到脚底板，他實在是受不了！

擺在眼面前的兩盤熱包子，雖然他肚子很餓，但這時也難以下咽了，便從衣袋摸出兩大枚銅板，「噹啷」一聲丟在桌子上，向小石頭一招手說：「我走啦！小石頭，錢在桌子上。」

小石頭走過去，擠着一隻眼向他扮個鬼臉說：「福哥，是不是要找小紅去？」

「去你的！誰像你？見了女人就像蒼蠅見到麥芽糖，想往上面粘！」黑臉漢子瞪他一眼說。

「哈！福哥，你交上了桃花運，可就是不粘女人的邊，簡直是傻鳥一個！」

「別挨罵啦！」黑臉漢子大踏步向街北頭走去。

長街北頭，路東朝西，有一家「小桃園茶樓」。

茶樓的女掌櫃——鄔三嬸，是個徐娘半老，四十出頭的寡婦，瘦高條的身材，胸不挺，臀不圓，像一根青竹竿，足有六尺高，因此人家都管她叫「一丈青」，她生就成的尅夫相，顴骨高，嘴皮薄，金魚似的眼睛凸出來，黃白色皮膚，這副長相，實在不受看，據說鄔老三娶她過門還不到一年，就翹了辮子——到鬼門關上掛了號。別瞧這娘們兒長相醜，「歪嘴子吹燈」——有一股子邪氣！但破窰洞裏，專能燒出上好的瓷器來：她的女兒鄔小紅，却長得小巧玲瓏，十分標緻，皮膚像煮熟的鷄蛋剝了皮，又白又細，小腰兒只有小碗口粗，鵝蛋形臉，大眼睛，雙眼皮，扁薄的嘴唇上，總是掛着自然的笑容，說起話來像蜜蜂似的，哼呀哼的，眞悅耳好聽。如今她已經十九歲，是個人見人愛的小美人。

這時午飯已過，茶樓上也有了七八成座，鄔三嬸站在櫃枱裏面，從一堆唱片中選出來白玉霜的那張「馬寡婦開店」，她往轉盤上一擱，右手握住話匣子旁邊的歪把子，「吱扭吱扭」的搖了七八下，那轉盤便猛個點的旋轉起來，然後把那喇叭頭上的針尖，輕輕的往唱片上一放，奶奶個熊！這樣玩藝兒還眞絕，利那間鑼鼓胡琴全有，接着便是那騷娘們兒——白玉霜像叫春貓似的唱腔：

「站立在在房門啊！仔細的留神，奴上下呀！打量着那個俊俏的人。看年紀啊！也不過十七八，十八九，嘿嘿……二十郎當歲，雪白的小臉蛋兒，他沒有一個麻子……」

坐在櫃枱外面有一個紅臉大漢，他連連搖頭，對鄔三嬸說：「聽這母貓叫幹什麼？換一張，換一張！」

「喲！你想聽什麼呀？」鄔三嬸斜白着眼珠子，「骨碌碌」的轉了兩轉，皮笑肉不笑的問他。

「郝壽臣的盜御馬，金少山的鎖五龍，都好！」那紅臉漢子說。

「拿來！」鄔三嬸伸出一張巴掌來。

「拿什麼？」

「點唱錢，一大枚。」

「啊！還要錢？」紅臉漢子翻起白眼來。

「多新鮮，點你喜歡聽的，不給錢怎麼成？」

「什麼都有，就是沒錢！」

「那你就湊合着聽吧！別點這點那的，嫌它不好聽！」鄔三嬸話剛說到這兒，這時頭上無毛的二禿子接上了腔：「李四哥，馬寡婦開店是三嬸的招牌戲，唱做俱佳，妳要她改戲怎麼成？」

「二禿子……你別胡說八道……」鄔三嬸扯起尖嗓門叫：「老娘也不是唱戲的，那來的招牌戲呢？」

「三嬸，妳是鄔寡婦開店，只差一個字。」二禿子嘻嘻笑着說：「把鄔改成馬就成啦！」

「缺德鬼！砍頭的！挨修脚刀的！你個小雜種！祖先八代作了孽，才先出來你這個禿腦袋！」鄔三嬸的嘴皮子薄，牙尖舌又利，罵起人來像「熱鍋裏炒豆子」——劈里巴拉的不停响。

李老四拍着手，幸災樂禍的說俏皮話：「二禿子兄弟，你是屎克螂鑽進夜壺裏——實指望遊山玩水，這一下可遭到水災啦。」

「哈哈哈……」把滿屋子的人都逗樂了。

在一片爆笑聲中，只聽下面樓梯「咕咚咕咚」响！

正在添水送茶的鄔小紅，一聽到這熟悉的上樓脚步聲，很快的抬起頭來向樓梯口一瞅，那兩隻黑白的眼珠發亮了，急忙丟下來手中的開水壺，展開桃花瓣似的笑臉迎向來人，同時發出銀鈴般的聲音，十分親熱的叫道：「福哥！你剛從城裏面回來呀？」

「是啊，剛回來。」黑臉漢子微笑着回答。

「來，請坐，我給你泡茶。」她一把扯住他坐下來。

「不要泡茶了，小紅，我把帮妳帶的東西……」黑臉漢子邊說，邊從衣袋裏摸出個小紅紙包來。

「急甚麼，待會再給我嘛！我給你泡茶去。」她也不接他手中遞過來的紅紙包，很快的轉身向櫃枱裏走，邊走邊回頭笑着說：「你不要喝茶，我就偏要你喝，想不坐會兒，也不成！」

就在小紅去泡茶的當兒，坐在牆角吸着旱烟的馮七爺，已經跟那黑臉漢子聊上了。

馮七爺說：「康老弟，聽說城裏開來了許多兵，這話可是眞的？」

「不假，七爺！」黑臉漢子恭敬的回答說：「昨晚上開來了兩個營，是老吳的部隊，背後都揹着雪亮的大刀片。」

「唔！他們還守規矩吧？」老頭兒非常關心的問着。

「還不錯，我看到有些老總，在鞋店裏買鞋，給了錢。不像從前拿了就走，好像鞋店是他們家開的一樣。」

「哦哦。」馮七爺連連點頭說：「吳佩孚的部隊是比較好一點。」

「對！七爺，憑良心說：西北軍的紀律是要比東北軍好得多，東北的『媽拉巴子』瞎胡鬧，後腦勺子是護照』那一套，咱們北方老百姓那個不知道？」

二人正聊得起勁，小紅捧着一杯熱茶走了過來。

「福哥，這是前天剛從杭州運來的龍井，好香好香，你嚐嚐。」

黑臉漢子接過蓋杯，掀開蓋子品嚐了一下，便嗞開了滿嘴的白牙，笑着說：「眞不賴，好香的茶！」

「福哥，這幾天天氣冷，我娘今兒一大早，就到集上割了三斤肥羊肉，今晚要吃涮鍋子，還有半罈子竹葉青，你來吃好不好？」

「不成！不成！」黑臉漢子連連擺手說：「我剛剛回來，陳大爺就派下來新差事：他要我明天一早起身到大名府去，運送五百罈子酒。他還要我順路去收賬，恐怕這一趟要待到年底，才能往回趕哩！」

「多早晚走嘛？」

「明天一大早！」

「明天早上才走，你晚飯總要吃的？」

小紅噘着小嘴說。

「說不成就不成，抽不出時間來，我還得把五百罈子酒裝上車，再跑到酒倉去

，那要費很久的工夫。」

「我不管，我不管！」小紅撒起嬌來了，猛甩着兩條長辮子，跺着小脚說：「要是你今晚不來，以後就休想我理你！」

「好好好！別鬧，別鬧，我儘量趕來就是啦！」他是鐵錚錚的一條漢子，天不怕，地不怕，就是怕女孩子撒嬌不講理，就對她半點辦法也沒有。

更何況，小紅母女倆又是他的救命恩人。俗話說：「受人點滴之恩，當以湧泉相報」。在這六七年之中，他一直把她們母女倆當作親母妹看待。

七年前的冬夜。

北風狂吼，大雪紛飛。

他從異鄉流落到此地，飢寒交迫，在大風雪中昏倒路旁。

次日天剛亮，風雪漸漸停住了。

小紅那年才十二歲，一大早就爬起炕來帮助母親到門外掃雪，發現雪堆中埋着一個人。小紅急聲喊叫母親下樓，鄔三嬸先是嚇了一跳，之後摸一摸他的胸口，還有一絲兒熱氣。

於是，母女倆將他抬上樓去，小紅急忙生起一盆炭火，讓他取暖，鄔三嬸忙在鍋爐中熬了一大碗紅糖薑水，用小湯匙灌他飲下。

過了很久一陣子，他始慢悠悠醒轉，向鄔三嬸母女千恩萬謝，但已患了重病，在病中需要藥物救治。他流着眼淚向鄔三嬸哭訴：因家鄉河南鄢陵縣一帶，連年荒旱成災，田地龜裂，餘粮已吃光，全家老小八口，眼看着就要被活活餓死。在家中他是長子，也最年輕力壯，便奉了父母之命，到河北冀縣姑父家中借糧求救，連趕了近半月的路程，抵達姑父家門時，只見空屋無人，打聽過隣人之後，才知道姑丈全家已在半年前遷往山西，而且地址不詳。於是，他只好往回頭路上走，沿途乞討充飢，走到皂橋鎮時，又遭遇到寒風大雪，身上無衣禦寒，腹中又飢餓難挨，終於昏倒在「小桃園」茶樓門前。一個連衣食都無法解決的異鄉流浪漢，他那還有錢治病呢？

鄔三嬸平日老是繃着一張冷臉子，又是尖牙利舌，罵起人來比母夜叉都兇狠。其實她是個刀子嘴，豆腐心的善良女人，她爲這年輕人不幸的遭遇感到難過，竟忍不住眼淚奪眶而出。小紅也哭得一把鼻涕，一把淚。

於是，鄔三嬸却跑去請來了「同德堂」藥舖的黃大夫。黃大夫診斷過病情之後，不禁皺起眉頭說：「這是重傷寒病，再加上他身虛體弱，需要名貴的藥材和大量的補品，方能救回性命。」

「請問黃先生，治好他的病，須要花費多少錢呢？」鄔三嬸向黃大夫打聽着。

「最少也得花費七八百銀洋！」

「啊！」鄔三嬸當時就傻眼了。她賣一年的茶錢也沒有七八百銀洋，自己實在沒有這份能力救人，可是又眼睜睜看着這個可憐的年輕人，這樣躺在那裏等死嗎？

當時急得她拍着屁股，在茶樓上轉大圈子。

小紅把兩隻白眼珠也哭紅了！

正在這節骨眼，從對面「陳家酒坊」來了一位救星，鎮上的首富——陳子平大爺。

陳大爺是這茶樓上的常客，他老人家每天六點鐘準時起床，漱洗完畢之後，便提着鳥籠子到鎮外小河邊去蹓鳥兒，蹓完鳥回來，先在北街頭馬回回店裏吃兩個羊肉餡燒麥，喝一碗羊腦湯，吃過早點八點半，正是到「小桃園」喝早茶的時候。每次他趕來就是喝一杯清茶，喝完茶抬起腿，就走人。不像別的茶客，一泡就是老半天，因爲陳大爺事務繁忙，他不單是「陳家酒坊」的大東家，而且還是皂橋鎮的鎮長，那有閑工夫泡茶館呢？

這天，他未上樓梯，就聽到鄔三嬸母女倆的哭聲！當時心裏一打閃，寡婦門前是非多，八成又發生了甚麼事？他是一鎮之長，德高望重，別管是甚麼事，只要有他陳大爺一出面，大事化小，小事化無。反正出了甚麼事他都得管，躲也躲不掉，而且他有一副熱心腸，也不怕麻煩，樂意管。於是，他一撩皮袍，三脚兩步的登上樓來，衝着鄔寡婦問起話來：「噯！老三家裏的！大清早兒，妳哭的那門子喪？難道說，在這皂橋鎮上，還有誰敢欺負你們寡婦孤兒嗎？」

鄔三嬸連忙迎上前，急指着竹躺椅上的病人，一五一十，向陳大爺把詳情訴了一遍。

陳大爺走近病人面前，兩眼注視了很久，只見這年輕人，雖是病容滿面，但却相貌不凡，在雙眉之間透露出一股英氣。於是，問了幾句話之後便轉過來對黃大夫說：「老黃，你保證能治好他的病嗎？」

「能。」黃大夫很肯定的回答。

「那就好，只要你能治好他的病，不管花費多少錢，到我陳家酒坊去結賬。」

「是是，只要有您陳大爺交代一句話，我保證他一個月之內，大病痊癒。」

當時，黃大夫就把這個名叫康福的年輕人，接到「同德堂」去治病。病人的生活起居，一切都派有專人負責。

果然不到一個月，康福竟像一頭粗壯的牛犢子一般，他跑到了「陳家酒坊」先向陳大爺磕頭謝恩。

「起來，起來！不必這樣行此大禮，」陳大爺急忙伸手，把他扶起來說：「你的病已經好了，是不是還要急着趕回家去呀？」

「是是，我離開家已經很久了，家鄉又連年鬧災荒，也不知道現在全家人的生死……」

「這個你放心。」陳大爺安慰着說：「據我所知，南方辦了一個賑災救濟會，從南京，漢口各地運往災區五十萬多包白米，救濟河南七縣的災民。我想府上的危機，必然是度過啦。」

「那我……」

「你還是應該回家一趟。再說，不到半個月就要過年啦，回去與家人團聚一下，敍敍天倫之樂是對的。」陳大爺話到這兒，回頭對管賬先生咐吩着：「趙堯，取一百塊大洋給他帶回家，過年必需要用錢的。」

「是。」管賬房的趙先生，立刻從錢櫃裏取出來兩大包銀元，雙手遞了過去。

康福一見陳大爺如此慷慨豪爽，也無法推却他的一番盛情，但他已感動的酒下

來眼淚說：「陳大爺！您老對我的大恩大德，我是今生難報。等過完年之後，我會很快的趕回皂橋鎮，請您老人家收留我，讓我康福做牛做馬，回報您老人家！」

「康福，別說這種話，人與人之間應該互助的，誰在一生中都難免遭遇到災禍，我也不一定那天會有災難發生。」陳大爺微笑着，拍拍他的肩膀又說：「你要是想到我這裏做事，我當然是歡迎，因爲這幾年生意做得很旺，需要人手帮忙送貨，車拉船載的都有，咱們陳家的白酒很有名氣，往南方運到許昌、漢口，往北方銷到北京、天津，最近關外吉林、奉化也有人來接頭定貨。你願意來就來吧！」

康福拜別了陳大爺，又到對面「小桃園」茶樓話別了鄔三嬸母女，當天上午，他就匆忙的趕路回家。

其實，他在河南鄢陵縣那還有什麼家呢？從他九歲開始就是個無父無母的孤兒，一直在東飄西蕩，像水面上的浮萍。

可是，他爲何編出來一大堆謊言，去蒙騙鄔三嬸和陳大爺呢？這個秘密在當時，也只有他自己心裏明白。

皂橋鎮上的人都相信他是逃荒，投親不遇的落難人。

康福向西走了六七十里路，過了延津來到一個小村鎮，那兒只有一家很簡陋的小客棧，他就在小客棧中白天吃飯，夜裏睡覺，連店門都不跨出一步，一直待到過了年的正月初九，到了初十的下午，他已經回到了皂橋鎮，首先去向陳大爺拜個晚年。

陳大爺一看到他十分高興，便問他家中的情形，父母弟妹可好嗎？

他當然又編造出一篇謊言。

陳大爺對他毫無疑心，已確定他是個誠實的年輕人，絕對不會蒙騙自己，便直截了當的對他說：「康福，那你就在這裏吃飯睡覺，吃飯的時候多加一副碗筷，睡覺有七八間空房子，你愛住那間就住那間，給你挑，給你選了！」

「大爺！您光讓我在這兒吃飯睡覺，我不幹！」康福臉紅脖子粗的說：「我二十歲出頭了，長了這麼大的個子，年輕力又壯，怎麼好意思白吃閑飯？那……那我就走啦！」

他說着轉身就向外走。

這可急壞了陳大爺，連忙站起身來招手叫：「康福！回來，回來！你這傻小子，怎麼不聽我把話講完？」

康福止步了，回過頭來呆楞楞的兩眼望着陳大爺。

「大爺！您……您還有話講？」

「我當然有話講！」陳大爺拉住他的胳膊說：「坐下，坐下！」

康福於是又落坐下來，低着頭悶聲不响。

陳大爺摸着鬍子笑着說：「我告訴你，康福，咱家開的是酒坊，有個老規矩，二十多年都一樣，從未改變過，就是要等到過了燈節——正月十八才開市，在沒有開市做買賣以前，店裏的幾十個夥計都沒有事幹，吃閑飯的人也不是你一個。傻小子！你懂不懂啊？」

「哦。」康福點了點頭，傻笑着說：「大爺，今天才初十，那不是還要等七八天嗎？」

「是啊，傻小子，你還怕我不派你工作嗎？」

「大爺，您要派我做什麼？」

陳大爺道：「我正要問你，你想做什麼？」

康福搖着頭說：「我不知道。」

「我告訴你。」陳大爺數着手指頭說：「在前櫃上是做學買賣的，要站櫃枱賣酒，打算盤，記賬，還要接待顧客，敬烟倒茶。第二，是在後院作房裏學造酒，這兩種都是學徒。第三，就是趕騾車，或隨船，跟火車送貨的夥計，也就是長工。這三種工作你想做那一樣？隨意選！」

「那我就做那些長工好啦，我會趕騾車。」

「好！現在最缺少的就是長工。」

「大爺，我專門負責趕騾車送貨，要是隨船，跟火車出遠門的差事，請您老派別人去做。不要派我好不好？」

「爲什麼？」

「因爲，我短途趕騾車送貨，貨一送到地頭，就趕車往回趕。這樣就會經常住在家裏，不要離開您老人家太遠，時常能看到您，能聽到您的教訓，更能讓我有多點的機會伺候您，孝敬您，作爲我對您老人家的報恩！」

「哈哈哈！」陳大爺一陣大笑說：「好小子，這話很够味，有情有義，可見我老眼沒有昏花，沒有看錯人。行！我答應你，以後你專管趕騾車送貨，出遠門的差事派別人就是啦！」

「謝謝老人家！」

「不要謝。」陳大爺擺擺手說：「趕騾車送貨的長工，一年到頭要往四處跑，這份工作十分辛苦，工錢不能太少，也不太多，每月只能拿到四塊現大洋……」

「不！大爺，我一毛錢也不要，你管我吃飯就成啦！」

「那不成！」陳大爺搖頭說：「我用我親兒子也得給工錢，該給多少就給多少，你嫌賺錢少可以不幹，你嫌錢多要少給，也不成！」

「可是，我在害病的時候，已經用過您很多錢！」

「那是兩碼事，橋歸橋，路歸路，現在拋開那回事不說。」陳大爺板起臉來問他：「康福！每月給你四塊現大洋，你幹不幹？」

「幹！」康福用勁一點頭：「當然幹啊！」

「幹就好。」陳大爺拍着他的肩膀大聲笑：「哈哈哈！好好幹，你將來是我的好夥計！」

陳大爺的預言，果然沒有錯，康福在陳家酒坊工作了整整八年，吃苦耐勞，風裏去，雨裏來，每天趕着騾車到處送貨，從無耽誤過一回事，尤其在兩年前，冀南一帶老吳的部隊和老張的部隊開了火，這兩個軍閥頭子在爭權奪勢，只鬧得天昏地暗，鷄飛狗走，老百姓不能安居樂業過日子，散兵游勇趁火打刼，地面上也冒出土匪來，攔路刼財，姦淫婦女的事件也層出無窮。

倒是皂橋鎮依然是平安無事：因爲陳大爺爲一鎮之長，早就成立了保鄉自衛大

隊，寨牆高兩丈，又有兩道護寨的深壕，壕中有水，易守難攻，鎮上人又多有財力，長短槍有七百餘支，另外還有四挺俄國造的轉盤子機關槍，像那些烏合之衆的散兵游勇，土匪强盜，那敢侵犯到鎮上來？鎮外四周都設有崗哨警戒，鑼聲一响，整個自衛大隊人馬即刻出動，防守嚴密，固若金湯一般。

但是，陳大爺四處送貨的騾車，却經常在半途被土匪洗刼，使陳大爺傷透了腦筋，破財事小，做買賣人講求的是信用，貨物運不到買主手裏去，信用完全喪失。

說來也是怪事，惟有康福運出的貨物百無一失，每次都是把騾車平平安安的趕回鎮上來，陳大爺問他在路上有沒有遇見土匪，他總是搖頭一笑，作爲回答。

陳大爺便認爲康福這傻小子是個福星，另派他補運貨物前往，仍是平安無事，因此陳大爺更越發的看重他，信賴他了。

康福每次趕車回來，不管是東西南北，長途短途，總要在當地帶回來一些土產，孝敬給鄔三嬸，或買些胭脂花粉，布料送給他的小紅妹妹。因爲小紅已經是雙十年華的大姑娘了，女大愛俏，喜歡打扮。

因此，康福這回從陽武縣回來，便在「老鳳祥」銀樓購買了一副赤金鑲紅寶石的耳墜子，十分精緻美觀。在小紅把茶杯放在茶几上時，康福就把那個小紅紙包兒，不聲不响的塞在她的手心裏去了。

小紅打開紅包兒一看，便高興的跳起脚來叫：「哇！好漂亮！」她捧在手心裏，兩眼覷着康福那張黑黑的圓臉：「福哥，很貴吧？」

「不，」康福搖頭說：「很便宜。」

「你騙人！一定很貴。」她撇了撇小嘴說：「我只要你帶一副銀的來，這是眞金的。」

「假金的，小紅，比銀的還便宜。」康福微笑着說：「我不會騙妳的。」

小紅貶了兩貶黑白分明的大眼睛，連忙把那耳墜子捧到嘴邊，伸出紅鮮鮮的舌尖，一舔之後，便握起粉糰似的小小拳頭，照他結實的胸脯上打去。

「騙人！騙人！我不要！」她邊打邊叫，小拳頭像打鼓錘般猛打着他。

被她這麼一陣打鬧，立刻全茶樓的茶客幾十雙眼睛都把視綫集中過來，康福依然笑着坐在那兒不動，好像他挨打挺舒服似的，一點也不嫌疼，把胸脯挺得高高。

「小紅！妳又在撒潑！」鄔三嬸急從櫃枱裏走出來。

「娘！福哥他……他……」小紅已跑在母親面前，把耳墜子塞在她手中，噘起小嘴說：「我不要，他又胡亂花錢，買這麼貴重的東西，娘，快叫他還給人家……」

正在這當兒，忽聽外面街上一陣喧嚷，在許多人的喧嚷聲中，夾雜着女人的哭叫聲。「我的孩子！我的寶貝心肝兒！沒有了你，娘還有什麼活頭，娘也不要活啦！嗚嗚嗚……」

茶樓上的人，一聽到這哭叫與羣衆的喧嚷聲，立刻幾十雙脚，急向兩面窗口跑去，伸頭探腦的向街上望着，其中康福是跑得最快的一人，他已看清楚那個哭叫的女人，正是陳大爺的女兒陳玉梅，她哭叫着向對面的「陳家酒坊」中跑去，又只見陳大爺手上捧着水烟袋，目怔口呆的面對着玉梅。

「玉梅！發生了什麼事」陳大爺高聲的問着。

「爹，紅孩兒沒有啦，女兒我一天也活不下去呀！嗚嗚嗚嗚……」

康福不禁心頭驚慌，立刻想到了紅孩兒，那孩子是他剛才帶上街的，若是遭遇到死難，他自身要負担着大部份的責任，他想到這兒，便急忙回頭用力撥開人羣，兩腿如飛向樓下跑去。

「福哥！福哥！」

他不理會小紅的追叫，連頭都沒有回下樓了，跑到街對面酒坊門前，用力撥開了那一羣看熱鬧的，只見玉梅臉上如梨花帶雨，悲聲的哭泣不止，陳大爺站在櫃枱前面面色蒼白。

「大爺！發生了什麼事？」康福急聲問着。

陳大爺兩眼發直望着康福，怔了很久，始聲音發抖的說：「康福！紅孩兒被人拐走啦。」

「啊？」康福一聲驚叫後：「是多久的事？」

「還不到一袋烟時間！」陳大爺回答說：「玉梅帶他到黃大夫店裏，剛治過燙傷回來，他看見街上有個揑麵人的老頭兒，便嚷着要那老頭兒給他揑個孫悟空！」

「那怎麼會被人拐去呢？」康福急轉過臉問玉梅。

玉梅用手帕揩着眼淚說：「當時我就叫那老頭兒揑個孫悟空。因爲我身上沒有帶零錢，就走回店裏取零錢。跟爹談了幾句話，拿着零錢走出去一看……」

她話到這兒已泣不成聲。

康福急聲地問她：「就不見紅孩兒了嗎？」

「嗯。」玉梅點點頭說：「連那個揑麵人的老頭兒也不見了。」

陳大爺接着說：「眞是怪事，我立刻派人四處追尋連影踪都未發現，難道那老頭兒會鑽天入地嗎？」

「大爺！他當然不會鑽天入地。」康福說：「可是這老頭兒輕功極好，平常一般人是追不上的！」

「你怎麼知道他有輕功，是不是認識那個老頭兒？」玉梅急聲問着。

「大小姐！我怎會認識呢？只是如此猜想啊！」康福冷靜的回答說：「有很多江湖人都會這種輕功的，不足爲奇呀！」

「康福！這老傢伙是在綁票？」陳大爺說。

「可能吧。」康福點點頭回答：「眼看着快要過年啦，窮人混不過年去，想做一票過個肥年，我猜想多半是這個意思。」

「嗯，沒錯。」陳大爺點點頭，緊張的心情始安定下來，吁出一口長氣說：「那就好辦，再多的錢我也不在乎，只要能贖回孩子的小命。」

「大爺和大小姐，請放寬心。」康福安撫陳家父女說：「大概不出一半天，對方就會傳過來消息，絕不會發生什麼危險的，他們一定會對紅孩兒照顧很好，因爲他們是爲了錢！」

陳大爺立刻吩咐小丫頭杏兒，把哭哭啼啼的玉梅攙回後院去。大門外圍着觀看的人羣，也逐漸四散了。

次日大清早，陳家酒坊前櫃的小徒弟——四喜兒，手捧着一隻紅緞子鑲黃綫邊，上綉着兩條金龍的小棉靴，從前店匆忙的跑進後院，邊跑邊大聲的嚷叫：「大爺！大爺！這是紅孩兒穿的棉靴。」

被這四喜兒大聲一嚷叫，立刻便驚動了前後院的人。

陳大爺接過那隻棉靴子，一看之後，便急聲問：「這棉靴子在那兒發現的！」

「在前店的門洞裏面，我正要打開店門時，才看到它的。」四喜兒回答說。

「大爺，這是他們昨晚送來的，」康福急上前說：「大爺，你找一找靴子裏八成有東西。」

果然，陳大爺在棉靴筒裏一摸，摸出來一個字團兒，打開那紙團兒一看，白紙上寫着密密麻麻的毛筆小字——

「陳大爺閣下大鑒：請恕無禮冒犯了，尊駕外孫紅孩兒，敝人已命屬下照顧，

內幕揭秘報導

猛稿預告

請留意刊出！

本刊將於短期內刊出一篇爆炸性內幕報導：「迷宮千艷」，是根據美國水門事件作出揭秘性報導的，它指出當日在水門大廈尼克遜總統預先放置錄音帶，偷聽參議員談話，因此洩漏天機，促使尼克遜無法連任總統，此係表面的觀察而已，事實上尼克遜利用總統職權，收買亡命之徒，佈局肉誘一部份有權勢的參議員，進入迷宮，盡情享受酒色，乘機控制，不單是偷聽那麼簡單，此項任務由「科學特務」雷尼沙特主持，經費昂達二千二百萬美元，雷尼在事發之後失踪，遁入密芝根湖，仍被特務跟踪追殺，過程曲折離奇，步步驚心，兼有奇幻性的科學報導，請留意刊出日期。

甚爲週到，不敢損傷皮毛，請放寬心，請於兩日後傍晚，命人來十三里荒坡前，彎下大槐樹下停車，來人若能當面奉上大洋三千暨令嬡玉梅與敝人作妾，即可將紅孩兒交來人帶回，倘若逾時不見來人接洽，當天深夜請在陳家酒坊後院牆下收屍，紅孩兒腰斬頭斷，四肢不全，鄧彪拜上。」

「啊！是鄧彪？」陳大爺不禁驚叫：「魯西的大盜獨眼龍，他……他怎麼到此來了呢？」

「他奶奶的熊，會是這魔頭啦！」康福大聲咒罵着：「這萬惡的殺人强盜！」

「爹，我看看寫的什麼？」玉梅伸出一隻手，要搶看父親手中的紙條。卻被陳大爺出手阻止。

「爹，讓我看看。」玉梅尖聲叫着。

「不許妳看，」陳大爺厲聲吼叫，鬚眉怒張。只嚇得玉梅倒退了兩步，伏在康福身上痛哭。

「福哥，我不要活了，不要活了。」

康福實未料到她竟然投進自己懷中，推也不好，就也不是，一時使他手足無措，十分受窘，並從嗅覺中一股髮香的氣味，已鑽入了自己的鼻孔，她那柔軟的酥胸，也向他胸前越貼越緊，使他感受到火般的煨烤，全身骨肉發燒。於是，他開始發抖，一陣痙攣地：「大……大小姐，妳……」他的聲音似乎在用力叫喊，但那音量却十分微小。

「杏兒！快把大小姐扶回房裏去。」陳大爺吩咐着。杏兒用盡了渾身的力氣，始將玉梅拖回房中。

「康福！你跟我來！」

康福跟着陳大爺走入後廳，二人落坐後都低頭無語，偌大的房子裏是一片沉寂，只有那壁上的自鳴鐘擺，發出來極輕微的「卡卡」聲响。過了也不知多久？陳大爺雖仍未出聲，但已有了動作，他把那手中的紙條遞給康福。

康福接過紙條看了之後，猛抬起頭來，以問話的目光，怔怔地望着陳大爺。

「康福，獨眼龍這種條件開出來，我……我怎能接受呢？如果是再加兩倍的錢數，我都會毫不考慮的答應，唯有他要玉梅去做他的小老婆……」

「他放屁，放他娘的狗臭屁！」康福怒罵着。

「可是，可是紅孩兒的生死，也不能不顧啊？他是我們周、陳兩家的命根子，玉梅婆婆家長次兩房，也只有這個小孫兒。唉，再說我的兒媳婦桂枝，結婚到今天已經將近十年啦，連肚子都……都大不起來，因此我們周、陳兩家都把傳宗接代的希望，擺在紅孩兒的身上，準備將來替他討兩房媳婦，各生一個男孩，也就兩門都不會絕後啦！」陳大爺說着已站起身來，像一隻熱鍋上的螞蟻似的在房子裏轉圈子。

「大爺，別心煩。」康福說：「這件事你讓我去辦？」

「你……康福！」陳大爺霍地一聲急轉過身子，呆楞的目光凝視着他。

「大爺，你派賬房趙先生，跟我一道去！」

「錢呢？」

「不要錢，帶一隻大箱子，箱子裏裝些磚頭瓦片。」

「玉梅呢？」

「她當然也要去。」

「不行，不行！那……那不是抱着豬頭進廟門——敬神送禮去嗎？」

「放心，大爺！我康福另有辦法，一定會保護玉梅母子倆平平安安的回家。」

「啊？」陳大爺的兩眼瞪圓了。

康福的這個牛皮吹得實在是太大。

終於，陳大爺還是相信了他的話，因爲陳太爺對他有點迷信，總認爲康福是個福星，過去千百回，康福幫他辦事，從來就沒有「砸」過「鍋」！

× × ×

北風狂嚎，雪花紛飛。日頭從昨天晌午起，便縮着脖子鑽進黑雲堆裏去，不敢再露臉，十三里荒坡是一大片荒涼之地，除了有幾棵老樹和青石縫隙中的枯黃野草，其它別無一物，方圓十里之內，也沒有半戶人家，只有一條狹窄而彎曲的灰土路，是通往冀魯交界的東明縣境。

天色漸黑了下來，在鉛色的天空中，這時飛過來兩隻白脖子的老鴉，「呱呱呱」不停的在馬車頂上叫。

康福坐在前面的車板上，右手甩起長鞭趕着騾車，從鞭梢上發出「巴巴」清脆的响聲，那匹高大粗壯的黑騾子，仰天長鳴，掀起四蹄在半尺多深的雪地上奔跑，蹄起時雪片四飛，蹄落時地面上便是四個黑洞。

「呱呱呱」那兩隻老鴉仍在車頂上盤旋，那叫聲充滿了淒厲與恐怖。

「這鬼叫聲眞難聽。」從車廂裏傳出來女人的聲音。

接着，車門上的棉布帘兒一掀，伸出一張雪白的臉兒，頭上繫着一條黑絲巾，鬢角兩旁露出來兩綹髮絲，她那隻白嫩柔黃的小手，輕輕拍在康福的肩膀上，嗲聲嗲氣的說：「福哥，好討厭！叫得我心發慌，快趕走這兩個鬼東西嘛！」

「別理他！」康福回頭笑着說：「高興叫就讓牠叫，趕也趕不走。」

他這一回頭，玉梅始發現康福臉上變了樣，滿臉的皺紋，鼻子下面也長出來兩寸多長的白鬍子。只嚇得她一聲尖叫：「啊，你！你怎麼變了樣？」

「哈！」康福打了個哈哈，一咧嘴露出來兩顆脫落的黑門牙，這德性要多難看有多難看，他一繃臉又對她說：「妳看像不像個糟老頭子。」

「很像。福哥，你長相很俊的，幹嘛要變得又老又醜嗎？難看死啦！」

「大小姐，獨眼龍認識我，若是一看出我的眞面目，那麻煩可大啦！」

「福哥，這鬍子是怎麼做的，像眞的一樣。」她說着就動手去抓他的鬍子。

「別動手！」康福把臉一扭，很快的閃躲着：「妳一抓就抓掉啦！這是用毛綫黏上去的。」

「不結實。」

「結實，大風吹也吹不掉，就是不能用手抓！」

「眞好玩！」玉梅「咭」的一聲笑：「福哥，那臉上的皺紋和掉下來的牙齒，又是怎麼攪的呀？」

「都是假做的。」康福一笑說：「現在別問，將來我教妳做。」

「福哥，你眞有兩套。」玉梅高興的又說：「我老早就看出來啦，你是個了不起的人物。所以，我一聽爹告訴我：要我跟你來，心裏一點都不害怕，還樂意得很呢！」

「眞的？」

「當然眞！」她斜起媚眼瞟着他：「福哥，就是跟着你死，我也是高興的。」

「好啦！玉梅！」從車廂裏傳出來趙先生的聲音：「快到地頭上啦，你們的談話若被强盜聽見，這張底牌被揭開，那就整個完蛋啦！」

玉梅這俏麗又任性的小寡婦，從小就養尊處優，被母親嬌生慣養，除了她爹和管賬房的趙先生，別人的話她是絕不肯聽從的。因爲趙先生是她的親舅父。於是，她一吐舌頭，向康福扮了個鬼臉，便急忙把頭縮回車廂裏去了。

大約又走了四五里路，騾車已停在那棵彎腰的老槐樹下。

「鄧老大！」趙堯摸着八字鬍，微微一笑說：「我們的大小姐，你也看到啦，錢就在她後面的紅木箱子裏。做東家說：三千枚現大洋，就當作大小姐的陪嫁，只希望你善待他的女兒。」

「那當然啦！這廢話還用講嗎？她做了我的小老婆，我會把她當作我親娘一般看待。趙兄！你回去把這話帶給我老丈人家聽，請他老人家放心！」

「是是！」趙堯連聲答應着，微微一笑又說：「鄧老大，請把紅孩兒交我帶回吧？我也好向做東家覆命。」

「好！」鄧彪扭轉身一回頭，向遠處土堆後面大聲叫：「老九！把小傢伙抱過來！」叫聲剛落地，只見從土堆後面，「得得得」地跑出一匹白馬，馬上一個油頭粉面的年青小伙子，懷中抱着紅孩兒，馬如飛般到了騾車前。

那紅孩兒聽見叫聲，已發現舅爺了，他想講話，却小嘴巴在動，而發不出聲音來。因爲他嘴裏的棉花掏出來！」

「老九！把他嘴裏的棉花掏出來！」鄧彪命令着那年青小伙子。

小伙子便急忙在紅孩兒嘴裏掏出一團棉花，那紅孩兒「哇」的一聲大哭！

「紅孩兒！別哭！你娘在車上。」趙堯手指着車上說。

「孩子！我的孩子！」玉梅已從車上跳了下來。

「娘！娘！」紅孩兒張着大嘴哭叫。

「老九把孩子交給他娘。」鄧彪說。

「是，大哥！」老九應聲把抱着的紅孩兒，雙手迎了過去。

「孩子！我的可憐的孩子！」

「娘！娘！」

母子倆抱頭痛哭起來。

這時，風雪漸小，西天透出微微的亮光。一直蹲在騾車後的康福，眼看這齣戲已該他上場，便緩緩的從車後走至車前，哈哈的笑着對趙堯一拱手說：「趙先生，你們都回到車上去吧？這齣戲該由我接着演啦！」

鄧彪似乎聽出他的語音很熟，便驚奇的問着：「你是什麼人？」

「獨眼龍！別急呀，我這就讓你看清楚我是誰啦。」康福用手往臉上抹了兩把，白鬍子和滿臉的皺紋都沒有了，嘴裏的白牙齒也完整無缺，黑圓的一張臉上露出笑容來。

「啊！」鄧彪一聲驚叫，慌張地倒退了四五步，呆楞楞的望着康福說：「你是康福嗎？」

「不是我，還會有那個來滿渾水呢？」康福說着摘掉頭頂的破毡帽，在手中玩弄着。

「你，你不是在北京被砍頭了嗎？」

「那是北洋軍抓去的替死鬼，我康小五還活得好好的。」

「怎麼，你又要插手管我的事？」

「沒辦法！」康福聳肩一笑說：「我就是有這點小毛病，不能眼睜睜的不管，更何況你招惹上我的東家啦！」

「你的東家？」

「是啊，我的東家就是皂橋鎭上的陳大爺，他老人家也是我的救命恩人。這件事就更不能不管啦！」

「康五！這回事和上回不同，你要看清楚，有十多支槍口對準你！」

「哈！別嚇唬人，我姓康的見過的場面，比這個場面大的多；你聽說過我八年前大鬧北京城的故事嗎？連那軍閥頭頭我都敢碰，還會在乎你嗎？」

「你想找死！」

倏忽間，康福雙手向上一翻，已亮出兩把尖薄鋒利，明幌幌的飛刀，微微一笑說：「姓鄧的，你應該心裏有數，上一回是康五爺手下留情，只剜下你一隻左眼，還能讓你的右眼看到這花花世界，朗朗乾坤。可以說是對你仁至義盡，若是你今天，依然是執迷不悟，不能改惡向善，到處作惡，危害百姓，那就別怪我康五手下無情啦！」

「你敢撒野！」鄧彪恐拔槍不及，話出口鞭已到，「唰」地一聲，黑忽忽的鞭影橫向他臉上抽去。

康福眼明動作快，把頭一低閃過鞭子，同時右手飛刀擲出，說時遲，那時快，如電光石火一般，只聽那鄧彪疾聲痛叫，右手腕已挨了一刀，鮮血一滴滴，染紅雪地上。他已嚇得面色發青，嘴唇發烏，七魂六魄飛散。

「康五！你……」

「老鄧！我還是不想要你的命，不管你的鞭也好，槍也好，絕沒有我的飛刀出手快，希望你要冷靜！」

「說！你要怎麼樣？」鄧彪恨恨的咬着牙。

「你必須要聽我的，快命令你的弟兄撤退！」康福雙手向上一翻，已亮出八把明晃晃的飛刀，每個手指縫中夾着一把，他有同時擲出八把飛刀的絕技，而且準得要命。他咬緊着白牙冷冷的說：「要不聽我的話，康五爺就先送你們到『孟婆亭』，請你們每人喝一碗迷魂湯！」

（註解：傳聞陰司有座孟婆亭由孟婆親手調製之迷魂湯，凡兇煞之人死去飲湯後，便魂出七竅變爲永不超生之野鬼。）

「奶奶個熊！算你狠！」鄧彪是一頭精明的老狐狸，康福老早就算準了，要命的傻事他絕不肯幹，只見他緩緩舉起左手，向四周弟兄打了一個暗號，即走來兩名匪徒，把他扶上了馬鞍。

臨走時，鄧彪向騾車上掃了兩眼，只見坐在車上的小寡婦，正在兩眼怒視着自己，他狠狠的咬緊牙，照馬屁股上猛抽一鞭，那匹高大的烏騅馬，一溜飛雪般狂奔而去。

雪地上，發出冷清的光，把一長串馬隊的黑影兒，斜斜長長的拖在雪地上。

空中的兩隻老鴉，跟踪着馬隊飛去，「呱呱呱」的叫聲不絕。

馬蹄聲漸漸聽不見了。

康福這時才倒抽一口冷氣，兩眼望着那人影和馬影在白茫茫的雪野中，只顯出十幾條黑綫似的在動着。

突然，他感覺肩膀上搭着一隻手，回頭一瞅，却是玉梅站在他背後，懷裏抱着紅孩兒，一雙晶瑩的淚眼，痴情的望着他說：「福哥，我給你縫製了一件紫紅色的緞子棉袍，是準備要你過年穿的，咱們快回家吧？讓我親手給你穿上。」

（以下轉入第一百一十三頁）

康福舉目向四周觀看，只見距離五丈開外的東南方，有一個很高很大的土堆。心想獨眼龍鄧彪那夥人，必定是躲藏在土堆的後面。

果然在頃刻間，一陣馬蹄聲如奔雷一般，十多匹大馬已停在騾車前，其中爲首一人正是獨眼龍，身高足有七尺，披着一件黑呢子大斗篷，裏面穿一件藍緞子的皮袍，一巴掌寬的黑布帶子紮腰，腰帶裏插着兩把快慢機手鎗，皮袍的下擺掖進腰帶裏，露出來捲毛的白羊皮，足蹬一雙反毛的牛皮馬靴，右手裏握住一根馬鞭子。他翻身跳下馬來，抖一抖手中鞭梢向康福一指說：「來接頭的人就是你嗎？」

康福故作害怕狀，嚇得渾身發抖，急忙縮着脖子，兩手向上一舉，摸住了頭上的破毡帽，兩眼直往上翻，呆楞楞的仰視着鄧彪蟹殼似的臉，左眼上蒙住一塊黑布的眼罩，右眼大若銅鈴，發射出咄咄迫人的兇光。

這時，十多匹馬上的强盜，已紛紛下馬，有的手端長槍，有的手握着小八音或左輪兒，一個個兇神惡煞似的，很快分散在四周，將騾車包圍了起來。

「糟老頭兒！」鄧彪再一聲大吼：「你怎麼不說話？」

康福仍沒有答腔，渾身上下抖得更厲害，像莊稼佬在篩糠。

「巴」地一聲响，騾車上的棉布門簾一挑，跳下來面貌清癯，留着黑八字鬍的趙先生，他滿面笑容，向那鄧彪深深的一躬，不慌不忙的說：「想必您就是鄧老大吧？在下趙堯，是皂橋鎭陳家酒坊的賬房先生。鄧老大，您有話請吩咐，在下聽從就是啦！」

「嗯。」鄧彪輕輕的從鼻孔裏哼出一聲，然後雙手一叉腰，擺出個大模大樣的架式，從牙縫裏發出來冰冷的聲音：「現大洋三千仅帶來了嗎？」

「帶來了。做東家不敢違命，現大洋一箱就在車上。」

「好！還有陳大小姐呢？」

「也在車上。」

「嗯。聽說她是皂橋鎭上的大美人，長得像天仙一般。」鄧彪的態度轉變了，向趙堯拱一拱手，嘴角上掛着笑意說：「趙兄，你就請她出來亮亮相吧？」

「遵命。」趙堯回身把車簾兒一掀，陳玉梅就盤着雙腿，臉向外坐在車門口，低垂着羞紅的粉臉兒，身子動也不動。

在遠處看，她好像是一尊玉觀音的塑像。

鄧彪距離她大約六七尺遠近，立刻像是被磁鐵吸引着一般，雙脚向前移動，挨近她從頭到脚，仔細的打量着，臉上露出來驚喜的笑容，並伸手托起她的下巴，只見美人杏眼圓睜，像兩把利刃的目光，刺向他醜惡的臉上。「好好！美得很，這張小臉蛋眞標緻，哈哈哈……」

「鄧老大！」趙堯輕輕把車簾兒一落，同時緊握住他托着玉梅粉臉的那隻毛茸茸大手，輕輕向外一帶：「人是你的人，錢也是你的錢，可以說你是人財兩得。」

「嗯。」鄧彪洋洋得意的點點頭說：「我眞是沒想到，天下竟會有這樣美的女人，哈哈哈……」

新派俠情中篇故事

千劍照紅顏

秦紅・文
黃耀基・圖

聯袂共私奔　招來殺身禍

第一個是仇香。

仇香：二十二歲，雲溪金龍堡主仇元凱的獨子，人稱「金龍公子」，身分之高貴的確似一條金龍。

他表演的是劍術。

那柄劍突然被他拋上七八丈高的空中，在陽光照耀下閃閃生輝，恰如一條金龍在空中翻滾，然後在距離地面約二三丈時，劍鋒朝下，筆直而落，刷的一聲，正中那人的頭上百會穴，那人的腦袋應聲裂開，被劈成兩片！

「好！」

「好劍法！」

全場登時掌聲雷動，許多人大聲喝采起來。

那個被劈開腦袋的人是——一具木人。

×　×

第二個是王烈。

王烈：二十三歲，名震武林的「快刀翁」王遨的長孫，少年得志，目前是名聞全國的太原府名捕頭。

他表演刀法。

有人將一截竹筒拋上空中，他躍起發刀，但見空中刀光連閃，刷刷刷三响，大約是連續眨三次眼皮那麼多的時間，當他回落地面時，那截竹筒已變成四只竹環在地上滾動，更妙的是四只竹環大小一樣，比尺量還要精確！

「妙啊！」

「好俊的功夫！」

全場再一次掌聲雷動，人人嘆爲觀止。

×　×　×

第三個是司徒皓。

司徒皓：二十五歲，當朝兵部尚書的兒子，身分之顯赫，不在王烈之下，他自己也在武林中闖出了

相當大的名氣，人稱「滿天星斗」。

他表演暗器。

有人將九個橘子拋上空中，橘子到了五丈高空時，似一團烟火散開，便在此時，只見他袍袖揚處，一片銀光倏現倏沒，九個橘子落到地上時，每一個都釘着一支小銀鏢！

於是，熱烈的喝采和雷動的掌聲又起……

×　×　×

地點是北嶽恆山。

這一天，坐落在這塞北第一山的歸來山莊眞是熱鬧非凡，本來僅可容納二三百人的一座山莊，現在却擠滿了五六百人，莊中的廣場上席開六十，盛況空前。

因爲，今天是一代儒俠師抱眞的五十大壽，人人都以能够前來向師抱眞祝壽爲榮，而一向不喜虛榮的師抱眞，今次也一改往昔的作風，竟然廣發請帖，幾乎將當前武林道上的知名人物都邀請來了。

師抱眞的人緣何以這樣好呢？

理由有二，一是他是當前武林數一數二的高手；二是他是所有武林高手中學問最好的一個，早年進士及第，文章、書法均屬一流；再加上他爲人正直，武林中一有糾紛，大都請他仲裁排解，因此之故，在大家的心目中，他可說是一位近乎武林盟主的人物，只是他十分謙虛，一直堅拒接受這個稱呼罷了。

今天，難得他肯邀請武林同道前來慶祝五十大壽，接到請帖的自然都到，沒有接到請帖的也來了不少；不過使人感到奇怪的一點是：今天受到邀請的客人中，有一半以上都有年輕人，個個都是人品武功極爲出衆的武林後起之秀。

×　×

有人因此揣測：師抱眞可能藉此機會想挑選一個乘龍快婿。

因爲他有一個女兒師素貞年已二十，至今尚未許人，見到師素貞的人都說她有一副羞花閉月沉魚落雁之容呢！

所以，今天前來祝壽的一批青年俊傑，有不少人不免抱着希望能够「雀屏中選」的念頭……

現在，一代儒俠師抱眞看過仇香、王烈、司徒皓三人的表演之後，心情愉快極了，便對同席的好友「斷流鞭沈鉉」笑道：「沈兄，你看這些年輕人眞是厲害，一個個强爺勝祖，所言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領風騷數十年，此言誠然不虛，我看你我眞得退隱林下啦！」

斷流鞭沈鉉也是名氣極大的武林高手，他聽了師抱眞的話，哈哈大笑道：「正是！正是！師兄看中哪一個，不妨告訴小弟，小弟不揣鄙陋，當爲冰人！」

師抱眞一聽此言，神色忽然轉爲嚴肅，輕輕嘆了口氣道：「實不相瞞，今日雖是小弟的賤壽之日，但之所以敢如此驚動各方武林同道，目的即在於此，只是小女……」說到這裏，又輕輕嘆了口氣。

斷流鞭沈鉉眼界如此之高，這許多青年沒有一個中意的？」

師抱眞搖頭道：「不是——」

底下的話還沒出口，忽然有個僕人神色倉皇的跑過來，在他耳邊說了幾句話。

師抱眞面色一變，立刻站起來，向同席諸人拱拱手道：「諸位，小弟失陪一下。」

語畢，急急忙忙入內而去。

一路快步來到莊中一棟綉樓上，只見老妻崔氏坐在房中飲泣，身邊兩個侍婢正在勸慰老妻不要傷心，他看到這情形，不禁心火直冒，沉聲道：「當眞跑了？」

崔氏點點頭。

「豈有此理！」

他怒吆如雷，一掌拍上桌子，砰然一聲巨响，登時把那張桌子拍得粉碎！

× × ×

師素貞的確是個容貌絕世的姑娘，只是她的美不是妖艷也不是嬌嫩，而是智慧型的清麗，脫俗高貴，宛如冰雪中的一朵寒梅，看上去相當的有個性。

她現在站在一個青年的面前，除了手上的一把長劍之外，不帶任何東西。

面前的青年，年約廿五六歲，劍眉星目，相當的英俊，只不過衣着十分普通，跟仇香、王烈、司徒皓的顯貴截然不同。

他們四目相對，久久不發一語，但彼此的臉上都有一絲笑意。

這大概就是所謂的「不言勝有言」了吧？

不過，師素貞還是開口了，她露出一個明顯的微笑道：「星哥，我現在是你的人了，你到哪裏，我跟你到那裏！」

青年微微一笑道：「不顧一切？」

師素貞點頭道：「對，不顧一切！」

青年道：「今天是令尊大人的五十大壽之日，我聽說他邀請了許多出類拔萃的青年——」

師素貞不等他說完，便截口道：「在我的眼光中，他們都是可笑人物！」

青年道：「他們很高貴，有武林巨雄之子，有達官顯貴——」

師素貞又截口道：「星哥，不要再提起那些人好麼？」

青年笑道：「我是要讓妳了解，論武功，我並不出衆，論家世我更是差得太遠，我只是個很平凡很平凡的無名小卒。」

師素貞道：「我不在乎！我喜歡你，你喜歡我，這就够了！」

青年道：「只怕令尊大人不會放過我，他只要一聲令下，我就死定了。」

師素貞道：「所以我們這就遠走高飛，我們可以逃到很遠很遠的地方去，我甚麼苦都不怕。」

青年沉吟道：「這是不可能的，妳已懷孕，我怎能帶妳去深山居住？」

師素貞道：「那麼，我們遠離此地就是了，南方北方，隨你選擇。」

青年聳聳肩，輕嘆一聲道：「問題是：我絕不能讓妳受苦，可是我現在又沒有能力——」

「你是說沒有銀子？」

「正是。」

「不名一文？」

「只有幾十兩銀子。」

「省吃儉用，够我們一兩個月的化費了。」

「一兩個月之後呢？」

「船到橋頭自然直！」

「素貞，我很慚愧，我一直希望讓妳過得像公主一樣，可是……」

「你喜歡我麼？」

「這還用說！」

「這就够了，走吧！」

於是，他們手拉手往南跑，從中午跑到黃昏，在一處小地方打尖了一會，然後又繼續趕路，一直跑到這天深夜，才找上一戶人家借宿下來。

× × ×

私奔，對於像師素貞這樣一個有顯赫家世的姑娘來說，是非常難堪的一件事，所以當她和「星哥」向屋主求宿時，便僞稱是同胞兄妹，屋主便安排「星哥」與兒子同睡，安排她與女兒同睡。

師素貞却睡不着，一直呆坐燈下。

在一年之前，也就是她尚未結識「星哥」之前，她絕未想到自己有一天會同一個青年私奔，然而到了今天，雖然離開父母兄弟使她感到很難過，也明白自己的行爲對父親的名譽將產生重大的打擊，但她還是認爲只有私奔才是最好的辦法。

原因是：她太愛「星哥」了，而「星哥」也太愛她了，他們的感情已濃到「這個世界只有他和她」的地步；而更重要的一點是：她已珠胎暗結，而父親却反對她所選擇的對象，認爲趙南星人品武功均不出衆，不足以與她匹配，堅決要她與趙南星斷絕往來。

她怎麼能呢！

她是這樣的喜歡趙南星，尤其她已將自己的一切獻給了趙南星，再過六個多月之後，她就要爲趙南星生下一個兒子或女兒，生米已經煮成熟飯，她怎能在這種情況之下與趙南星斷絕往來？

不過，一想到父親在武林中的名望和地位，以及父親平日持家之嚴，自己的與人私奔毫無疑問將使父親大發雷霆，父女的關係只怕從此一刀兩斷了。

爲此，她感到傷心難過，心情久久無法安定下來，自然不能入睡，只有獨坐燈下暗彈淚，默默祈求父母能够原諒自己了。想到從今以後，自己在這個世上唯一的「親人」只有趙南星一個，她不禁悲喜交集，不禁暗暗說道：「星哥，你可不能負了我，如果你負了我……」

她不敢再往下想，但偏偏腦子裏又閃起了另一個更可怕的疑懼：「他會不會偷偷離我而去？」

這樣一想，她頓時渾身緊張起來，當即起身開門出房，來到趙南星睡覺的房外，輕聲呼喊道：「星哥，星哥。」

房門「呀——」的一聲開了，趙南星輕步走出來，含笑問道：「甚麼事？」

師素貞臉上一紅，爲自己的多疑感到不好意思，赧然一笑道：「你……還沒有睡麼？」

趙南星道：「我睡不着。」

師素貞道：「我也是。」

趙南星道：「妳該上床歇歇，明天還要趕路呢。」

師素貞靠上一步，埋首在他胸上，含羞帶笑道：「星哥，我該向你道歉……」

趙南星微微一怔道：「道歉？」

師素貞道：「剛才我忽然想到你可能會離我而去，我一下子怕得要死。」

趙南星啞然一笑道：「妳怎麼會這樣想？」

師素貞道：「是啊，所以我要向你道歉，我這種想法，對你是個侮辱。」

趙南星輕輕拍着她的肩膀，又輕輕在她額上親了一下，道：「去睡覺吧！被屋主瞧見了不大好，別忘記咱們現在是同胞兄妹。」

師素貞點點頭，乖乖的轉回房中，解衣上床，在屋主女兒的身邊躺下來。

得到了趙南星的慰藉，她的心情平定踏實了不少，雖然仍無法入睡，却已不再患得患失……

次日，天剛破曉，屋主一家人已起床開始一天的農事，師素貞因整夜未眠，精神有些困頓，仍靜靜的躺在床上假寐。

不久，屋主的女兒入房向她問道：「姑娘，我爹要我來問：妳哥哥回來吃早膳麼？」

師素貞沒聽清楚，坐起答道：「謝謝，我這就去叫他起來。」

屋主的女兒道：「不，妳哥哥很早就起來了，我弟弟說他天還沒亮就已起床出房，不知他去了何處，我爹在等着他吃飯呢。」

師素貞一呆，繼而臉色大變，變得好蒼白好蒼白……

× × ×

半個月後——

有人在翠屏山的懸空寺附近山林內發現了一具屍體，由於死者死亡的情形十分奇特，因此頓時轟動了起來。

死者是個青年，他被人綁吊在大樹下，雙手雙脚分別用一根索子綁緊扯直，形成一個「大」字般懸空吊在樹下。

更駭人的是：死者的胸腹被利刃剖開，血淋淋的大小腸掛在體外，而心肝却不見了！

這具屍體被發現時，屍身尚未腐爛，滿地血跡也尚未全乾，顯然死者遇害尚未超過兩天。

懸空寺是翠屏山的名勝，此寺所以命名爲「懸空寺」是因它沒有地基，是在峭削如鏡的絕壁上鑿山塞木，憑空構造而成的，中有兩座三層高樓，凌空上聳數十丈，彼此相距數十步，中間以飛橋連接，從山下往上看，眞個是一座空中樓閣。

寺之附近還有一座李白祠，據說當年李白遊此曾親書「壯觀」二字於岩壁上；另有明人王湛亦在此題了一首詩曰：「誰鑿高山石，凌虛構梵宮，層樓疑海上，鳥道設雲中，莫訝是樞近，應知帝座中，恆河沙可暗，大地總成空」，足爲此寺之寫照。

只因懸空寺如此之奇特，故凡遊北嶽者大都會轉來翠屏山瞻仰此寺，也因此平日遊客極多，如今竟在這仙境般的地方發生了殘殺人命的事，使得寺中僧人嚇得一怔一怔的，斂目合十直唸「阿彌陀佛」不已。

後來，有一遊客認出死者是渾源縣赫赫有名的「子母劍趙池」的兒子趙南星，寺中僧人更是驚得魂不附體，不敢將屍體解下，立刻派人飛報「子母劍趙池」，請他前來處理。

子母劍趙池，在山西境內的武林中，名氣僅次於儒俠師抱眞，但若論家族勢力，則在師抱眞之上，因爲趙池有五子三女，又收了不少門徒，因此他在渾源縣的「百劍堡」聲勢極大，只不過他本人不如師抱眞之受人尊敬，主要原因是他脾氣暴躁，爲人吝嗇之故。

這天黃昏，子母劍趙池率領四個兒子和幾個門下趕到了懸空寺，經驗屍確認是自己的兒子趙南星之後，趙池自是悲憤已極，暴跳如雷道：「不要解下來，就讓他這樣吊着好了，他媽的！我早就警告他不要去動那師素貞的念頭，他偏偏不聽，如今可好了，終於叫人給宰了——東星！」

東星是他的長子，他的五個兒子取名東星、南星、西星、北星，最小的兒子爲中星。

趙東星滿臉淚水道：「爹……」

趙池厲聲道：「你立刻去歸來山莊，叫那姓師的過來看看！」

趙東星應了一聲，就匆匆的走下山去了。

不料，去未多久，忽見他又匆匆的趕了回來，向他父親趙池說道：「爹，他來了。」

趙池道：「誰？」

趙東星道：「師老莊主。」

趙池面色一沉，冷笑道：「很好，他是應該來交代交代了，看他如何還我一個公道！」

一言甫畢，儒俠師抱眞已步入林中，來到了吊屍現場。

他是一個人來的，而且是一身儒服，未帶任何武器，連一向不離手的一柄牙骨摺扇也未帶來。

但看過趙南星死亡的情形後，雙眉深深鎖起，神情一片凝重，向趙池拱手一揖道：「趙兄，令郎遭此不幸，實爲遺憾，但不知是否已查出兇手爲誰？」

趙池面上每一寸肉都在跳動，哼哼的冷笑道：「趙某人正要向師大俠請教呢！犬子不肖，不配高攀令嫒，趙某人早就嚴禁他不得與令嫒往來，他不聽是他不知自愛，可是也不致於死罪吧？」

師抱眞神色更爲凝重道：「趙兄這話是何意思？難道趙兄認爲令郎是我們師家的人下手殺害的？」

趙池狂笑一聲道：「小兒長了這麼大，就只做錯了這件事，除了這件事之外，趙某人想不出他有招禍的其他理由！」

師抱眞嘆了口氣道：「趙兄，令郎不幸橫遭慘殺，小弟不想在此時說那些難聽的話，小弟要說的是：小弟確實不贊成小女與令郎往來，女兒是我生的，我有這個權力，你說是麼？」

趙池冷峻地道：「不錯，但兒子是我的！」

師抱眞道：「我們沒有動令郎一根汗毛，他的死與我們無關！」

趙池怒目切齒道：「無關麼？」

師抱眞道：「對，不過我說的我們，不包括小女師素貞在內。」

趙池微微一愣道：「哦？這話甚麼意思？」

師抱眞道：「半月之前，她乘我作壽宴之日私自離莊與令郎私奔，便在那一天，小弟當衆宣佈與她斷絕父女關係，那天趙兄也曾派人去敝莊致賀，趙兄想必也聽說過了。」

趙池又哼哼冷笑道：「趙某人深知此事對師大俠打擊極大，但趙某人並不知他

們計劃私奔；小兒不受管教，正如令嫒不受管教一樣，此事十分可惱，但兒女之情，就如一個銅板打不响，兩個銅板响叮噹，這難道都是小兒的錯麼？」

師抱眞道：「當然不完全是令郎的錯，因此自始至終，我只責怪小女，從未曾向令郎斥責一語。」

趙池沉聲道：「可是他現在却死了，死得這樣悽慘！」

師抱眞道：「我已宣佈斷絕父女關係，從那天起，她的生死榮辱均與我們師家無關，所以我們沒有傷害令郎的理由，要是趙兄不信，不妨舉出證據來，只要有證據證明令郎是我們師家人殺的，師抱眞當還趙兄一個公道。」

趙池縱聲大笑道：「證據？這還要證據麼？」

師抱眞語氣堅定道：「不錯，沒有證據，怎能分出是非黑白，我師抱眞亦非無名無姓之輩，從今天起，師抱眞絕不離開歸來山莊一步，趙兄只要找到證據，敬請駕臨歸來山莊便了。」

語畢，拱手一揖，便欲轉身離去。

趙池道：「慢着！」

師抱眞轉回身子，等他說下去。

趙池說道：「趙某人有一事請教：既然師大俠已與令嫒斷絕父女之情，既然她的生死榮辱已與你師大俠無關，你來此何爲？」

師抱眞說道：「對了，我忘了解釋這件事，我聽到令郎遇害的消息，心知趙兄必有誤會，因此特趕來一說明白，如此而已。」

趙池冷笑道：「好！既然你師大俠口口聲聲說已與令嫒斷絕父女關係，現在趙某人也有一句話要說！」

師抱眞道：「小弟洗耳恭聽便是。」

趙池道：「小兒與令嫒自那天一起出走之後，未曾返家一步，因此可斷定他們這半個月來一直在一起，如今小兒遇害了，而令嫒却不知所終，這情形十分可疑，說不定殺害小兒的兇手就是令嫒！」

師抱眞淡淡道：「趙兄這個推測，小弟不願表示意見，反正她已非我女，趙兄愛怎麼追究就怎麼追究，愛怎麼處置就怎麼處置，一切與我無涉。」

趙池道：「很好，我要聽的就是你這句話！」

師抱眞一揖而去。

趙池瞪着眼睛看他遠去之後，忽然道：「東星！」

趙東星應聲上前。

趙池以無比冷峻的聲調道：「你二弟之死，若非師素貞下的手，她也一定知道兇手是誰，你立刻趕回堡去，傳爲父命令，發動全堡師兄弟四出搜索師素貞的踪跡，爲父相信她尚在兩百里範圍之內，不論她是不是兇手，找到她總沒錯！」

趙東星道：「若是找到她呢？」

趙池道：「請她回堡見我，她若是不肯，便以武力將她擒回堡中！」

× × ×

師素貞在哪裏呢？

此刻，她正坐在陽高縣北一處荒涼的長城脚下，正在餵幾隻野狗吃東西。

一塊已經變味的，像豬肝又像人肝的內臟被她放在石頭上，她用刀切成一小塊一小塊，然後一塊一塊扔給狗吃。

她臉上是甚麼表情呢？

她臉上木無表情，沒有喜，沒有怒，沒有哀，沒有樂，除了用刀刺着一塊塊的心肝扔給狗吃的動作之外，她看起來就像個木頭人！

當她扔完了最後一塊心肝之後，便靠在城牆下閉目假寐，直到天色黑暗下來的時候，都沒有再動一下。

這樣靜坐了約莫半個時辰，後來她終於睜開了眼睛，看見那幾隻野狗還立在面前，似乎還在等待她的餵食，她便從地上拾起四粒小石子，猛可揚手打出，那四隻野狗如中箭一般，哀號一聲跳了起來，轉瞬間一隻一隻的死去。

師素貞仍然面無表情，慢慢的闔上眼皮。

就在這時，一個青年出現在她面前，這個青年不是別個，正是那天師抱眞壽辰宴客中第一個下場表演劍術的仇香！

這位金龍公子以前曾經見過師素貞一面，很爲師素貞的姿色傾倒，那天去歸來山莊賀壽時，原是滿懷信心自認必可雀屏中選，誰知師素貞情有所鍾，竟在當天悄然離家與趙南星演出一齣私奔的戲，他這才知道師素貞芳心已屬趙南星，只好斷去念頭，爲了排遣心中的惆悵乃北上遊城。

這天，他在長城上看暮色，直到夕陽西沉，便想返回城中客棧，不意却在長城下見到了師素貞，起初他還不敢認定她是師素貞，後來越看越覺她是師抱眞的女兒不錯，心中甚是訝異，便上前拱手一揖道：「師姑娘，妳爲何在此？」

師素貞連眼皮都不肯抬一下，冷冰冰地道：「走開！」

仇香尚不知道趙南星被殺死的事，但見她容貌憔悴，獨坐長城下，料知她必是出了甚麼事，當下又道：「師姑娘，在下金龍堡仇香，那天在下曾去貴莊爲令尊賀壽，要是師姑娘不健忘的話，應記得去年我們曾經見過一面……」

師素貞仍然閉着眼睛道：「走開！」

仇香看了看地上的四條死狗，驚訝地道：「師姑娘，妳究竟怎麼了？出了甚麼事？」

師素貞道：「走開！」

仇香當然看得出她情緒很壞，但想到她原與趙南星私奔，而今却獨坐荒城之下，分明是她和趙南星的私奔發生了變故，心想父親與師抱眞乃是多年的道義之交，雖說師抱眞已當衆宣佈與她斷絕父女關係，但自己今天既然在此碰上她，在情在理都不應不加顧問，故對於師素貞的冷峻並不生氣，仍和顏悅色的說道：「師姑娘，妳如有困難，在下只要力所能及——」

「走開！」

「師姑娘——」

「滾！」

「咳，在下實是出於一片誠意——」

「滾！」

仇香吃她連聲喝叱，不禁也惱怒起來，道：「哼，虧妳是一代大儒俠師抱眞的女兒，竟然如此不知自愛，稀罕麼！」

長袖一拂，掉頭便走。

師素貞忽然道：「回來！」

仇香脚下一煞，慢慢轉回身子道：「有何指教？」

師素貞睜開了眼睛，微微一笑道：「你剛才說只要力所能及，願意幫我解決困難是不是？」

仇香點點頭。

師素貞道：「眞的麼？」

仇香又點頭道：「當然是眞的，不要說令尊與家父是數十年的道義之交，就算妳我素不相識，在下也樂於相助。」

師素貞忽然站了起來，笑道：「好，我接受你的好意，現在陪我走走長城，好麼？」

仇香對於她的喜怒無常頗感困惑，不過她既已笑臉相向，也就欣然頷首道：「好的，只要那位趙公子不生氣，在下樂於奉陪。」

師素貞不悅道：「記住！切實的記住，從現在開始，不要在我的面前提起這個人的姓氏！」

仇香道：「爲甚麼？」

師素貞道：「不要追問。」

仇香心知她必是和趙南星鬧翻了，心中暗喜，道：「好，絕不再提起。」

師素貞將身一縱，飛到城上，笑道：「上來啊！」

仇香一提長衫，飛身上城，含笑道：「長城賞月，別有一番情趣，是麼？」

師素貞用手梳了梳被晚風吹亂的鬢髮，望望天上的明月道：「今夕何夕，我倒忘了。」

仇香道：「今天是五月十四日，明天便是月圓之日。」

師素貞道：「月圓人不圓，人圓心不圓。」

仇香道：「是的，月有陰晴圓缺，人有悲歡離合，這是無可奈何之事。」

師素貞移步往東走去。

仇香便在她左後方跟着，因不知她心境如何，不敢多開口。

兩人默默的走了一會，師素貞才打破沉默道：「那天你在場上表演劍術，我看見了。」

仇香道：「哦？」

師素貞道：「我娘逼着我看的，我站在樓窗上往下看，廣場上的一切活動盡在眼底。」

仇香道：「微末之技，獻醜罷了。」

師素貞道：「你的劍法不錯，王烈的刀法和司徒皓的小銀鏢也都很精彩……」

仇香道：「在下是應令尊的邀請才下場的。」

師素貞說道：「我知道，那是我爹有意的安排，他希望我從你們三人中選擇一個。」

仇香一笑道：「不幸得很，結果我們三人都落選了。」

師素貞回首對他嫣然一笑道：「你很失望麼？」

仇香點頭道：「是的。」

師素貞問道：「我爹發現我逃走時，他怎麼向你們交代？」

仇香道：「令尊……」

師素貞道：「不要緊，實說好了。」

仇香道：「令尊非常震怒，當衆宣佈與妳斷絕父女關係。」

師素貞淡淡一笑道：「我知道他會這樣做，這樣……這樣也好！」

仇香自嘆一聲道：「師姑娘，我想……令尊那樣說，只是一時的氣話，只要妳願意回莊向令尊和令堂認錯，他們沒有不接納妳的理由，妳以爲如何？」

師素貞搖搖頭道：「不，我不會回去了，永遠不會回去了。」

仇香又清了清喉嚨，說道：「剛才……妳要我切記不要提起他，但我還是想問一下——」

師素貞煞住脚步，冷冷截口道：「不要問！」

仇香道：「他——」

師素貞大怒，喝道：「我說不要再提起。」

仇香忙道：「好，好，我不說便了，但妳說不回家去，這却不對，天下沒有不是的父母，妳應該了解他們——」

師素貞冷冷道：「你眞要陪我麼？」

仇香點頭道：「當然，在下願陪妳散心，如果妳願意的話在下還願陪妳——」

師素貞接口道：「山海關！」

仇香一怔道：「甚麼？」

師素貞道：「我想這樣一直走到山海關去。」

仇香笑道：「妳知不知道從這裏到山海關有多遠麼？」

師素貞道：「一千多里吧？」

仇香道：「不錯，一千多里！」

師素貞對他凝眸注視，微笑道：「你怕了是不是？」

仇香搖頭道：「不是，我的意思是……唉，總而言之，我還沒有聽說過有人散步散一千多里的啊！」

師素貞道：「我就打算這樣，如果你不願意，現在可以回去。」

仇香哈哈笑起來。

師素貞不悅道：「你笑甚麼？」

仇香笑道：「師姑娘，我仇香可不是一個公子哥兒，只要妳喜歡，別說走一千多里的長城，就是萬里跋涉，在下亦奉陪到底！」

師素貞嫣然一笑，道：「這樣就好，走呀！」

於是，他們繼續以散步的姿態向前走去，夜色如水，月光照着幽靜的長城，眞够詩情畫意的！

行行重行行，師素貞始終不發一語，好長一段時間不看仇香一眼，好像已忘了仇香的存在。

到了下半夜，走到一段破敗不堪的長城上，師素貞才住足道：「你累不累？」

仇香道：「不累。」

師素貞道：「我倒累了。」

仇香道：「要找個地方過夜麼？」

師素貞道：「不必，就在這裏蹲一下吧！」

說着，便在一塊大石上坐下來。

仇香也在一旁坐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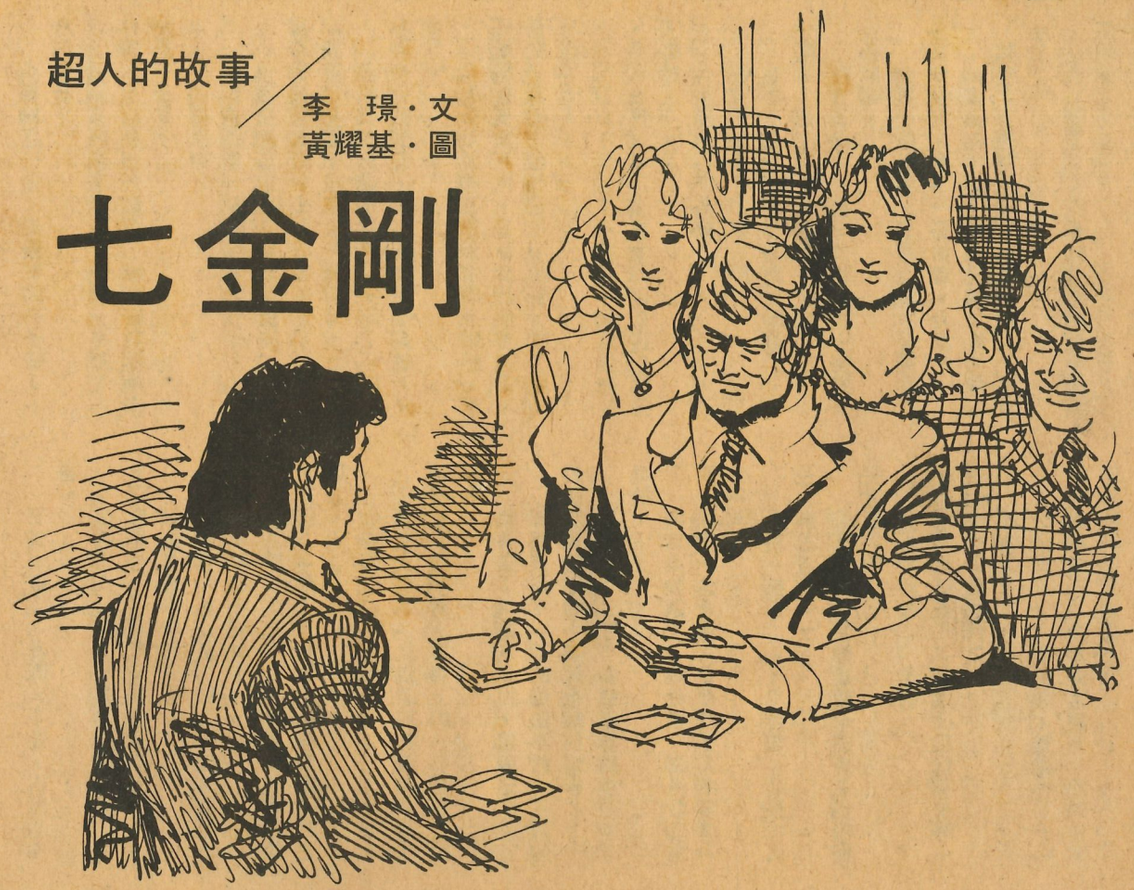
雖是仲夏之夜，由於地當高處，陣陣晚風所帶來的涼意，仍使人覺得寒涼透體，仇香見師素貞抱胸縮肩似有寒意，便脫下自己的外衣遞給她，說道：「把這個披上去會暖和一些。」

（未完）

超人的故事

文・李璟
圖・黃耀基

七金剛



靈感七金剛 逢賭操勝券

這是合法的財富收集場所——賭場。

賭場的外表裝飾得極之豪華，裏面一日二十四小時空氣調節，舖滿地氈，侍應都穿上鮮明的制服，吃的、喝的，供應無缺。

此外賭場之內還附設有第一流的豪華酒店，蒸氣浴室、按摩院以及各種不同口味的菜館和餐室。總之，務令進入這兒來的人，可以足不出戶，直至輸乾輸淨爲止。當然，跑到這兒來的人，沒有一個想輸錢；但試問這種地方的人，又有幾個能够贏錢離去呢？

講到裏面賭的方式，更是五花八門，多至屈指難算。由動輒注碼數以萬計的貴賓房，以至一元五角硬幣也有得玩的吃角子老虎機。假如眞的抱住娛樂博彩的心情而來，也實在相當豐富。

可惜每一個跑進來的人，都滿懷希望，想贏到每一個口袋都塞滿了鈔票。結果希望越大，失望也成了正比。悲劇亦往往因此而發生。

若照機會率而言，勝與負之間，應該是平均的，否則就沒有人肯下注了。問題却是不少賭徒都有一個共同的弱點：貪！輸了固不服氣，贏了又賺少，於是一再博下去。終歸還是「以不變應萬變」的賭場佔了便宜。

這一天，賭場之內突然來了五男二女的外國人。

這兒B城與A市只是一水之隔，A市乃世界知名的旅遊中心，經常有各國遊客光臨，順便到B城賭場消遣一下，應該是見怪不怪的事。

但是，這七名歐洲男女却不是來A市的遊客，而是昨天晚上才入住賭場大酒店的。而且，由昨日黃昏至深夜一段時間之內，他們已贏了將近一百萬元。怪不得賭場裏那些眉精眼企的巡場們，一見了他們進來，立刻就去向總管報告。

總管並非賭場老闆，而是統理賭場內一切重要事務的人。此外他更精通各種賭博，包括了出老千的旁門左道在內。

因此，總管那一間辦公室之內，設有許多秘路電視，從中監視。

昨天晚上這五男二女曾引起他們內部緊張，因爲他們這七個人是名符其實的橫財就手，賭什麼都贏。於是有人通知總管。這位老總由秘路電視中看不出有什麼不對結果親臨現場觀察，仍然看不出端倪。

換句話說，這班人賭得規規矩矩，既然沒有違反法則，自然沒有理由趕他們走。想不到他們現在又再出現。

五男二女總共七個人，很快就佔據了一張「二十一點」的賭桌，只餘下一女子旁觀。

賭場裏的「廿一點」，其賭博方式就是以樸克牌作爲賭具，「閒家」規定開六關，「莊家」則押至最後才硬性規定：十六點一定要補牌，十七點也硬性規定不准再補牌。但閒家呢，要不要牌悉聽尊便。

這種賭博方法，一向被數學家認爲最公道，因爲一副樸克牌只有五十二隻，閒家可以憑記憶力計算出先後已有若干大數目或小數目的牌出現過，因此在世界各大賭場，先後有人因賭「二十一點」而贏了大錢。

然而不要忘記，賭場都是專利事業，幕後老闆以每年數以千萬元計的專利稅奉獻給當地政府，再加上數目龐大的皮費，他們又怎麼會讓賭徒得心應手？因此，目前的「二十一點」賭檔，爲了混亂「心水清」賭徒的耳目，已由一副樸克加至四副。如此一來，就算你的記憶力更好，亦難以計算出曾經出現過的牌，即使計算到亦未必準確呢。

儘管如此，聰明的賭徒仍然覺得賭「二十一點」最公道。尤其是只求「小勝」的賭徒，大可以逐檔看準，然後「搭單」下注，贏它一兩口孖寶就走。但是很少見六七個人成羣出現，動輒贏數十萬元的。因此已難怪賭場的負責人，爲之震動起來了。

總管後來還親自到那張「二十一點」賭桌去監視。

同在一起的，還有一些「師爸」級的收山老千。

五男二女都是外國人，他們根本沒有理會身邊的人，只全心全意地賭他們的「二十一點」。

那一桌「二十一點」，每關限下注二千元，如把持大局者下注不足之數，旁觀者以搭够限額爲止。

但是，那七名外國男女每一關都下足了二千元的最高限額，因此旁觀者亦搭無可搭了。

總管是個老江湖，他這麼緊張，並非因爲昨天晚上被這班人贏了大錢，而是担心被人出老千。所以他除了自己親臨觀戰之外，還帶了數名「收山師爸」回來。目的亦只有一個：看看這班人是否「出術」騙賭場。

然而看了老半天，他們並未發覺任何不對勁的地方。那六名下注的歐洲男女，賭得十分規矩，絕不拖泥帶水。的確是「憑技術取勝」。

一計之下，這六名下注的歐洲男女，又贏了十多萬元。看情形，還會贏下去。

那六名下注者賭得十分專心，要購飲料食品，也只有另一名歐洲女子代勞；萬一人有三急，那人的位置也不會讓別人佔去，而是由「後備」的歐洲女郎代替。

總管覺得這不是辦法，一邊不斷換人、換牌，一邊通知大老闆——也就是這間賭場的投資者阮圖。

阮圖聞訊，也急急趕來一看究竟。

阮圖被當地人稱爲「賭王」，其實對於各種賭博，他絕不感興趣，自然亦無法談到「精通」了。所謂「賭王」主要還是由於他獲得了當地賭場的專利權而已。

且說賭場之內，那七名歐洲男女已逐漸引起了其他賭徒的注意。因此不久之後那張「二十一點」賭桌已圍攏了不少人。

阮圖進入了賭場的總管辦公室之後，立刻按亮那一系列的電視傳眞系統；而總管郝雄，則在旁不斷向老闆報告。

同時集中在總管辦公室的，還有那數名以「顧問」身份出現的「收山師爸」。

阮圖雖然對各種賭博不感興趣，但却也知道其中一些奧妙，這正是他聰明的地方。

看了一會兒之後，阮圖就對各人說道：「他們六個人互相連系，要不要牌，都有默契，所以他們根本不必出術，也有很大的機會贏錢。」

其他在場的「收山師爸」亦有同感。但總管却說：「他們霸佔了六關，我們依例也不能干涉，怎麼？」

阮圖一怔，道：「我有辦法。」

然後他對總管面授機宜。總管則步出辦公室去，吩咐一名心腹手下依計行事。

賭場內，依舊十分哄動！

那些圍觀的人，都以欣賞明星的心情，在旁觀看。

相反，那七名男女却當作若無其事。他們至今爲止，連同昨晚在內，總數已有超過一百萬元的收入。

賭徒們在議論紛紛，每一個人，都希望看出一些端倪，希望學到一些「必勝之術」。

可惜他們也像賭場的總管一樣，根本看不出任何破綻。所以抱住「偷師」心情的人，都失望了。

突然有個人閃到他們身邊去，要搭注，可惜六關都滿額——每關都有二千元注碼，依例不准再搭。

那大漢很失望，只好作旁觀者；他却不願離去，不斷抽烟。弄得那兒附近，烟霧瀰漫，但却沒有人去干涉。即使那七名歐洲男女，也只是覺得討厭而已。

最後，一枝烟蒂將綠色的絨布桌面燒爛了一個小洞，至於明眼人才知道這是怎麼一回事！

「對不起！」賭桌的監場人對那七名歐洲男女說：「我們要換新枱，暫時休息，請各位繼續到那邊去下注吧！」

阮圖的妙計果然高明，這樣總比不准人下注，或者趕人家走，要漂亮大方得多。可惜，有些令他意料不到的事情又發生了。

那五男二女的歐洲人，立即化整爲零。他們分成三個小組，在賭場內各賭檔之間，展開了「遊擊戰」。

第一小組是一男一女。

他們依舊以「二十一點」爲賭博的對象。

「賭王」阮圖暗中使人將那張賭桌的絨枱面燒爛，目的無非要令他們收手，不再賭下去。

在此之前，阮圖已經指揮若定，派人到各「二十一點」賭桌，佔據了若干席位。因爲他覺得這「七金剛」操勝券的秘訣，乃由於一桌六關，全被他們自己人佔據。如此一來，「要不要牌」就可以利用事前的默契，令莊家「爆煲」。

但是，假如不讓他們控制全桌六關，相信他們一定無所施其技了。

因此，「賭王」阮圖的戰略就是：無論如何，決不可讓「七金剛」霸足六關。

現在「七金剛」的第一個小組人員——一男一女，竟然先做「塘邊鶴」，亦即旁觀者。間中以嘗試性質，下注三二百元「搭注」，但總是輸多贏少。

阮圖等人在秘路電視中見了，也發出會心微笑，以爲他們的戰略果然收到了預期的效果。

想不到就在這時候，尾關的人客輸光離座，那女子立即補上；身旁的歐洲男仕則在旁做她的軍師。同時他們立刻以二千元籌碼下注，令到尾門的注碼限額已足，不准旁觀者搭注。

以後一連四五舖，都是莊家「爆煞」，這對歐洲男女固然贏了，就是同桌其餘五門的賭客，亦視他們爲「財神爺」。因爲在此之前，莊家旺到不得了，否則就不會有人「洗袋離場」。

但是自從尾門被這一男一女歐洲人坐上後，莊家幾次都「爆煞」——即補牌後必超過了二十一點。變了「賠通莊」。閒家六門次次贏錢。

阮圖又從秘路電視中，看見第二組二男一女，跑到骰寶檔去，下注賭大小。

「骰寶」是中國古老賭具之一，以三粒骰子，用看不透的金屬蓋扣住，搖勻後，讓賭客下注；下注方式分「大」與「小」之外，還有點數以及全紅，牌九的牌面形式……等等，下注花式最多。但一般賭徒最愛賭「大」與「小」。

第二組兩男一女，不但三人齊下注，而且次次大注，次次贏。令到其他賭客不斷跟風，弄得派錢的職員手忙脚亂；監場的高級巡場，也頻頻換人去做「荷官」——亦即負責搖骰寶盅的人。結果還是次次通莊，輸得莊家滿面通紅。

「賭王」阮圖等人在秘路電視中看得明白，心裏却是感到無限震驚。

與阮圖在一起的賭場高級職員們，都在議論紛紛。

「這樣子下去，可不是辦法。」

「是的，有什麼理由，他們會逢賭必贏？」

「一定有古怪！」

「我們不如搜查他們。」

「不！」阮圖終於開聲了：「這樣子傳出去，不大好聽。」

阮圖的助手也說：「是的，他們的來龍去脈我們還未查清楚之前，切勿輕舉妄動。」

阮圖正想說什麼，辦公室內角的小紅燈亮閃着。那是電鈴。從電視傳眞裏可以看得清楚，是阮圖的一名心腹手下小林。

身邊的總管按下了電動的門掣，讓小林推門入來。

小林進來後立即向阮圖等人報告：「原來他們七個都是住在我們酒店裏面的遊客。」

「什麼國籍？」阮圖問。

「美國。」小林道。

「美國？」阮圖怔了一怔，又望望秘路電視中的「七金剛」——他們正分佈在各賭檔。

小林立即補充道：「是美國籍的歐洲人。」

「他們訂了多少天的房間？」

「一個星期，聲明可能長住下去，至簽證期滿爲止。」小林道。

「護照呢？」

「在酒店的保管部。」

阮圖想了想，立刻對身邊幾名心腹吩咐下去：「派人查驗他們的護照，看看是否假的。派人偷入他們的房內，看看是否有可疑的儀器或其他物件。」

最後阮圖又吩咐總管：「你出去吩咐大家，小心監視他們。如果再輸下去，除了嚴格限注之外，不要讓他們進入那貴賓房。」

根據賭場自己編訂的賭例，他們是有權不准賭徒進入「貴賓房」的。就像一些高貴酒店或夜總會，不准衣衫不整的人，甚至不結領帶，也不准入內。情形也是一樣。

秘路電視所見，「七金剛」的活動，已受到廣泛的注意；賭徒們除了紛紛跟注之外，也當他們是英雄偶像一樣，令到場面十分哄動。莊家則越賠越多。

突然有人向阮圖建議：「不如派人按响警鐘，製造一場假火警，先結束今天的活動，待明天想出對策再恢復營業吧！」

「這倒是一個好辦法。」有人立刻贊成。

利用一枝烟蒂，將絨面的賭桌燒穿了一個小洞，因而結束那一桌「二十一點」賭檔，辦法已見收效。於是又有人想出「火攻」之計。

在表面上看來，這的確也是一個好辦法，賭場既然火警，自然要暫停營業。

但是，阮圖却獨持異議：「不！這樣子影响太大，我們可能得不償失！」

身爲老闆的「賭王」阮圖，他的說話還有誰敢不聽？在旁的人也都明白；所謂「得不償失」，根本亦不必多作解釋。因爲萬一眞的嚷着「火警」，賭客們一定嚇得鷄飛狗走，秩序亦爲之大亂！

回頭賭客們一定要經過好長一段時間，然後才敢返回賭場來。

只要其他賭客回來，「七金剛」也一樣可以再次進入賭場搏殺！

所以阮圖反對這「火警」辦法是大有道理的。

他又對其他在場的助手說：「這到底不是長遠之計。如果他們就此收手，我們損失百多萬元也算了，賭錢本來就是有輸有贏，惟有如此才吸引。但他們爲什麼逢賭必贏？太值得懷疑啊！」

「嗯！」忽然又有人提議：「不如找個代表出頭，跟他們談判吧！」

「談判？」阮圖苦笑一下：「萬一此事傳了出去，豈不是變了國際笑話？」

「只要秘密進行，相信沒有人會知道的。」那位助手又說：「我們可以一邊談判一邊再找破綻。只要找到些少破綻，我們就可以報警，光明正大的趕他們走！」

「嗯——」阮圖沉吟道：「目前在未想出一個好辦法之前，我們切勿輕舉妄動，以免被人作爲笑柄！」

各人再仰首看看秘路電視反映出的情形。

只見「七金剛」仍然節節勝利，許多跟風的賭徒，都贏了不少錢。

賭場裏面的情形還是十分之哄動。

阮圖看得直皺上了眉梢。終於他想出了一個辦法，於是立即吩咐總管和助手去做。

原來阮圖要荷官們放慢手脚，同時又不斷換人；前者的目的是要拖慢速度，以

免賭場方面賠得更多。後者則跡近迷信。

由於頻頻換人，派彩又慢吞吞的，令到贏了錢的賭徒們十分不滿，於是紛紛喝倒彩。

如此一來，賭場裏的糾察員就有藉口，把喧嘩的賭徒趕走。最可惜的却是：「七金剛」不但賭得冷靜、理智，也十分沉着。所以賭場仍然沒有辦法對付他們。

這時候，賭場內熱鬧非常，那五男二女的歐洲賭徒，變了衆矢之的，絕大部份的賭徒都圍繞着他們，跟風下注。自然贏了。

其中也有不少人「不信邪」，結果輸了。

有個中年紳士，他已在這賭場內賭了大半天，先後輸了不少錢。

此人姓范，叫范大發，四十餘歲的年紀，身邊經常帶有二名助手；其實那是他的貼身保鏢。

范大發是A市的大撈家，身邊經常帶有數十萬元現金到B城搏殺。

當時他已輸了將近五十萬元。正暗嘆當日行正個「倒霉運」，由「貴賓房」出來，却聽到一名助手阿智告訴他：「那邊有幾個外國人，逢賭必贏，的確令人難以置信呢。」

范大發當初也半信半疑，甚至他的一名貼身保鏢，也忍不住反駁道：「我才不信，有人逢賭必贏的話，這賭場早已輸光了！」

范大發的另一名貼身保鏢綽號「盲炳」，那是因爲其人粗暴，往往不問情由，隨時可以動粗。與另一名保鏢，情形剛相反，阿智爲人比較有頭腦。

范大發結果還是聽了阿智的話，試行跟風下注。

結果他是贏了。

不過，范大發可能因爲他剛才在貴賓房內輸得太多了，所以只是「試探性質」的小注，不敢下大注。

直至次次都贏，范大發才決定下大注。可惜，當時「賭王」阮圖下令荷官們「開慢車」。因此范大發幾乎沒有耐性等下去。

范大發忽然靈機一觸，把助手阿智拉過一旁，低聲說道：「你有沒有想出其中奧妙？」

阿智一直留在這外面，剛才范大發只帶了盲炳進入貴賓房而已。所以他已視察了「七金剛」頗久。

阿智道：「照我看，他們除了計數够精心之外，那穿格仔上衣，有個女人陪着的傢伙，可能有第六靈感。事實上，除了他之外，其他外國人有輸亦有贏，絕對不是次次贏。」

范大發於是把視綫投到那外國人的身上。

那個穿格仔上衣的外國人，面無表情，一派冷靜的神態；他身邊的女郎，却是個年青貌美的金髮嬌娃。

范大發故意走得十分接近他們。阿智也跟了上去；却想不到他們的行動已被秘路電視傳到阮圖等人的眼裏去。范大發不但是這裏的熟客與大戶，也是知名的大撈家。阮圖當然認得他。所以阮圖看了這情形之後，就問身邊助手：「范大發今天的運氣如何？」

一名助手告訴阮圖：「在貴賓房裏面，他輸了很多錢，即使現在跟風也贏不足那龐大的數目。」

阮圖靈機一觸，對那助手道：「把他請進來談談。」

助手領命離開了辦公室。

總管忍不住問阮圖：「老闆，你找范大發這位大撈家幹什麼？」

阮圖道：「等會兒范大發進來這裏的時候，你與大家暫時離開這裏。」

阮圖沒有回答總管的問題，還叫他們暫時離開辦公室，顯然不願計劃外洩。所以那位總管也不敢再苦苦追問下去。

不久，辦公室裏面的紅燈一閃一閃的亮了，電鈴「謝謝」的有如蟬鳴一般响了起來。

從秘路電視中可以看到；范大發正帶了二名保鏢，在助手的陪同下到了門外。

阮圖按動電掣開門，讓他們入來。

助手從中爲范大發介紹認識阮圖；范大發却呵呵大笑：「何必介紹，在ＡＢ兩地撈的人，如果還不認識賭王，必然是好人有限了？哈哈……」

果然是大撈家的本色；范大發就在豪情奔放的笑聲中，伸手過來跟阮圖握了一下。

阮圖笑道：「聽說閣下今天的手風不大好！」

范大發却滿不在乎地說：「小數目而已；不過，看剛才外面的情形，即使我再輸多三幾倍，也大有翻身的機會。只要我相信那幾個外國人就行。」

阮圖又是輕輕一笑！

然後朝那二名保鏢以及他自己的助手瞥了一眼：「招呼兩位手足到酒水部去坐一會兒吧；我有點私事與范老兄談談。」

助手於是很有禮貌地做了一個手勢。意思是請二名范大發的保鏢出去。

但是，他們却如影隨形的，分別站立在范大發的左右，沒有范大發的表示之前，他們竟然動也不動的。雖然阮圖所有的手下們，包括那名總管在內，都已離去。

阮圖看見了這情形，也明白到范大發可能心存懷疑。於是說道：「范老兄在這裏，保證安全；我們要談的，倒是雙方互利的生意。」

范大發這才向二名保鏢遞了一個眼色；阿智和盲炳於是跟隨着阮圖的一名高級助手，到外面去了。

辦公室之內，現在就只有阮圖和范大發二人。

阮圖開門見山地說：「剛才的情形，范老兄一定看得清楚。我並非輸不起，只是懷疑其中另有古怪，范老兄可否助小弟一臂之力？」

范大發笑道：「我有什麼能力可以幫得了你？你別開玩笑了。」

阮圖很認眞地說：「能查出他們的來龍去脈固然好，否則，辦法由你去想；交換條件就是：今天你在我們這裏輸了多少，我照數還給你。」

范大發是一名頗有地位的大撈家，阮圖的意思他當然聽得明白。

「坦白說句，我對此事亦甚有興趣。」范大發道，「但誰不知賭王耳目衆多？

何必找到我這無名小卒去代勞呢？」

阮圖道：「賭場是要開門做生意的，任何方式，都會被人取笑；例如人家會笑我們『贏得，但輸不起』，又例如人家會懷疑我們的賭局有內幕等等，每一樣對我們都不好。」

「我都明白了。」范大發想了好一會兒，終於說道：「我代你出頭去查。如果有消息，我會盡快告訴你；現在請先告訴我有關他們已知的資料。」

阮圖從辦公桌上取過一些由助手搜集到的，有關「七金剛」的資料，交到范大發的手上。

然後，阮圖又十分謹愼的對范大發道：「任何情況下，切勿傷害他們；記着，我只要知道內幕！」

范大發答應了一句，就帶了那些資料離去！

× × ×

賭場內，哄動的情況，已逐漸平息下來。

「七金剛」鳴金收兵，一齊到餐室那邊去。

有些好奇的賭徒，雖然在跟風時得了一些甜頭，這時却亦步亦趨的，跟到了餐室去。但是那五男二女的外國人却若無其事的。

到了餐室之後，「七金剛」佔據了一張長方形的方桌；好奇的賭徒們，則乘機坐在他們的四周，彷彿希望偵查出一些「賭錢必勝」的秘訣一樣。

由於消息傳播得快，竟然引來了一名外國通訊社的記者。他找到餐室裏來，要訪問「七金剛」。

但是，「七金剛」爲首的中年人告訴記者：「賭錢沒有必贏的，我們也輸過。總之輸得多自然學精乖了。運氣，再加上冷靜的計算和記憶，這就是我們遵守的原則了。其中絕無秘密。」

記者還想再問下去，但「七金剛」叫的餐已經開始陸續送上來。

這時候，那穿方格上衣的男子，突然閉上了眼睛，捧住頭，那記者還以爲他正在祈禱。想不到他却對身邊的同伴道：「有人到我們酒店的房間去搜索！」

只見「七金剛」中的三名彪形大漢立即離座。

那名外國通訊社的記者已經注意到一件事，就是剛才那名身穿格仔上衣的歐洲人面無表情，即使在這次突如其來的訪問中，也沒有對那名外國記者講過半句話。

至於他身邊的女伴，對他却服侍周到，令旁人爲之羨煞。甚至連餐巾也替他整理好。

由於有三名大漢匆匆離開餐室，那名外國記者路易，想像到有事發生，於是也急急跟到酒店那邊去！

酒店裏面其中一間房，的確有人正在搜查。這是「七金剛」稅居的房間之一。豈料就在搜索中，外面突然有人叩門——「閣閣閣，閣閣閣！」這正是他們約好的「緊急訊號」。

也就是說：有人回來了，通知他們快些離開這裏。

因此，房間裏面的人，急急忙忙奪門而出。

但是，門外已有人在糾纏；三個外國人都是「七金剛」的人，他們正捉住盲炳——大撈家范大發的其中一名保鏢。雙方在糾纏中互相毆打！

由房間裏衝出來的人，正是阿智。也就是盲炳的拍檔伙伴。他看見這情形，急得呌喝一聲，就朝住三名外國人衝過去！

阿智和盲炳同是范大發的保鏢，自然都是孔武有力的人，所以三名大漢竟然不敵，在走廊上給他們打得七顛八倒。

就在這剎那間，鎂光燈驀地一閃，那名外國記者路易原來也匆匆趕到了。

路易覺得這是難得的機會，所以不肯放過這珍貴的鏡頭。他正想再拍攝時，背後却不知從何處閃出了一個人；那人矇面握槍！

槍柄朝住路易的後腦擊去！

路易頓覺天旋地轉，悶聲不响的，就倒在地上。

握住手槍的人立刻衝了過來：「不准動！再動我就開槍殺死你們！」

三名「七金剛」中的大漢呆了一陣！盲炳和阿智乘機由酒店的後梯溜掉；那持手槍的矇面人也一邊監視三名外國人，一邊跟隨盲炳他們撤退！三名外國人看見他有槍在手，不敢追趕。

× × ×

酒店裏面引起了一陣騷動，因爲「七金剛」心有不甘，除了按動警鐘之外，還致電報警，另一方面則把昏倒地上的外國記者路易救醒。

首先匆匆趕到現場來的是酒店裏面的管房，然後是經理，最後才是警方人員。

記者路易和「七金剛」都十分氣憤，聲聲向警方人員投訴這是賭場的詭計。

由於有一名外國記者在場，所以立刻引起AB兩地的記者的注意。可能由於「行家」的關係，記者們紛紛要求警方追查眞相。緝兇歸案。

至於，「七金剛」，他們更加生氣，立刻就地召開了一次記者招待會。

事情終於鬧大了！

阮圖眼見勢色不對，立刻親自出面。表面上他必須做得十分公正，尤其是在記者的面前，他更公開聲明：澄清事件眞相，以免外界對賭場方面產生不必要的誤會！

因此，他立刻下令所有下屬——包括酒店和賭場兩個部門的職員，集中排列在大堂之上，讓「七金剛」其中三人，以及那名外國記者路易等，當住記者以及警方人員的面前認人。

警方也因爲「七金剛」以及那名記者都是外國人，所以爲避免引起國際糾紛，在高級警官的監視下，也下了決心要把事情弄清楚。

於是賭場中的男職員，一批又一批的，在警方人員的登記下，紛紛到大堂來，讓「七金剛」中的三名大漢——柯賓、奇連和祖尼等三人，以及記者路易等，當場認人。警方爲主持公道起見，還准許各記者在場旁觀。

阮圖爲表清白，一切全無意見。

由於出事的四名外國男子一致肯定那三個「神秘客」是男性，所以在是次認人手續中，賭場以及酒店的女職員們，可以

免役。

事情弄得十分哄動，一方面由於「七金剛」和記者路易都是外國人，另一方面也因爲當日入過賭場去的賭徒們，都認爲其中另有古怪，所以抱住好奇心要知結果的人就更加多了。

阮圖却顯得比任何人都更爲緊張；他一邊要求警方嚴查，另一方面却要求記者們主持公道。還口口聲聲說：「賭場大大都賠得起，決不會做出這種事情來。」

有記者問阮圖：「對七金剛的賭注，閣下有什麼懷疑的地方麼？」

「沒有，絕對沒有！」阮圖擺出一派君子的風度。「如果我們發覺有人出老千，自會報警查辦。但直到目前爲止都沒有這回事！」

那一邊，路易等人都無法在衆人之中，找出襲擊他們的人，因此「七金剛」十分失望。

「七金剛」中的哉絲，悄悄問史勿夫：「再利用你的第六感，看看那三個歹徒現在何處？」

史勿夫正是那個最先發現有人偷入他們房間的人，也正是那個穿格仔上衣的外國人。

史勿夫的外表十分平庸。甚至可以說，就像廣東人習慣形容一個人的外形呆滯，稱之謂「一碌木」。

然而他身邊的女友哉絲，却對他無微不至。旁人看見了，無不爲之羨煞！

當時賭場、酒店兩大部門的男性職員們，都集中於大堂上。記者們都集中注意力在那班人的身上，自然疏忽了史勿夫和哉絲。因此他們的低聲交談，就更加沒有人去理會。

突然之間，只見史勿夫閉上了雙目，瞑思着。

哉絲是唯一注視着史勿夫反應的人。其他人都只瞪住大堂上各人活動的情形。

史勿夫表面上只是「閉目養神」似的；但是如果細心留意他的情形，史勿夫顯得很用心，也很用力。

他費神地，集中精神去想。但片刻之後，竟然痛苦地搖搖頭！

儘管如此，他的女友哉絲也只在內心裏面暗自焦急，不敢驚擾他！

直至他睜開了雙眼，她才急急問道：「怎麼啦？」

「沒有用。」史勿夫失望地說：「我已盡了最大的努力……」

但是哉絲不等史勿夫說完，已拖着他往外面走。

史勿夫也木然跟着她。

旁邊的人仍然沒有人去理會他們。

這裏面的人一定發夢也想不到，這一班外國人之中，一切關鍵盡在史勿夫的身上。

哉絲原來猛然想起了一件事，那就是：這酒店全部空氣調節，而且還採用了「中央控制系統」，也就是說：這裏所有門窓都是關閉了的。

那就等於說：這裏面基本上與外間隔絕了。因此，也難怪史勿夫無所施其技。

哉絲因而靈機一觸，拖住史勿夫往外面走，目的就是要他的「第六感」產生預期的效果。

史勿夫出到酒店門外花圃的空地上，哉絲又要他試行閉目瞑思！

史勿夫依照哉絲的話照做了！

只見史勿夫閉上了雙目之後，集中精神思索；從他額頭上的血管暴現，可以看得出他十分吃力。

哉絲則在旁，傾耳細聽。

她可以聽到，史勿夫喃喃自語般，道：「碼頭……船，三個男子……！手槍，船夫。嗯！是他們了，一定就是這三個人啊……」

哉絲十分興奮，道：「快些進去通知他們；那三個人一定是來自A市的。」

史勿夫張開了雙目：「我們快些趕到碼頭去，他們正在落船呢。」

哉絲接着道：「我們先通知柯賓他們啊！」

「不！恐怕來不及了。」史勿夫道：「他們行色匆匆，顯然担心警方會留難他們。」

哉絲絕對相信史勿夫的「第六感」——那是人體原電一種頻率的感應；但却並不是每一個人都有這種本能的。史勿夫就有。

一直以來，史勿夫的「第六感」很少出錯；他憑個人的第六感，也不知出現過多少次奇蹟——令人難以置信的奇蹟。

因此哉絲當時並沒有反駁他，只急急朝路旁那邊把手一揮，立即截停了一輛街車。

二人急急飛也似的，衝上那輛街車去：「請快些趕到碼頭去！」

那街車司機還以爲他們趕着搭船往A市，尤其是那兒是賭場酒店的門前，所以司機一邊開車，一邊看手錶：「放心吧！下一班水翼船應該在十五分鐘之後才開出，你們急什麼？」

哉絲怔了一怔！

她用手臂碰了身邊的史勿夫一下：「你有沒有弄錯了？」

建勿夫也覺得奇怪！於是再次重新在車廂內瞑想！司機自然莫名其妙。

突然之間，史勿夫張開了眼睛，叫將起來：「不！不是水翼船碼頭。」

司機反應比他身邊的哉絲更敏捷：「那麼一定是大客船的碼頭啦。」

說着，司機正想改變了方向。

但是史勿夫却指示那名街車司機：「不！請你由此直駛，然後到路口拐彎，到有帆船停泊的那個碼頭去吧！」

司機呆了一呆：「那是貨船碼頭！」

「我明白！」史勿夫道：「總之有個鐘樓的。請你快些！」我們會給你雙倍車資。」

司機一邊把速度加快，一邊說道：「附近有鐘樓的，正是貨船碼頭。」他又好心地提醒這二名外國人：「但是，那兒沒有船供你們乘搭到A市去的。」

哉絲担心他說話太多，影响了注意力，萬一交通失事，那時就會功虧一簣。因此匆匆向司機解釋：「我們不是乘船，只是要及時制止一些人落船。請你集中精神，開快一些！」

「噢！原來如此！」司機惟有照做。

街車一直駛向貨船碼頭，史勿夫則不斷在哉絲的催促下，閉目作瞑思。

哉絲所以要史勿夫不斷在街車裏瞑思，無非担心他又一次弄錯了地方。然而這一次，史勿夫十分肯定的說：「不會錯的，我越來越清楚他們的形象了。」

街車司機感到莫名其妙，但是，無奈當時他的車子不但開得很快，同時哉絲亦已警告過他不要再說話，所以他不敢多問半句。

當車子開抵貨船碼頭時，史勿夫首先跳落車去，留下哉絲付車資；哉絲也實現了對街車司機的諾言，付出了雙倍的車資給他。

只見這時候，史勿夫已飛也似的，衝向碼頭那邊！

這兒海邊一帶，停了不少貨車，而海面上，則泊了不少貨船。有些正在起卸貨物。

史勿夫憑他的感覺，找到貨車陣中間去。

貨車與貨車之間的空罅，正有數名男子聚集，似是商議着一些什麼，想不到史勿夫與哉絲就在這時候出現在他們面前。

那班人起初也不禁吃了一驚！

尤其是當史勿夫驚叫一聲，指住其中二名大漢時曾對哉絲道：「就是他們！」

那二名大漢幾乎嚇得回頭就走！

但是，另一名中年男子却叫住他們：「不要怕，他們又不是三頭六臂的人，怕什麼？」

原來說話的並非別人，而是范大發，而那二名大漢當然也就是他的保鏢盲炳以及阿智了。

當時除了他們三個人之外，旁邊還有着其他人。

有人出奇地問：「他們是什麼人？」

范大發却向他們打眼色：「他們正是我剛才所講的，逢賭必贏的人。來吧！」

史勿夫確定他們就是自己要找的人之後，就回頭對剛剛飛奔到來的哉絲道：「正是他們，快些去召警察來，把他們抓回酒店去！」

哉絲也瞥了范大發他們一眼，回頭就想退出貨車陣外，但是，她那雙脚却彷彿釘在地上一樣，動也不動的呆立在那兒。

范大發已拔出了一支手槍來，正指住他們！

「不要動！」范大發警告道：「你們如果想死的，我隨時也可以成全你們！」

史勿夫也不敢動！

「帶他們上船去！」范大發一聲令下！數名大漢一齊總動員。史勿夫和哉絲亦無從反抗。雖然碼頭那邊有警察，無奈貨車將他們的視綫隔開了。

這是一艘機動帆船。

范大發等人押住史勿夫和哉絲登船後，船仍未開動，他們顯然還要等人。

史勿夫極力集中精神，閉目瞑思！他趁住身邊大漢不注意他們之際，悄悄對哉絲道：「他們可能偷渡離開這裏。萬一他們不經海關，就會沒有人知道我們的存在。怎麼辦？」

「他們有槍，我們怎可以反抗？」哉絲道：「算了，留得青山在，那怕沒柴燒？見一步行一步，好漢不吃眼前虧啊！」

這時候，跳板上有數名男女匆匆跑到船上來。

於是有人下令：「開船！」

史勿夫不由自主地叫出了一聲：「糟糕！」

哉絲嘆一口氣道：「我早說過，叫他們一齊來就沒有事了，你却急不及待。」

史勿夫道：「就算他們一齊來又如何？他們又不是超人，人家人多，而且有槍。算了吧！」

船在開動！

范大發走到史勿夫和哉絲的面前來，很有風度地笑了笑：「歡迎兩位與我們同行！」

哉絲忍不住問：「你到底帶我們到何處去？」

「既來之則安之，你們又何必焦急要知道？」范大發又說：「總之，只要你們乖乖的聽我指揮，包保你們食好住好。但是，萬一你們自討苦吃的話，我也愛莫能助。相信二位一定清楚知道，這兒是大海。我要殺你們的話，連子彈也不必浪費一枚！」

史勿夫道：「你們可是賭場的人？」

范大發道：「不！我反而在賭場輸了很多錢。」

史勿夫立刻說道：「那麼，我們可否來一個君子協定？你先送我上岸，我保證替你贏回你所輸去的全部金錢，甚至贏得更多！」

范大發「格格」地笑了一陣！

哉絲在旁插咀：「你難道不相信麼？我們是七金剛的靈魂，不久之前，曾令賭場爲之震撼！」

「我也會說。」范大發道：「我要看

不再要牌，而「庄」家范大發依足「賭場規矩」，「十五點」一定要再加牌。結果來了一張「九點」。

旁人都在替史勿夫感到可惜。

爲什麼？

因爲史勿夫牌面「十二點」，十二加九便是二十一點，贏定了！

但是，他竟然不再加牌，而「閒」家不論多少點亦可以加牌的。不過很少有人「十二點」而不要牌的；史勿夫的賭法旁人亦以爲「並不聰明」。

然而事實上他却贏定了，因爲「庄」家十五點加九點便是二十四點——「爆煞」了。

范大發笑道：「你很聰明，其實，我想道理十分之簡單吧！因爲你未見過大牌——亦即由八九點至K之間的多點數的牌，所以你希望坐收漁人之利。」

「不！你錯了！」史勿夫道：「我全憑……」

但是，史勿夫話未說得完，哉絲已示意他不要說出眞相來！

一支手槍的槍管立刻伸到哉絲的太陽穴去：「少開口！」阿智狠狠地說。

阿智就是范大發那個較爲有頭腦的保鏢。

史勿夫道：「我想我應該令他們相信我有必勝的把握，否則他們不會帶我們上岸去。」

「對了，你很聰明。」范大發道：「只要你令我深信你必勝，我們就可以協議了。」

史勿夫的想法似乎太直綫，而哉絲則不敢相信范大發會把他們釋放。因此，哉絲才不願讓對方知道太多的秘密。

然而，哉絲在手槍的指嚇下，已不敢再嚕囌了。

史勿夫這才說道：「我有超靈感，能知即將由你手中派出的牌是什麼，以及知道你的底牌點數等等，所以並非一如你所講的忖測，而是百份之一百的有把握。」

「嗯——」范大發半信半疑地瞪住他，問道：「什麼是超靈感，以前我從未聽過。」

「超靈感就是比靈感更高超的意思。」史勿夫道：「又有人叫第六感。」

范大發把手上的撲克牌再混亂一次，疊妥當之後，放在桌上，道：「你現在可知道上面一張是什麼牌？」

史勿夫閉上了雙眼，瞑想片刻，對范大發說道：「這是Q——皇后。」

范大發當住各人面前，將第一張牌揭開，果然是「Q」，衆人都呆住了一陣！

有人對范大發道：「他只不過擅於認牌而已。」

范大發想了想，改用另一方法，就是以一張「明牌」掩蓋着一張「暗牌」。

然後他叫史勿夫說出「暗牌」是什麼牌。

史勿夫又閉了雙目，瞑想一陣！

「那是一張6，紅色方階磚的6。」史勿夫道。

范大發開牌了。

果然是紅階磚的「6」。

各人無不驚嘆；懷疑他憑記憶力去認牌的人，也無語可說了。

因爲剛才范大發是由底下的撲克紙牌之中揀了一張壓在「明牌」之下的；連他自己也不知道那是一張什麼牌。所以他也服了。

「哈哈，妙極！妙極了！」范大發情不自禁地，樂得大笑一陣！

「那麼，你快些放我了！」史勿夫天眞地，瞪住范大發。

范大發却慢條斯理地說：「朋友，你焦急什麼？既來之則安之，難得我你有緣，以後還有大把世界，讓我們携手合作，包保你下半生不必再勞碌。」

「你的意思是——」史勿夫吃驚地瞪住他。

范大發道：「你們如果此時返回賭場，可能被人活活打死；但我可不同了。我會好好待你，因爲有個金鑛，等着我們去發掘呢！」

哉絲埋怨道：「我早知你不是一個老實人。」

范大發雖然被哉絲破口大罵，亦不生氣。他說：「你們不遠千里而來，亦無非爲賺錢而已，坦白說吧，這兒治安壞透，你們縱然在賭場贏得千千萬，亦未必有用，因爲賭場乃公共場所。試想想，那些刼匪的耳目在賭場中知道你們贏了那麼多的錢，又怎會放過你？」

史勿夫與哉絲交換了一個眼色，充滿了無可奈何的神氣：「然則，你現在打算帶我們到何處去？」

「到A市去！」范大發對他們說：「那兒有許多見不得光的賭局，我們可以合作贏到許多許多的錢。」

哉絲道：「你的如意算盤打得很响，可惜，百密一疏，却忘記了最重要的一件事。」

「什麼事？」

「就是我倆都是外國人。」

「外國人又有什麼分別？」

「分別可大了。」哉絲道：「如果是本地人，十個八個一齊失踪，警方未必知道，除非他們的家人報警。但外國人可不同了，別說我們兩個，即使任何一個失踪，相信兩地警方也會加以追究。」

「有道理。」范大發想了想，又說：「多謝你提醒了我。這件事的確要想辦法補救一下。」

哉絲道：「以我意見，最好先把我倆送回B城去。」

「別當我孩子好嗎？小姐。」范大發道：「讓你們回到B城之後，我豈非要坐牢了？」

哉絲道：「不會的，你放心！只要你好好的將發財大計說了出來，我自會安排如何離開那五名伙伴。」

「嗯——」范大發又深謀遠慮的，沉思片刻，然後說道：「我首先要了解幾件事然後才可以決定是否接納你的意見。」

「你說好了，到底你想知道一些什麼事？」

「你們的來龍去脈。其次就是：如何與那五名同伴結夥？將來又有一些什麼計劃？」

「那五個都是職業賭徒，經常活躍於美國拉斯維加斯各大賭場。由於我男友——亦即史勿夫，逢賭必贏，於是引起了他的，只是事實。可惜在賭場裏，我對你們緣慳一面！」

「你說謊！」史勿夫道：「既然如此，爲什麼你們要偷進我們的房間中去？」

「好奇而已！」范大發又說：「要我相信你也不難，表演一下，讓我們開開眼界好不好？」

范大發果眞是個老奸巨滑，竟然用激將法，史勿夫上當了！

於是范大發立刻叫人拿賭具來。

范大發叫人拿來的是一副撲克紙牌。

「你要怎麼樣試我？」史勿夫問道。

范大發想了想，對在場的其他人說：「不如就擺一個賭二十一點的格局吧！」

然後范大發又問史勿夫：「請你表演如何在二十一點賭桌贏錢的方法給我們看看好嗎？」

史勿夫點點頭，表示沒有意見。

於是范大發自己做「庄」，另外又有五個人入局，加上史勿夫就是六家「閒」了。不過史勿夫却堅持自己坐「尾家」；他說：這才是勝負的關鍵！

在旁監視的人，都有槍在手，所以哉絲儘管在心裏思索着脫身之計，也不敢輕舉妄動。

范大發開始派牌了！

表面上就像賭場裏的情形一樣，賭法也一樣，只是沒有注碼而已，此外就是只用一副撲克牌，不像賭場以四副牌混合起來。

史勿夫未派牌之前已聲明在先：「只有我一個人落場，未必實贏。」

但是第一次他只有「十二點」，竟然

們的注意。有人提議結夥東來，目的無非爲了贏錢。」

范大發正想問一些什麼，外面有一名水手匆匆忙忙的走了入來！然後神色不安地，與范大發耳語一番。

這時候只見范大發面色一沉，史勿夫和哉絲也意味得到可能有事發生。

范大發聽了水手的耳語後，立刻急急趕到甲板上面去，有人遞過一副望遠鏡，范大發接過了，朝那邊海面望過去。一艘武裝的軍警船隻，正全速開過來，同時打出了「停航接受檢查」的燈號。

那是B城的一艘水警輪：由於范大發他們這一艘機動漁船迅速離開B城管轄的水域，所以對方是有權命令他們停航接受檢查的。

但是，這情形如果讓水警見到，就算范大發有本事過得B城水警那一關，只怕哉絲和史勿夫他們也會說出被擄眞相。

史勿夫和哉絲都是正式入境的外國遊客，他們就是一言不發，B城警察亦會追究他們何事會出現於這艘機動漁船之內。

因此，范大發想了想之後立刻吩咐下去：「停船！」

另一方面又對緊隨在身邊的保鏢阿智說：「用麻包袋把那二個外國人收到艙底去，切不可讓水警發現他們。明白嗎？」

阿智是范大發的心腹，聽了吩咐後，轉身進了船艙裏去。

范大發的另一名近身保鏢盲炳則說道：「爲什麼我們要停船？」

范大發知道盲炳這傢伙一向沒腦袋，只有一身好武功，所以也懶得去回答他。

只說：「我們的速度無法快得過水警輪。」說完就轉身到船艙裏去了。

× × ×

水警輪迫近那一艘機動帆船。

這是接近公海的水域，距離B城已相當遠了。

范大發面對一班B城水警，只含笑說道：「在下姓范，是阮先生的朋友。爲了一些事情趕時間返回A市去，希望各位賞面。」

「那個阮先生？」那名警官打量了范大發和他的手下一番。

「就是賭王阮圖。」范大發順手遞過了一個大信封，「這是阮先生的。如果你們仍對在下有任何懷疑，請用無綫電與你們的總部連絡一下，他們便會找到阮先生證明我的身份了。」

那名警官接過大信封，信封是開口的，所以不必撕破亦可以看見裏面的東西。

那是一疊千元面額的鈔票。

那名警官怔了一怔！

立刻下意識地，將封口蓋上。因爲他的下屬們站得較遠，自然見不到。所以只要沒有特別問題，這筆錢他就可以獨吞。

豈料就在這時候，艙底却傳來一陣陣吵鬧的聲浪，嚇得范大發當堂呆住了！

「有些什麼人在下面？」警官又說：「讓我們看看。」

船艙底下，史勿夫與哉絲二人不知道怎的，突然發難，從麻包袋內掙扎脫綁住他們的繩子，跑了出來：他們可能知道船艙上面有水警，於是乘機叫嚷起來！

負責看守住他們的二名大漢，見狀大吃一驚，立刻撲過去。於是雙方就此糾纏着，情況非常混亂！

那名水警警官聽到了，自然定要追究；范大發也覺得這一次糟糕了。他雖然有錢，但是只怕這名警官不敢冒犯那些外國人。

史勿夫和哉絲雖然是外國人，但是那二名大漢却是練過武功的打手，所以他們十分好身手，揍了一個機會就先把哉絲制服，然後又擊暈了史勿夫。

這時候，范大發由於警官堅持要查看，他也無可奈何，惟有讓水警入內查究。

船艙底下，吵鬧之聲仍持續，甚至有人在喊殺，十分衝動。

那邊范大發見狀，立刻呶喝一聲：「不要吵，發生了什麼事？」

二名大漢都是范大發的人，他們爭吵聲中可以聽出，原來是爲了賭博與金錢問題，但見了范大發出面，他們也只好停止吵鬧。

警官有些啼笑皆非！

范大發責罵了幾句，又向警官道歉。當然，船艙內所見的只是一場好戲而已，那二名大漢因爲担心范大發事敗會責怪他們，所以才想出了這應變的辦法來。

還好他們表演迫眞，總算沒有露出破綻，反而令警官疑心盡釋似的離開了艙底。上到甲板之後，警官道：「范先生，你等我一陣好嗎？我有些事要請示上司。」

范大發聞言又是一陣担心！

那名警官回到水警輪上，走進了無綫電通訊室去。

原來大信封內二萬大元雖然吸引着那名警官，但是，由於屈蛇猖獗，走私活躍，警官更担心有人冒着阮圖這「賭王」大名，到處招搖。

因此，他要用無綫電請示總部。

總部的無綫電台收到報告後，立刻與賭王阮圖連絡。因爲在B城之內，阮圖的勢力是無遠弗屆，無所不能的。

阮圖當時正在處理外國人受襲事。當警方致電與他連絡時，問及他有關「范大發」此人，阮圖只道范大發已落入警方之手，怕他供出一切，惟有叫警方把范大發等人放走。

那名警官至此才相信范大發乃賭王朋友。水警輪終於離開了那艘機動帆船。

范大發等人也鬆了一口氣！

史勿夫和他的女友哉絲在艙房之內，木然相對。由於水警輪的離去，他們已獲得鬆綁。

艙門外是二名彪形大漢把守着，他們都知道逃走是不可能的事，因爲這是茫茫大海，較早時他們所以敢掙扎，只是由於他們知道水警正在甲板之上向范大發等人盤問。可惜結果還是被人打暈了。如今他們痛定思痛，却是相對無言。

范大發又出現在他們的面前：但是這一次，這位大撈家的面色十分難看。

「你們太不識趣！」范大發十分生氣地盯實他們：「你們能够生存，應該感謝上帝！」

哉絲道：「要我們屈服，一定要讓我們詳細明白你心目中的計劃。」

史勿夫也說：「是的，我們遠涉重洋，亦無非爲了贏得多一些錢而已；如果閣下有一套完善的發財大計，我們一定會衷誠與你合作。」

范大發也知道好一些外國人生性耿直，既然哉絲與史勿夫都這麼說，於是他也毫不隱瞞地將心目中的計劃說了出來。

史勿夫和哉絲聽了，都大感興趣。

那艘機動帆船在大海中航行，不久就開始進入A市的水域範圍。

甲板上有人不斷以紅外光望遠鏡，瞭望海面上的情形，以免被A市的水警輪截查。

A市是各地偷渡客响往的目的地，所以人們紛紛由水陸兩路湧到，軍警也忙個不了。但是這艘機動帆船的船家們，似乎非常了解這一帶海域的環境，他們所採取的路綫雖然迂迴，却沒有遇上A市的水警輪。

最後他們在一處偏僻的海傍登陸。

史勿夫和哉絲再也不敢反抗：因爲范大發已經警告過他們。假如有什麼風吹草動，他們仍須澈底合作，否則的話，范大發就惟有殺死他們！

因此，由機動帆船以至登上岸上爲止，史勿夫與哉絲都貼貼服服的。

范大發的手下們不知如何連絡上了，竟然老早就開了三輛大小房車，在那兒海傍的街道上等候。

史勿夫和哉絲看見這陣勢，也猜想得到范大發這班人是個有組織的非法團體，絕非烏合之衆。因此，他們更加不敢輕舉妄動。

三輛大小房車，在黑夜的街頭邁進，其中一輛最後駛入一幢大厦之內。

那是一幢工廠大厦。

駛進來的大房車，正是儀着范大發，史勿夫和哉絲等人的汽車。

其他二輛車子雖則停在外面，但是，車上的大漢們都紛紛落車走了入來，他們一直小心翼翼地戒備，以防史勿夫和哉絲突然反抗。

其實史勿夫和哉絲這時候都感到筋疲力倦。范大發也看得出，所以叫人安置他們到一間房間裏去，讓他們休息。

史勿夫和哉絲都不知道這是什麼地方。當然更不敢想到逃走那方面去了。

范大發後來又把二人帶進了一間辦公室似的房間裏去，關上了房門之後，就撥了一個長途電話到B城去！

在電話中范大發找到了阮圖。

阮圖告訴他：「七金剛」之中不知怎的少了兩個人；其餘五個人却不再賭了。

同時又由於警方從中排解，賭場、酒店與七金剛之間的糾紛，至此亦暫告一段落。但是，B城的警方却因爲史勿夫與哉絲的突然失踪而忙個不了。

范大發不敢直言，只是在電話中向阮圖交代他們之間的「神秘交易」。

范大發對阮圖交代說：「在他們的房間裏，根本搜不出什麼可疑的東西。」

阮圖則問道：「他們的房間或行李中，有沒有什麼電子儀器之類？」

「沒有。」范大發又說：「他們住的四間房，我的手下都已一一搜過了。並無可疑之處。」

「無論如何，事情至此總算告一段落，只要他們不再賭，我們就沒有什麼值得担心。」阮圖又說：「至於我們之間的協議，你放心，我一定會實踐我們的諾言的。下次你到B城來，記得找我。」

「先謝謝你。」范大發故作大方：「那只是小數目而已，以後有機會再慢慢算好了。」

電話掛了綫之後，范大發再接了一個長途電話到B城給「七金剛」。

范大發接通了電話之後，找到「七金剛」中的柯賓。然後把聽筒交到哉絲的手中。哉絲依照范大發的意思，叫柯賓他們不必担心，也不要等他們回去，因爲他們另有去處，說完就匆匆把電話掛上。

到了翌日晚上，范大發親自帶了史勿夫等人，出現A市一個地下賭場之內，而哉絲則由二名大漢暗中監視着。史勿夫投鼠忌器，自然惟有乖乖的聽范大發擺佈。

范大發是個做事相當小心的人，他雖然對史勿夫的第六感沒有懷疑，但是，爲小心謹愼計，他仍然要史勿夫再試驗一次他那神奇的感應。

這間地下賭場規模宏大，單是大堂已佔地逾五千呎以上。此外又有貴賓房，以及有暗門互通的會所和夜總會的。總之那一幢大厦，最少有幾層樓是可以互相貫通的；但表面上却又互不關連。

范大發是當地的大撈家，對這一切自然是非常之熟悉。只是表面上他却像一般賭徒一樣，混在人羣中，同時爲了避免引人注意，下的注碼也十分細小。

在一桌「二十一點」賭檔上，史勿夫又施展他的神奇第六感，竟然節節勝利。

這兒完全模仿賭城，所以四副樸克牌一齊混和，以及以前的「六關」增至「七關」，也學足了；甚至還有限注等等。

史勿夫聽了范大發的發財大計之後，心裏有數：他贏了一些錢，立刻來到了酒吧這邊。

許多衣着光鮮的紳士淑女，都聚在這兒喝酒、聊天；他們並非由「正門」入來，而是先到那些夜總會或者私家會所，再以「識途老馬」的姿態，由暗門走到這兒來的。

史勿夫只喝了一口啤酒，立刻有個男侍應過來問他：「先生，你可有興趣去貴賓房玩玩？」

史勿夫知道：這是范大發計劃的一部份。眼前這侍應生顯然也是受了范大發的賄賂，然後來爲他穿針引綫的。所以他立即跟他轉進了走廊那邊，然後再上一層樓——那是須要「特別邀請」才可以到的地方。一般賭徒休想入內。

史勿夫被那名侍應帶到一間賭沙蟹的貴賓房。裏面已有五男一女；除了那女的穿上了制服之外，其他五名男子分明是賭客。

這時候有二名男子已輸到面紅耳熱宣告退出，所以史勿夫亦順理成章地入局。

侍應生介紹一番，退出了房外，此時房內只有史勿夫等四男一女；派牌員依然是那穿制服的女子。史勿夫知道：哉絲在范大發手上，他必須澈底合作。

街道上，路燈半暗。

街道一旁停了二輛大房車，前面一輛，坐了范大發和哉絲，另一輛則坐了范大發的保鏢們。

（未完）

俠義倫理奇情故事

司馬翎・文
黃耀基・圖

倚刀春夢

（一）

傳授神刀法 絕招各不同

矗立的城牆在黑夜中宛如洪荒時代的怪獸。那是因爲城牆厚達兩丈餘，而高度則超過十丈（即現代十幾層樓那麼高）。

城牆的長度大有綿延不盡之勢。因此就算是竹紮紙糊的，也叫人不得不生出歎爲觀止之感。何況事實上此牆俱是每塊重逾千斤的巉石，層層疊疊而成。更使人不禁驚想，渺小如螞蟻的人類，難道當眞有這等移山塡海的能力？

我抬頭望上城牆，藉着透射出來微弱的火炬光綫查看，沒有荷戈佩劍的守城軍士探頭出來，可見得我躍過三丈寬的護城河一事，並沒有被他們發覺。

我深深吸一口氣，精純的眞力在體內流轉一遍，登時全身精力瀰漫。這種感覺極之奇妙愉快，心裏知道若是一拳打出，這個拳頭便宛如巨大鐵錘，就算堅硬岩石也可以擊碎。如果雙足一彈，至少可以飛起兩三丈之高，這種跳躍高度，簡直就和飛鳥差不多了。

挾在左脇下的「夜鳴刀」躍躍欲動，好像想出匣發出龍吟虎嘯之聲。我溫柔地撫摸刀鞘，又輕輕拍它幾下，使它安靜下來。因爲現在更深人靜，正在做着偷越城牆的勾當，根本不是它出鞘長鳴的適當時機。

此刀長度只有三尺，可以稱之爲短刀。刀身比平常的寬些和厚些，連同粗大的把手，重達廿四斤。

我纖細的手腕可能還沒有刀柄粗大，我根本不能完全握住它。可是此刀却是我平生所摸過把玩過三百餘把名刀之中，最最稱心合手的一把。

身軀上昇之時，夜風在面頰留下涼颼颼感覺。到了兩丈七八尺高度，我右手半尺長的鋼釘插入石縫發出「錚」地微响。

由這一高度開始，我必須小心謹愼從事。因爲超過此一高度之後，若是跌回地面，可就不一定不會跌傷了。到了五六丈或七八丈高度，自然更是危險之至。

我借鋼釘之力，只飛上六七尺，便又使用這枚鋼釘迅快插入石縫中，再借拔釘飛起六七尺，如法泡製，又插入石縫。本來我每次可以飛起丈半高。但既然不是很趕時間，我寧可每一次都保存許多餘力，寧可多來幾次才完成。諸葛一生唯謹愼，這句話永遠是我的座右銘。

離地面已有八丈，鋼釘剛剛錚一聲插入石縫，忽然有一種感覺，使我掛在牆上不動。冰涼的石頭並不能使心跳的速度緩慢。

我抬頭望上去，大約還有三丈高的城牆頂，有一個人從箭垛口伸出半截身子，正在瞧我。

他沒有作聲，我只看得出是個男人，沒有盔甲戈戟，顯然不是巡城軍士。

他爲何不開口不作聲？他是誰？他堵住上城之路有何用意？

要解答這些問題，當然最好是直接問他。但世上之事却又難說得很，至少我一開口，他就能肯定我是個女的。至於他肯不肯回答，却是未知之數。

所以我也緘默無聲，一面暗暗作退回地面的準備。由於我不能一直飛墜地上，必須用上來時的方法，因此就不能不準備一下了。

不過這時我又看見城牆頂那人伸出一手，露出一副弓箭。他用一隻手出示弓和箭，意思自然只是給我瞧瞧，還沒有使用之意。

我的心却跳得更急一點，揣度形勢，我已來不及逐步退落地面。只要一有退落的動作，他最低限度可以連射我十幾箭。這十幾箭我即使擋得住，却不能保證我的人不會掉下去。從七八丈高掉下去，自是非死則傷。如果不死而只是受傷，跟着的問題是我如何能躍過三丈寬的護城河呢？

總之他這副弓箭一出現，我的心就無法不跳得急了，我年紀很輕，只有廿一歲。樣貌身材都很不錯。所有男人都讚美我，或是用某種眼光瞧我。但現在有甚麼用處？在黑暗中相距三丈有餘，再漂亮些的女人也顯示不出風情魅力……

那男人終於開口，聲音低沉而清晰：

「我已經瞧了七夜，但我終於承認失敗，我的確猜不出你爲何每夜越牆入城？你就算城裏有事，即使必須夜間行事。然而你難道不可以在城裏等到天黑？何必每天夜裏爬這麼一次？我絕不相信你有爬牆的嗜好。此外對於你的輕功我很佩服，所以不敢跟踪你。但這一來我就苦了，我白天老是在想你究竟幹嗎夜夜爬牆入城，晚上却不能不來瞧看。你看，你弄了一個多麼大的麻煩給我？」

這個人眞是狗屁不通之至，別人爬牆也好鑽穴也好，關你甚麼事呢？

我眞的有點冒火，要不是他故意讓我看見的那副弓箭，我一定盡力衝上去，一刀砍下他的狗頭。

他的聲音又傳下來，道：「你如果是男人，我的好奇心或者沒有這麼大，這一點希望你原諒我！」

唉，他既然已知道我是個女的，那就不妨開口了。

我說：「我姓艾名可，你呢？」

他道：「艾可這名字眞有點怪，就像你的人一樣。我姓齊，名人……」他古古

怪怪的笑一聲，又道：「朋友們都笑我，說我一定很想享齊人之福才起這個名字。我也不跟他們爭論，因爲天曉得我父親替我起這個名字之時有沒有這種想法？」

我冷笑一聲，道：「你爸爸怎樣想法不打緊，但你呢？你有沒有這種想法？」

大概女人天生就不能容許這種事情吧，所以他雖然與我毫不相干，但我還是忍不住刺他一下。

齊人道：「笑話，我連老婆都沒有，還談甚麼齊人之福？喂，咱們扯到那裏去了？事實上這種話似乎也不應該是你說的！你不是我老婆，管我享不享齊人之福？哼，哼，眞是笑話之至！」

如果在平時，我可以大怒拔刀砍掉他的狗頭。但現在不行，若是激怒了他發出勁箭，我以後再也不能砍掉任何狗頭了！

於是我柔聲說道：「別生氣，我只不過跟你說笑而已，唔，現在讓我上去好不好？」

「不好，」他聲音有斬釘截鐵的味道，我可眞不敢造次。他繼續說：「你先告訴我，半夜裏爬牆入城幹甚麼？」

我知道很難用假話矇騙過他，因爲他是齊人，當今天下三個最有名的飛賊之一。不過在另一方面說，雖然他門檻很精，腦袋聰明而又經驗豐富，但武功方面却不一定跟智力成正比例，我猜想他恐怕不能在我「夜鳴刀」下走得完十招。

所以既然他不想活，我何妨告訴他實話？

我說：「我每夜到長江鏢局打個轉，你只看見我七次，其實我已經是第十五晚出動了。我不是想刦鏢，只想瞧瞧他們眞正頭子是那一個。」

齊人訝道：「長江鏢局？啊……無怪你不敢住在城內了，這家鏢局確實不同凡响……」

都是廢話，我當然知道長江鏢局是全國兩大鏢局之一。每天進出南京的人好幾十萬之多，但他們却仔細得幾乎不會疏忽不會漏掉任何一個可疑的人。所以我才不住在城內……

齊人又道：「你如果不打算刦鏢，你去幹嗎？長江鏢局的創辦人『鐵胆神刀』徐龍飛老早已退休了，他兒子徐東風也死了好幾年，現在是徐龍飛的徒弟，也就是徐東風的師弟方少眉掌舵。有人說當年的徐東風和方少眉，走到街上所有男人都凝目歎氣，因爲他們長得都比美女還漂亮。你莫非對這個傳說有興趣？」

我的火又冒起來，可是却不能發作，那當然是他手中弓箭的緣故。

可憐的是我不但不能發火，還必須據實直說：「不要胡扯，我只想瞧瞧方少眉背後的人，也就是眞正正長江鏢局掌舵的人。另外，我還得查清楚隱藏起來的好手，我要知道有多少個？要知道是些甚麼人。」

齊人想一下才道：「你不打算刦他們的鏢，所做的事都指出是這種企圖。我瞧我應該立刻用勁箭射你，你被射死也好，摔死也好。我猜長江鏢局一定會給我一筆賞銀。他們出手向來相當闊綽，我猜我大概可以風流逍遙一段時間。」

我用平靜聲音道：「如果你作此決定，何以不動手而動口？」

齊人道：「因爲我從你聲音中聽出你講的是眞話。我現在雖然自己有點麻煩，但如果你改變主意想刦鏢，我敢說我是個好幫手。」

「你有甚麼麻煩？」我眞的不想刦鏢，所以對他毛遂自薦這一節沒有興趣。

「有些仇家僱殺手對付我，但我也有朋友，所以我躲在此地。請問誰會想到守城兵馬中竟然有個飛賊混跡避禍呢？」

我覺得他很坦白，他說的一定是眞話。但爲何告訴我？莫非也像我想法一樣，打算殺人滅口？

他恰好講出理由，使我疑慮消失。他說：「你這樣爬出爬進，很快就會引起別人注意。我看我此地藏身不得，所以露面跟你談談。」他笑一聲之後，又道：「但我當然要得回相當代價，你認爲我說得合不合理？」

我聳聳肩，道：「你要甚麼代價？」

我身上沒有怎麼錢，回去拿他當然不肯相信，所以我已提起眞氣，準備行動。

齊人停歇一下，才好像有點不好意思地說：「你上來我瞧瞧你樣子，如果你長得夠漂亮，那就給我親一下。咱我就算是兩不虧欠，各自拍拍屁股走路。」

假如我在他眼中不夠漂亮呢？我忽然担心起來。其實被他親咀有甚麼好處？但如果是不夠漂亮而沒有親咀，却又很傷自尊心。

他丟下一條繩子，所以我躍起之後，只借一次力就上了城牆。

火炬光綫之下，我很意外發現這個著名飛賊相當年輕，大約只有廿七八歲，五官端正俊秀，毫無一點賊味。

他也看清楚我樣子，我看見他眼睛裏閃過某種光采。我猜他一定是想不到我竟是這麼年輕漂亮吧？

但我的事情他想不到的還多着呢！例如他丟在脚邊的兵器雖然用布套套着，然而我連一眼也不必瞧，只從他雙手，雙肩，以及雙脚移動重心時的小動作，就知道他擅使小巧細膩的判官筆。也知道他內功是湘南衡山一脈。這一派內功若是修到相當造詣，對於「輕功」最有帮助。昔年衡山猿長老的「觔斗雲」輕功獨步天下便堪作代表了。

另外我還看得出有關他的不少事情，比方說他的衣服都是最好的質料，剪裁合體。同時腰帶的結打得一絲不苟，這些都暴露出他性格爲人的優點和弱點。

我微笑低聲道：「我的樣子還過得去麼？」

齊人輕嘆道：「何止過得去？我眞不大敢褻瀆你，但我另一個想法又使我不願放過這個機會。」

我靜靜注視他，心裏却也禁不住泛起受用之感。

齊人神色聲音微含激動：「像我這種人，現在還活得好好的，但說不定明天就變成屍體。所以我不能像普通人那樣慢慢了解你，慢慢培養感情。」

然而我也何嘗不是這類人？我答應徐爺爺辦這件事，要獨力對抗那件多陰險奸狡而又武功高强的壞蛋，我當然極可能明天就變成沒有生命的屍體。

齊人用低沉柔和聲音又道：「因此我但求一吻，便覺此生已無遺憾！」

我瞧着他俊秀而又誠懇的面龐，忽然湧起無限同情，還有深切的悲哀。

我讓他摟抱我，讓他咀唇落在我的唇上。

既然在命運之網中，我們都屬於同一類人，那麼我們相逢何必曾相識呢？

他抱得好緊，堅實的胸膛擠壓得我豐挺乳房微疼而又刺激。我十七歲時已完全發育，現在廿一歲，當然還未至於太成熟而鬆弛柔軟。

絲質夜行衣緊貼身體，比起裸體其實相差有限。他的手由後背滑落我的臀部。我沒有反對。全身發熱，而最熱的是腹部與兩腿之間。

我脇下「夜鳴刀」被他拿開丟在地上。這一點我不反對，一男一女擁抱時如果有把刀頂住，當然很不是滋味。不過我仍然稍稍移動一點，便得夜鳴刀貼觸鞋邊。

在這個俊秀强健男人懷中，我只沉醉了一陣。便已從纏綿迷亂中恢復神智。我心中歎一口氣，世上美妙時光何其短促？

城牆頂寬闊的馬道雖然插有火炬，但相距甚遠，故此馬道上其實相當黑暗。

有一條矯捷人影悄然迅快移動，在無數陰影中，實是很難覺察。我用另一隻眼睛向相反方向查看，果然另有一道人影掩近，也是擅長潛踪隱跡的人物。

他們已堵住兩頭，看來今晚一定不能善罷干休。我有點戀戀不捨移開咀唇，彼此面頰相貼。

我在他耳邊輕輕道：「你猜得不錯，眞有人僱請一流殺手對付你。」

齊人吸一口氣，身子稍稍離開我一點。不然的話他大概很難用理智思攷事情。

他說：「這些該死的東西，爲何要現在出現？他們可以等到我們分開後才出現呀！」

我說：「齊人，你最好冷靜些，能够比平時最冷靜之時更冷靜才行，因爲這兩個殺手都是第一流的。」

有一件事我沒有告訴他，那就是我對危險天生極之敏感，往往在感官能發覺不妥之前，心靈已現出警兆。但這一次則是我的寶刀顫動示警，這是我的最大秘密。那「夜鳴刀」每逢有危險來臨，都會預早顫跳出鞘，甚至鳴嘯示警。

一旦連寶刀都顫跳示警，臨頭的危險就定必不比尋常。此所以我殷殷警告和提醒齊人。

我們忽然分開，每人面對一個方向。我們都用脚尖邊緣挑起兵器，動作很是齊整。

那人從陰暗中走出，尖長面孔上那對小眼睛，射出銳利冷酷光芒，此外還有驚疑和謹愼的神情。

「動手吧！」我微笑說：「我絕不會回答你的問題，所以廢話不必說了！」

那人皺眉道：「你已知道我想問甚麼？好吧，就算你知道，但你難道連我是誰也不得知道？」

我搖搖頭。「不想知道，」我說：「你有名氣也好，沒沒無聞也好，左右不過是個殺手而已。等到你或者我變成屍體，名字有甚麼意義？」

「我姓尤名大白，」他仍然報出名來，又道：「唔，你的朋友似乎眞有兩下子，已經把我的伙伴迫退三丈有多了。」

我連眼皮也不眨一下，我早已從步聲聽出了，那裏還用得着轉眼瞧看！其實我還聽得出齊人的敵手後退時步伐齊整，既沉雄又穩健。可見得他乃是有意退開，使我和齊人分開得遠些。

他們的心意，以及功力造詣，我幾乎可以像看圖畫一樣看得清清楚楚。我現在只希望齊人能够沉得住氣，能够抵擋得住敵人開頭最鋒銳的三次攻擊。

而我當然也要想法子暗中助他一臂之力。所以我聲音提高一點，道：「尤大白，你和你的伙伴到底想殺死誰？是齊人？我？或者我們兩個？」

尤大白道：「你本來不在我們預算之內……」

我笑一聲，道：「那麼你們大可不必把我拖下水。我猜我的輕功你們今晚已見識過。你們何必替自己多找麻煩？」

尤大白道：「你的輕功我們已見識過三個晚上，我們都很佩服。我們猜想你和齊人還沒有很深關係，所以如果你肯退出，我和潘威兄自是求之不得。」

我心中冷笑一下，語氣却很平和毫無敵意，道：「啊，那一位原來是潘威。我聽說他出身福建蒲田南少林寺，一出手三招之內敵人不死即傷，他使的是甚麼兵器呢？」

尤大白決計想不到我只從脚步進退的尺寸聲音，就猜得出是南少林寺的武功。當下應道：「他使的是三尺四寸短斧。」

我立刻大聲一點，以免齊人聽不見，道：「原來他一身功夫雖然學自南少林，但斧法却是程咬金的天下無敵三板斧。眞可惜我面對的是尤大白你而不是潘威，否則，我只要設法避過他開頭三斧，就可以逃過殺身之禍了！」

尤大白瞬即已擊出一支金光閃閃，長不及三尺的毒龍抓，五隻尖爪一望而知可開可闔。他的反應眞不愧是一流殺手，撒出兵刃之時，已厲聲喝道：「潘威兄，趕緊收拾了正點子……」

敵不動，我亦不動，只聳起耳朵聆聽。「嗆嗆嗆」一連三响過處，我聽到齊人喘氣的聲音。我問道：「齊人，你還沒有被人家收拾掉吧？」

齊人答道：「還好，我總算逃過他三板斧。但我左肩還是掛了彩。」

話聲倏歇，但兵刃飛舞以及交擊之聲却聽得很清楚。我知道齊人已施展衡山秘傳的「開天宮七十二式」，暫時抵擋住潘威的短斧。

我手指已充份準備好，任何一剎那都可以抓住刀把拔出寶刀。正因如此，敵不動，我仍然不動。

尤大白面色很壞，道：「如果沒有你提醒，我保證潘威三斧之內，就已殺死了齊人。」

我點頭同意道：「你說得是。」

尤大白皺眉道：「你到底是誰？」

我聳聳肩，道：「我是艾可，我從不改姓換名。但這一點你只好等來世才能够證實了。我意思是你這一輩子絕對看不見明天的太陽。」

我又聳聳肩，道：「你的毒龍抓本來很可怕，然而若是碰上煉過『千刀一斬』的人，你就比豆腐還軟弱得多。你師父大概是鳳陽老九吧？他有沒有告訴過你，千萬別碰煉過『千刀一斬』的人呢？」

尤大白吃吃道：「你難道已煉成『千刀一斬』？你才幾歲？你當眞竟能煉成御刀術的千刀一斬？」

我第三次聳肩，道：「空口講白話沒有用處，我最後問你一次，你願意被我一刀斬開兩片？抑是願意斷手斷脚等候仇人上門殺你？」

尤大白聲音乾澀，道：「兩種都不是我願意的，但如果非選擇不可……」

我截斷他的話，道：「你想選擇，首先告訴我僱主是誰。你反正不能接生意了，就算失了信用也不要緊。」

尤大白忽然冷笑，道：「你究竟使得出使不出千刀一斬還是大大疑問。你未能證明之前，我爲何要怕你？」

他一共說了三句話，我那一口眞氣已經全身流轉了一大周天。我精力瀰漫得幾乎迸裂肌膚，所以隨之而來就是行動！

我五指溫溫柔柔的摸到刀把，拔出寶刀！

事實上，一切動作都快逾電光石火，所謂「溫柔」，只不過是我自己的感覺而已。

「夜鳴刀」發出清越龍吟，响澈千山。寬厚刀身化爲一道銀色疋練從天而降。

我的心魂血肉全都溶化在這道銀色瀑流內——「千刀一斬」。

尤大白的毒龍抓剎那間施展出三種不同門派手法，一共使了七招之多。一時滿天盡是火樹銀花，眩人眼目。

但夜鳴刀倚天長虹般一斬之威，斬散了瀰天漫地的金光。

耆然一聲大响，刀光抓影驀地完全消失。我看見尤大白右手右脚都跟身體分了家。但這個傢伙確實算得上是一條好漢，因爲他只賸下一隻脚，還能够站得穩如泰山。

他喃喃道：「當眞是鐵胆神刀徐龍飛『千刀一斬』……」

我微笑道：「不是徐龍飛的，是中原絕學，是軒轅黃帝五千年前傳下來的秘傳刀法。我們的老祖宗傳下來還有不少神功絕藝，例如『天龍抓』，雖然只用手而不用兵器，但比你那支價值昂貴的毒龍抓，威力可要大上不知多少倍……」

我沒有問他信不信，也沒有追問他的僱主是誰。我漠然再瞧他一眼，轉身向數丈外正在激鬥的兩個人行去。

齊人的一對判官筆招數細膩綿密，功力也算深厚。可是高大健碩的潘威，手中短斧風起雲湧雷電交加，勇不可當。每一斧凌厲凶猛搶攻，斧斧不離敵人要害。

潘威這種純以攻擊爲主的打法，武林中並不少見。但斧斧不離要害，亦即是說只要一斧砍中的話，必定取敵性命，則是殺手作風了。換言之，他除非砍不中敵人，如若砍中，決沒有負傷或僅只斷手斷脚的可能。

他既然是職業殺人者，誰也不會責怪他斧法兇狠無情。但這瞬息間，齊人拆破他上盤兩斧中盤三斧之時，大有手忙脚亂之勢。這時我可就對潘威不滿而加以怪責了。

事實上我已用極快速度躍落他們戰圈邊緣，我不必等候，就已看見潘威正如我所料側身狠狠攻出一斧，他的左後腰在我看來簡直完全露空讓我攻擊。當下一股眞力尖銳如劍從我左手食指指尖射出。

齊人本已躲不過潘威這一斧，但潘威斧勢忽然一滯，齊人便有機會斜斜躍開數尺，順便一筆插中他左脅，筆尖雖只插入兩寸許，對潘威來說却不是小事了。

潘威提斧當胸，挺立回頭望我。

我微笑道：「我擊敗了尤太白，你居然還不知機，不會趕緊夾尾巴逃跑，所以我不能原諒你。」

潘威現在也應該撒腿逃跑才是，但他沒有跑，還很兇地瞪眼睛，我當然知道他其實是跑不動了，倒不是不怕我，所以這回我並不怪他。

潘威道：「你用的是甚麼指力？你到底是誰？徐龍飛的『神刀』怎會在你身上出現。」

「我是艾可，剛才我也告訴過尤大白，我使的軒轅神刀不是徐龍飛所創，所以他和我都學會這門絕藝並非希奇之事。」

潘威道：「那麼你的指力呢？你指力如劍，明明刺傷我腰間要害，但我同時右手「曲澤穴」一麻，斧勢爲之挫滯，這是他媽的那一種邪門指力？」

人身有十二道正經，又有八道奇經，我能沿着任何一條經脈點住不同作用的穴道，這絕非邪門功夫，相反的正是中原千載以上的上乘武功絕學，稱爲「少陰連珠箭」，由於指力凝銳如劍，可以脫指飛射七步，故此用「箭」來形容，這種指功陰毒難防，本是防身或殺人利器，可是每射一箭，都會損耗相當眞元而又不易復元，所以從宇宙規律的角度來看，無疑是極之巧妙的平衡。

我沒有告訴潘威，也不作解釋，一來沒有必要，二來我也不想齊人知道我爲救他一命而不惜損耗眞元，我不希望他感到欠我太多。

我緩緩走開，齊人跟過來，他默默想了好一會才道：「你像無法猜得透的仙子，而我則是凡人，我不得不向你告別，但我仍然要告訴你，我此生已無遺憾！」

他低沉迷人聲音中蘊含無限懇切眞誠，我了解他的感受，亦不懷疑他的眞誠，然而這到底是悲劇的某種形式，因此我微感心酸，並且掠過寂寞之感……

× × ×

我對寂寞之感眞是熟悉不過，遠自我十二歲之時，就已深深嚐到，所謂寂寞並非單純指孤獨沒有友伴之意，而是心靈上的空虛迷惘，即使有幾百人一千人圍繞你身邊，但若是心裏空虛迷惘，那你就是寂寞了。

十二歲時我其實已算得上亭亭玉立，這還沒有太大關係，最了不起我找些年紀大些的遊侶玩伴（同年紀的孩童都比我矮很多），問題却出在我文事武功這兩件事上，文事方面我已讀了很多書，經史子集全涉獵過，武功方面，我艾家家傳的內外輕功精通還不算，三百年來所搜羅的抄錄或是看過之後所記載的各門各派武功，都

完全裝在我腦子裏，而我才花了三年功夫，就已覺得每天日子好長好長，總是無事可爲，那些男孩子看來個個都那麼孩子氣，我實在不愛跟他們玩。

艾莊在太湖邊佔了很多地方，風景既好又有魚米之利，夏天時連阡連陌的桑樹，使人禁不住老要想起光亮柔滑的絲緞。

到處都有大小河流正伸入太湖，有些小河兩岸長滿了桃李楊柳以及桑槐銀杏之類的樹木，我最喜歡躺在樹蔭下，聽着流水潺潺細語，而我腦袋裏則胡思亂想。

有時我會想到一個個漂亮男孩子找我去玩，但我却驕傲地一個個拒絕了，我想像他們臉上憂傷的神情，而我却像女王微微而笑。

「你的笑容很特別，」那是一個蒼勁威嚴的聲音，「如果你能永遠保持這種笑容，那就最好不過了！」

我坐起身，看見有個老人也在樹蔭下，他坐在一張精鋼光芒閃閃的輪椅上，但他的氣度他的神情，却好像坐在汗血寶馬上，指陣着百萬大軍一樣。

我有一陣子神思迷惘，除了帝王之外，誰能有這種懾人醉人的尊貴風度。

我吃吃道：「請問您是誰？」我用「請問」以及「您」等尊敬口氣，連我自己也爲之嚇了一跳，這個說話的人是我艾可麼？

老人微笑，却仍然笑得很威嚴，他道：「我姓徐名龍飛，外號『鐵胆神刀』，不知你聽過我名字沒有？」

他好像是對待一個身份跟他差不多的人那樣說話，所以我也莊重回答：「我聽過，你是千年來殺人最多的鏢客，你的長江鏢局名滿天下，你外號裏『神刀』意思是你擅長使刀，但『鐵胆』的意思呢？」

徐龍飛摸摸銀白色的頭髮，點頭道：「我就是這個徐龍飛，我殺人從不手軟，『鐵胆』就是這個意思。」

我用含有敬意的眼光望住他，我爺爺對我講過很多關於這個富於傳奇性的老人的事情，而我現在面對着他，跟他講話，我最希望的是他沒有忘記他的「神刀」，因爲據說那是天下最好的刀法，連少林寺的大師們也這樣稱讚！

他的樣子他的神情顯然沒有忘記他的「神刀」，因此我從一棵李樹後拿出一把四尺二寸連鞘長刀，道：「這就是我的刀，你的呢？」

他手一動，忽然已多出一把上尺長的厚闊短刀，道：「這就是了。」他緩緩拔刀出鞘，刀身的羽狀細紋映現於耀眼精光中，使我眼睛一時都看花了。

「放下你的刀，拿這一把試試。」

他堅定有力的手指，捏住刀光，把刀柄送到我面前，我五指撫摸那纏着綠色絨綫的刀柄，啊，好粗大的刀柄，我手指雖然相當纖長，却恐怕一把握不過來，但這還不要緊，要緊的是刀柄傳來奇異穩定之感，而且是極溫柔的穩定。

我終於握住它舉到面前，它彷彿是我手臂，我身體的一部份，廿四斤是壯漢也會覺得吃力的重量，我平時氣力不算大，但它在我手中，好像沒有了重量。

滿頭銀髮的徐龍飛眼中閃過異樣神采道：「此刀是戰國時代的神物利器，名叫『夜鳴』，如果不是它的主人，就算兩膂有千斤之力，也會覺得沉重墜手。我已替它找過許多主人，但都不是……」

他稍稍停歇一下，接着以威嚴而又尊敬口吻道：「現在這把刀屬於你的，我已替它找到眞正的主人。」

我心中充滿歡悅以及驚訝，鼎鼎大名，號稱百戰百勝的徐龍飛，爲何會在太湖之畔出現？爲何肯把如此名貴的寶刀送給我。

徐龍飛以滿意的聲音說：「看來你已經接受了，請你記住，它從前的主人是徐龍飛，多少年來我沒有辱沒它，我用它殺死很多人，但大概很少殺錯人。但願你也如是。」

我跪在他面前，滿心感激，我可不是爲了一件禮物而跪，是這個老人，他的氣度與隱藏深處的正直，使我們相信他、崇拜他。

「我叫你徐爺爺行不行，我好愛我爺爺，可惜他前年去世了！」

那老人欣然微笑，伸手摸摸我臉頰，道：「我原本就等於你爺爺，你可能不知道，我跟你爺爺五十年前就是好朋友，我滿身麻煩仇恨，可不想弄到你們美麗平靜的艾莊來，所以，我們來往得不多，也很秘密。」

我心中更快樂更感激，可愛的爺爺，你雖是去世了兩年，但你仍能像平時一樣，給我意外的驚喜……

「我會在你們家住七天，因爲我雖然給你一些武功秘笈以及一些觀測之術的專書，但開始的根基仍然要我親自指點！我還要教你無數江湖上的秘奧。」

他臨走那一天，有一輛特大的漂亮馬車，把他連人帶輪椅裝載起來，他讓我到車上親他刮得光光的臉龐，我瞧出他眼中有依依的意思，但他是當代英雄，所以他不肯流露出來。

他說：「小艾可，要讀熟所有我給你的書，也記着勤練刀法，可能有一天，徐爺爺須要你幫忙。」

像他這樣一個舉世無敵的英雄人物，還會要人幫甚麼忙，我那時才十二歲，所以既迷惑而又不敢置信……

× × ×

蓋世英雄也有煩惱和困難，甚且可能比平凡的人更多。

他挾着「夜鳴刀」，在綿綿細雨的街上茫然躑躅，綿綿春雨雖然只像漫天粉末，但久而久之，他一身都濕透了。

他本應老早就折入一條弄堂，推開其中一家的門戶，那屋子裏有兩個人會熱烈歡迎他。這兩個人是一對年輕夫婦，是他的朋友，但當他想到張哲侯忠厚誠摯的眼睛，以及他妻子柳媚那充滿激情的笑靨。他的手脚便都不怎麼聽話，沒有走到那個門口，沒有推開大門。

張哲侯那時忠厚誠摯的眼睛，天啊，朋友妻不可欺，一錯亦不容再錯……

× × ×

三年前，他本來住在蘇州，住在張哲侯家中，他到蘇州來是因爲獲得永源鏢局僱用當一名副鏢師，他需要歷練，波譎雲詭的江湖並不是讀書和談論便能深入了解的。

張哲侯小時家居南京，跟他是隣居，他身高體壯替張哲侯打跑很多欺負人的頑童，所以十年不見之後，仍然是朋友。

他薪金微薄，租房子租不起，住鏢局裏又不願意（他修習內功刀法時不想被人看見），於是住在張哲侯家裏。

柳媚很漂亮，她成熟的風韻很迷人，他老早就發現這一點，稍後每兩天夜裏自慰之時，腦海中便固定出現她的笑靨，她的身材，以及偶然無意看見她的胸脯和大腿等。

有時他也奇怪自己何以沒有侵犯她佔有她？

一年餘融洽無事渡過，他後來有一個辦法，當他連自慰之後也不能抑制想侵犯柳媚的慾念之時，就匆匆忙忙衝到醉紅樓，找一個女人盡力發洩，當然他仍然把赤裸身軀下面的女人當作柳媚。這樣雖然也不大好，但終究比眞實行動好得多了。

張哲侯境況不怎麼好，幾乎每個月都要販運一些絲綢到南京合肥等城市，大約六七天就可以回來。他看到張哲侯辛勞的樣子，心裏很不好過，暗自決定將來賺到錢，一定盡力幫助他們。

鏢局生意馬馬虎虎而已，他一開始就已細心推究生意何以不怎麼好的原因。別的鏢局的情況他也拿來參攷。

經過最近年餘以來的歷練，他對自己的判斷建立了信心，於是進行一次小規模的試驗。

兩大車的絲綢委托永源鏢局押運到蕪湖，路程不遠貨物不多，局裏調派他押運。機會來了，他對自己說。

車是貨主請的，跟車的四個人也是貨主的。他們永源鏢局只派兩個人，他和另一個趙子手江超，都騎着壯健却毫不神駿的黃馬。

車子上的鏢局鏢旗懶洋洋搭垂在旗桿，這天沒有風，所以旗幟神氣不起來。所有的人亦都沒有表現得生龍活虎，至少表面上是如此。畢竟這一趟行程只不過是極普通又乏味的例行公事。

但他心裏所燃燒着秘密的興奮，他自己知道，除了對鏢行生意的試驗之外，還另外有某種理想的吸引力。沉悶虛僞的現狀必須打破，不管結果是好或者是壞，也仍值得。

他感到肠下「夜鳴刀」大有躍鳴之意，他裝出沒有神氣，動作也懶慢，拍拍刀鞘，叫它別露出形跡。它眞是通靈神物，只有它預感這一趟行程不會平凡乏味。

× × ×

第二天中午經過大溪壩，那是一個相當熱鬧富庶的市鎭。

吃午飯時，榮還未上那一陣。他和趙子手江超交換了會意的眼色，他起身離座匆匆出去。

江超知道他會迅快到一個地方，拜會一兩個或兩三個人，送上鏢行的拜帖，以及一個固定數目銀子的禮物。這就是一路平安的保證。這一程「平安」費用不算多，因爲一共只有一寨一堂兩股勢力。客旅行商不時會有被搶被刦的新聞。但任何鏢局却從來安穩通行無阻。

但江超看見他回來時眼中洩漏的奇異神色，心中便沒有那麼篤定了。他暗暗猜想這個年輕副鏢師碰到甚麼事？碰到甚麼人？

我一直不了解這個年輕的徐龍飛。江超暗想。他身上似乎有些特質，平常人絕難了解。他有時極之和氣極之通情達理。但有時却微綻高傲如帝王的微笑。他的眼睛通常深不可測，但是也會洩露暴烈殘忍的光芒……。

江超決定放棄猜想或分析這個人，車輛起行時有不少雜務要做，所以他匆匆塡飽肚子就最先出去了。

人人都懶洋洋繼續行程，個把時辰後路面忽然變得很寬闊，那是兩邊都有大片平曠草地之故。但視野却反而縮得短窄，因爲四周圍都是樹林。

前面樹林走出六個人，動作矯健輕捷。個個帶着兵器，其中一個挾着弓箭。他們的勁裝疾那不是黑色就是藍色，望過去很單調，但江超可不肯這樣想，尤其是刀槍劍戟精光閃閃，簡直讓人眼花繚亂。

江超最先接近，看見那些漢子們凶悍神情中還有勃勃怒氣，立刻記起徐龍飛有點怪怪的神色。他是不是送銀子時言語中得罪了這些道上朋友？抑是銀兩數目不足？哦，不對，這些問題都可以慢慢解決，不必怒氣冲天攔住鏢貨，更不必擺出要殺人要拚命的陣仗。

在江湖上鬥毆凶殺之事多得有如家常便飯，可是背後更多的是以談判方式完成協議。保鏢這一行主要是靠人情面子加上銀兩，使鏢旗可以通行各地。鏢師們的武功大多數只要應付那些零星毛賊，或是那些不知天高地厚初入黑道沒有勢力的人。

那些大漢們一望而知是南陽寨的人馬，勢力强大。通過數十里則是永勝堂的勢力範圍，也是人馬衆多的黑道强梁。任何鏢局走這條路綫，非得按規矩送禮不可。這兩股黑道勢力經過多年爭殺，卒之同意在大溪壩鎭上設立據點，收取一路平安的費用。

江超側眼望住趕上來的年輕小伙子，從他面上却看不出有甚麼表情。他顯然打算趕前去應付南陽寨人馬。江超心中有點不忍，伸手攔阻他一下，道：「這是怎麼回事？難道他們改了規矩，所以咱們送的銀子不够？」

他搖搖頭，道：「不是改了規矩。」

江超聲音中不自覺透出一些感情，說：「別衝上去，我年紀大些，也許由我開口比較好。但你得給我一點藉口理由，我才好交涉。」

他覺察江超想維護的心意，暗中有點感激。不過他仍然搖搖頭，却總算把內情說出：「我沒送銀子，一文錢都不給，還打傷他們等着收錢的三個傢伙。」

「你瘋了？」江超問，但心中却知道他沒有，如果像他看來那麼冷靜自信的人也是瘋子，天下大概找不到一個正常人了。「跟他們過不去有甚麼好處？你手癢想打架，對象多得很，何必去惹他們？」

「我不想打架，但我想改改規矩。」

他一拍馬衝前三丈，江超趕快跟上，却接到他甩過來的韁繩，只好也跳下馬，拉住兩匹坐騎。

瞧着他的側面，江超突然感染上他的信心。雖然這些事大概會弄得一團糟，但

他那種特別氣度使他心靈深處感到震撼，十幾年前年輕時一些幻想忽然浮現。我必須幫幫他忙，老天，他實在還太嫩了。

他已經走到六個大漢前面，一眼就瞧出一個兩鬢微斑鼻大顎闊的人是領袖，便向他點頭抱拳：「我是永源鏢局的徐龍飛，你呢？」

那人眼中兇光閃動，粗聲道：「老子是南陽寨韓厚。」他晃動一下手中長刀，又道：「老子這把刀曾經劈開很多腦袋，都跟豬腦袋一樣，你猜你的如何？」

有兩個漢子發出捧場式的獰笑，另一個身高面白橫持長劍的漢子接口道：「我打賭一千兩，這小子一定是豬腦袋。」

此人牙齒整齊潔白，他仔細看一下，才道：「我不喜歡你們的態度，也不喜歡你們的規矩……」

江超在後面五六步遠之處大聲道：「南陽寨的高朋貴友們千萬別誤會，徐副鏢師眞正意思是……」

韓厚一聲怒喝截斷江超話聲，道：「閉咀，現在是這小子作主，對不對？」

江超道：「是……是，但您萬萬不可誤會，他絕不是想得罪貴寨，他只是……」

這回是他攔住下面解釋的話。他聲音响亮，字字清晰道：「你錯了，我故意得罪他們，因爲我要改改他們的臭規矩。」

江超吃吃道：「你……你，這是何苦呢？」

他目光在韓厚等六人面上一掠，道：「你們讓不讓我講話。」

他們都咬牙獰笑，韓厚怒火中不免有些訝異，這個傢伙還有話想說，他看來不像有畏懼乞和之意，那麼强存弱亡還有甚麼好說的？

韓厚沒有下令也沒有出手，其他的人當然不敢潛越妄動。

他也舉手阻止江超插口，大聲道：「你們要找麻煩，要刦鏢，要拿買路錢，通通沒有問題，別人賣你們帳，別人害怕你們，那就只好乖乖付錢，這一點我絕不反對，但我徐龍飛却不賣帳，你們要拿點本事出來，我服氣了就依你們規矩，如果你們服氣，就得依我規矩。」

韓厚也覺察出他異乎常人的氣度，對於他所持的理由亦不禁點頭同意，不過他實在太年輕太多幻想了，他居然不明白在江湖上，除了眞有幾手，也眞有流血拚命的胆色之外，還有許多險惡詭詐手段？要在江湖上生存，絕不是表面上「强存弱亡」那麼簡單，他大概武功眞有兩刷子，但有甚麼用處？我們一個人打不過，我們可以一擁而上，我們還可以用半夜偷襲暗算，甚至在茶飯內用蒙汗藥等種種手段除掉你這個傻瓜。

韓厚大聲道：「小李你先上。」接着壓低聲音又道：「小心點，他可能眞有幾手。」

那個身高面白持劍像伙衝出去，笑得陰險惡毒，事先沒有警告，突然引劍疾刺，快逾電光石火。

小李這一劍陰險下流不在話下，劍上內力竟也相當强勁，果然完全不是一般小毛賊可比。

但他仍有時間注意一眼小李那口齊整潔白牙齒，然後退了大半步，小李劍尖距他胸口要害一寸之內停住，招式已老，力道已盡，所以小李並不企圖再推出長劍，亦毫不遲疑收臂縮劍，底下接着而來的就急如風火七快劍，這七劍一發不可收拾，若是得手，對方身上一定多出七個窟窿，少一個都不成行。

他却在小李縮劍時稍稍轉身，左肋下的「夜鳴刀」絛鞘便掃中敵劍，「啪」的一聲小李連退五步，面孔已鮮血模糊，那是因爲被自己劍柄狠狠撞了一下之故，小李呸地吐一口血，心知沒有傷及要害，可是滿口牙齒俱已和血吐出，從今以後再也不能向人炫耀齊整潔白牙齒了。

韓厚驚訝得怔了那麼一下，才大喝揮刀撲出。其他四個大漢聽到暗號，也齊齊叱喝衝殺。韓厚去勢雖猛，刀招却反走沉穩路子，「噹噹噹」，一連三刀劈中敵人刀鞘，每刀只用五成力道，留下五成餘力準備應付敵人攻擊。

此時一個使短槍一個使雙鋼兩大漢已包抄撲到，餘下兩人長刀並舉，斜刺裏攻去。

他們其勢洶洶，件件兵刃猛惡急快，胆子小點的人眞會駭得心寒脚軟，但他却看見每個人都露不可補救必敗的破綻，對付這等第九流脚色我何須拔刀？他一面想，一面隨手擺動夜鳴刀，只用鞘尖或刀柄每個人輕碰一下。

連韓厚在內也躲不開，每個人好像被鐵鎚猛擊一下，有的是肚子上，有的是胸口，有的在肋骨，都疼得面色髮白流出冷汗，亦已沒有一個能再揮動兵刃繼續攻擊了。

他退開幾步，冷冷道：「你們本領不够，沒有資格向我要錢！」

他決定不再開口，因爲跟這些黑道上第九流鼠輩何必多費唇舌。

這個判斷都是錯了，這些人在黑道上其實已是第三四流好手，絕對不是第九流的。不過這個錯誤判斷對他並無不良影响就是了。

車馬上路了個把時辰之久，江超忍不住打破沉默，道：「徐師父，現在已是永勝堂地界。南陽寨居然沒有人追上來，大概把我們交給永勝堂對付，等我們疲倦負傷，他們才捲土重來。」

他仍不作聲，江超聲音中忽然又有了感情，說道：「徐師父，雙拳難敵四手，好漢架不住人多，你還年輕，快走吧，我想法子應付他們。你那裏都可以找到飯吃，別再幹保鏢這一行，也別再走這條大路了。」

他相信自己一定對「感情」有點敏感，所以要花點氣力才掩飾得住內心波動。

他平平淡淡道：「你難道看不出那些人都打不過我？我何須逃跑？其實要我逃跑的是他們才對。」

江超搖頭歎氣，說道：「走江湖不能光靠武功高强，尤其保鏢這一行，人緣最要緊。你不明白這些人詭計花樣多得要命。而且報復心理重，你就算躲在鏢局寸步不出大門，他們還是不肯罷休會找上門來的。」

他有點不高興，道：「照這麼說武功練好也沒有用處？」

（未完）

司馬洛傳奇故事

惡人船

(一)

馮嘉·文
黃耀基·圖

黑船漂來 教士被殺

關於船和海洋的故事很多。有些故事是發生在海上，也在海上結束，也有些是在海上開始而在陸上結束，亦有些則是倒轉過來的。

這個故事中的這艘船，在海上的時候顯然是發生過另一個故事的，但是這個船上的故事則不是在海上結束，亦不是在陸上結束，而是在很接近陸地時結束了。

船上的故事的結束亦是這個故事的開端。

那艘船不知道是什麼時候來的。那是說，不知道它是在夜間的什麼時候來的，因爲前一夜它並不在，而第二天天色微明的時候就看見它了。

一艘漆成黑色的船，船身是黑色，祇有船欄的部份是一綫白色，甲板之上的部份，連桅桿亦是黑色的。更特別的就是船的名字沒有了。本來在船頭的兩旁以及船尾都應該有白色的漆油漆上船名的，但是沒有，祇是一片黑色。

岸邊那條小村子的人可以很清楚地看見它。第一個起床的人就看見了它。就停在海灣外面的海中。

另一個有望遠鏡的人，是一位曾任船長的老傳教士。他在他的教堂的頂上用望遠鏡望清楚。

「黑船，是不是黑船？」旁邊圍着的人問。

傳教士很勉强地點點頭承認：「是黑船。」

村中的人馬上起了騷動，有些人甚至準備逃走。

因爲他們都聽過關於黑船的傳說。

黑船是一艘海盜船，看見過它的人，多數都是沒有機會活下去的。

海盜就是海盜。這個世紀的海盜並不比以前的海盜仁慈一些。事實上現在有遠程的炮和槍，在還沒有接近的時候，死神可能就已經到達了。

「我們應該逃走嗎？」爲傳教士做事的那個小孤兒問道。

「不，不，」傳教士說，「用不着，」他提高聲音對那些人說，「我沒有看見船上有人，他們很可能在半夜已經登岸了。我們要逃走也來不及。他們可能已在岸上把路截住。而且，我們這裏有什麼東西好給他們搶的呢？」

「我們這裏有女人。」其中一個村中的人說。

「但他們還沒有來。」老人說。

「也許——他們用不着急的。」

「我們怎辦好呢？」

他們的恐懼是有理由的。這艘黑船常常自動改變船名，也改變桅桿的顏色，與海上的貨船接近，然後就殺個措手不及，把船上的貨物刼個清光，亦把人殺過。

有些對它沒有威脅的小漁船在出海作業時有機會遠遠見過它，沒有船名，而桅桿又再改漆成黑色。這艘傳奇性的船就像海上的死神。

「我打一個電話報警。」傳教士說。

他這裏是唯一有電話的屋子。他轉身進屋中去打電話，不久之後又出來，說：「現在，我們小心點，等着看吧。以前他們並沒有上岸殺過人！」

假如傳教士的聲音中亦有恐懼的成份的話，這亦是可以理解的，因爲他不是一個用武的人，而他的道理是多數講不服那些海盜的，他亦沒有把握肯定那些海盜還會在這個地方，這個日子開始上岸殺人。

不過，傳教士的恐懼理由却是他們所猜不到的。

這個老人並不是打通了電話報警，而是打不通。電話已經壞了。他相信那種壞乃是因爲電話綫已給截斷了。

他們已經在這裏孤立了。他並不打算宣佈這個消息，以免引起更大的慌亂。

「警察也要很久才來得到這裏的，」

其中一人說，「就是水警輪也要很久才能到達這個地方。」

「假如他們知道是黑船來了，」另一人說，「也許他們會派軍艦來了。」

「假如警察來不及呢？」又有一人問道。

「我們已經盡了我們的能力，」傳教士說，「你要的話，也可以派個人騎單車去報警的！」

「既然打通了電話，騎單車去就是多餘的了。警察會開車來，比單車去要快得多。」

「那就是了。」傳教士說。本來電話綫斷了，騎單車去就是一個最快速的方法，然而他相信把電話綫割斷的人一定也預算了會有這一着，有人騎單車去的話一定會給截住，無謂作這樣的犧牲。

「但假如警察未來之前就有事呢？」有一個人再提出這個傳教士還未曾回答的問題。

「讓我來應付好了，」傳教士說，「無論發生什麼，你們都不要妄動。我這裏有一把獵槍，但是用來對付武裝的匪幫是沒有用處的，所以我們決不能用武力去抵抗！」

「難道你認爲我們應該任他們拿什麼就拿什麼嗎？」

「我們這裏也沒有什麼好拿的，」傳教士說，「我相信他們的目標可能不是在我們，所以，你聽我們說——」

他那個孩子此時已經爬上了教堂的頂上，這時在上面叫起來說：「看，有車子來了。」

他們向孩子所指的方向望過去，由於在地上，所以過了一陣才看到車頭的光。天還未完全亮，行車是還需要亮着車頭燈較爲安全。有三對車頭燈。

「他們來了！」一個人說，「警察沒有這樣快！」

「不是他們，」傳教士說，「假如他們是從船上來的怎麼會有三部汽車呢？」

「那是誰來了？」

「讓我們等着看吧，」傳教士說，「盡量鎮定！」

他即使有什麼計劃，亦沒有時間調動那些人了。車子既然已經看見了車頭燈，也就來得很快，不久便到了。

這果然不會是從船上來的人。一部閃閃亮的黑色豪華大房車領先，後面跟隨着的兩部小型貨車。

不可能從船上把三部這樣的車子搬上岸來的。這裏沒有那種登陸的場所。

那三部車子駛進了近水邊的那座不大的廣場中。那黑色汽車雖然是先行的，却是那二部貨車上的人首先出現。

一共下來了五個人，都是携着武器的，而且是手提機槍和卡賓槍，就像這裏是兵荒馬亂中的一座小鎮，而他們是作戰的部隊似的，然而這是一個大致昇平的時代，起碼在這個地點是如此，帶槍還是一件犯法的事情。

他們可不像是如臨大敵，就像是巡例帶着這些東西。

他們提着槍向周圍山地觀察了一遍，然而視察的却顯然不是那些惶惶恐恐的村中人。他們就像這些村人是不存在似的，眼光簡直是透過了這些村人的身體，就像他們是正在尋找一些不存在的東西。

他們找不到，也沒有再找了。其中有一個人站到貨車頂上，望向海上。現在天又亮得多了。當天一開始亮時，就亮得很快，明顯地一分鐘比一分鐘增加的。他們似乎正在等什麼。而那部黑色豪華大汽車中的人則一直沒有出現。車子的玻璃是顏色玻璃，裏面的人望出來沒有什麼問題，外面的人望進去，就更加看不到什麼了。

大約兩分鐘之後，那黑色大汽車中的人顯然不耐煩起來了，車子的號角按號。

那是催促。催促誰？

再過了一分鐘，黑色車子的車門終於打開了，下來了一個穿着米色西服的中年人。這個人的特徵就是上唇有兩撮小鬚，鼻子上架着一副闊大的黑色眼鏡，頭髮梳得平平貼貼地向後，好像是五六十年前的人，但亦可能是很新派，因爲髮型和服裝大致上是每二十年復古一次。這個人的眞正面貌因爲有黑眼鏡遮着，所以不容易辨清楚，而在這樣的光綫之中戴上黑眼鏡，目的顯然是爲了遮住自己的面貌。不過從他的鼻子的輪廓以及膚色，大致可以看出他是一個西方人，或者有西方血統。

他果然也是用英語講話。他說：「問問他們，他們在什麼地方？」

第一個「他們」是指那些村中的人，第二個「他們」就是莫明其妙了。

其中一個拿着槍的人走上前去，向最接近他的一個村中人問道：「他們呢？」

那個村人惶然不知所措，亦回答不出來。

那個戴黑眼鏡的人說：「這裏有一個傳教士，把他找來吧！」

那個傳教士這時亦出現了，他走上前來。他也是一個外國人，是一個比利時人，不過在東方已經很久，而他亦是懂得英語的，他用英語與這個戴黑眼鏡的人交談，問道：「你究竟要什麼？」

「我們是到這裏來會一些人的，」那戴黑眼鏡的人說，「但是却沒有看見。」

「會一些什麼人？」傳教士問道，「照我所知，並沒有外人來過？」

那人打量着他，說：「你是傳教士，你是不說謊的吧？」

「我當了許多年船長，」傳教士說，「退休之後才做傳教工作的。」

他並沒有承認或否認他會說謊，不過他的話却含意頗深。

他是船長，船長是那種善於作決定的人，而且是經歷過不少風浪的人。惡人也見過，亦曾經交過手。他有一般傳教士未必會有的質素和能力。

「我看，」那人說，「你也未必需要說謊。似乎眞的是沒有人來過。」

「你也不像是來找尋一些敵人的，」傳教士說，「所以，你找的這些人，我們亦是沒有理由需要把他們收藏起來的。」

「你們的確沒有理由需要這樣做，」那人說，「所以我覺得很奇怪，我們要找的人，到哪裏去了？」

「這是一個我沒有能力回答的問題。」傳教士說。

「你們顯然都看見那船了。」那人指指海面上。

「顯然是的，」傳教士說，「你看見的，我們也看見了。」

「我們找的是那船上來的人，」那人說，「我們是應該在這裏會面的，但是那些人却沒有出現。然而船又是在那裏。」

「我不明白，」傳教士說，「我們沒有看到船上的人來過。」

「你爲什麼不說，也許那些人還在船上呢？」那人的視察力顯然很强，馬上就指出了傳教士沒有講出來的疑點。

「我看船上像沒有人！」傳教士說。

「你看船上像沒有人？」那人說，「這是一艘很大的船，假如人是躲在船艙之內而不出現在甲板上呢？」

「我以前是船長。」傳教士說。

「即使是以前當過船長的人，」那人說，「也是不能看透一艘船的鋼板船身的。」不過他隨即又馬上修正他的懷疑態度，說：「但你對船知道得多一些，你可以告訴我一些我不知道的事情嗎？」

「唔——」傳教士說，「最明顯的一點就是，這船並沒有下碇，假如現在不是潮水漲定了——大約一個鐘頭之後，潮退時，船就會流出大海。」

那人的眉毛一跳起來：「船上有人就不能這樣做了？」

「這樣大一艘船，」傳教士說，「假如我是船長，就不敢冒這個險了。潮水可能使它撞到岸邊。事實上，假如船上的人是上了岸的話，更不會這樣。假如船給沖走了，怎樣再回到船上去呢？」

那人馬上回身，相當矯捷地爬上貨車，登上車頂，他的其中一個手下遞過望遠鏡，他用望遠鏡望出去，果然看到一如傳教士所講的。事實上現在潮水雖然是定住了，海中的水亦不會完全不動的，那艘船正在緩緩地打着轉，現在看，與剛才看的角度又已經不同了。

他再跳下車子，走回傳教士的面前來，說：「假如船上沒有人，而船上的人又沒有登岸，那麼這些人到哪裏去了呢？」

「我沒有說船上的人沒有登岸，」傳教士說，「我祇是說他們沒有到村中來。他們是可以在荒野之中隨便一個地方登岸的。假如他們是準備放棄這船的，那他們當然就不必研究下碇的問題了。」

那人看着他：「我肯定這些人不會棄船的！」

傳教士聳聳肩。他又不自薦提出意見了，祇是那人問多少，他才回答多少。

那人看得出傳教士是正在採取一種盡量被動的態度，便說道：「你有什麼猜想，不如你告訴我吧。」

「我——不知道你們之間的事，我也不想知道，我是爲了這裏的人的福利，」傳教士說，「不過假如是對這裏的人福利有幫助的話，我是願意在可能的範圍之內幫你的忙的！」

那人露出了一個輕蔑的微笑：「你們這一類人，總是喜歡滿口仁義道德的，是嗎？」

傳教士嚴肅地說：「我生活在這裏沒有什麼物質上的享受，亦不見得有發達的機會，你認爲我爲的是什麼呢？」

「對不起，」那人說，「也許到底還是我們這些塵世的人太熱中追求利益了。

其他的人，却沒有那麼肯定了。

雖然這也不是一個輕易信任別人的人，但是亦有些情形是例外的，正如傳教士所講的，留在這裏生活，又沒有什麼物質享受，亦不見得會發達，那麼爲的是什麼呢？

這是一個可以信任的人。

那村中的人看見傳教士駕了一艘小船，帶着二個携帶輕機槍的人向那艘黑船駛去了。那兩個人還有手携的小型無綫電與那個戴黑眼鏡的人保持着聯絡。

村中的人不作什麼異動，亦不說什麼，傳教士起程之前吩咐過他們不要妄動。而且，也千萬不要提起打電話報警的事，因爲，他坦白承認，那電話綫是已經給截斷了。

他們一個傳一個，大家就知道應該怎樣做了，這些人是到船上拿東西，而不是來向他們拿東西的，假如他們能够保持規規矩矩，還有很大希望不會遇到悲慘的命運。

這時天已經很亮，陽光亦已開始直接照在身上了。

果然事情是並不尋常的，村中的人亦可以推測得到，船上的人一定是有了很特殊的遭遇，不然，這艘神出鬼沒的黑船，也不會如此顯眼地出現在他們的面前了。黑夜偷偷經過並不出奇，但是在光天化日之下，這簡直是從未發生過的事情。

村中的人一直沒有機會知道船上發生了什麼，是傳教士一個人把那二個槍手帶上船去的，而在船上的所見，也是由傳教士及那二個槍手通過無綫對講機向那個戴黑眼鏡的人報告，村中的人也無從聽到。

傳教士在船上逗留了大約一個小時，當他與那二個槍手再開始乘小船回來的時候，那艘黑船距離他們已經很遠了，因爲此時正如傳教士所預言的，潮水正在開始退却，就把那黑船帶着遠離海灣的口岸而冲出大海。

傳教士回來的時候，那兩個槍手帶回來了一隻大布袋，裏面藏着的是什麼不知道，但顯然不是他們本來的要來拿的東西，因爲他們是開了貨車來的，而一隻布袋，用不着貨車裝載。

他們的表情都是很嚴肅的。那戴黑眼鏡的人與傳教士低聲講了一陣之後，便把布袋搬上那部豪華的汽車。

那些車子開走了。

村中的人預料傳教士會對他們作一番解釋的，但是傳教士却是隨即回到他的屋中去，上到樓上的高處，用望遠鏡望着那愈漂愈遠的黑船。

村中的人也是呆呆地看着。

後來，忽然之間，黑船就爆炸了，炸成了一隻火球，黑烟冲天而起，村中的人好像沸騰起來的水中的氣泡似的紛紛散開，各自爬上高層，向黑船爆炸的地方望過去，那爆炸是很强烈的，聲音迴响了好一陣，而船身也碎開成幾段，着火了之後，就很快沉下去，也很快就不見了，祇剩下一些浮油在水面燃燒着。這些浮油也很快就熄掉了，祇留下一些碎片在海面上，也是很快就給水流冲走。

那艘黑船完全沒有了踪影，那外面是很深的海。

傳教士這時才從上面下來。

村中人興奮地紛紛議論着，有人說：「黑船不存在了，在我們這裏毀滅了。」

「假如傳教士走得遲一點，那豈不是會……？」

但是年紀較老的人却猜得出，也許傳教士並不是走得幸運，也許是一種特殊安排，也許這爆炸就是傳教士他們安排的。

傳教士出來了，人們圍着他，爭相發問：「究竟發生了什麼？」

「你在船上看見了什麼？」

這些問題，傳教士都沒有回答。

他舉起手來宣佈道：「你們聽着，這件事情是很重要的。今天，我們非常之幸運，我的電話綫給割斷了，我們不能够與外界聯絡，有人這樣做，祇有一個作用，祇是使我們不可能向外間求救，他們用我們這個地方相會，這之後，黑船上的人，很可能就會把我們全都殺掉滅口了，這是他們的作風，但是，由於命運的安排，我們活下來了，他們並沒有出現，爲了我們以後的安全起見，我們必須當這件事情沒有發生過，而我們亦不要對任何外面的人提起來。」

「但是，船上的人究竟怎麼了？」有人問。

這問題仍然是得不到回答，傳教士嚴肅地說：「你忘記了嗎？這件事并沒有發生過！」

他們有點失望了，因爲這樣一件大事，他們沒有機會知道結局，但是，得回了性命，也是一件可喜的事情。

後來，在晚上，那個替傳教士做事的孩子看見傳教士花了相當長的時間寫日記，看來他一定是把這件事很詳細地記下來了。不過，寫在日記中的事情是秘密，傳教士自己一個人有機會看，別人是看不到的，而且，即使給他看，他亦看不懂，他看不懂那種文字，事實上他識字也不多。

這件事情雖然說當作沒有發生過，但是到底是發生了的，而且亦不會那麼容易就算數。

一星期之後，傳教士死去了。

他是死在深夜裏，而他的死亡則是早上才被發現的。

早上起來時，那個爲他工作的孩子就發現傳教士已經死在地上，他是給槍殺的，一顆槍彈射進頭顱而取去了他的性命。然而半夜裏却並未有人聽到過槍聲，因此推測兇手可能是在槍上裝上了滅音器的。

傳教士還是被縛着，看樣子是在死前曾被逼供過的，由於他的身上有不少傷痕，那個孩子睡在樓下，而教士則是睡在樓上，孩子睡起覺來，也照例是睡得特別熟的，所以他不記得在夜間聽到過任何有異的聲音。

沒有人知道兇手是什麼人，總之決定不會有村中的人了。這個兇手顯然是在半夜裏到來，又在半夜裏離開的。

警察來了。村中的人對傳教士是非常尊敬的，爲了傳教士的死亡，他們也非常憤怒和傷心，他們都不再守秘密，而透露了關於那艘黑船的秘密，他們認爲傳教士的死，必然是與黑船有關。

警方亦認爲是這樣的，他們找到了傳教士的日記，日記之中，有關黑船那兩天那是黑船。沒有多少人看見過黑船是活下去的。假如黑船是選擇這個地方把貨交給你，這裏的人看見這件事情，也不能够活下去了。」

「道理是這樣的。」那人說。

「那麼你怎能保證我們的安全呢？」傳教士說，「把我們殺掉，是你們原來的計劃。」

「這不是我的計劃，」那人說，「這地方也不是我選擇的，我要做的事情就是拿了我要拿的東西就走。假如船上的人有什麼不測，那你得當你們是非常非常幸運了，假如他們登陸了的話，你們可能已不會活着見到我了。」

傳教士看着他，那人臉上戴着黑眼鏡把眼睛遮住了，不能够看清楚他的心中是正在想着什麼，不過，他沒有答應得太多，這却反而是一個好現象，因爲傳教士憑自己的經驗知道，越答應得多的人，也越是算花言巧語，答應得太美滿反而未必可靠，這個人並不答應什麼，反而等於說他是有誠意的，做不到的事情不輕於答應，而且還把那些可怕的可能性全部講出來。

「好吧，」傳教士說：「我看，我找一些——」

「你找一艘船，」那人說：「你一個人帶我的人去就够了。我不需要這樣多人，我祇是信任你一個人。」

傳教士又凝視着他，雖然他仍看不到那人的眼睛，但他却是明白那人的意思的，那人不知道船上發生了一些什麼，亦害怕船上發生了什麼，他相信傳教士看見了一些特別的事情，也可能答應保守秘密，

的記載給撕走了，傳教士必然是已詳細地記下了當日他登上黑船時所見的情形，但是因爲日記已經撕走了，也就不知道當夜是發生了什麼了，不過，就因爲有關的日記給撕走了，這似乎亦是等於表明，傳教士的死是與黑船的事件有很密切關係了，警方要知道他在船上見到什麼，第一步就是派潛水人潛到海中去，找尋那黑船的遺骸，第二步就是找尋那個帶了車隊接貨的戴黑眼鏡的人。

這個人亦是不容易找尋的，又沒有人能够清楚形容他的樣子，亦沒有人想到把他那些車子的車牌號碼記下來，因爲他們已經決定不把這件事情記住。

「我已經記住了，」那個孩子流着淚說：「我當時也想記下來，但是那些車子都是沒有車牌號碼的——不是沒有，而是都給沙泥遮住了！」

那很可能是有意的遮掩，因爲車子雖然經過許多泥濘的路，亦未必就會全部車牌都會給泥遮住了那麼凑巧的，假如自己把泥濘塗上去，那則是一件相當方便的事情，萬一遭到截查，車牌號碼給泥濘蓋住並不是犯罪的，假如拆去或者換上假的，那就是犯罪的了，不過亦不見得這些人的車子會給截查，他們携帶着這樣的武器，假如給警方截查，那車牌不論有什麼古怪都是小事，不會有人去注意了。

至於那黑船，則是需要較長的時間去打撈的，而結果亦是找不到什麼，爆炸得很徹底，在水底留下來的祇是碎片，即使能把所有的碎片找到，重砌起來，也祇知道它是如何爆炸而已，但爆炸是早知道的事情，爆炸之前，船上的情形是如何，則是也無從知道的，可以肯定的一點祇是，雖然船上在爆炸的時候可能是已經沒有人了，却有很多炸藥，傳教士與那二個槍手上船去的時候是並未携帶炸藥的。

無論如何，從留下來的碎片就可以判斷，果然就是那艘可怕而傳奇性的黑船，最明顯的就是藏在甲板上的巨炮。

這巨炮是黑船的最大特點，平時是僞裝成其中一架卸貨用的起重機，一放下來就發射，通常遇襲的船隻都是來不及逃避的。

這是少數受到過襲擊而活下來的人所講的。

打撈的人在海底只找到這巨炮的一部份。

但是除此之外就找不到其他的綫索了。黑船上的海盜，那一整船的惡人究竟何處去了，這還是一個謎。

無論如何，黑船已經肯定消滅了，這亦是一件值得高興的事情。這條荒僻的小村子，本來是寂寂無聞的，亦因爲這件事情而揚名起來，許多新聞記者都來採訪，熱鬧了好一段時間。

不過後來，事情再沒有進一步的發展，便又平淡下來。這個地方又恢復了荒凉寂寞，因爲沒有了那個傳教士，也更顯得荒凉，人們仍然繼續他們那以捕魚爲主的生計，沒有了傳教士，似乎總是覺得連生氣也是大減了。

司馬洛則是在熱鬧已經過去了之後才到來的。

首先發現司馬洛的就是那個本來爲傳教士工作的孩子。

因爲，司馬洛首先是到傳教士的墳上去。

傳教士就葬在村子後面的山頂上，這是傳教士的遺願。他是一個老人，老人會想到自己不久就會死去，因而亦早就爲自己的死亡作好了安排。

孩子正坐在墳墓的旁邊發呆，就看見司馬洛來了。

司馬洛在墳上放一束花，祈禱而且鞠躬。

孩子好奇地看着他。

司馬洛做完了致敬的手續之後轉過來看着孩子，說：「你跟他很要好的嗎？」

「我以前是替他工作的，」孩子說：「你認識他嗎？從來沒有人到這裏來這樣做？」

他感到不平，同時亦對司馬洛感激，因爲以前的來者從來就沒有到墳上來看看，他們到這裏來探頭探腦，祇是爲了得到一些綫索，躺在墳墓裏的人是不會開口告訴他們什麼的，因此他們亦不到這裏來的了。

「那是因爲我是他的朋友？」司馬洛說：「我叫司馬洛。」

「我叫阿根。」孩子說。

司馬洛伸出手去，與他一握，孩子馬上就對司馬洛有了好感，有時孩子的眼光反而更加敏銳，那是因爲他們的直覺性强，孩子直覺地看出司馬洛到底不是一個壞人。

司馬洛在旁邊坐下來，望着海，兩個人沉默了好一陣，司馬洛說：「人死去了就不能活過來了，而且一個人也總有死的時候，你年紀太輕也許沒有想到這個！」

「我知道，」孩子說，「傳教士對我講過。」

「別相信他講的一切。」司馬洛說。

「我相信他所講的一切！」孩子馬上表示反感地說。

「原諒一切有罪的人，」司馬洛說：「人家打你一邊臉頰，你就把另一邊臉頰轉過來讓他打？」

孩子咬着牙，一時回答不出來，這的確是傳教士當時他講的話，似乎證明司馬洛是熟悉這個人的，雖然司馬洛從來沒有到過這裏。

司馬洛說：「容忍是有限度的，其實他自己亦是一樣，當日出事時，他不是也想過拿槍嗎？不過因爲祇有一把槍，明知不能抵敵，所以他沒有應用吧？」

「那時你也在？」那孩子奇異地看着他。

「沒有，」司馬洛說，「也許你懷疑我是他們之中的一份子，」微笑，「他們也不會知道傳教士想過拿槍呀，這一點我知道是因爲許多人都知道，報紙上都刊登出來了。」

「哦。」孩子說着點點頭。的確，這件事情經過新聞界的報導，詳細的細節都已公開了——他們所知道的詳細細節。

「這個忍的道理，」司馬洛說，「是我一向都不完全贊成的。你——一定有聽收音機的吧？你有沒有聽到最近流行的一首歐西民歌？」

「哦，」孩子顯然是有聽的，「你是說那一首『鎖上的儒夫』？」

「對了，」司馬洛說，「你是一個聰明的孩子。那首歌之中倒有兩句是我很同意的。父親臨死之前教兒子不要學他惹事生非，因爲不一定要打才能證明自己成爲了一個男子漢。後來兒子受到了壓逼，忍無可忍，大打了一場之後對父親的照片說，當你成爲了一個男子漢之後，你是非打不可的。」

孩子看着地下，想了好一陣，然後問道：「爲什麼對我講這個呢？我應該抵抗嗎？抵抗誰呢？」

「我應該抵抗，」司馬洛看着墳墓說，「我要把殺死他的人找出來！」

「你知道殺死他的人是誰嗎？」孩子問。

「假如我知道，」司馬洛說，「我就不會到這裏來了。」

「但是你在這裏找不到的，」孩子說，「殺死他的不會是村子裏的人。」

「我要看看屋子，」司馬洛說，「也許屋子裏有一些綫索。我可以看看嗎？」

孩子又奇異地看着司馬洛。由於那屋子亦並不是他的，雖然他還是住在那裏，因而來打探消息的人，根本不必問准他就進去了。以前有警方的人員在駐守着，來的人就祇是問准警方的人員就算了。現在，司馬洛却要問准他。

「可以的。」他說。

「好，」司馬洛說，「我們走吧。你也是一個會守秘密的人，你不會把我的事情告訴別人的吧？」

「你不喜歡我講，我就不講好了。」

孩子說。

「很好，」司馬洛說，「我祇是一個來得遲了一點的新聞記者。」

他們下山，司馬洛的車子就停在山脚。他開着車子載孩子進入村中。孩子說：「那個兇手不是開車來的。」

「爲什麼你這樣想呢？」司馬洛問，「報紙上沒有這樣說。」

「報紙上沒有這樣說嗎？」孩子也略感意外地，「唔，沒有人問我，不然我會告訴他們了。我是出來看過的，這些都是泥路，假如開車來就會留下輪印。」

「出事之後來過很多車子。」司馬洛說。

「在那些車子未來之前。」孩子說。

「哦，」司馬洛說，「原來你也是相當有頭腦的。」

「我——一直都覺得事情不會就此完結。」孩子說，「我一直都在担心——」

他的担心證明果然是對了。而司馬洛開着車子，果然看到那泥路上有很多汽車的輪印，而他從照後鏡中亦可以看到，當他自己的車子經過之後亦是留下輪印的。

他說：「當然，假如他把車子直開到村子裏，那就難免會引起人們的注意了。他可以把車子放在遠一點，步行而來，譬如像我剛才放車子的地方。」

孩子還是搖着頭：「在出事了之後，我們打電話報警，警察也還是要很久才能到達的。我有機會走出來看過。這些地方也是沒有輪印。車子不需要停得太遠吧，祇要停在村子看不見的地方就行了！」

「唔！」司馬洛沉吟着，「那麼人是從何而來的呢？」

「從海上來的！」孩子似乎相當肯定地說，「總不會老遠步行着來吧？」

司馬洛沒有做聲。

車子到達了村中，停在傳教士遺下來的屋子前面。本來，一個陌生人到這樣一個地方來，應該算是一件不尋常的事情，但是目前的情況比較特殊，來的陌生人近來實在太多了，這裏的人亦早已習慣了。又一個來調查這件事情的警探或者記者。讓他去打攪孩子好了，祇是不要騷擾到自己的頭上來就行了。

司馬洛在屋子中走來走去，視察着，孩子說：「警方幾乎把這屋子拆開了，你來得太遲，什麼綫索都不會留下來了。」

「他們找到的綫索我都知道了，」司馬洛說，「他們的報告，我拿到了一份副本！」

孩子詫異地看着他：「那麼，你也是警探？」

「我是一個有辦法的人！」司馬洛說，「唔，他的書房！」

孩子把司馬洛帶到書房中去。傳教士的書房裏書多得很，而這裏也是一個他消磨大部份時間的地方。

「眞可惜，」孩子說：「這許多書，我看不懂。」

「有時，」司馬洛說：「懂得太多，亦未必就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反而那些混混噩噩，一無所知的人是會快活得多的，他們沒有担心。」

「唔！」孩子的回答是中立的，既不同意，亦不是反對。

「你假如信任我，」司馬洛說，「你可以讓我關上門一個人在這裏嗎？」

孩子遲疑一下，點點頭：「好吧。」

他替司馬洛關上了門。司馬洛便一個人在房中了。他在房中走了一轉，察看着那一排一排的書架上的書，後來在房間的中央停下來，踢開了舖在那裏的一張古舊的小地毡，蹲下來，摸索着，摸了一陣，把地板掀起來了一塊。原來那下面有一個暗格。不過，裏面此時却是空無一物。

司馬洛小心地視察了一遍。沒有就是沒有，那是一個簡單的方洞，裏面的東西是一目了然的。

現在他就是什麼都看不見了。

司馬洛看了一陣，嘆了口氣，正要把這個暗格再閣上的時候，視綫忽然移到房門口，而停留在那裏。他說：「好了，你還是進來吧！」

靜了一陣，然後那度門就慢慢地打開了，那個孩子出現在門口，現在他的臉上是有着一種故意的表情，而且亦有着一陣恐懼。

司馬洛說：「進來吧，孩子。」

孩子是站在門口，遲疑着看着他。司馬洛說：「我首先告訴你，我身上有一把手槍，我可以很快把槍拔出來，但我不打算這樣做，我也不認爲需要對你用槍，所以，你也把手中的東西放下來吧！」

孩子的一隻手仍然是放在背後。

「我還沒有看見你手上有些什麼，」司馬洛說，「不過我可以猜到。我看見屋後那塊木板上的那些洞。」

孩子此時就似乎感到尷尬了。他把手

從背後拿到面前來。他的手上，有一把小刀。

司馬洛搖搖頭：「這刀子太短，取不了什麼人的命的！」

「這要看看刺在什麼地方吧。」孩子說。

司馬洛微笑着：「讓我看看你怎樣用吧！」

孩子遲疑着，司馬洛又說：「來呀，有什麼好怕的呢？這裏又沒有別人。」

孩子再遲疑了一下，看着司馬洛。也許他也是一個特別有判斷能力的人，或者司馬洛是特別有一種本領可以使人領略到他是沒有惡意的，孩子終於微笑，手一揮，刀子就飛出去，刺在司馬洛右脚前面兩吋的地板上，微微地抖動着。

看來他對這件事相當有把握，所以他才擲向這個地方，假如沒有把握，他又不是目的在傷害司馬洛的，他就會擲向別處了。

「唔，」司馬洛說：「幹得不錯，」他把刀子拔起來，地板上便留下了一個扁扁的洞，一如他在屋後那塊木板上看到的，密密麻麻的洞，顯然孩子就是用屋後那塊木板作爲練習的靶子。司馬洛說：「你不可能在這幾天內，就練得那麼熟，所以，這幾天你不過是加緊練習吧了。是他教你的？」他所指的當然就是那個已經死去了的傳教士。

「是的。」孩子說。

「教的本領對，」司馬洛說：「就是武器不對？這東西殺不了人。」

「我也不是打算殺人的，」孩子說，「我們祇是在溪邊刺魚！」

「唔，」司馬洛說，「永遠是那一套，不要殺人，不過也是好的，假如這個年紀就開始殺人——但是你却似乎認爲那個兇手會再來，就用這東西對付他？這是不够的。」

「看看擲中什麼地方吧，」孩子說，「而且我亦不是要把他殺掉，活着捉到更好。」

「你憑什麼認爲這個兇手會再來呢？」司馬洛問。

「以防萬一吧了。」孩子說。

但是司馬洛可以聽得到他是在說謊。孩子是認爲兇手有一天會再來的，而且孩子一定有一個相當充份的理由。司馬洛把刀子向孩子丟回過去，並不是很用力，祇是輕輕一丟，那把刀子打着轉飛回去，孩子靈巧地一手接住了，顯然他是已很熟練的了。他把小刀收了起來。

司馬洛搖搖頭嘆一口氣：「那些人你是對付不來的，你還是不要亂來的好。」

孩子却沒有做聲，似乎他是有他的把握的。也許，是孩子的一種比較天眞的想法。

司馬洛看着他，蹲在那裏，又看看地面。孩子終於說：「你怎麼知道這地下有一個洞？」

「你又怎知道這裏有一個洞？」司馬洛問。

「我是在這裏做事的，」孩子說，「屋子都是由我打掃。」

「但是，」司馬洛說，「你的主人一定不會告訴你有這樣一個地方的。既然開在這裏，就是一個秘密，秘密當然是越少人知道就越好的，否則就不成其爲秘密的了！」

「說得對，」孩子說，「所以我知道，我也不會告訴他知道了。這是秘密。」

「你把這裏的東西收起來了。」司馬洛說。

「你憑什麼認爲這裏面有東西？」孩子問。

司馬洛沒好氣地說：「你是一個很聰明的孩子，所以你也應該知道，我並不是惡意而來的了。我還告訴你一件事吧，我以前是來過這裏的，那時你還沒有到這裏來工作，你還是一個很小的孩子，你不認得我。這個地方，是用來收藏秘密的東西的。假如不是有東西收藏，那何必要有這個地方？現在，裏面已經沒有東西了。」

「你認爲你要找的是什麼呢？」孩子問道。

「日記。」司馬洛說。

「日記不是已經給那個兇手找到了嗎？」孩子說，「關於那天發生的事情的記載都沒有了，祇有兇手知道。」

「是的，」司馬洛說，「但不是那一本日記，你的主人是有兩本日記的，重要的事情是記在另一本日記，放在這個洞裏！」司馬洛伸手一指地面那個洞，他又說：「你知道嗎？我一直在担心兇手把這另一本重要的日記拿走了，因爲，他上一次來是不需要撕去那幾頁日記的，這等於告訴人他是爲了那些日記而來。他大可以整本帶走，也可以加以毀滅，那很可能不知道日記的事情。他祇是撕去了那幾頁而留下來，一個可能性就是他拿走了這洞裏的日記，但他不想人家知道有另一本日記，所以就撕去幾頁留下來，這樣人們就不會另找一本日記了。第二個可能性就是他發覺那本日記上根本沒有記下什麼重要的事情，於是他就把那幾頁撕去了，使人以爲他是已經滿足了。他仍然懷疑你的老板是有把事情記在另一個地方的，我肯定你的老板並沒有把詳細的事情記在那幾頁撕去了的日記的上面，而兇手一定也認爲這樣重要的事情，他不會不記下的！」

「我也是這樣想的。」孩子說。

司馬洛皺起眉頭，露出一個苦惱的表情：「這樣小的孩子，我實在不希望你想得那麼多，」聳聳肩：「那是說以後不要想得那麼多。目前你先把那本日記交給我吧！」

孩子遲疑着。

「我一定得知道他上船時看見了一些什麼。」司馬洛說：「不然我是不能够把這件事情辦好的！」

孩子遲疑了一下，然後說：「跟我來吧！」

他領着司馬洛走到屋子的後院，走到垃圾桶的前面，把表面上的垃圾拿開，取出一隻用報紙包住的包裹，這包裹也是隨便包一包而已，報紙還是濕的，就像裏面是一些魚的內臟之類的廢物。不過把報紙解開則是一隻白色的塑膠袋，而他從塑膠袋裏取出來一本古舊的皮裝縷金的日記。

「很聰明，」司馬洛說，「大概不會有人想到垃圾桶裏去找吧？」

孩子聳聳肩：「我還是每天倒垃圾，

祇是不把這包東西倒掉吧了！」

司馬洛接過日記簿，翻了一下，說：「你打算留起來幹什麼用呢？又不交給警方？」

「我不知道。」孩子也顯得有點迷惘的。

「你難道希望自己多讀一些書，以便看懂這本日記嗎？」司馬洛說，「那是要花很長時間的，那時也許已經太遲了！」

「也許，」孩子說，「我把它留起來是爲了等着一個像你這樣的人出現！」

「多謝，」司馬洛說，「現在，讓我們看清楚這本日記上寫一些什麼吧！」

他們回到書房裏，司馬洛在那張舒服的搖椅上坐下來，翻閱着那本日記。他當然是首先翻到出事那天的日子，但除此之外亦翻閱其他的部份。

孩子在旁邊看着。他是看不懂那些文字的，不過他覺得司馬洛看得很快，也似乎太快了。他當然不知道司馬洛是有速讀的本領的，而且還有着攝影機般的記憶力。司馬洛看得快，這並不就是說他是不留心的。

後來，司馬洛把日記闔上了，閉上了眼睛，好一陣都沒有什麼動靜，孩子似乎懷疑他是睡着了似的，終於問道：「怎麼了？」

「我已經看過了。」司馬洛說。

「他寫的東西一定不打算讓你知道的，」司馬洛說，「因此我亦不打算告訴你了！」

「但是——但是——」孩子表示憤怒，似乎認爲自己是受騙了似的，然而司馬洛的態度又顯得很堅決，他也看得出他是不能使司馬洛改變主意的，也祇有無可奈何地聳聳肩。

後來，司馬洛又說：「現在，我們得想一想，下一步應該做一些什麼。你就懂了，將來你長大時也記住我這話，開保險公司好過買生命保險。要買也買其他的保險，活着好說話，人死了是不會說話的，什麼條件也任人講了！」

「但是他實在並沒有買什麼保險！」孩子說。

「當然沒有了，看來他也不是一個那麼案的人，那傢伙不過是找個藉口來找一些東西吧了！」

孩子總覺得，這是應該需要證明一下的，不過他又不知道應該用什麼辦法證明。譬如說，傳教士是不是需要有一張證書呢？以前那位傳教士也是沒有證書的；因爲他並不是直接由教會派來的人，而祇是自己有志願做這種工作吧了。而且，假如這個人拿出張證書來給他看的話，他亦是看不懂，不會分辨。

「你們仍然需要一個這樣的人照顧你們，」洛活說，「我也是懂得醫學的。」

那人偷去的必然是重要的文件，很可能是可以幫助破案的。就可惜他們來得太遲，他們祇有詳細訊問那個來人的樣子，後來還把孩子帶走，回到警局去，要他憑記憶把這個人的樣子拼出圖來。

這花了很長一段時間，孩子要在兩天之後才能回來。

當孩子回來的時候，傳教士的屋子裏却多了一個人。

這是另一位傳教士。

「我是來這裏接替這個職位的，」這位新的傳教士亦是一個洋人，但是亦能講一口很好的本地話，並且自我介紹說：「我叫洛活！」

孩子懷疑地看着這個人。這個人看不出是好人抑或是壞人，似乎不是壞人，但是又不像是一個傳教士那麼溫柔的人。

「怎麼？」洛活說：「你，你不喜歡我嗎？」

「但是警察沒有說你來。」孩子說。

「又不是警察派我來的！」洛活說。

「我們傳教的事情，跟警察的事情並沒有關係。」

孩子總覺得，這是應該需要證明一下的，不過他又不知道應該用什麼辦法證明。譬如說，傳教士是不是需要有一張證書呢？以前那位傳教士也是沒有證書的；因爲他並不是直接由教會派來的人，而祇是自己有志願做這種工作吧了。而且，假如這個人拿出張證書來給他看的話，他亦是看不懂，不會分辨。

「你們仍然需要一個這樣的人照顧你們，」洛活說，「我也是懂得醫學的。」

以前那個傳教士，在這裏亦是兼負醫療的工作，村中人有時有急病也是由他解決。有兩次，患病的人還是他安排送進醫院，假如不是如此的話，很可能活不成了。他們這裏的確是需要這樣一個人補充。

「我也許不會幹得那麼好！」洛活說：「不過我會盡我的能力的。你願意繼續爲我做事嗎？」

孩子聳聳肩：「我也沒有別的地方好去。」

這間屋子，亦不是屬於他的，然而他却是屬於這間屋子，假如洛活不要他，他倒眞的是不知何去何從了。

「很好，」洛活說：「你現在帶我在這村子裏走走，認識一下村中的人吧。」

孩子也照做了。他倒希望司馬洛在這裏，鑑別一下這個人是眞是假。但司馬洛是不會回來的了。也許不是假的吧，有人這麼大胆，敢來冒充嗎，警方的人還是隨時可能再到這裏來調查的。

後來，在與洛活一起吃晚飯的時候，孩子說：「我在警局裏詳細形容了那個人的樣子。我希望警察會找到那個人。」他希望洛活沒有看出他是在說謊，因爲這實在是司馬洛的計劃。有這樣一個人來過，警察也許未必懂得如何可以找到司馬洛，但是有些人却是可以的。司馬洛就是希望那些人在找他。這樣比較司馬洛去找好一些。司馬洛也不知道自己應該找的是什麼人，但自己找上門來的，就可能是他要找的人了。

「哦，」洛活說：「那個人。你做得很對，你盡了你的責任！」（未完）

精選名作家名作品

慕容美・文
黃耀基・圖

金筆・血掌・峨嵋刀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俞人杰在天魔教總壇內，爲了探出大教主天狐的居處夏侯威說想出一計可找出內奸，夏侯威大喜，俞人杰忙將他的方法說出，夏侯威深信不疑，按俞人杰的方法行事，結果是讓笑臉彌陀歐陽達在莫明其妙中被夏侯威殺死……夏侯威和俞人杰在一處飯舖中吃喝；突然瞥見『多肉殭屍』申日斌在不遠處，夏侯威懷疑他也是天魔教中的奸細，忙跟踪過去，見申日斌和『閃電刀』吳三吉在一起，雙方碰面，立即開展激戰，吳三吉被俞人杰一掌擊斃，而申日斌也被夏侯威擊倒在地……

身懷四絕學　重上新征途

多肉殭屍頭一搖道：「沒有甚麼。」說着，輕輕一嘆，緩緩閉上眼皮，彷彿他本來有話要說，但又覺得縱然說出來，對他自己也沒有甚麼好處似的。

無情金剛扭臉問道：「這厮是甚麼意思？」

俞人杰聳聳肩胛道：「誰知道？也許是想本座代他講情吧！」

無情金剛嘿了一聲道：「做他的春秋大夢！」

接着，兩人走向閃電刀的屍首。

這一次，沒花多大工夫，便已有了收穫；那是從閃電刀貼身裏衣中搜出來的；搜出來的東西，是隻羊皮小夾子。

無情金剛打開小夾子，從裏面取出一張信箋，低聲唸道：「有黃旗護教，號五全山人者，及峨嵋刀堂副堂主火姬解衣蕾，刻已先後前赴華容……」

俞人杰一聽，不由得魂飛天外！

他做夢也沒想到，杜門秀才派在教中的臥底人物，原來就是這位多肉殭屍申日斌，無情金剛勃然大怒道：「渾蛋！你若是再說一聲不知道，看老夫不剝了你的皮才怪！」

多肉殭屍閣上眼皮道：「別說剝皮，就是割肉也一樣，不知道還是不知道！」

俞人杰聽了，略略安心。這些地方，那位杜門秀才總算言行如一，果然沒有欺騙他！

無情金剛牙關一咬，嘿嘿冷笑道：「我倒要看你骨頭是有多硬！」說着，足尖一抬，抵上多肉殭屍腰眼上，運勁一送一捻，多肉殭屍發出一聲痛苦的呻吟，身軀扭曲着，豆大的汗珠，一顆顆往外直冒，一張本來就少血色的臉孔，登時變成一片蠟黃。

無情金剛將足尖稍鬆開少許，又問道：「現在知道不知道？」

多肉殭屍喘息了一陣，斷斷續續的答道：「威老明察，由某人……的……的……確……確是不知道。」

無情金剛看他不像說謊的樣子，瞪目接着道：「那你這封書信，那裏來的？」

多肉殭屍低聲地道：「在峨嵋刀堂前的石階下，有一道小小的裂縫，這封書信便是從那裏面取出來的。」

無情金剛道：「你每次取得之後，就送來這家客棧？」

多肉殭屍道：「是的。」

無情金剛道：「每次都是交給剛才那個姓吳的小子？」

多肉殭屍道：「是的。」

無情金剛道：「然後再由這小子轉去那姓杜的手上？」

斌！

無情金剛匆匆唸畢，冷笑道：「好小子！」

俞人杰定下心神接口道：「還好我們已將那位大堂主收拾下來，又在這裏攔下這兩個傢伙，不然可眞不堪設想。」

他現在惟一的希望，就是希望杜門秀士沒有騙他。他固然不知道傳書者是多肉殭屍，同時多肉殭屍也不知道寫這張條子的是他這位「公孫護教」！

無情金剛把手一招道：「再去問問那厮！」

俞人杰佯作不解道：「東西都搜出來了，還有甚麼好問的？」

無情金剛搖頭道：「這裏面也許還有內情，前次去了那個龍姓小子，現在又有了這個姓申的，便是一個最好的例子，加上這厮又是三教主的姨姪，不能不盤問得詳實些，你來瞧瞧老夫手段！」

俞人杰不由得暗罵一聲：可惡的老賊，剛才你老賊爲甚麼就沒有想到他是三教主的姨姪？

他愈想愈是後悔，不過，如今後悔也已經太遲了。當下只好點頭附和道：「這話也是……」

於是，兩人重新走來多肉殭屍面前，無情金剛將那張信紙揚了揚，寒着臉問道：「這可是你交給那小子的？」

多肉殭屍答得很爽快，頭一點道：「不錯！」

無情金剛接着道：「這又是誰交給你的？」

多肉殭屍搖頭道：「不知道！」

無情金剛勃然大怒道：「渾蛋！你若是再說一聲不知道，看老夫不剝了你的皮才怪！」

多肉殭屍閣上眼皮道：「別說剝皮，就是割肉也一樣，不知道還是不知道！」

俞人杰聽了，略略安心。這些地方，那位杜門秀才總算言行如一，果然沒有欺騙他！

無情金剛牙關一咬，嘿嘿冷笑道：「我倒要看你骨頭是有多硬！」說着，足尖一抬，抵上多肉殭屍腰眼上，運勁一送一捻，多肉殭屍發出一聲痛苦的呻吟，身軀扭曲着，豆大的汗珠，一顆顆往外直冒，一張本來就少血色的臉孔，登時變成一片蠟黃。

無情金剛將足尖稍鬆開少許，又問道：「現在知道不知道？」

多肉殭屍喘息了一陣，斷斷續續的答道：「威老明察，由某人……的……的……確……確是不知道。」

無情金剛看他不像說謊的樣子，瞪目接着道：「那你這封書信，那裏來的？」

多肉殭屍低聲地道：「在峨嵋刀堂前的石階下，有一道小小的裂縫，這封書信便是從那裏面取出來的。」

無情金剛道：「你每次取得之後，就送來這家客棧？」

多肉殭屍道：「是的。」

無情金剛道：「每次都是交給剛才那個姓吳的小子？」

多肉殭屍道：「是的。」

無情金剛道：「然後再由這小子轉去那姓杜的手上？」

多肉殭屍道：「是的。」

無情金剛回過身去冷冷笑道：「是公孫護教又怎樣？」

多肉殭屍在俞人杰週身上下，仔細地打量了一陣，想說甚麼，終又忍住。

無情金剛怒聲喝道：「怎麼不開口？說啊，是公孫護教又怎樣？」

無情金剛又問道：「姓杜的目前已經來到了華容，有東西要交給他，爲什麼要捨近就遠的送到這裏來呢？」

多肉殭屍道：「不知道。」

無情金剛冷笑道：「又是來一個不知道！」

多肉殭屍忙說道：「眞的不知道。他們也許另有傳遞方法，小的礙於忌諱，不便問得太多，這一點威老應該明白。」

無情金剛道：「你這樣做，有什麼好處？」

多肉殭屍道：「這個——」

無情金剛臉孔一寒道：「說呀！你是三教主的姨姪，又是教中之老人，如今不大不小，也是一名黃旗護法，要吃有吃的，要喝有喝，教中那一點對你不起？」

多肉殭屍垂下頭去道：「他們說將來天道教正式成立，可以給我一個堂主的位置。」

無情金剛冒火道：「你如今已是一名黃旗護法，升護教也是指顧間事，一名護教比一名堂主什麼地方遜色？」

多肉殭屍囁嚅地道：「這是兩年前的事，那時我還只是一名黃旗護壇。」

無情金剛道：「就是你當時位置不高，難道你就沒有想想，你是三教主的什麼人，你這樣做對得起他老人家麼？」

多肉殭屍道：「我願意帶罪立功，只求威老高抬貴手，申某人將永遠不會忘記您老的恩惠。」

無情金剛冷笑道：「只要三位教主能够放過你，老夫自是沒有話說。」

多肉殭屍聽說要將他就這樣帶回總壇，交給三位教主親自發落，不由臉色又是一變。

不過他顯然知道這位黃旗大護教的脾氣，哀求亦屬杜然，因此眼皮一閉，即未再說什麼。

無情金剛四下望了一眼，轉過臉去又問道：「這家客棧再沒有他人了麼？」

多肉殭屍低聲回答道：「還有兩個伙計。」

無情金剛又問道：「這家客棧跟姓杜的有沒有關係？」

多肉殭屍道：「小的不大清楚，小的只知道小吳跟他們都很熟，可能沒有什麼深厚的關係，只是受到了一點好處。」

無情金剛道：「那兩個伙計此刻在那裏？」

多肉殭屍道：「辦酒菜去了。」

正在說着，外邊院中忽然傳來一陣腳步聲。

只聽到一個伙計說道：「晚上還去不去？」

另一個伙計咕嘟道：「去當然要去，只是我懷疑錢瞎子那小子手腳是否乾淨，奶奶的，我抓『長三』他抓『短四』，輪到他抓『人一十一』，我却翻開一副『雜五配銅鎚』，一點尅一點，把把吃得那麼巧，我不信裏面沒有鬼！」

先前那伙計哈哈大笑道：「這叫做王天有眼呀！你他媽的不喝不嫖，光桿兒一個，一個月掙這麼多，不在這上面送幾個，又花到什麼地方去？」

「去你奶奶的！」

「幹什麼罵人？我是說眞的呀！你看我吧！別的開銷不說，單是皮四寡婦那裏，一個月多不講，只要去上十次……」

無情金剛手一擺道：「老弟守在這裏，待老夫去收拾這兩個傢伙！」說着，身形一閃竄出便門。

這邊，多肉殭屍忽然促聲道：「請俞少俠快解開我的穴道！」

俞人杰猛然一驚道：「你，你說些什麼？」

多肉殭屍不勝焦急道：「老鬼行事一向乾淨俐落，馬上便要回頭，時間無多，快點動手，有話等會兒慢慢再說……」

俞人杰念如電轉，迅即作出決定。

他痛恨那位杜門秀才是另一回事，如在目前這種局面下，無疑仍以救下這名多肉殭屍爲正着！

因爲如置之不理，這厮回到總壇，遲早仍會招供出來。

那樣不但對他個人沒有好處，同時華容方面因接不到這封密函，很可能會被五全山人探出君山之秘密；若無杜門秀才一幫人與魔教爲敵，憑他們師徒與天山三義，會是天魔教的對手嗎？

所以他決定不爲個人之喜怒所左右，一切應爲大局着想。

心中想着，立即走上前去，將一隻手掌覆上多肉殭屍之丹田大穴，一面留意着便門那邊，一面低聲問道：「等會兒你還能動手！」

多肉殭屍點頭道：「無碍！老鬼是個大草包，剛才申某人的痛苦表情，全是假作出來的，等會兒你只須無話找話說，磨住他半盞熱茶光景，那便能完全恢復，到時候我從背後下手，等老鬼轉身，你再賞他一刺！」

外邊院中，突然傳來兩聲慘嚎。

多肉殭屍用手輕輕一推道：「行了，讓開！」

俞人杰剛剛直起身子，便門中人影一閃，那位無情金剛已然大步走了進來。

俞人杰隨即轉過身去道：「都解決了麼？」

無情金剛手一揮道：「是的，將這老小子綑起來，然後去找輛車子，咱們可以走了！」

俞人杰搖搖頭：「別忙，小弟忽然想起一問題。」

無情金剛微怔道：「什麼問題？」

俞人杰慢吞吞的道：「小弟覺得我們這位申大護法適才的一番話，似乎仍有不盡不實之處。」

無情金剛眨着眼皮道：「是哪一方面呢？」

俞人杰道：「他說剛才的那吳姓小子是終南弟子，這一點恐怕不大可靠。」

無情金剛道：「何以見得？」

俞人杰道：「就小弟所知，終南那位神刀客，爲人相當正派，這小子一臉橫肉，天生一副梟獍之相，神刀客說什麼不會收錄這樣一名弟子！」

無情金剛道：「就算小子不是終南弟子，又有什麼關係？」

俞人杰道：「關係大了！」

無情金剛道：「什麼關係？」

俞人杰道：「舉一反三，由此可知我們這位申大護法，剛才說的可能通篇都是假話！」

無情金剛道：「回去之後，有的是時間，慢慢拷問，亦不爲遲。」

俞人杰搖頭道：「情形不一樣。」

無情金剛道：「分別何在？」

俞人杰道：「回去之後，次一步盤訊工作，勢必仍在你我頭上，那時這厮要是心腸一橫，來個死不招認，當着三位教主之前豈非顯出你我無能？」

無情金剛點頭道：「這話也是……」

跟着，頭一抬道：「那麼，依你老弟之意，又待如何？」

俞人杰沉吟道：「依小弟之意，咳咳，有了，威老請到這邊來！」

他叫無情金剛過去，自己脚下却沒移動半步。

因此無情金剛依言走過去時，正好背着多肉殭屍。

就在無情金剛身形將定未定之際，多肉殭屍突然躍身而起，照着無情金剛後腦，一掌狠命劈落！

俞人杰不敢怠慢，一招雙龍出海，雙掌如刀，抖臂遞出！

無情金剛突遭前後夾擊，毫無騰挪餘地。這位黃旗首席大護教，空具一身絕世功力，結果也只是身軀一顫，酒醉似的含糊罵出一聲粗話，便告萎頓倒地，與剛才被他收拾的三名棧伙死法大同小異。

多肉殭屍心硬如鐵，他生怕無情金剛還會死而復甦，又在屍身上狠勁踏了幾脚，直到腦殼破裂，流出一股腦漿方從屍身上搜出那份密函，直起身來甩頭道：「咱們走吧！」

於是，兩人騰身而起，匆匆離開那座客棧。

兩人離開鎭頭上那座客棧，又走進鎭尾另一家小客棧。要了一個房間之後，俞人杰問道：「這封密函如何處理？」

多肉殭屍思索了片刻道：「現在只有由我親自送去了。」

俞人杰道：「你還回來不回來？」

多肉殭屍道：「還回來幹什麼？雙怪的徒弟你想我能刦持到手麼？」

俞人杰道：「那麼你走吧！」

多肉殭屍道：「老弟呢？」

俞人杰道：「我還有事待辦，等天黑了，我尚須再回到先前那家客棧中，將老鬼死屍送去樹林中和那位歐陽大堂主的死屍放在一起……」

多肉殭屍一怔道：「誰？」

於是俞人杰又將設計賺出笑臉爾陀的經過說了一遍。

多肉殭屍聽了，不禁豎起拇指：「老弟眞了不起！」

不一會，天黑了，兩人分手，各走各的，臨行之前，俞人杰要多肉殭屍轉達，大教主天狐韋士雷之巢穴，一時恐怕不易查出，不過請他杜門秀才放心，這件事不辦好，他決不離開魔教！

俞人杰夜裏將要辦的事處理停當之後，繼續向黃梅方面走去，只當什麼都不知道。

三天後，來到一座名叫大金舖的小鎭，忽於無意之中，又發生一件怪事。

時值午初光景，他走進小鎭，正想找

個小飯舖，吃點東西，歇歇脚時，突然看到大羣閒人，圍在一塊空地四週，一個個爭着往前擠，好像在空地中央，有什麼熱鬧可瞧似的。

他一時好奇心起，不禁也向着那片空地走了過去。

但，結果失望得很，原來只是一個跑江湖賣藝的！

俞人杰看清之後，不由得爲之啞然失笑。他身居魔教護教之位，平常進出魔教總壇，不知道見過多少奇奇怪怪的人物，和奇奇怪怪的武功，如今竟對一個江湖藝人的花拳繡腿，居然也會發生興趣，豈非滑天下之大稽？

正當轉身打算離去之際，心念微動，忽又停下脚步。

不，這絕不是一個普通的江湖藝人！

此刻站在空地中央的，是個四旬上下的漢子，只穿着一條短褲，光着上身，腰束板帶；除此而外別無長物，甚至連練把式的刀劍索鎖之類都沒有一件。

這像是一個跑江湖的藝人麼？

普通吃這一行飯的，多半是老老少少，男男女女，大小一家，至少也該是父子師徒一檔，或是兄弟檔和夫婦檔；一個人走單獨闖，已屬極爲罕見，那能說練把式的道具，都沒有一件呢？

他再朝那漢子仔細打量過去，只見這名漢子身材中等。肌肉結實，雙目有神，除了顯示出有幾斤笨氣力外，其他亦無若何出奇之處。

俞人杰暗忖道：難道這傢伙是附近那座分壇的天魔教徒，來這裏以賣藝爲幌子，實則另有圖謀不成？

這時那漢子繞場走完一圈，將四週閒人穩定下來，迅速退回原先站立之處，雙拳一抱，朗聲道：「多說不如多練，在下這就獻醜了！」說着，雙臂自然下垂，深深吸了一口氣，然後紮定坐馬式，拉開架勢！

接着，左臂微伸，右臂曲盤，狀若引弓待發。

跟着驀地一聲虎吼，左拳一收，右拳暴吐，全身扭轉，向發拳之方向，接連踏出三步，不待招式用老，突化雙拳爲雙掌，雙睛滾動，如電如炬，眼使掌隨，掌牽身動，橫砍，豎劈，前拏，後掃，掌影幢幢，霍霍生風，猛撲如豹，閃趨似猿，硬扣賽泰山倒崩，輕卸若弱水承舟；一套拳掌使開，端的不同凡响！

這樣，約有盞茶工夫，又是一聲虎吼，立回原地！

四週閒人，轟然喊了一聲好，但是投錢的人，却沒有一個。

俞人杰大感意外。他意外的不是無人投錢，而是他說什麼也沒有想到對方竟有這樣一身好武功！

如衡之以天魔教取人之標準，他敢說這名漢子決不比任何一名黃旗護法遜色！

然而，眼前的這名漢子，顯然並不是魔教中之護法！

那麼，這漢子是何來路呢？

有着這樣一副好身手，不難想像可知，在武林中絕非無名之輩；而最主要的是，像這樣一名高手，爲什麼出現在這種小地方，在這些庸俗的外行人面前賣盡力氣要出眞功夫？

他已經掏出一塊銀子，想想不對，又將銀子放回懷中。事實很明顯，這漢子剛才的一套掌法，決不是爲了用來換取區區幾兩銀子！

這漢子一定另有目的，他必須將這漢子的眞正居心弄清楚！

那漢子見無人賞錢，似亦不甚在意，抱拳淡淡一笑道：「單演獨練，本來不易顯出眞功夫，這也怪不得你們諸位，在下目前暫寓大發棧，如有貴弟子喜好此道，不妨隨時請到棧中來雍某人竭誠歡迎！」

什麼——原來他是在做招牌，想在這一帶設館授徒？

是的，能有這樣一副身手，設館授徒是足够有餘的了！

只是他仍然非常懷疑，因爲就他所知，這一帶之武風並不如何盛行，要吃這一碗飯，似乎不該選上這樣一處地方才對。

正思忖間，閒人已經四下散開；俞人杰不想露出形迹，連忙雜在人羣中，向鎭上走去。

他先在一家小飯舖中用了午飯，然後便向鎭尾上那家大發客棧走來。

這家大發客棧，實在小得可憐，一共才只有七八個房間。

不過，這對俞人杰來說，却是一大方便。他要的一個房間，無巧不巧，就在那雍姓漢子的隔壁。

隔開兩個房間的壁板，薄得像張紙，上面已被一些缺德的住客，挖了無數小洞孔，那些洞孔，有的糊上了，有的則只塞着一團破布條；以俞人杰耳目之靈，隔壁一舉一動，幾乎無不清晰可辨。

同樣的，他知道他這邊的一舉一動，無疑也難逃過雍姓漢子之耳目。

所以，他不得不處處小心，他進入房間之後，只做了一件事，就是取出一份草圖，查看離得最近的，是哪一座分壇！

他很快的查出來了；最近的是黃梅分壇。

黃梅離這座小鎭約莫五十餘里；換句話說，這名雍姓漢子如不是魔教中人，最遲明天這個時候，分壇中就該有人來了！

當天，什麼事也沒有發生。雍姓漢子住在客棧中，非但毫不寂寞，而且顯得甚是閒綽；他在吃晚飯時，共叫了四個菜，還叫了兩斤酒，這在一名落魄的江湖藝人而言，排場未免大了些；明眼人不難看出，這漢子根本就不是這一行中人！

第二天，漢子上午出門，又去昨天的老地方，練了一趟毫無收穫的拳掌招式。

這一次俞人杰並未跟去，他看得清清楚楚，對方醉翁之意不在酒，他就是不跟去，也知道是怎麼回事。

果然，先後不過個把時辰光景，那漢子便回來了。

那漢子回棧不久，馬上有兩名青年找來棧中，兩名青年自稱來自黃梅大河鎭，帶來十兩銀子的摯敬，想請雍姓漢子去一趟大河鎭，說那邊有很多人希望跟他學習拳脚。

雍姓漢子欣然應允，一起在棧中用了飯，便跟着那兩名青年走了。

俞人杰早有準備，他俟三人走出棧門，立即結帳綴出。在走出小鎭之前，他閃

去暗處，迅速改變了容貌，然後方從後遙遙跟去。

鎮外官道兩邊，是一片一望無垠的水田；雍姓漢子和那兩名青年走在前面，腳程並不快；俞人杰走出小鎮不久，便在前面不遠處，發現三人背影。

這時五月下旬天氣，秧苗新插，嫩綠滿眼，大路上不時有老農來往，鄉音娓娓，親切動人。

俞人杰看見前面正走着兩名荷鋤老人，爲取得掩護起見，便緊上幾步，跟兩名老人，有一搭沒一搭的閒聊起來。

據兩名老人說，他們有田在雙馬橋那邊，現在是巡視隴陌，看有無塌漏之處。

俞人杰則告訴他們要去大河鎮看望一個親戚。

前面雍姓漢子一邊走，一邊比手劃脚，似在向那兩名青年解說一些武功要訣。

這樣，走着走着，前面的雍姓漢子和那兩名青年，突然在一排巨桑的濃蔭下，先後停下脚步。

雍姓漢子站立不動，那兩名青年則向後退出丈許，與雍姓漢子面對面比肩而立。這邊兩名老人見了，不禁失聲低呼道：「不好，他們三個像是要打架！」

俞人杰笑了笑，說道：「兩位老人家不必驚慌，他們不是要打架，而是在講解拳脚招式，這邊的這個是武師。」

兩個老人點點頭，這才放下心來。

俞人杰道：「很難得，我們過去看一看！」

兩個老人聽說是講解武功而非翻臉私鬥，好像也發生了興趣，於是便相偕走去這邊一枝桑樹下，觀看三人如何比法。

從那兩名青年所紮之馬步看來，兩人無疑也曾練過幾年；這時雍姓漢子頭一點，兩名青年便向兩下分開，成燕尾式向這邊包抄過來。在欺近之後，左邊的青年招演撥草尋蛇，左掌輕輕一帶，領開雍姓漢子眼神，然後右拳疾吐，直奔雍姓漢子面門！

雍姓漢子微微一笑，同時不慌不忙的側移一步，單臂一揚，架向來拳。

就在雍姓漢子轉身化解左首那名青年的拳招之際，右首那名青年的雙目中，突然泛起一片騰騰殺氣，只見他一個箭步，驀地飛起一脚，足尖踢去之處正是雍姓漢子背後腰下可致殘廢的「志堂穴」。俞人杰見了，不由得大吃一驚！

他早知道這兩名青年必係來自天魔教黃梅分壇，但是他却沒有料到右邊這名青年，身手竟然如此不俗。雍姓漢子以一敵二，固然力有餘裕，要是他因爲見了左首青年那俗不可耐的一招，便以爲這兩名青年不難信手打發，那麼他今天這個觔斗，就要栽到家了！說時遲，那時快，就在右首青年足尖差堪近身的一刹那，雍姓漢子似乎從左首青年神色上看出不妙，這時不及回頭反顧，急忙撤回右臂，上身一傾，反手一掌，切向右首青年之足踝。

這一掌乃臨時倉促出手，事先毫無跡象可尋，右首青年變招不及，竟給一掌切個正着！

左首那名青年眼見伙伴失手，自知憑他一人之力，絕非雍姓漢子之敵，這時當場一楞，臉色變了又變，似乎不知道如何收拾殘局才好。

雍姓漢子因爲沒有看到右首這名青年，一脚踢出時的那副凶相，尚以爲年青人好勝心切，並非懷有若何惡意，此刻還跑過來，俯察後者傷勢，且在口中不斷說着安慰的話。

詎知雍姓漢子剛將受傷者褲脚管掀起，上面桑樹濃蔭中，突有兩點寒星，疾射而下！

雍姓漢子閃避不及，頓告應聲栽倒！

濃蔭中有人哈哈一笑，隨着飄落一條身形。從樹頂縱下的，是一名五旬出頭的老者，一身莊稼人打扮，八字眉，三角眼，笑的時候，嘴巴就像一口壓歪的破鍋。

這名老人下地之後，收住笑聲，向那未受傷的青年手一揮道：「一人馱一個，走！」

說着，抄起那雍姓漢子，領先飛步而去。

那名未受傷的青年亦將受傷之青年馱起，拔步追了下去。

俞人杰輕輕罵得一聲可惡，站起身便擬追趕。

那兩名老人搶着問道：「老弟要幹什麼？」

俞人杰緊了緊衣帶道：「那個八字眉的老傢伙，跟那兩個灰衣小子，全都不是好東西，我不能見死不救……」

一名老人問道：「老弟救得了麼？」

俞人杰微微一笑道：「兩位老人家放心，像這種貨色，就再多上十個八個，小可大概也還收拾得來。」

另外那名老人道：「老漢不信——」

口中說着突然閃電般一把抓出！

俞人杰不虞此變，一條右臂，頓遭那老人五指牢牢刁住，只覺週身一麻，眞力全失！

那老人得手後，眯眼笑道：「我說如何？」

俞人杰愕然道：「兩位這算是什麼意思？」

那老人手一揮，等另外那名老人點頭走開了，這才轉過頭來，輕輕咳了一聲道：「這意思就是要你老弟少管閒事！」

這時，金筆神俠俞人杰大感意外道：「兩位原來——」

那老人側目微笑道：「原來怎麼？」

俞人杰忙說道：「快快放手，咱們彼此不是外人！」

那老人含笑道：「何以見得？」

俞人杰道：「請放開手說話！」

那老人道：「說完了再放開手也是一樣。」

俞人杰道：「兩位也是教中人？」

那老人道：「什麼教？」

俞人杰道：「今天江湖之上共有幾個教？」

那老人道：「天魔教？」

俞人杰道：「不是嗎？」

那老人道：「閣下呢？」

俞人杰道：「話說到這種程度，不是已經够明白了麼？」

那老人道：「就憑這麼一句話？」

俞人杰道：「當然還有憑據！」

那老人道：「憑據何在？」

俞人杰道：「就在身上。」

那老人道：「老漢可以取出看麼？」

俞人杰道：「可以是可以，不過，在下再說一句：請你老朋友最好先將尊手移開！」

那老人道：「爲什麼？」

俞人杰道：「否則，尊駕也許要後悔的。」

那老人道：「老漢活到這麼一把年紀，還沒有嚐過後悔的滋味，偶而試上一次也是好事。」

說着順手點上俞人杰的穴道，然後從俞人杰懷中搜出那面護教令旗，拿在手上，反覆檢視，臉上流露着一片難以置信的神色。

俞人杰佯怒道：「是贋品麼？」

那老人抬頭道：「尊駕的身份既是護教，剛才爲什麼還要追下去？」

俞人杰道：「爲何追不得？」

那老人道：「尊駕可知道剛才那名八字眉的老人他是何許人？」

俞人杰道：「充其量一名小小的分壇主罷！」

那老人道：「那麼尊駕何以要罵他們三個不是東西？」

俞人杰道：「在沒有弄清楚你們兩個的身份之前，你們怎睬得我這說的是眞話假話？」

那老人說道：「這樣說來，朋友眞是一位黃旗大護教了？」

俞人杰道：「你們趕快報出隸屬和職稱，將來在你們堂主面前，本座說不定還能爲你們找個減罪的藉口！」

那老人突然仰天哈哈大笑。

俞人杰怒聲道：「何事好笑？」

那老人笑聲一收，霍地轉過身來，又加點了他的啞穴，然後將他挾起，又向大金舖奔來。

俞人杰如墮五里霧中，因啞穴被點，開口不得，只得任其擺佈。

不一會，來到鎮後一戶莊稼人家的竹籬外面，那老人回頭朝身後掃了一眼，看清楚無人跟踪，便將柴門推開向裏走去。

竹籬裏面，是座坐北朝南的茅屋三合廂，院中搭着一座空棚；在空棚底下，兩名褐衣老人，正圍着一張桌子，在那裏品酒談天。

俞人杰看清楚那兩名老人的面貌，不由得又驚又喜。

原來兩名老人不是別人，正是恩師逍遙老人和天山三義中的老人金羅漢趙斌！

只是他穴道被點，空有着千言萬語，却無從吐訴。

這時但見恩師逍遙老人和金羅漢雙雙自椅中站起，臉上露出一片微感意外的笑容，先後走過來道：「老袁和小鄭呢？」

挾着他的這名老人胳膊一鬆，像放落一袋穀子似的，將他摜去地上，一面於口中答道：「進行得很順利，小的失手被擒，袁老人一路跟下去了！」

兩老又指着他問道：「這個是誰？」

老人笑了笑，說道：「一次意外的收穫。」

兩老似乎並不關心他這名被俘者之身份，聽灰衣老人這樣一說，也就沒有再問什麼，金羅漢轉過身去，向堂屋中高喊道：「老楊再溫一壺酒來！」

直到這時候，俞人杰方才焦急起來。

他知道兩老口中的「老袁」和「小鄭」，無疑是指三義中老二奇正手袁中和跟那名賣藝的中年漢子而言。

出手將他拿下的這名灰衣老人，不消問得，自然就是三義中的老三百變掌言及義了！

由於他已改變了惡君平的面貌，身上又沒有帶着那對三稜刺，黃旗護教令符上，雖然繡有公孫字樣，但百變掌當時檢視時，顯然未對公孫兩字，特別予以留意，他深知恩師和三義，全都嫉惡如仇，等會兒很可能什麼也不問，一掌將他了結，要眞的如此，他豈不是死得太冤枉了？

想到這裏，他不由得急出一身冷汗，拚命翻着眼睛，向三老輪流掃去，他相信三老之中，尤其是恩師逍遙老人，只要有一位向他望上一眼，他就不難獲得活命的機會。

可是，三老此刻所關心的，却是堂屋中的老楊的那一壺酒。

只聽金羅漢顯得甚不耐煩的又向堂屋叫道：「老楊，你能不能稍爲快一點？」

當屋中一個蒼老的聲音遙遙回答道：「來了，來了！」

接着，自堂屋中走出一名駝背老人，手上捧着一隻木盤，盤中放着一壺酒，以及幾碟小菜。

逍遙老人目光一掃，哈哈大笑，道：「瞧吧，慢工出細貨，你要的只是一壺酒，他則爲你加上小菜，這下該不能再抱怨我們這位老伙伴，做起事來總是慢吞吞了吧？」

老楊在桌上放好酒菜之後，百變掌手一指道：「老楊，把這小子拖到屋後賞他一刀！」

老楊畢恭畢敬的應了一聲：「是的，三爺！」

然後，用足尖一挑，將俞人杰抄入臂彎，向堂屋後面走去。

俞人杰至此方才知道，這個楊老頭子，看上去老態龍鍾，原來竟也有着一身不俗的功力。

他這時說不出心中的感慨，只是這樣告訴自己：今天他要能僥倖逃過一刀之厄，以後擒獲敵人，將決不輕易封點對方的啞穴！

堂屋後面，是一片菜畦，楊老頭子將他放在地上，撩起衣角，從腰帶上拔下一支明晃晃的匕首，拿在手中掂了掂，忽然歪着腦袋，沉吟起來。

俞人杰在心底喊道：「這位老人家，收起你的刀子，解開我的啞穴問問清楚再下手也不遲啊！」

然而，此刻在楊老頭子腦中打轉的，顯然是另外一些與此漠不相干的念頭。

只見他遲疑了片刻，忽然有所決定般的點點頭，將匕首重新插回腰間，一路自言自語着，轉身又向屋前走去。

俞人杰深深噓出一口氣，心底又升起一絲新的生機。

這老頭子看上去面目慈和，他也許不忍下手，向三老求情去了。

要是他沒有猜錯，會有怎麼樣的一個結果呢？

三老也許照准，也許不准，機會各佔

其半，這就得看三老心情和他的運氣了。

假使三老准了，無疑的將要廢去他一身武功，那種滋味雖然不好受，但以三老之功力，只要搶救及時，仍有復原之望；這比不明不白的丟掉一條性命，總要強得多。

這樣，約莫過去一盞熱茶光景。

好不容易，那個楊老頭子終於出現。

俞人杰看清老頭子帶來的幾樣東西後，一顆心登時冷却大半截！

他在心底喊得一聲完了，立即閉上眼睛，實在沒有勇氣看下去。

楊老頭不慌不忙的放下手中的熱水桶，擺好切板和海缽，再度取出那支匕首，口中喃喃說道：「你朋友忽不得別人，怪只怪鎮上那個張屠夫，他早不走晚不走，偏選上這個當口，陪他渾家去黃梅燒香還願，鎮上已經三天無肉可買，而我們那位三爺又是一天離不得油炸丸子……」

捲起衣袖，嘆了口氣，自顧自又說道：「三十年前，這是老漢的拿手好戲，今天抓起刀子，總覺得不對勁，唉唉，歲月不饒人，眞的老啦！」

邊說邊走過來，一把揪住俞人杰的衣領，反握着匕首把手，手臂高高揚起，然後使勁戮下……

接着，一聲悶哼，一條身軀，應聲栽倒！

俞人杰只覺眼前一黑，迅告失去了知覺。

也不知道過去多少時候，在迷離恍惚中，他似乎聽到一個聲音，那個聲音由遠而近，由模糊而清晰，終於他聽清楚了，那是三義中的老三，百變掌言及義的歡呼：「行了，行了，醒過來了！」

俞人杰愕然睜開眼皮，不期然伸手向腦後摸去。

老楊一旁苦笑道：「別摸啦，老弟，腦後起瘤的，是我駝子，不是你老弟！」

俞人杰茫然脫口道：「這是怎麼回事？我沒有變成油炸丸子麼？」

三位老人聽了，均忍不住哈哈大笑！

連咄牙咧嘴，腦後肩頸之間，眞起了一個大疙瘩的老楊，聞言也忍不住嘆咏一聲，笑了起來。

大家笑了一陣之後，百變掌言及義這才帶着歉意，向他說出事情之經過。

原來百變掌將他挾回來，本有盤問口供之意，只是後來經逍遙老人一岔，竟給弄忘了。

直到老人索閱那面護教令旗，看見上面公孫兩個字，才知道鑄成大錯。

於是三老不約而同，一齊飛身離座，爭相撲向屋後。

金羅漢趙斌走在最前面，但是金羅漢趕去屋後，目光所及，老楊匕首已經擧起，當時兩者之間，尚距七八步之遙，出聲呼救顯已不及，他迫不得已，只得手臂一揚，賞了老楊三顆鐵蓮子。

結果，俞人杰算是死裏逃生，給救下來了，老楊却吃了一頓不大不小的苦頭。

百變掌最後笑着說，禍雖由他而起，但在這次事件中他仍然不失爲一大功臣。

因爲老楊要拿俞人杰的肉來炸丸子，正是爲了迎合他百變掌言某人的口味，如果不是他這位百變掌有此癖嗜，就是有十個俞人杰也早完了！

俞人杰解嘲地笑了笑道：「好，好，大難不死，必有後福！」

百變掌含笑接口道：「你老弟完全說對了，言某人那套不成氣候的百變掌法，第一個就會拿出來爲你老弟壓驚！」

俞人杰大喜過望，逍遙老人笑喝道：「還不拜謝言老恩賜！」

俞人杰連忙依言叩下頭去。

金羅漢趙斌嘆了口氣道：「我們老三可眞會說話，禍是你惹起來的，贖罪原是你的事，你却說什麼第一個第二個的，那第二個，除了老夫，還會有誰？」

百變掌哈哈大笑道：「那是你老大沉不住氣，怪得了誰？你要推推馬虎，就當沒聽到，誰還能逼着你老掏家當不成？」

逍遙老人眼色一使，俞人杰又轉向金羅漢跪拜下去。

金羅漢連連喊：「罷了，罷了，起來，起來，這樣也好，金某人總算了却一樁心願，再不欠你們師徒甚麼了！」

百變掌笑道：「還欠一點點！」

金羅漢瞪眼道：「還欠什麼？」

百變掌微笑道：「還欠老二的那一套『奇正八十一式大擒拿』！」

金羅漢連連搖搖頭說道：「反了，反了！」

百變掌笑了笑說道：「未必盡然，你老大要是想想這小子若是眞給老楊作成一盤油炸丸子，你老大就不難知道，今天够幸運的是這小子，還是咱們這三塊老廢料了！」

大家又笑了一陣，重整杯盤，言歸正傳。

首先由逍遙老人垂詢愛徒在魔教中之近況。

俞人杰乃由巴東因一步之差，致使師徒失之交臂說起，直到這次設計賺出笑臉彌陀，並因而除去那位首席護教，無情金剛夏侯威爲止。

三老聽了，無不倍感欣慰。

最後，俞人杰又向恩師請問這次的那名鄭姓漢子，究竟是怎麼回事。

老人含笑反問道：「你猜呢？」

俞人杰思索了一下道：「人杰只知道這是一個圈套，惟此項設計之用心何在，則使人甚難捉摸，因爲要打聽一座魔教分壇之秘密，似乎用不着如此大費周章。」

百變掌插口笑道：「我來爲你老弟提示一下如何？這就是說，咱們要能如願以償，你老弟將可坐享其成！」

俞人杰微微一怔道：「你們也在尋找那位天狐之巢穴？」

百變掌哈哈大笑道：「你小子思路之靈敏，果然令人折服！」

逍遙老人點頭說道：「不錯，那位天狐就落脚在黃梅青石嶺一帶，只是青石嶺綿延數十里，仔細搜索起來，實非易事，我們幾個的目的，是希望分壇拿了人，不敢做主，而轉送去姓韋的那裏。」

俞人杰搖頭道：「恐怕沒有這麼簡單吧。」

百變掌搶着道：「爲什麼？」

俞人杰道：「天狐之住處，在魔教總壇中，都是一大秘密，連三堂堂主及三旗護教均不清楚，區區一座分壇，如何能够

知情？」

逍遙老人搖一搖頭道：「話不是這樣說。」

俞人杰道：「那麼，依你老人家的看法呢？」

逍遙老人道：「天狐住處不欲人知，那只是一種戒備措施，像這種大魔頭，生命看得極爲寶貴，心腹之衞士，無論如何，總少不了，從那名八字眉的分壇主，能憑兩顆鐵蓮子打倒我們那位鄭俠，便不難看出，黃梅這座分壇，絕非普通之分壇可比！」

俞人杰點點頭，覺得恩師這番推斷，果然別具見地，當下想了片刻，抬頭又問道：「在人杰離開總壇之後，據說天狐韋士雷和煉狐尚雲笙均已先後到達，兩狐既已離巢他去，分壇中人是不是還會將鄭俠送去兩狐住處呢？」

逍遙老人沉吟道：「這一點確非我們幾個始料所及，不過，就爲師的猜忖，饒得如此，仍非全無可能。」

俞人杰眨了眨眼皮道：「師父，你是說……」

逍遙老人接下去又道：「因爲兩狐在九宮總壇中，一定不會停留太久，他們也許會將人犯暫時囚禁，以待兩個魔頭回來發落。」

俞人杰忽然想起了什麼似的，又問道：「噢，對了，人杰一直忘記了問：這次那位鄭大俠，人杰從未見過，這位鄭俠是誰？」

逍遙老人微微一笑，說道：「你眞的沒有見過他麼？」

俞人杰星目滾動，忽然啊了一聲道：「對，對，人杰記起來了，胡家寨的那位分壇主……」

逍遙老人含笑接口道：「他本名叫『鄭壯爲』，外號『天山黑衣俠』，是我們斌老的外甥，你以後喊他一聲鄭大哥就是了！」

金羅漢望了望天色，站起身來道：「老夫該走了。」

俞人杰轉首向恩師問道：「趙老前輩要到那裏去？」

逍遙老人道：「去爲袁老二打接應，這是預先約好的，天黑之前不見人回來，就表示事情大有可爲，這邊得立即再派人過去。」

俞人杰奮然地說道：「由弟子代勞如何？」

金羅漢搖頭道：「你不能老是留在這裏不走，還是先跟老三練練他那套掌法要緊，就是老二回來了，一個人也只有天把工夫，到時候別弄個半生不熟，比不教你還糟。」

說着，入屋改了面貌和裝束，逕自出門而去。

這邊，百變掌言及義爲了爭取時間，當晚便爲俞人杰講授他那套百變掌法的招式訣要。

以俞人杰現有之武學根底，自是一點便透，不到東方發白，即已將一套精妙無比的百變掌法記熟十之七八。

第二天，又講解了一個上午，然後，兩老相偕出鎮，只留下俞人杰一個人，在廂屋裏靜心演練揣悟。

當天傍晚時分，奇正手袁中和也回來了。

逍遙老人和百變掌忙問進行得怎麼樣。據奇正手說：那個有着一雙八字眉的分壇主，好像姓梁。他將黑衣俠鄭壯爲擒回分壇之後，並沒有立即送往別處。這斷似乎有意邀功，將黑衣俠狠狠毒打了一頓，一定要迫黑衣俠從實招供，奇正手看看不忍，幾次想現身下去，一掌劈了那厮。最後，那厮總算住了手，目前將黑衣俠暫時禁在分壇中，今夜是否另採行動，尚不得而知，現由金羅漢接手繼續監視中。

百變掌問道：「那麼，依老二看來，這姓梁的像不像知道天狐住處的樣子？」

奇正手答道：「大概知道。因爲這厮一身武功相當不錯，遠非一般分壇主所能望其項背，即連分壇中之尋常教徒，似乎都具有三旗護法之能爲。」

百變掌又問道：「明天我去接手，可還是原先約好的老地方？」

奇正手點點頭道：「是的，過時不見，便表示小鄭已被押往他處，如無呼援信號，就不必繼續等下去。」

他掉過頭來，看到俞人杰，忍不住微微一笑道：「這位可就是我們老楊那一盤沒有調製成功的『油炸丸子』？」

俞人杰垂手含笑喊了一聲：「袁老前輩！」

百變掌接口笑道：「老大大概已經告訴了你這一盤油炸丸子的價格了吧？」

奇正手點頭道：「提過了。」

百變掌笑道：「那麼今夜輪到你了，可不許偷工減料！」

大家說笑了一陣，天色漸漸黑下來。百變掌言及義因爲明天尚有事待辦，晚飯吃過不久，便提前上了床。這邊，奇正手袁中和則將俞人杰領去西廂屋，傳授他那套九九八十一式大擒拿。

第三天，天亮後，百變掌匆匆結束出門。

按照三義行事之計劃，這一天魔教分壇中若無特殊變化，應由百變掌替下金羅漢，繼續暗中庇護着那位黑衣俠鄭壯爲。

不料，出人意外的是，這一天晚茶時分，百變掌竟和金羅漢兩人雙雙回到了農舍！

逍遙老人驚問其故，金羅漢含笑取出一張紙片道：「看這個吧！」

攤開一看，原來是張路綫草圖。

逍遙老人大喜道：「找出來了麼？」

百變掌點頭接着道：「是的，那地方是青石嶺內谷的一道石屏之後，形勢果然隱僻異常，現在就看想一個什麼主意，將小鄭從裏面救出來了。」

奇正手道：「知道了地方，那還不容易麼？」

俞人杰道：「依晚輩看來，營救鄭俠一事，還得從長計議。」

金羅漢道：「老夫之意，亦復如此，天狐之居處，一定少不了機關佈置，別弄得救人不成，連我們幾塊老骨頭，也給白白送進去。」

俞人杰搖頭道：「晚輩說的不是這個意思。」

金羅漢微微一怔道：「然則老弟意何所指？」

俞人杰道：「上上之策，莫過於將這座狐穴留待杜門秀才方面派人前來搗毀，如今我們若將鄭俠從狐穴中救出，三個魔頭有了警覺，必然會易地別處，那樣一來，我們這番心血，豈非完全白費？」

百變堂道：「人杰老弟這話果然大有道理。」

奇正手道：「那麼，依老弟之見又該如何？」

俞人杰沉吟道：「晚輩覺得，這件事最好給晚輩來處理。」

金羅漢惑然道：「老弟……」

俞人杰微微一笑道：「三位前輩難道忘記了晚輩的另一身份麼？」

× × ×

翌日，午牌時分，魔教黃梅分壇中，突然降臨一位貴賓，來的是總壇目前的第一號紅人：「黃旗護教」「惡君平」公孫節！

那位八字眉的梁分壇主看見護教駕到，連忙陪笑臉，大獻殷勤。

他雖是天狐之心腹衞士，但跟一名黃旗護教比起來，雙方之間的地位，相差仍極懸殊。

這一次，俞人杰再不客氣了，當對方問他有何公幹時，他狠狠瞪了對方一眼，冷冷反問道：「有無告訴貴壇之必要？」

那位梁大壇主碰了一鼻子灰，大氣不敢出一聲，因爲他比別人清楚，儘管他是大教主之衞士，但要惹惱了這位黃旗護教，後者照樣可以憑教中賦予之特權，不須任何理由，取去他的腦袋！

不一會，酒席擺好，俞人杰昂然步入首座，喝至中途，他向對方寒臉問道：「近來這一帶可還太平？」

梁分壇主趕緊堆笑說道：「還好，還好……」

俞人杰輕輕哼了一聲道：「『鞋好』？就可惜襪子破了！本座問你：前兩天大金舖屬不屬貴壇管轄？」

那位梁分壇主一怔道：「這個——」

俞人杰緊追着道：「這個怎樣？大金舖屬不屬貴壇管轄？」

那位梁分壇主左右望了一眼，低聲地道：「不瞞護座說，那厮已被我們抓起來了。」

俞人杰一哼道：「人呢？」

俞人杰冷笑着問道：「又給放了是不是？」

那位梁分壇主連忙分辯道：「護座好說，卑壇斗胆也不敢這樣做。」

俞人杰手一擺道：「提來，待本座親自盤問盤問他！」

那位梁分壇主不敢拒絕，又不敢實說已送去青石嶺，只好推稱他因此人形迹可疑，担心伙黨前來營救，刻下正關在某一秘密處所，請求俞人杰給他一點時間，他答應在天黑之前，一定可以將人帶到。

俞人杰勉勉强强答應下來。

那位梁分壇主不敢怠慢，即時離席派出兩名得力魔徒，專程前往青石嶺秘谷中提人。

俞人杰假裝有氣，亦不追問人藏在那裏。

這邊又添着饌，繼續喝酒，一直挨到天色將黑，人影一閃，兩名魔徒中的一個，忽然帶着滿臉血汚，慌慌張張的奔了進來道：「不，不好了……」

那位梁分壇主登時變了臉色，忙問道：「人呢？出了事麼？」

那魔徒喘息着道：「是的，就在前面不遠。」

那位梁分壇主又氣又急又害怕，臉孔一片蠆黃，那雙八字眉，不住掀張跳動，就像掛在舊灶壁上被風吹得搖擺不定的兩把髒刷子。

「全是些不中用的東西……」

俞人杰一言不發，只是冷笑。

那位梁分壇主頓足罵了一陣，忽然覺得這樣罵下去，似乎不是辦法，於是揮手將那名魔徒叱退，然後轉過身來，低聲結結巴巴的道：「卑壇……這幾年來……多多少少……還剩下幾文……還望……還望……護座……不知道……護座……是否肯成全小的這一次？」

俞人杰一時沒有弄懂對方的意思，眨着眼皮道：「你是說——」

那位梁分壇主見他詞色並不如何嚴厲，以爲這一帖藥已經一針見血，對上這位護教的胃口，連忙低聲接道：「是的，務乞護座笑納，小的爲了收藏方便，已掃數兌成金葉子，雖然數字不算太大，不過這也算是小的一番心意，護座步步高陞，來日托庇之處仍多，今後自當源源孝敬！」

俞人杰這下算是聽明白了，他救人之任務已告達成，本來也要找個藉口下台，既然這廝死心眼，堅持要向他有所奉獻，他拿這筆不義之財，轉交三義等人，作爲濟貧之用，不也是一大好事？

於是，他故意沉下面孔道：「諒你一座小小的分壇，能有幾何出息，你以爲普通三五百兩銀子也會看在本座眼中麼？」

那位梁分壇主急忙分辯道：「當然，當然，護座單是俸銀，一月便是好幾百兩，三五百兩銀子，自然出不了手，護座可別瞧輕了這座分壇……」

俞人杰輕輕咳了一聲，仰臉道：「說個數兒，讓本座參考參考也不妨！」

那位梁分壇主沒有答話，急急離席走入裏院，不一會捧來一隻小金箱，往俞人杰膝蓋上一放，然後回到自己座位上，舉杯說道：「來，小的再敬護座一杯！」

俞人杰用膝蓋輕輕一頂，試出金箱足有一二十斤重，知道若折合成白銀，少說亦在五千兩以上，不由得大感驚奇，他的確沒有料想到一名小小的分壇主，居然能聚斂成這麼一筆駭人的數字！

他爲了要早些回去再跟金羅漢趙斌修習那套「通天神拳」，懶得儘跟這厮糾纏不清，當下隨便敷衍了一陣，便帶着那隻金箱，告辭離開分壇。

回到農舍，他將獲金經過說出，四位風塵奇人聽了，無不笑得前仰後合。

老楊嘆了一口氣道：「你們殺了人家一個人，代價是黃金一箱，我駝子不過剛舉起刀子，便挨了兩顆鐵蓮子，何其不公允……」

以後的三天，在無比歡愉的氣氛中渡過。

三天後，俞人杰身懷武林中四大絕學

，拜別恩師和三義，重新踏上征途，走向九宮魔壇。

回到總壇後，他雖明知道那位無情金剛已化異物，仍然按照過去慣例，先行去到後者之住處。

結果當然撲空。

經一名供差的黃旗護壇告訴他：老護教因事出門，尚未回來。他這才轉身出門，走向三狐寢宮。

當他走進淫狐巫馬五郎那間石室時，屋中已經坐着兩名中年人，正在跟淫狐品茗閒談。

兩人看上去年紀均在四五十之間，一個四方臉，留着短髭，身材不高，看上去頗具威嚴；另一個則是高挑身材，臉孔狹長，膚色白皙，一雙眼光，精湛有神，較之那名留短髭的中年人，更具有一種不怒自威的氣派！

俞人杰當然知道這兩人是誰，只是一時還分不出兩人之中，誰是天狐韋士雷，誰是煉狐尚雲笙而已！

三狐看到他進屋子，只淫狐巫馬五郎一人含笑起立致意，天狐和煉狐，均坐着未動，僅以兩雙眼光，在他身上，上下打量不已。

他對兩狐亦不加理會，逕向淫狐走過去，雙手奉上那支金狐令，俯身說道：「夏侯老護座據說因事外出未歸，故冒昧逕來叩見教主，這次未能達成使命，尚乞教主原宥！」

淫狐含笑注目道：「一路有無若何發現？」

俞人杰搖搖頭道：「什麼異狀也沒有，也許賊子已有警覺，不然就是本座設計不够週詳。總說一句，這次失敗，應怪本座無能。本座因不悉大教主和二教主是否眞住青石嶺，無法多事停留，只好汗顏覆命！」

淫狐又笑了一下道：「這件事暫且不談，另外有件事，想與公孫兄磋商一下。如本教金筆堂堂主出缺，公孫兄以爲應以何人遞補，較爲適當！」

俞人杰不期然爲之一呆！

他這種失態舉動，換了平常時候，將足够送命而有餘；不過，如今由於情形不同，他這番錯愕神情，反成了恰到好處，不是麼？聽到教中忽然要換一名堂主，怎不叫人驚訝？

淫狐催促道：「怎麼樣？」

俞人杰故作期期之狀道：「這個……本座……不敢妄參末議，因爲……本座……尚不知道，我們那位歐陽老堂主究竟出了什麼岔子。」

淫狐搖頭道：「這個你別管，我只問你誰應該是金筆堂堂主之繼任人選，你將這名適當的繼任人選說出來就行了！」

俞人杰爲難了一會兒，方才不安地說道：「我們……那位……喬護教……似乎比較適合。這是本座的看法，不知教主意下如何？」

淫狐哈哈大笑道：「好，好！」

接着轉向天、煉兩狐道：「如何？這下你們總不能再說我對我們那位喬護教有所偏愛了吧？」

天狐和煉狐，點頭不語。

俞人杰遲疑了一下，問道：「這兩位是——？」

淫狐微微一笑道：「你猜他們二位會是誰？」

俞人杰眨着眼皮道：「不會是大教主和二教主吧？」

淫狐又打了個哈哈，方始爲他引見兩狐。

結果不出他之所料，膚色白皙的那個是天狐韋士雷，留有短髭的那個是煉狐尚雲笙！

淫狐巫馬五郎接着又告訴他發現「笑臉彌陀」和「無情金剛」兩人屍首的經過。淫狐對無情金剛之忠心絲毫不表懷疑，所以他認定笑臉彌陀準是那名內奸；無情金剛一定是爲了活捉後者，才因負傷過重而亡，否則以這位首席護教一身功力，應不致於落得同歸於盡！

俞人杰問道：「那兩人之屍體，有沒有運回總壇？」

淫狐搖頭道：「沒有。」

俞人杰又問道：「就在附近葬了？」

淫狐點頭道：「是的。」

俞人杰道：「兩具屍首，是誰先發現的？」

淫狐答道：「黃梅分壇的一名黑旗護壇，他正好要送一批規銀到總壇來，公孫兄是不是怕他認錯了人？」

俞人杰道：「本座正是此意。」

淫狐嘆了口氣道：「不會錯的了，這名黑旗護壇職份雖低，爲人却極精明無比，他也已經防及這一點，所以在發現屍體之後，雖從兩人身上搜出兩道令符，仍以藥物洗盡兩人之面孔，經過仔細辨認才報告上來，令符既非贋品，自屬可靠，今後之教務，還望公孫兄多多分心才好！」

俞人杰暗道一聲慚愧，一顆心至此方告完全放落。

因爲笑臉彌陀當日並非死於無情金剛之手，只要換上一位行家，即不難一眼看出他是死於一支鋒利的三稜刺！

當今武林中，以三稜刺爲兵刃的共有幾人？

他當時並未想到要將無情金剛解決，事後佈置兩人屍體時，又因過於匆促，忘却此一漏洞，這次兩人屍體會被一名黑旗護壇首先發現，並予以就地掩埋，只能說是運氣了！

天狐蒞駕總壇，未即有何行動，顯然是在等他這位黃旗大護教歸來。

所以，他一回來，淫狐立即宣佈，連夜召開會議，三堂護法以上之人物，凡未外出者，均須出席參加。

這是一個相當盛大的會議。

但是，在俞人杰眼中看來，却覺得這個邪教，無疑的已在逐漸沒落之中。

最明顯的一點是，三旗護教已由全盛期的十一名，降至目前的九名，其中如再除去一個有名無實的花花公子，以及新升爲黑旗護教的奪魂金鏢錢仲吾和分雲掌祖元培，眞正的護教，可說只有六人。

而最重要的一點是，這六名護教之中，已經沒有了那位無情金剛夏侯威！

如果黑天王喬半山遞補金筆堂主，便只剩得五人，而這五人之中，尚包括了他這位「惡君平」公孫節！

（未完）

運輸上的私人交通工具

譯・刀戈

未來電子超級電單車

機器脚踏車（俗稱電單車）可以做成較少甚至沒有的擠迫現象，但拖着這種交通工具的後腿的是它的安全率，在潮濕的天氣裏，最容易發生碰撞和傾側，不過，下面的設計，却可以減少許多意外。

一：控制板完全電子化，一切用跳字指示，例如時間，引擎速度，路面速度，行駛時路面速度限制，油箱燃料存量等，如果那一個系統出了毛病，新的組元可以很簡單的自動配上。

二：白色的車胎塗上反光劑，便於夜間行駛。

三：車胎採用平底型，不易撞破，保持駕車者安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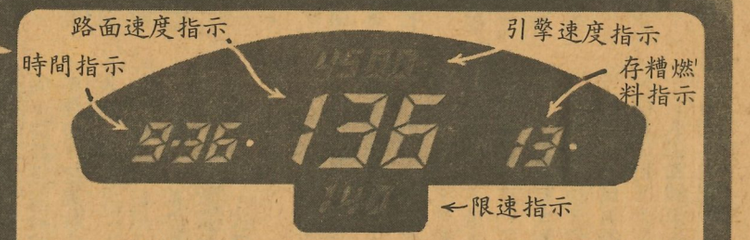
四：防水的碟型刹車，同時裝有防滑系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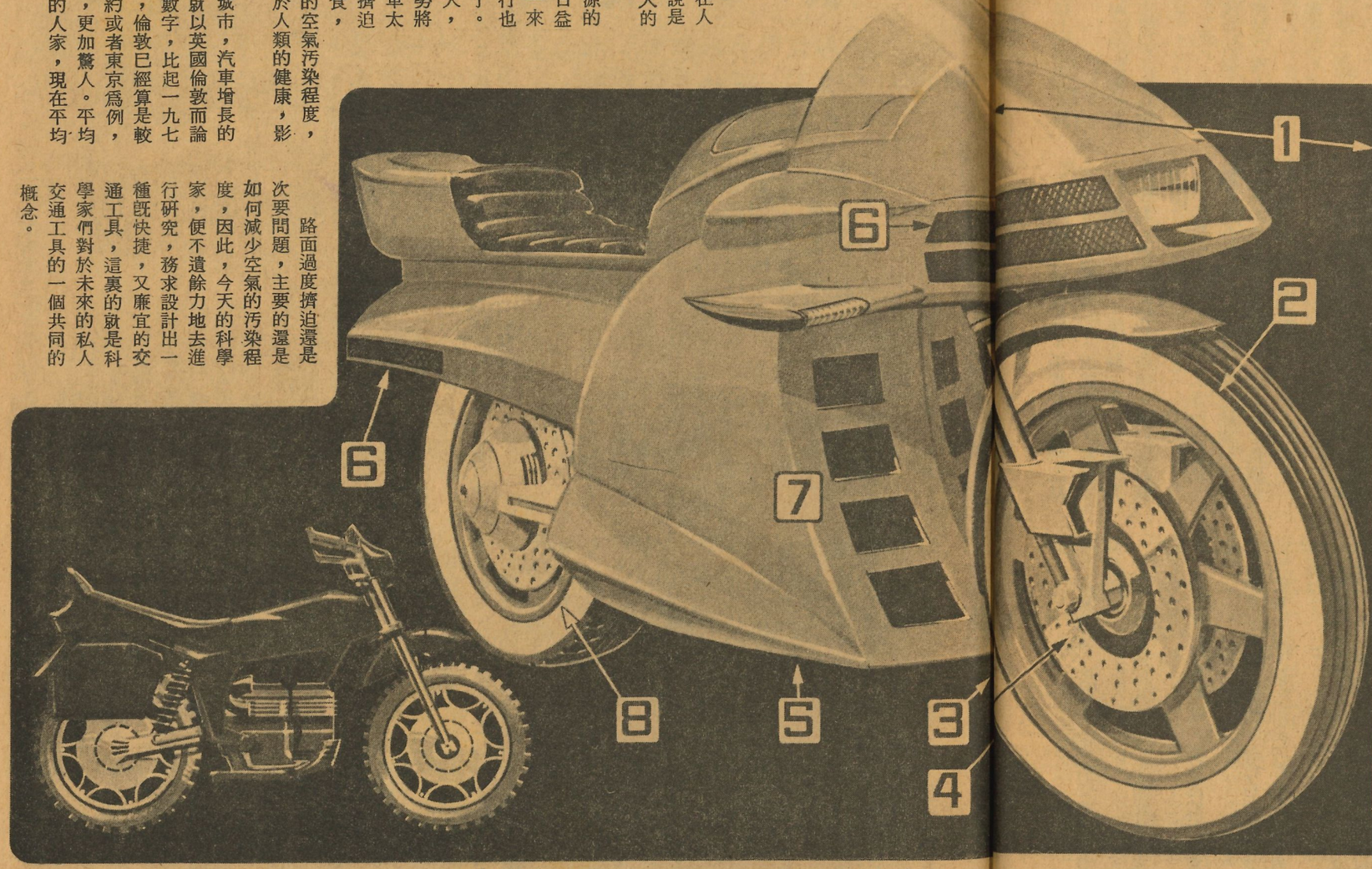
五：車體符合空氣動力學，盡量保護駕車者避免各種意外，使車子在路面上穩定地飛馳同時改善燃料的消耗。

六：巨型的前後射燈。

七：採用溫基爾旋轉引擎，照目前的情況而言，此種引擎不算盡善盡美，但却能表現出高度的勢能，未來的機器脚踏車是電動的，白天行駛後可於晚間充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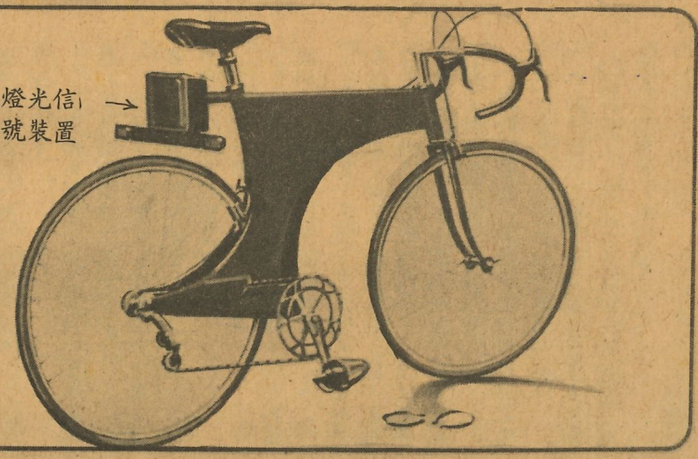
八：車輪用尼龍製成，比金屬輕，不生銹，又廉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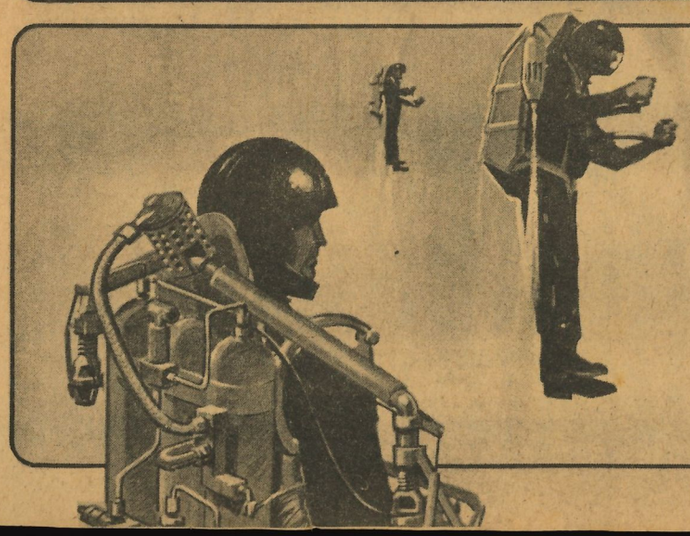
適當的配備

明日的城市的主要交通系統之一，可能就是這種價廉，容易找到泊車地方，以及增進健康的脚踏車了，不過在城市設計方面，就得另外創出一條脚踏車專用綫，避免和汽車與貨車混集，妨碍交通，圖中新型的脚踏車體重八・六一公斤，鋁質或者鋁膠的帆形車架，座位可升高和按低去啣漲輪胎，裝有巨型尾燈和閃光指示燈，利用電池發電，但充電則使用車頂的太陽能倉。



飛行背囊

像沙甸魚般擠迫於車廂內，或者枯候在寒冷的車站裏，由於飛行背囊的發明，這種現象將不會再存在了，利用壓縮氣體駛動的背囊在一九六一年早已經面世，只是它的燃料只能維持幾分鐘的飛行，不過，現在已經改善了，同時增添了自動雷達設備，使使用者在飛行中不致互相碰撞，科學家更預料將來可以使用這種飛行背囊作太空穿梭飛行哩，它是可以應付無重狀態的。



明日世界

水陸

短程旅行，特別是在人口擠迫的城市裏，可以說是今天的現實生活裏面最大的煩惱之一。

如所週知，由於能源的日漸枯竭，燃料的價格日益上漲，自不待言，這麼一來，即便是短程的車上旅行也快要成爲一種奢侈的事了。

同時，並非杞人憂天，在不少的城市裏，汽車勢將被禁止使用，原因是汽車太多了，做成路面的過度擠迫，雖然此舉迹近因噎廢食，但是，汽車過多所造成的空氣污染程度，實在是太嚴重了，這對於人類的健康，影响至大。

今天若干較重要的城市，汽車增長的速度，實在令人咋舌，就以英國倫敦而論，現在它所擁有的汽車數字，比起一九七〇年，已經超過了一倍，倫敦已經算是較爲保守的了，要是拿紐約或者東京爲例，私人擁有的汽車的數字，更加驚人。平均在十年前擁有一部汽車的人家，現在平均是二・一三。

路面過度擠迫還是次要問題，主要的還是如何減少空氣的污染程度，因此，今天的科學家，便不遺餘力地去進行研究，務求設計出一種既快捷，又廉宜的交通工具，這裏的就是科學家們對於未來的私人交通工具的一個共同的概念。

宇宙科技搜秘實錄

羅唐納·文

伏虎嬌花

馬戲團有人縱火，死傷甚衆，馴獸師被判刑十年，他的女兒險被奸人所害，遠赴天涯尋寶，虎穴逃生，躍爲第一流的伏虎嬌花，引起一連串驚心動魄的血案，最後，皈依佛門，青磬紅魚了却此生。

巨型的馬戲團在羅馬郊外搭棚演出，團長康拔先生是個濃鬍子大漢，看來很兇，事實上他却是一個很和氣的人，所有藝員都是許多年共同進退的朋友，特別是馴獸師胡樂斯，交情更深，兩人不單是在馬戲團裏面朝夕相見，笑口常開，凌晨二時，當馬戲團各項表演結束之後，他們還聚在一起，很痛快的喝酒，還談個不了。

有一晚，超過午夜，只有幾個節目，便即結束，看來沒有甚麼事情值得担心了，團長康拔扯了胡樂斯一把，說：「你把頭顱伸入虎口之內這個節目已經表演過，剩下來各項節目，包括了空中飛人，俱是跟你毫無關係的，我們還是到團長室喝杯酒談談吧。」

胡樂斯點了點頭，順着脚走，很快兩人就置身於另外一個篷帳之內。

康拔四十六歲，精力旺盛，照理他可以在馬戲團裏面任意找一個美麗的女人結婚，免得夜裏孤寂，但他却毫無此想，原因是他懷念結婚多年在空中飛人這一場表演當中跌死的妻子羅蘭，此外，他還有自知之明，羅蘭慘死之後，他就上了酒癮，馬戲團的工作極度繁忙，每晚落幕，他就嚥飲不已，如果他有一個太太，沒有片刻空閒的時間作伴，她一定口出怨言，反而不妙，因此他索性暫時獨居。

至於他跟胡樂斯合得來，也許是因爲胡太太暴斃之後，夜間獨睡，跟他的情況相似，故此，兩人也特別說得來，十分融洽。

儘管兩人有點相似，始終有一件事情是不相同的，康拔只有一個兒子，喚做「康加」，經常酗酒打架，看來是不成材，而胡樂斯沒有兒子，但却有一個女兒，喚做「麗兒」，知情識趣，不分早晚的照料他。

本來是兒子比較好，但以兩人的遭遇來說，那就女兒更加有用，故此他們二人喝到半醉無話不說的時候，長嘆的人竟然是團長康拔。

那晚康拔跟胡樂斯談到兒女方面的事情，很鄭重的說：「老胡，我們是多年老友，甚麼話都可以說，說錯了可以修改，再說一遍，是也不是呢？」

「是的！」胡樂斯說。

康拔喝了一口，放下酒杯，說：「我的劣子康加，今年剛剛是二十一歲，總算是成人了，如果他爭氣，應該協助我，就算他沒有好好的練習甚麼絕技，能够出場表演，最低限度，他也可以替我管理一些雜務，怎料他如此不長進，結交了一些滿臉邪氣而又目露兇光的青年，整天在外邊遊蕩、玩女人、賭博、打架，有時三天沒有回來，回到營帳的一晚，必然是兩手空空的，看見了我，立刻伸手要錢，他險些把我氣死了，我已經惡狠狠的打過他幾次，他仍是沒有悔改，這樣子下去，我可能不給他活活的氣死，最低限度也給他氣到半身不遂，一輩子躺在床上，因此之故，我苦苦的思索，終於想出一個辦法來，沒有人教導他，他只有越學越壞，唯一能够使他畏懼的不是人，是老虎！即使他是世界上最有份量的拳手，他仍是鬥不過老虎的，我十分誠意的懇求你，你可否替我管教他呢？」

胡樂斯聽了康拔的話，猛吃一驚，眉心緊皺。

耳邊响着老友康拔的話，說得更傷心了，語氣更加懇切，緩緩的說：「老胡，我已經先後拜托過團裏三個極有威勢的大男人，希望他們替我管教那個不肖子，可惜得很，他的背後還有三幾個豬朋狗友，只要他捱打，他們就替他出頭，大打出手，兩敗俱傷，累到我有幾個精彩節目暫時停止演出，我考慮許多次，只有你才可以承担這個任務，替我管教他，你不單是擁有獅子老虎大象，還是全世界最有名氣的馴獸師，你可以把他看做一頭猛獸，使他馴服，除了你，世界上沒有一個人能够帮忙我的了，看在多年的交情，你一定要救救我！」

胡樂斯沉住氣說：「康拔，你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我絕對不能够把他看做一頭猛獸，採取飢餓與電鞭的雙重反應去制服他，此外，我還担心這一點，假如別人負責教導他，跟他發生磨擦，充其量吵架，打鬥，甚至雙方召集朋友，大打出手，絕對比不上他跟我有仇恨那麼糟，野獸最怕火，如果他在獸圈裏面縱火，嚇慌了獅子老虎，撞爆了鐵籠，逃出馬戲團，見人就咬，那就不堪設想，故此我認爲這件事情沒法帮忙你。」

最後的一句，胡樂斯說得斬釘截鐵，看來他眞是不肯帮忙了，團長康拔的臉孔逐漸拉長，臉色灰白，沉默了一會，他忽然開口，說：「老胡，你剛才對我說知，沒法把劣子康加看做一頭猛獸，採取飢餓

以及電鞭的雙重反應去制服他，關於劣子康加的事，暫時別談它了，我想知道你怎樣使一頭猛虎馴若羔羊，你可以隨意談談嗎？」

胡樂斯有些不安，稍停，他終於開口：「康拔，你攪馬戲團已有十八年的經驗，馴獸師你雖然沒有做過，至於馴服猛獸的方法，照理你是知情的，何必問我？」

康拔說：「不，我並非馴獸師，即使我知道一些馴服野獸的基本功夫，只是很普通的，絕對比不上你！你不必理會我是否懂得怎樣馴服野獸，既然我想知道你使用的方法，你就把它說出來吧，不見得我獲悉之後就跟你搶飯吃！」

胡樂斯無可奈何，只好照實相告，說：「康拔，任何一種動物都是畏懼鞭子的，獅虎亦無例外，不過，牠們的體型那麼雄壯，區區的鞭子沒法嚇倒牠們，故此需要在鞭子裏面加入電綠，使它變成電鞭，任何一頭猛虎都捱不過電鞭的，因爲電流的强弱可以控制，牠越是狂暴，電流越强，那就不怕牠抵抗了，這是阻嚇牠咬人唯一的方法，不過，單是想辦法令到牠不咬人，仍然不妙，因爲我們馴服一頭猛虎必須牠能够演戲，故此我們需要另外一種方法誘導牠做戲，最初只是教牠站在高櫈上面，後來教牠跳過一張枱，最後，教牠跳火圈，任何一種教導都是要牠餓透了才肯做的，假如牠肯做，給牠食物，牠不肯做，讓牠繼續餓下去，總有一天牠明白我的意思，乖乖的做，日子拖長了，牠已經養成了習慣，就算沒有食物拋給牠，牠也肯做！」

說到這裏，胡樂斯嘆息了一聲，說：「康拔，你的兒子是人，不是畜牲，怎能够用電鞭對付他呢？此外，他想吃甚麼就吃甚麼，即使他沒有鈔票，他也可以賒賬，先吃後付，有甚麼辦法使他捱餓呢？故此我認爲絕對不能够把馴服老虎的方法放在他的身上，照樣做出來！」

康拔聽了，冷笑一聲，說：「我的兒子早就變成野獸了，我打算把他囚禁在鐵籠之內，餓透了他，然後教他做些有意義的工作。坦白點說，老胡，你的計劃眞眞正正是可以實行的，如果你不幹，我可以幹！」

胡樂斯大吃一驚，說：「康拔，你不是說笑吧？」

「誰在跟你說笑？」康拔很有威嚴的說。

馬戲團的殺機慾焰

那晚的密談終止了，三日後，康加花掉身上最後一張鈔票，還欠了一些債，回到康拔馬戲團，打算向爸爸伸手要錢，殊不料他剛剛開口就吃了一個耳光，跟着他被爸爸囚禁在一個鐵籠之內，那個鐵籠一向是囚禁老虎的，他還嗅到相當濃的野獸氣味。

他大肆咆哮，康拔置之不理，兩日後，他沒有水和食物，餓到手軟脚軟，康拔然後對他訴知，想吃東西，就要依照吩咐去做，每天二十四小時留在馬戲團的篷帳之內，他只能够在一個指定的地方走動，身上有二十呎長的鐵鍊，如果他想逃走，便要捱打，直到他習慣了在二十呎那個圈子之內過活爲止。

他甚麼都沒有，所有的只是一張床以及一張高櫈，它有八呎高，他想坐在櫈上，便要從下邊逐步扳登，直到他能够抵達最高的一處。

那個篷帳很細，但却十分貼近表演馬戲的大篷帳，如果他坐在高櫈上面，他可以透過大篷帳特別弄出來的一個洞，欣賞每一個節目，看倦了他可以睡覺，至於食物和飲品，他想吃甚麼都有得吃，只就除了酒。

十天之後，康拔走進小篷帳看他，說：「這是你的工作，如果你毫無表現，永遠是這樣子過活，反之，你肯專心去看每一個節目，批評它的優劣，你就可以離開小篷帳，到大篷帳去，做一個臨時放置的監護人，研究每一種爲了表演而放下來的道具是否安全可靠。

他可以違抗命令，任由他的意思去決定取捨。

考慮了很久，康加終於答應父親的要求，幾乎每天除了吃和睡，就把多餘的時間放在高櫈上面，一心一意的欣賞各種表演，還把他的心得說出來，讓爸爸知道他並非敷衍塞責。

過了半個月，他被移到大篷帳，仍是坐在高櫈上面。

他仍是很有興趣的欣賞各種表演，作深入的批評，他認爲觀衆最喜歡看的表演包括三種形式，一種是危險的動作，越危險越妙，第二種是暴力，因爲野獸代表暴力，兇猛的巨獸不管作那一種表演都是惹人注目的，老虎出場，照例許多人鼓掌，此外，就是色情的貢獻，穿了很薄而且是貼身的低胸衣裳那種美女，大受歡迎，因爲在場的男人都喜歡看美女。

最後，他做出結論，如果馴獸師胡樂斯把自己的頭顱伸入老虎的血盆大口之內那一個表演，改由他的十六歲掌珠麗兒小姐作出同樣的表演，吸引力更强，那個表演將是整個馬戲團的靈魂，最好表演它之後再由麗兒驅虎跳過火圈。

他的想法是很有意思的，因爲這兩種表演包括了危險動作，色情鏡頭以及猛獸咆哮，這三種吸力，可能使座上客看完一次再看一次。

他之所以指明這些精彩表演必須由麗兒小姐担任，因爲她笑得甜，早熟，兼且是馴獸師的女兒，換過別的女人做這種表演，胡樂斯一定不高興，絕對不肯協助，因此他認爲只有麗兒可以担任這種表演。

康拔獲悉他的兒子循規蹈矩的過活，還對他作出寶貴的建議，十分高興，當晚他就找老朋友胡樂斯商量。

胡樂斯說：「你的兒子突然馴良起來，我十分高興，可是，憑着我做過那麼多年的馴獸師經驗所得，康加那種馴良只是僞裝出來，他不會在一個半個月之內如此文靜，你不能够過份相信他。」

康拔說：「我是否百份之百的相信他呢？這是一件事，他對我說出來的建議，我認爲是可行，那是另外一件事，假如你眞心協助我，希望康拔馬戲團的聲譽在百呎竿頭更進一步，那就爽爽快快的答應我吧。」

胡樂斯想了想，說：「麗兒的年紀太輕了，雖然她看來好像完全成熟，實際上她的感情和思想都是未成熟的，不過體型早熟吧了，她不可能把頭顱放進老虎的口腔之內，沒有半點驚慌，你必須懂得，任何一種物件，只要送進虎口，碰了碰老虎的牙，牠就會把嘴巴合攏，即使我自己做這種表演，仍是極端謹愼的，我要雙手使勁托住老虎上下排的牙齒，然後有胆把自己的頭伸進去，假如我稍爲慌張，雙手無力，我的額角碰上了虎牙，牠也會一口把我咬死，那是牠的本性，我自己做這種表演尚且提心吊胆，怎能够放心去讓麗兒去做？」

這番話很有道理，康拔沒法可想，只得悶悶不樂的走開。

唐加醉後逼姦不遂縱火

康加的態度顯然是有些改變了，甚至可以說是重大的改變，他不再跟以前同在一起游游蕩蕩的朋友交遊，每天都坐在八尺高的一張企身高櫈上面欣賞精彩的節目表演，偶然他也鼓掌稱讚，因此團長康拔對他稍爲有些好感，這種轉變會不會持久呢？誰也沒法預卜。

日子過得很快，轉瞬又是三個月，因爲團長康拔多次催促胡樂斯加緊訓練女兒，讓她出場表演，兩人之間發生一些輕微的爭執。

胡樂斯說：「我的女兒現時跟小虎巴樂天天同在一起遊玩，她的氣味給小虎巴樂經常嗅吸，日子拖長了，牠逐漸長成，然後可以表演各種充滿爆炸性的人虎表演節目，我絕對不能够讓她在三幾天之內担任演出，如果你繼續纏住我研究這個問題，我只好離開馬戲團。」

胡樂斯這樣說，康拔聽了無法可想，沉住氣一聲不响的走開。

康加看見這一對老朋友心理上發生裂痕，他覺得很高興，沒有說出來。

那時「麗兒」也出場參加一些含有危險性的表演，拋擲飛刀這個節目需要一個美麗的少女站在刀架之前，穿上窄身到極的泳衣，那個美妙的軀體深深的吸引他，使他目不轉睛的向她注視，有時臉上露出一些淫慾的微笑，反映出他腦海中想些甚麼，他知道自己渴望跟她睡在一起，可是，這個幻想始終藏在腦海深處，他也沒有把它說出來。

一個人的潛意識不管是愛或恨，埋藏得太久，累積起來，它會好像一個定時炸彈那麼突然爆炸，康加的處境正是如此，有一晚，他覺得內心湧起一團火，需要發洩，携帶手槍以及噴火器，闖入馴獸師的營地，目露兇光。

他決心拚一拚了，走進一羣野獸居住的地方，找馴獸師算賬，必須勇氣倍增才可以辦得到，故此他進入營地之前喝了許多酒。

他的臉色通紅，眼睛更加紅，走得搖搖幌幌。

他走近那一個含有警告意味的鐵牌，看了一眼，再走了幾步，便即發覺被許多個獸籠包圍的一個篷帳，裏面正在亮着燈光。

那是胡樂斯晚上歇宿之處，他已經看清楚爸爸離開了那個篷帳才走近的，沒人發覺他，很是放心，不過，他已經走進了篷帳之內，昂然站在胡樂斯的臉前，左手拔槍，把槍嘴對準那個馴獸師的胸膛，他居然有這麼大的勇氣，連他自己也感到了驚奇。

胡樂斯看了他一眼，很冷靜的說道：「康加，這裏雖然有許多猛獸，我們都是關在鐵籠裏面的，不必拔槍自衞，也許你有甚麼話想要跟我說，我們坐下來談談，好嗎？」

儘管他說得那麼有禮貌，康加仍是無動於中，冷然說：「我眞的有些話想向你說，不必坐下來，你也不必站起，我們就是這樣子交談好了，你必須看清楚，我的手槍並非爲了對付野獸的，我要對付的人是你。」

胡樂斯愕然，說道：「康加，我們之間一向沒有仇恨，爲甚麼你把我看做仇人呢？」

「以前，我們是沒有半點仇恨的，可是，有一晚爸爸走到你的篷帳來，談了很久，你把我看做野獸，還教爸爸用電鞭和鐵籠去制服我，另外叫他運用飢餓去壓逼我，使我就範，從那晚開始，你就是我的仇人，坦白點說，那晚你們二人交談的時候，我在篷帳外邊偷聽，故此我聽得清楚，你不必抵賴。」

胡樂斯開始有點驚慌了，沉住氣說：「不會的，你不會那麼湊巧，躲在篷帳外邊偷聽，你說的一切只是你的幻想！」

康加怒容滿面，說道：「我不妨告訴你，那晚我不是偶然躲在篷帳外邊偷聽的，我的腦海中另有打算，可以說是充滿了殺機。」

「你想謀殺我？」

「不！」

「假如你不是蓄意要謀殺我，那就一定是想謀殺團長康拔了，你這個傻瓜，想得如此殘暴，簡直是瘋了，你懂得嗎？馬戲團裏面有的只是篷帳、鋼架和野獸，如果團長康拔暴斃，把這一切留下來，對你說，那是完全沒有好處的，你把它變賣也沒有人要，你懂得經營一個龐大的馬戲團嗎？」

康加冷笑一聲，說：「胡樂斯，你只是說對了一半，那晚我只是想侯機出擊，打算在爸爸的後腦用木棍打兩三下，把他打暈，他的年紀不少了，且又喝了許多酒，如果他暈倒一定損害智力，就算他沒有因此患了半身不遂，永遠躺在床上，他也失去了判斷力，把我看做有份量的人，我是他的獨子，依法由我管理整個馬戲團，他躺在醫院的病床上面，當晚我的確是抱着這個幻想才跟踪爸爸的，可惜他離開你的篷帳，仍然可以走動，每一步脚都踏得很是穩定，並非喝醉，我認爲沒有把握躲在他背後用木棍襲擊，只好暫時壓抑自己，等候另外一個機會，眞是可恨，我沒有另外一次機會了，因爲爸爸依照你的暗示去做，把我用鐵鍊鎖起來，還使我捱餓，把我看做野獸。

「從那一天開始，我就把仇恨放在你的身上，恨你多過恨他！」

「閒話休提了，今晚你喝了許多酒，

拔槍闖進來，是否企圖向我行兇呢？」

「不，我這樣做只是想幹些令你感到驚奇的舉動，證明我是野獸。」

「你怎樣證明自己是野獸呢？你是否企圖跟黑熊搏鬥？」

「不，我沒那麼傻，現時你必須依照我的吩咐去做，大聲叫喊，希望麗兒小姐走出來，也許她聽到叫聲沒走出來，你要連聲呼喚她的名字，直到她走來爲止。」

「爲甚麼你要她走出來？」胡樂斯的目光有些懷疑。

「因爲她有許多條鎖匙，可以開啓獸籠，我不再跟你交談了，你想活下去就要大聲叫喊。」

說完了這句話，康加把槍嘴略爲向上翹起，表示他隨時可以扳動槍機，向他射擊。

那時已經超過午夜很久，大概是凌晨三點鐘過外，胡樂斯知道馬戲團裏面所有工作人員都已進了夢鄉，沒有人救他，只好完全依照康加的意思去做。

他不單是大聲狂叫，還把叫喊的聲響盡力擴大，有如受傷的野獸。

伴和叫喊之聲一齊湧起來的是一股狂笑之聲，看來康加已經接近瘋狂了，他想幹一些甚麼？如何證明他是野獸？沒有人知情。

過了一會，麗兒小姐睡眼惺忪的走進來，看見了胡樂斯，她煞後放心。

「爸爸，你是否覺得健康有甚麼不對嗎？」

她衝口而出的說。

突然，她看見了康加，又看見手槍，怯怯的說：「康加，你瘋了嗎？」

康加不理會她有何反應，說：「麗兒，把獸籠的鎖匙交出來。」

她聳了聳肩，說：「我已經睡覺了，沒有人把獸籠的鎖匙帶到床上去，我不明白你要獸籠的鎖匙幹甚麼，不過，我可以告訴你，那些鎖匙又長又大，沒法帶在身邊，它一大串的掛在我的睡房裏面。」

她身軀曲綫飽滿，穿了一件低胸的睡袍，聳一聳肩那一瞬，酥胸半露，十分惹火，康加看呆了一雙眼。

「你可否放下手槍？」麗兒鼓足了勇氣說。

「不，我必須抓住它去威脅你的爸爸，使他袖手旁觀，欣賞我現時立刻做的一種精彩表演，才反映出我是野獸。」

麗兒感到莫名其妙，向她的爸爸望了一眼。

胡樂斯苦笑一下，說：「我也不知道他想幹甚麼。」

康加突然興奮起來，說：「我應該把此行的目的說出來了，我想強姦麗兒，我認爲這樣做才可以證明我是野獸，我立刻要採取行動了，你們都看得見我的左手握着一柄曲尺手槍，右手握着噴火器，假如她不肯依我的話去做，我就發槍射擊，殺了胡樂斯，再用噴火器噴出烈焰，使篷帳熊熊高燃，刺激所有猛獸，破籠而出，見人就咬，麗兒，你立刻把衣裳脫下來，脫光爲止！」

照理她不會自動脫衣的，相當奇怪，她聽了一聲不响的脫去了睡袍。

她只是穿了內衣和短短的內袴，十分誘惑，她還臉露微笑，打算接受命運的安排。

胡樂斯大聲說：「麗兒，不要獻身給他！」

她絕不理會，眞的脫個清光，每一個小動作都是很細膩的，有如表演脫衣舞。

康加看得入了迷，無法控制自己，飛奔過去，把手槍和噴火器拋掉，雙手齊出，把她按倒，她連聲尖叫，還大聲叫喊：「巴樂！」

這是她的詭計，小虎睡在她的篷帳裏面，沒有鎖鍊或繩子，聽到她的叫喊，一定奔來救她，她這樣做必須使對方放下武器，故此她含笑脫衣，此外，她還有另外一種想法，希望胡樂斯從地上檢起對方拋開的武器反攻。

她的估計十分準確，可惜小虎巴樂狂奔進來之前，有一連串的吼聲，它使康加如夢方覺，停止侵犯她，向地上摸索，找到手槍，小虎剛剛衝來，他就向牠射擊，跟住抓到噴火器，向牠展開攻勢，佔盡了上風。

小虎沒有被槍彈打傷，但却被火燒傷，倒地打滾，胡樂斯最關心的只是麗兒，他搶先把她抱起來，向篷帳外邊飛奔。

康加集中力量對付小虎巴樂，突然發覺父女兩人已經逃走，怒不可遏，失去理智，突然把噴火器向篷帳掃射。

霎時間，火光熊熊，他疾走到另外一個篷帳去，衝入她的寢室，杳然無人，在盛怒之下，他繼續用噴火器噴火。

她夜間歇宿的篷帳也焚燒起來，火光越來越加旺盛，很快就蔓延到另外一些篷帳，不單是一片火海，還有極強的熱力，火光和高熱使大多數猛獸衝動起來，在獸籠之內跳躍。

獸籠俱是放在四呎高鐵板之上的，下邊有鐵架承放，這樣安排，避免草地的潮濕，本來是很聰明的措施，料不到猛獸衝動，胡亂的跳躍，撞擊，鐵籠由高處倒撞下來，竟然在地上撞破了一截，牠乘機逃走，怒吼不已，草地變成了黑森林，所有工作人員看見了獅子老虎衝出來，沒有人斗胆走過去截擊，紛紛抓些木棍之類的器物自衞，因此之故，沒有人救火，那一場大火越燒越猛，團長康拔驚醒，發覺整座馬戲棚被大火燒燬，野獸不是燒死就是逃走，氣得要命，倒地暈迷。

救火已經困難了，還要跟猛獸作戰，此外，百忙中他們還要救人，受傷的人有二十多個，包括團長康拔在內，沒有人能够控制整個局面，擁有五百個職工與藝員的康拔馬戲團，在一夜之間焚燬，可惜之至！

單是損失財物還不算，康拔的兒子康加失了踪，却又不是葬身火窟，使他加倍傷心，猜疑莫定，因此之故，馴獸師胡樂斯受審的一天，他也沒法出庭替老朋友講幾句好話。

馬戲團失火不是怎樣嚴重的災害，充其量只是康拔先生個人的損失而已，可是，衝出獸籠的獅虎黑熊以及犀牛，有二十四頭，牠們被人射擊喪命之前，曾經衝入羅馬城內，咬死了七個人，並使十八個人受了重傷，它就是一場大災難，故此馬戲團倒閉，康拔跌傷，需要留醫，至於整個

長牙老虎出現，她運用禪宗法力，把牠制服，變成錫蘭高僧的護法神獸。

團解散，馴獸師胡樂斯仍被官方檢控，旬日後，出庭受審，叫他詳述起火的原因。

他把當晚發生災禍的過程十分詳細的報告，指出這一點，那一場大火是有人蓄意縱火的，目的是洩憤。

此外，他還說縱火的人係團長康拔的獨子康加，當晚康加企圖强姦麗兒不遂，憤而縱火，如果不是火光四起，猛獸受驚過度，大部份獸籠擋毀，不會逃走，殺傷羣衆。

在他這方面來說，那一場災禍的罹跟他無關，可是，法官不理會他自己的辯護，反而接受陪審員的意見，判他有罪，坐牢十年，判得這樣重，他聽到這個判決，當場暈倒。

馴獸師坐牢十年

陪審員是根據兩種理由一致認爲他有罪的，第一點，他說縱火的人是康加，縱火之後潛逃無踪，那是不合理的，因爲那個馬戲團是他父親的產業，他是獨子，康拔將來死亡，死後必然把財產留給他，他並非神經錯亂，不會縱火。

第二點，他說當晚康加企圖强姦麗兒，她沒有傷痕，更加沒有被汚辱的跡象，內衣內褲完整無缺，這種辯護缺少證物，不能够把它看做判案的根據。

第三點，它也是最重要的一點，既然他是馴獸師，爲甚麼他在火災發生之前不檢查每個籠獸的安全？如果他覺得獸籠由四呎高倒撞下來，可能撞爆，使猛獸逃走，爲甚麼不把獸籠放在草地上面？他認爲缺少四呎高的鐵架承放獸籠，可能使猛獸思風濕，出場表演，看來不够威猛，只是他的想法，不一定符合事實。

根據上述三個要點，胡樂斯就被判處十年有期徒刑，被獅虎咬死的家屬還說他應該判處死刑，看來他沒法上訴了，再又因爲他沒有力量打官司，只好含淚跟愛女告別，搬入牢獄服刑。

麗兒只有十六歲，遭遇這一連串的打擊，傷心欲絕，她被叔父胡沙收容，讓她讀書，改變她的環境，希望她安心攻讀，把痛苦的夢痕拋開，她也很樂意接受這樣做。

她想多找機會看看父親，始終沒有搬出羅馬，每次她看見胡樂斯總是啜泣不已，沒有人能够安慰她，她唯一聊以自慰的想法就是父親並非判處死刑，雖然判了十年的刑期，事實上除了週日以及假期，只是坐牢五年多些，她仍有機會供養他。

想到這方面去，她就臉面露微笑。

另外一個問題，她也不能不想，她沒有機會賺大錢，憑甚麼去供養父親享晚福呢？這樣一想，她就十分焦躁。

有許多問題她沒法解決，如果她懂得酒的樂趣，她會痛飲，反之，她在學業上倘若有些成就，她可能發奮讀書，既然她不會喝酒，學業無成，她想上進的話，只有靠體力賺錢了，並非說靠出賣勞力賺錢，而且說她傾全力去做各種運動，希望出人頭地。

她的體力十分旺盛，加上了她傾全力苦練，終於，她在田徑賽方面，都有卓越的成績，居然代表學校參加奧林匹克運動會，更爲使她感到欣慰的就是她奪取一面金牌，一面銀牌，一百米短跑第一，跳遠第二。

那一年的「世運會」在墨西哥舉行，她奪取錦標，回到羅馬，把這個喜訊告訴爸爸，胡樂斯雖然坐牢，頭髮早已變白，聽了進耳，仍是滿心歡喜，不過，想起了前塵往事，他就欲哭無淚。

他曾經多次叫麗兒在外邊調查康拔父子的下落，她已經盡了最大的努力，仍是沒有結果，即使她已經有十九歲，曾奪取世運會短跑冠軍，認識了不少人，多方面的查問，仍是費氣力，問得多了，她就懶得開口。

儘管如此，每一次她入獄探問，胡樂斯仍是向她提出警告的，很鄭重的說：「麗兒，爲甚麼我要你調查康拔父子的下落呢？因爲這兩個人對我有恩兼有仇，假如我出獄，仍然活着，我會找康拔聚在一起，安渡晚年，因爲他是我的知己，至於康加，如果我再看見他，一定把他殺掉！」

麗兒聽了，不覺心上一沉。

她懂得爸爸的性格，講得出就做得到，倘若爸爸出獄之後，馬上變成兇手，豈

非判處終身監禁？她越想越覺難受，幸而康加在縱火之夜失踪之後，一直都沒有露臉，這傢伙縱使沒有葬身火窟，仍是遠走高飛，如此一想，她就稍爲放心。

陌生的朋友露出兇相

所有人都有這種弱點，凡是越想越快樂的事情，隨意想想，那就算了，反之，感到難堪的事情，越想越加担心，却像冤鬼纏身似的想完再想，難以自制，甚至在午夜夢迴之際，自己嚇自己，把一切可能發生的悲劇搬上腦袋，似乎慘劇即將發生，她的心理反應亦無例外，連續發生過三次噩夢之後，她突然想出一個古怪的辦法來，試一試在報紙上面刋登一週尋人的小廣告，希望康拔兩父子任何一個，看到那一段廣告就打電話給她。

在報紙上面刋登的電話係她工作地點，那時她不再考進大學讀書了，只是在一間女子中學做體育教練，照她想，即使康加尚在人間，獲悉她的狀況，他只能够打電話到羅馬第一女子中學找她，不會損害她的，她放心這樣做。

小廣告刋登之後第三天，傍晚，有一個神秘電話打給她，語聲沙澀，自稱是「陌生的朋友」，他對她說知，他並非康拔父子當中的一個，但却可以把兩父子的近況告訴她，如果她想獲悉眞相，晚上到荷花餐廳找一個叫做小福的侍役。

對方好像知道她一定赴約，沒有再說下去，掛斷了電話。

她考慮了很久，終於赴約，「荷花餐廳」已經是很僻靜的了，找到小福，小福對她說知，那一個自稱是陌生的朋友這個人，係餐廳的常客，高而且瘦，稍爲駝背，在右邊橫街轉彎向右走的一間「工人食堂」，這條街很僻靜，她預感到可能有些不愉快的事情發生，躊躇了一會，仍然大着胆子赴約。

本來工人食堂是很熱閙的，可是，那個建築公司已經倒閉了一年過外，根本上沒有人開工，所謂食堂，只是一個空空洞洞的名稱，枱子椅子仍然放在原處，但却荒涼得可怕。

她走了進去，站着瞧望了很久，杳然無人，有點心寒，仍然留下，大聲叫喊。

喊的是：「陌生的朋友！」

很久，有一個高而瘦的人走出來，正如小福所說，這個人有點駝背，每一步都是搖搖幌幌的，有點陰陽怪氣。

這傢伙在她距離五呎之遙站定，說：「麗兒，你比以前更加嬌艷了，眞是福氣，使我驚奇的是這一點，你居然刋登小廣告找康拔這兩父子，馬戲團已成陳跡，爲甚麼你仍找他們兩個？」

麗兒說：「並非我找他們，爸爸想找他們。」

「是獄中的胡伯伯嗎？」

「是的，他比以前更加蒼老了，聽你的口吻，似乎你看見過他，有一個時期你跟他相當熟悉。」

「是的，我眞的有一個時期天天跟他見面。如果我不說出來，你一定猜不出我是誰，我還是打開天窗說亮話吧，我就是你想找的康加。」

她大吃一驚，似信不信的句他望了一眼，沉住氣說：「我不相信你是康加！」

他吃吃的笑，說：「一個人被烈焰燒過，當然會整個變了形，語聲也變得沙澀起來。」

「你眞的是……康加！」她覺得有一股涼氣透上腦門。

康加嘆息了一聲，說：「不過短短三年，甚麼都改變了，我變得更加厲害，如果你是我，你也不會走出來的，本來我打算像溝渠裏面的老鼠，不再走出來，偶然看到你的小廣告，知道你到處找我，我才改變主意，走到有燈光的地方，來跟你見見面。」

「康加，你的爸爸怎樣？」

「死了，他出院之後十多天就病發身亡。」

「你現時怎樣過活？」她再問一句。

「我已經說過，我已經變成溝渠裏面的老鼠，能够活下去，當然是靠別人的施憑，換言之，有些人係匪幫的一份子，需要人接脫，我就靠這一套搵食，你明白我說的接脫人是甚麼嗎？」

「我有些明白。」

「麗兒，你找我必然有一個目的，我已經站在你的臉前，你若是想殺我，立刻動手吧！」

「我一直沒有殺你的念頭，再者，你的苦已經受够了，我更加不想殺你，我已經對你說知，爸爸在獄中太過寂寞，舊夢如潮，他希望知道老朋友的處境，故此盼咐我打聽一下，我已經看過你，跟他再晤的時候，我會把你的處境以及你說過的話告訴他，言盡於此了，再會！」

她正想走開，想不到康加突然疾走幾步，擋住她的去路，說：「麗兒，你當然知道我以前苦戀着你，坦白點說，現時我仍是苦戀着你的，甚至想跟你同歸於盡。我可以給你自行選擇，你不想死，必須跟以前一樣做，在我的臉前剝個清光，任由我蹂躪，我滿足了一切，自然把你放走，另外一條路就是同歸於盡，我有一個噴火器，很容易就把這個食堂所有枱椅焚燬，包括你和我，也許你不相信，請你看看我握着的東西是甚麼？」

原來這傢伙已經把噴火器收藏在身上，然後走出來。她驟然看到那一柄噴火器，嚇得渾身發抖，語聲哀求，說：「康加，我對你毫無惡意，爲甚麼你千方百計逼害我呢？我的爸爸被你害到要坐牢十年，你還不滿意嗎？」

「你的爸爸對我怎樣想？我絕不理會，現時我想要的是你，我只能給你三分鐘的時間，要活的話，必須脫個清光，明白嗎？」

她毅然說：「康加，我絕對不會脫個清光獻身給你享受的，你想殺我，立刻動手吧！」

她說得如此倔强，康加哼了一聲，把二呎長的噴火器拿出來，對準了她，咬牙切齒的說：「麗兒，這是你自己討死的，變了鬼別埋怨我！」

說完，他扳動噴火器的掣，十分快速，噴出一條火，它就像是紅色的蛇，向她身邊的一張方桌噴射，火光投在方桌上面，發出逼逼卜卜的聲响來，跟着一片橙紅

色的光，籠罩着整整一張方桌。

火光太盛，視覺反而有些模糊，麗兒趁着這例機會轉身飛奔，由於康加擋住出路，她即使轉身疾走，只是走向食堂更深之處，根本上沒法逃走，康加哈哈大笑，緩步走過去。

如果他走快幾步，把噴火器向她瞄準，兩三分鐘，她就變成火人，非死不可，可是，康加始終抱着一個幻想，希望她回心轉意，故此她能够苟延殘喘，照情形看，三幾分鐘之後，康加發覺她不肯屈服，必然把心一橫，殺了她算數，故此她逃生的機會仍是微乎其微。

轉瞬間，她已走到牆脚，插翼難飛，她很痛苦的喊了一句：「爸爸，永別了！」跟着閉上了一雙眼。

救星出現麗兒死裏逃生

麗兒打算瞑目待斃，怎料她閉上了眼之後，只是感到灼熱，沒有焚燒的感覺，稍停，她還聽到一陣打門聲，又再聽到很急促的奔走聲，有人扯了她一把，大聲說：「我是來救你的，別驚慌，快些走！」

她驚喜若狂，睜開眼睛看看，看不見康加，她所看見的是個中年人，十分壯健，抓住她的手。

她沒有別的念頭了，只是想逃出火窟，遠遠的避開康加。

她胡亂的走，一口氣走到荷花餐廳，然後放心。

她向那個中年人打量了一眼，說：「先生，你是誰？爲甚麼你知道我遇險？」

這個陌生人很有禮貌的說：「看來我應該自我介紹了，我叫勞沙巴地，是個獵人，今晚我偶然走進荷花餐廳，坐在你的隣座，因此之故，你跟小福交談的每一句話，我都聽得清清楚楚，你想去的工人食堂，傳說有鬼，我不放心你單身冒險到那邊去，跟一個來歷不明的人見面，索性尾隨着你走，雖然你走進了食堂，我站在遠處，沒法聽到那個陌生人對你說些甚麼，可是，他突然擋住去路，你轉身逃走，他還用噴火器逼害，顯然他不是好人了，我趕快追上去，飛脚把他踢翻，跟着把你扯了一把，先後走出戶外，經過情形，大致如此，如果你認爲向你逼害的人必須殺掉，免得發生後患，我仍可以效勞，再到工人食堂找他！」

勞沙威風凜凜的說，麗兒由衷的感謝他，嫣然一笑，說：「勞沙先生，世界上有很多人是壞透了的，剛才你碰着的一個人，叫做康加，他投靠黑帮，靠接脏渡活，只是一個起碼角色，別追殺他了，除非你是便衣警探！」

「不，我不是警探！」勞沙只是輕輕的說了一句，便即改用更柔和的語聲，說：「麗兒小姐，夜深了，還是讓我送你回家吧。」

「你怎會認識我？」

「你是世運會的金牌得主，貌美如花，報紙上面經常刋登你的玉照，我怎會不認識你呢？坦白點說，如果我今年不是三十八歲，我還發脚追求你！」

「勞沙先生，你眞是風趣！」她覺得一切安定下來。

兩人多談了幾句，勞沙巴地付賬帶她走出去，然後說：「荷花餐廳的侍役小福，跟你說的康加必然有很深的交情，然後拔刀相助，我有許多話對你說，因爲餐廳的人太過品流複雜，不便多談，故此我提議送你回家，現時我們已經離開險地，可否同到另外一間正派的食店，吃宵夜呢？如果你同意，我想邀你吃齋。」

「眞是有趣，勞沙先生，你一定是到過中國，與佛有緣，然後懂得宵夜以及吃齋這一套，我根本沒有家，只是住在學校宿舍之內，你想吃甚麼，我就吃甚麼，如果你喜歡一邊散步一邊談，我亦可奉陪，甚至可以伴着你走到天亮。」

「你太好了，麗兒小姐。」勞沙稱讚她一句。

這句話含有綿綿的情意。

從那晚勞沙巴地勇救佳人開始，兩人很是談得來，麗兒懂得他的秘密越多，越加敬佩，不久就變成了天涯知己，至於這種情份只是友情呢？抑或混和了愛情在內，那就只有他們二人心裏明白，非外人所得而知了，一個月後，勞沙跟她吃晚餐的時候，忽然說：「麗兒，有一件事情相當重要，你應該問我，但却忘記開口，現時你想問，仍未爲遲。」

麗兒咭一聲笑出來，說：「勞沙，你說的是甚麼呢？」

「我想說的是那晚所發生的恐怖遭遇，荷花客廳十分細小，兼且開設在橫街，照理一個正派的人決不會深夜走到那個地方吃吃喝喝，爲甚麼你沒向我查問呢？」

麗兒聽了，說：「是的，我忘記查問了，如果你肯吐實的話，我願意向你追問一句。」

「好的，我就當作你很誠意的查問好了，我並非到那邊吃餐，也不是赴約，我之所以深夜單獨走到那邊去，只是想碰碰運氣，有一個瞎眼和尚叫做九還山人，他一向住在羅馬的中國廟宇之內，覺得自己是迷途羔羊的人，不分國籍，走進那間廟宇跪在神像之前禱告，如果他認爲那個人與佛有緣，便叫小和尚把這傢伙帶入內進，由他指點迷津，我就是這樣子走進荷花餐廳的，他還說那邊有一個女人遭遇到不測之憂，叫我一定要去，救了那個人，她會協助我找到馬來西亞古代埋藏下來的七星寶藏，看來一切應驗了，成問題的是你未必相信世界上有寶藏這種傳說。」

麗兒很興奮，說：「勞沙先生，凡是你相信的東西，我必然相信。」

勞沙說：「我當然感激你的信任，不過，作爲一個探險家，遠赴天邊搜索古代的寶藏，却不是只靠勇氣的。」

「聽你口吻，你已經到過馬來西亞了，說不定你還在該地遇險，死裏逃生。」

勞沙深深的思索，嘆息一聲，說：「我們在叢林之內遇上老虎，十七個人闖進去，被老虎咬死十六個，只有一個人走出來，這個人就是我！我甚麼東西都失去，只有一件品物留下來，它就是歌羅拉臨終時送給我的遺物。」

說到這裏，他把左手無名指戴着的一隻戒指脫下來，放在她的掌心裏，續說下去：「它是七星寶藏的一部份，現時再也找不到紅玉跟綠玉纏在一起的戒指了，你

看清楚點，使知道這一枚戒指上下兩截從一塊岩石鑿出來的，綠色的蜘蛛伸盡了爪，伏在紅色的石頭上面，煞是有趣。」

她看了看，說：「歌羅拉是否你的太太呢？」

「不，我從來沒有結過婚，充其量她只是我的情婦，不過，她爲我而死，我始終耿耿於心，故此至今沒有再談戀愛，至於她本人，乃係馬來西亞的土女。」

麗兒說：「眞是對不起，勞沙，我偶然問及你的往事，可能令你傷心，這是無意的，請勿誤會。既然你對七星寶藏如此有信心，我不再考慮了，甚麼時候動身呢？隨時對我說知。」

「你太好了，麗兒！」勞沙聽了很是激動。

天涯尋寶生命看做賭注

在另外的一天，勞沙巴地把麗兒帶到一間由中國和尚主持的廟宇，叫做「九一廟」，廟內的方丈竟然是瞎了眼的「九還和尚」。

勞沙不知道是在甚麼時候開始信佛的，麗兒所知道的只是這一點，他眞眞正正的信佛，只是沒有唸經跪拜，遁跡空門。

還沒有走近九一廟之前，勞沙已經把佛學裏面最重要的一點告訴她，認爲一個人跟另一個人談戀愛的時候，心心相印，學佛也是如此，把整整一個人的思想與感情獻給一個佛像的時候，內心十分寧靜，好像進入另外一個世界，有時會得到一種奇妙的感覺，可能它是塵俗所說的靈感了，從佛學的觀點說，那種奇妙的感覺是凌駕於靈感之上的，佛經把它稱做「他心通」，甚至隔世的事情也記憶起來，倘有這種事情發生，那就是「宿命通」了，他千方百計想得到七星寶藏，土女歌羅拉爲他而死，他渴望古佛指點迷津，同時想得到幽魂協助，故此他不辭勞苦的走到馬來西亞至高無上一座千年廟宇歇宿七晚，在第七晚殘夜將盡的一段時間，迷惘中，他突然得到奇妙的指示，古佛叫他到羅馬去，找一個瞎眼和尚，沒有講出那個和尚的名字，他認爲這條路是走得通的，立刻照做，到了羅馬，只是很隨便的打聽一下，便知整個羅馬城只有一間廟宇是中國人主持的，方丈瞎了一雙眼睛，儘管他所知的只是這一點點，他已經心滿意足，果然有事實證明，他如果不是找到了瞎眼的九還和尚，他怎能跟麗兒碰頭呢？他認爲那是夙緣，希望她十分虔誠的在蓮花座下跪拜禱告。

麗兒已經深深的相信他有才幹，有學識，願意接受他的指導，故此她進入「九一廟」之後，參香拜神，如同一個虔誠的佛門子弟。

後來，她被勞沙帶到後進的方丈室。她跪在九還和尚的座下，那個和尚又高又瘦，伸出一隻手，放在她的頭髮上面，沉默了一會，說：「這個女人與佛有緣，可惜命運很苦，不過，她是可以得成正果的，把她帶到燃燈古廟，她會得到奇異的收穫，我看見她的前途，有許多寶石，還有獠牙的老虎。」

九還和尚好像說的是夢話，自言自語，麗兒聽不清楚，那些話是勞沙後來告訴她的。她獲悉老和尚認爲她有希望到南洋那邊找到許多寶石，喜出望外，說：「好極了，我已經得到神的寵信。」

她一直都沒有信奉任何一種宗教，她口中所說的「神」，正是勞沙朝夕禱告的佛。

事情發展到這裏，她當然是跟勞沙一起到馬來西亞的了，在旅途中，勞沙告訴她許多驚險事蹟，對於連綿無盡的森林，他很鄭重的說：「很少人知道馬來西亞的綠色森林是全世界最可怖的一處森林，沒有人走遍它，它實在太大了，獵人永遠不敢闖進去，他們都担心在那個地方碰上了奇異的動物或爬虫，偏偏是那麼湊巧，在最凶險的綠色森林之內，有的是藏寶，光芒四射的珠寶使自命不凡的冒險家走到那邊去。

「在馬來西亞的核心，有一條山脈起伏如龍，走一個月也走不完，它叫做主幹山，山的一邊是金馬龍高原，旁邊是白羅河，河的一邊就是綠色森林，我們只是抵達森林當中稱做古佛的一個地方，沒法走得更遠了，將來我們抵達該地的時候，未必有機會找到寶石，却肯定的可以說一定會碰上了十分危險的敵人，包括大蟒、犀牛、老虎，甚至有些從來沒有看見過的動物。」

她的進取心很强，兼且不怕冒險，最難得的是她對塵世中所有事物不感興趣，心灰意冷。凡是心灰意冷的人都是不怕艱苦的，何況她的身邊還有一個英雄人物作伴呢？她從勞沙口中聽到關於綠色森林各種凶險的事物，絕不畏縮，反而興高烈采，希望快些走到那邊去。

可笑得很，別的探險隊伍起碼有二三十人，由勞沙率領到馬來西亞尋寶的隊伍，只有五個人，到了「安朗」城，多找五個土人，加起來不過十個人，可謂人丁單薄，關於這點，勞沙另有解釋，他認爲走到荒山野嶺向大動物挑戰的探險隊，當然要多找幾個人，戰鬥力也要大大的加强，可是，此行的目的只是尋寶，盡量避開野獸，未必發生連場惡戰，那就大不相同，人多是沒用的，最重要的還是得到命運之神的寵幸，沒有運氣，一千人到那邊去，仍是徒勞無功。

麗兒認爲他說得對，事實上他的想法的確是很正確的，從「安朗」取得一切必需品和糧食之後，他們十個人不辭勞苦的進入荒山搜索，花了八天的時間，然後抵達古佛區，那邊的廟宇多到難於統計，不過，十居其九殘破不全。

麗兒雖然對考古方面沒有認識，置身於古國之內，眼中所見的全是歷史遺跡，她也大感興趣，出乎意外的沒有發覺大動物，也沒有被巨蟒侵襲，算是十分幸運。

他們並非考古，最終的目的是搜索古代藏寶，單是旅途愉快，一點用處也沒有，在一個沉黑的晚上，勞沙召集各人，發表意見，說：「爲了取得每天必需的食水，我們沿着可以飲用的白羅河兩岸搜索，比較方便，可是，我始終覺得這樣做走了一世也沒法找到七星寶藏，相信七星所指的是七座高崗或者七塊岩石，那邊非常險峻，明天開始，我們就要越過河岸進入主

幹山下面林木最旺盛的地方搜索了，那是挺凶險的，如果有甚麼人對它失去了興趣，儘可以及時退出，否則，明天絕早，我們便即動身。」

沒有人退出，勞沙喜形於色。

從那晚做出了最後決定開始，這一隊人馬就碰上了無可避免的厄運，首先，有一個隊員被巨蟒活活的捲死，另外有一個土人死於有毒的荊棘刺傷，進入了綠色森林之後，不過一天，就有一個隊員跌進崩裂的地坑之內，只是一聲慘叫，便去得無影無踪。

天氣實在太熱了，又有一個隊員因爲過度灼熱，突然病倒，兩天後，化爲異鄉之鬼，後來那些土人認爲他們獲罪於天，一聲不响的溜走，所有人走光了，剩下勞沙跟麗兒兩個。

他們二人也覺得茫無頭緒的搜索，遲早會死在森林之內，鬥志全消，下了最大的決心，打算回到安朗，召集一批新人，再到金馬龍高原搜索，已經太遲了，不管他倆怎樣出色，仍是沒法找到眞正的出路，被林木所困，變成了迷途的羔羊。

一個月過去了，兩人彷彿變成了野人，衣裳早已霉爛，身上所穿的是獸皮，腰間佩刀，有時躲在樹上避開猛獸襲擊，有時要拔刀肉搏，殺了一頭野獸才可以活下去，否則，缺乏了食物，餓了或傷了就寸步難移，這種境況使他倆體會到以前在銀幕上面看到的猿人泰山和伴侶珍妮，分分鐘都在驚濤駭浪之間過活。

有時他倆還失去聯絡，碰上了這種意外變化，兩人就不約而同的走到河邊守候，直到他或她看見到對方的臉孔爲止。

刺激過度弄到神志不清

有一個上午，麗兒失去了勞沙，她一邊喊叫一邊走，剛剛走到河邊，突然有一頭猛虎出現，她嚇到魂不附體，無可奈何的拔出佩刀。

任由她怎樣英勇，絕對不是那一頭猛虎的對手，她很痛苦的喊了一句：「永別了，勞沙！」

就在這時，奇異的事情發生了，她看見那一頭猛虎緩步走近，在她的身邊站着，似乎搜索牠的記憶，由於人虎太過接近，她有機會看得清楚，發覺虎皮靠近頸子的一截露出斗大疤痕，好像被烈火灼傷，她靈機一觸，喊了一聲：「巴樂！」

那頭猛虎眼睛一亮，慢慢的靠近她，有如一隻小貓。

牠的確是以前在馬戲團睡在一起的小虎巴樂，難得牠仍然記得起她！

巴樂灼傷了後逃到甚麼地方去？爲甚麼牠在綠色森林出現？難道有人捕捉牠，這傢伙把牠帶到馬來西亞，一時不愼，被牠跑掉？抑或養虎爲患，被牠咬死？這一連串的問題湧上腦海，她太過興奮了，不由自主的收刀，伸手撫摸老虎的頭和頸，顫聲叫喚：「巴樂。」淚下如雨。

不久之後，她還找到勞沙，他發覺她的身邊多了一頭猛虎，驚奇不已，她向他解釋一番，他明白了這件事情的眞相，樂得心花怒放。

老虎綽號「山君」，有了牠就不愁沒有肉食，他倆解決了吃的問題，更加有興緻，當然是繼續搜索古代藏寶了，有一晚，她朦朧入夢，忽然看見一個身上透着白光的女人，伸手向北方指示，跟着她看見七塊尖銳的石，突然覺醒，頗以爲奇，把她在夢中所見的一切對勞沙說知，勞沙喜出望外，說：「麗兒，你看見的女人也是一個神，叫做觀音，既然她指示向北方走，你又看見七塊尖銳的岩石，料想該處係七星寶藏了，我們快些啓程。」

她聽了，趕快照做，那一頭老虎好像懂得她的意思，身形一轉，便向北方走。

二人一虎果然抵達她在夢中所見的一處，掘出一批寶石，雖然沒有想象中的財富那麼龐大，總算是一宗巨款，他們回到「安朗」這一座城，變賣一部份寶石，得款五萬美元，十分高興，帶了「巴樂」這一頭猛虎回到羅馬。

她到了羅馬，第一件要做的事就是入獄探望爸爸，把她跟勞沙在馬來西亞尋寶成功的經過情形說出來，還說她能够活下去，全靠以前叫做巴樂的猛虎替她覓食。

胡樂斯靈機一觸，問：「羅巴樂懂得爬上高櫈站起來嗎？」

「未曾試過，牠現時寄養在動物園之內，我想動物園收留牠，逼於告訴他們，就快組織馬戲團，牠是一頭受過訓練的馴虎。」

胡樂斯頻頻稱讚她，說：「可惜我還要一年多些，然後期滿出牢，假如現時就可出獄，組織馬戲團，多麼好呢？我始終不相信康拔已經喪生，如果他獲悉我們組

環球新書介紹

鐵血冰心

獨孤紅著

一套三集的武俠小說——「鐵血冰山」，鐵面神駝古寒月護送「十絕書生」慕容嵐的靈柩，以及家小返梵山，但，到達賀蘭山時，却爲「血盟十友」所阻，要殺人毀柩。一場血戰下來，古寒月身負重傷，幸慕容嵐之子慕容繼承得異人所救。但，十九年後，一場血海深仇以及武林浩劫，由此而起。

慕容繼承追殺「武林八劍」，九妙相士重現江湖，被傳已死的慕容嵐重現，毒魔厲無影夫妻與羅利教聯手，種種不尋常的事，都好像有一股神秘力量在幕後操縱著，大有山雨欲來之勢，一場血戰轉瞬即至。

（每套三集$21.00）

織了一個馬戲團，必然走出來。」

她嫣然一笑，說：「爸爸，你的願望很快實現的，我們有了錢，財可通神，你很可能提早釋放。」

她並非故意這樣說去安慰父親，事實上羅馬的官員多數貪污，她拿出三萬美元就辦妥此事，胡樂斯眞的提早釋放。

她把另外一些寶石變賣，有三十萬美元，眞的利用那些錢組織馬戲團，大概有康拔馬戲團原來三份之二的大小，叫做「胡樂斯馬戲團」，召集以前失散的朋友，重振聲威。

一切進行順利，他們做夢也想不到有個人蓄意破壞，他就是康拔的兒子康加。

這傢伙被勞沙痛毆，只是受了輕傷，他含恨在心，到處打聽麗兒的行踪，俟機報復，因爲麗兒遠赴南洋那邊尋寶，他沒法獲悉，爲之惘然，後來他看到報紙上面刊出胡樂斯馬戲團的廣告，入座看過，康加證實了麗兒父女擁有它，不覺臉上露出一個醜惡的微笑。

他一直躲在暗處，守候到他認爲最適當的一晚，然後走出來。

他決心同歸於盡，帶了手榴彈和手槍，另有一枝噴火器，在殘夜將盡的時候闖入馬戲團殺人放火，甚至老虎也遭槍殺。

那晚麗兒碰着一個世運會奪取過跳高金牌的女友，馬戲團表演各項節目結束之後，兩人同到一間大酒店關室談心，突然聽到侍役談及火燒馬戲團的消息，慘劇重演，芳心如割，趕快驅車回到馬戲團看看，火光冲天，沒法入內，她大哭大叫暈倒，女友嘉芙蓮把她送進醫院，昏迷了八個鐘頭然後覺醒，太過虛弱，寸步難移。

事後她獲悉父親、丈夫以及猛虎巴樂活活的燒死，死在他們身邊的一個人就是康加，她恨極了他，無法報復了，只得含淚殮殮兩個親友以及其他團員。

有了「時間證人」證實她在大火發生的一段時間不在場，決不會由她縱火，她不必負起法律上的責任，但却需要巨額的撫恤費分別交到死者家屬的手上，使她變賣所有寶石。

短短的一晚，她失去了一切，不單是變成了窮光蛋，還弄得神志不清，她沒有地方去，甚至沒法過活，後來她還是投靠「九一廟」，在廟後的空房獨居，勉强活下去。

半年後，錫蘭的兩個高僧叫人用口信通知「九還和尚」，叫她到那邊去，設法馴服兩頭獵牙老虎，她已經萬念俱灰，口答應，立刻動身。

煞是奇怪，她到了錫蘭，隻身走進叢林之內，口裏唸經，到處搜索，看來有如野人，一天又一天，旬日後，她找到一頭獵牙老虎了，她就像小貓般依戀在她身邊，再過三天，她又找到另外一頭獵牙老虎，牠是罕見的動物，形狀威猛，她把牠獻給錫蘭佛壇，變成護法的坐騎，至於她自己，受過嚴重的刺激之後，一直都是有時清醒有時迷惘，橫豎她無家可歸，她索性遁跡空門，由錫蘭的高僧安排她在「水月庵」剃度，變成尼姑，此後她就茫茫然的活到最後那一天，至今錫蘭水月庵仍有一座細小的墓，碑上石刻清清楚楚寫下了她一生的傳奇故事，留供後人憑吊。（完）

皂橋鎭風雲

本文承自第58頁

「謝謝妳，玉梅！可是，我不要再跟你們回去了！」

「爲什麼？」她急問着。

「我是北洋政府的通緝犯。八年前，我曾經把北京城鬧翻了天，還殺死了張大帥的兒子，他們到處在追緝我！這一回我被獨眼龍一夥人看到了，他們跟北洋政府有勾結，一定會去通風報信的。如果我再回到鎭上去，不單是我自身難保，同時還會連累到陳大爺……」

「不，福哥！你一定要跟我回家！」玉梅緊緊扯住他的手。

「放我走，玉梅！甚至我會害了你們全家老小。」

「我跟你走，讓我伺候你，福哥！」

「也不成！我到處是藏藏躲躲，怎肯讓妳跟我過提心吊胆担驚害怕的日子！」

「福哥！我心甘情願，就是死，也要跟你死在一起！」

「別說孩子話啦！玉梅，我不能帶妳走。」

「我知道，壓根兒你就不喜歡我！」玉梅嫉火中燒的跺着脚，尖聲叫：「你喜歡茶樓上的小妖精，是她把你迷住啦！」

「別胡說那怎麼會呢？小紅倆母女救過我的命，我是把她當作我的小妹妹。」

「我不管！」玉梅揉着哭紅的眼睛說：「不管你怎麼說，我要跟你在一起！」

「玉梅！不要爲難他。」趙堯巳走至康福面前了，雙手抱拳說：「一向失敬，實在想不到你就是大名頂頂的康五爺。」

「慚愧！我只是一名飛賊。」

「不！豪傑義士，刦富救貧，行俠仗義的大英雄。」

「趙先生，可別這樣恭維我。」康福拱手說：「請您代我向陳大爺致意，感激他老人家救命之恩。就說我康五再無法幫他効勞啦！」

「康五爺，眼看着就快過年啦，等過完年，春暖花開，再動身也不會遲啊？」

「不！」康福再次拱手說：「煩勞趙先生趕着這趟車，快送他母子回去吧？」

「不！康叔，我不放你走！」紅孩兒蠻橫不講理的大聲叫。

「紅孩兒！」康福手摸着孩子的小臉說：「你還年紀小，不懂事，康叔也不願離開你們，可是沒辦法，不得已只好離別啦！」

他說着拿起車上的小包袱，再向他們拱拱手，帶着凄傷的說：「如果我康五不死，後會仍有期，再見！」

「康五爺！」

「福哥！」

「福叔！」三人同時哭叫着。

康福連眼都沒回，大踏步向獨眼龍等人去的路上走去，一步一步深深的大脚印，印在一路潔白的雪地上。

天色已黑透了，西北風呼呼的吹。

玉梅的兩隻淚眼，凝視着他走遠的背影，感受到他那一雙大脚，並不是一步步踏在雪地上，而是一步步重重的踏在她的心頭，又酸又痛！（完）

伏虎嬌花彩圖說明之二

錫蘭出現獠牙老虎，當地高僧無法對抗，想盡辦法誘麗兒小姐前往該地，闖入禁區，設法制服猛虎，成爲高僧的座騎，舉世都爲之震驚。

註册商標
紫金丹
THE ROYAL GOLD
常服
紫金丹
じきんたん
每盒$25
腦活腎通
事業成功
港九澳各大葯行均售
峨嵋葯廠出品